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岳小钗

(中)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卧龙生真品全集
岳小钗
中卷

第二十一回 易容乔装客

进入禁宫之人，无一人带有食用之物，谁能够在数日夜不进食物的僵持局势中，善自保持体力，谁就在自然中，掌握了最后获胜因素。

是故，沈木风坐上轮椅之后，心中十分后悔、懊恼，端坐在轮椅之上，闭目养息。

萧翎望了沈木风一眼，道：“阁下怎么坐着不动？”

沈木风冷冷说道：“宇文寒涛踏动这轮椅上机关之时，在下恰好分心旁观，未曾留心到他是踏在何处。”

萧翎缓步行了过去，在那轮椅上踏了几脚，那轮椅仍是停在原地不动。

沈木风缓缓站起，道：“看来咱们只有在这里等那宇文寒涛了。”

就在他站起身子之时，无意中触动了控制轮椅的机关，那轮椅疾快回驰过去。

沈木风还未完全站起身子，轮椅一动，不自觉的又坐了下去。

那壁间石门虽吃沈木风飞杖重击破损，但机关却未损坏，只见沈木风和那轮椅疾快的冲入了壁间石门之中，石门立刻又自动关上。

金花夫人望着那关闭的石门，似问萧翎，又似自言自语地说道：“不知那石门之内是否有开启这石门的机关？”

沈木风不在眼前，萧翎不再顾忌，接口说道：“那石室之中，应该是有控制这石门开关的机钮，只是他们无法找到罢了。”

金花夫人嗯了一声，接道：“那宇文寒涛究竟是故意隐入石室中不肯出来呢？还是被困在了石室之中？”

萧翎道：“这个很难预测了，不过，那宇文寒涛如是故意的隐藏在石室中不肯出来，沈木风进入石室，他就有得苦头吃了！”

金花夫人道：“如若这两人都被困在壁间密室中，难再出来，咱们只怕是也难生出禁宫了。”

这问题，只问的萧翎心中大为震动，半晌之后，才缓缓说道：“不论何等高强的武功，都不能生活在禁宫之中，除非那人真到了滴水不进的神仙之境。”

金花夫人道：“那只是因为没有食用之物，如果要是食可用，是不是可以常年生活在这禁宫之中呢？”

萧翎道：“此地空气流畅，并无沉闷之感，如有得食物可用，我想住在这禁宫中三五年，亦非什么奇事。”

百里冰心中暗忖道：这女人怎么搞的，老是找我大哥说话。当下举步而行，站在金花夫人和萧翎之间。

金花夫人既不知那百里冰是女扮男装，哪里会想到她的用心，望了百里冰一眼，回头对唐老太太道：“如是那沈大庄主被困在石室之中，唐夫人有何打算？”

唐老太太道：“老身之意，多等他一会，再作决定。”

金花夫人知她心中有所畏惧，不愿说出内心之言，微微一笑，又道：“唐夫人想等多少时间呢？需知咱们未带食用之物，离开禁宫之时，只怕还得耗去甚多体能，等的时间不能太久。”

唐老太太双目神凝，盯注在金花夫人脸上瞧了一阵，道：“如若那沈大庄主被困石室，百花山庄中近千的高手，不知要拥护何人，继那庄主之位？”

几句话问的极是突然，只听得萧翎和金花夫人同时为之一怔。

萧翎心中暗道：我自离开百花山庄之后，那藏居上千武林高手的百花山庄，不知是何情况，金花夫人是何等桀骜不驯之人，不知怎的竟会留在百花山庄之中，唐老太太更是一派门户之长，竟然也甘心为那沈木风所用……

心有所思，凝神倾听。

只听金花夫人说道：“阁下之见，哪一个能继那沈木风接掌庄主之位？”

唐老太太轻轻咳了一声，道：“那周兆龙非栋梁之才，绝难继那沈木风出主百花山庄……”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单宏章虽是那沈木风的嫡传弟子，但他年纪太轻，难当大任……”

金花夫人咯咯一笑，道：“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成，看来是只有你唐老太太，可以承当此一大任了。”

唐老太太冷笑一声，道：“我看沈大庄主对你金花夫人不错，参与机要，随身偕行，将来承继他庄主之位，那是非你莫属了。”

金花夫人冷笑两声，似要发作，但却又强自忍了下去，道：“唐夫人，看来你对我是怀疑甚重？”

唐老太太道：“在百花山庄之中，那是很难找出一个可信之人。”

金花夫人淡然一笑，道：“四川唐家，在武林中独树一帜，和江湖诸大门派分庭抗礼，不知你何以会甘心留在百花山庄？”

萧翎心中暗道：这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的答辨之言，都是我想知晓，而又不能相询的事！

只听那唐老太太说道：“我唐家一门老幼数十口的生死，都在那沈大庄主的掌握之中，老身不忍让唐家一门，在我手中死绝，那只好听他之命，受他差遣了……”

语声微微一顿，道：“夫人是自愿留此为那沈大庄主效劳？”

金花夫人道：“沈木风虽然也在我身上下了毒，控制了我的生死，但这还不是我留在中原的重要原因！”

唐老太太道：“那你为什么留在这里？”

金花夫人咯咯大笑一阵，道：“我留在中原，是为了想帮我兄弟一个小忙！”

唐老太太道：“你有兄弟，留在中原吗？”

金花夫人笑道：“我没有亲兄弟，可是有一个干兄弟啊！”

唐老太太道：“你那位干兄弟是什么人？”

金花夫人咯咯笑道：“大大有名之人，可算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唐老太太接道：“我瞧没有什么关子好卖，快些说出来吧。”

金花夫人脸色一整，道：“就算你告诉沈木风我也不怕，我那位兄弟名叫萧翎。”

唐老太太道：“萧翎，一度是那百花山庄三庄主的萧翎吗？”

金花夫人点点头道：“不错。”

唐老太太道：“老身见过他，他亦是目下唯一敢和沈木风堂堂正正为敌的人。”

金花夫人笑道：“是啊！我那位兄弟，侠骨铁胆，自负着绝世武功，沈木风见了他也有些头疼，就是一样不好，长的太过好看了，女孩子瞧到他，大半是难主芳心，听说唐三姑娘和他有过一段往来，是吗？”

百里冰心中暗暗骂道：你胡说，我大哥不是那样的人！

但闻唐老太太说道：“相识而已，谈不上什么来往。”

金花夫人突然一收笑容，说道：“如若萧翎突然在禁宫之中出现，和那沈木风打了起来，你要如何自处……”

唐老太太接道：“那萧翎，既是不会突然在禁宫之中出现，老身也用不着花心思想这件事了。”

金花夫人道：“那萧翎无所不能，说不定他已进入禁宫，就站在咱们附近。”

唐老太太虽然明知那金花夫人，说的玩笑之言，仍是不自主的四顾了一眼，道：“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事了。”

金花夫人咯咯大笑，声震四壁。

唐老太太被她笑得莫名所以，忍不住问道：“你笑什么？我说的哪里不对了？”

金花夫人心中暗道：这萧翎身份，此刻还不能告诉她。

心念一转，微笑说道：“贱妾怎敢取笑你唐老夫人。”

且说百里冰看那金花夫人笑的放浪形骸，心中大觉不适，暗道：这女人笑的如此放荡，定然是淫邪人物，不能让大哥和他站的太近了。

牵起萧翎的手，行到石室一角。

她这奇怪的举动，不但瞧的金花夫人大感奇怪，就是萧翎也被她弄的莫名所以，低声道：“冰儿，这是干什么？”

百里冰溜了金花夫人一眼，道：“我讨厌那金花夫人的笑声。”

萧翎微微一笑，暗道：原来如此，那金花夫人确然是有些形骸放荡，不拘小节，想她是生长苗疆之故，没有咱们中原礼化教育，但既然行到这敞厅一角，也该找些事情做做才是。于是行近石壁，伸手在壁间按去。

原来，他怕那金花夫人揭穿内情，感到难看，故而做出一副若有所见的姿态，伸手在壁间敲打。

须知世上事，常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

那宇文寒涛四面查看，不停的伸手在壁间拍打，就是无法找到壁间安装的机钮，这萧翎无意间伸手一拍，却正好击中。

只觉壁间一软，裂开一个半尺见方的石门，石门内垂着一个玉环。

这时，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一齐围拢了过来。

萧翎心中暗道：这垂下的玉环，不知有何作用，便伸手一拉。

只听一阵轧轧之声，似是整个敞厅，都在开始动摇。

萧翎双目神凝，暗作戒备，如若这敞厅真的有了危险，自己就凭借内力，挡它一阵，先让三个妇道人家，逃出险地。

哪知，事出意料，一阵轧轧的响声过后，眼前的景物，忽然一变。

原本是一面平滑的石壁，此刻，突然间现出了一个可容两人并肩而行的甬道。

萧翎回目望去，只见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都为之目瞪口呆，望着那甬道出神。

显然，这石厅中请多变化，巧妙的机关，使人有着眼花潦乱之感。

萧翎看那甬道深入丈许左右时，就折向左面转去，当下说道：“在下进去瞧瞧，三位请暂在厅中等候，听到我招呼之言，再进入甬道不迟。”

百里冰道：“不要！我和你一起去。”

金花夫人听得怔了一怔，暗道：这人言词神态，无不透着浓重的脂粉气，定是女扮男装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不自觉地问道：“你是金兰？”

百里冰不知谁叫金兰，但见金花夫人两只眼睛，盯着自己瞧着，心中大是不满，冷哼一声，道：“看什么？”

萧翎生怕两人动手打了起来，急急一拉百里冰，向甬道之中行去。

但闻金花夫人说道：“如是金兰、玉兰两个丫头，怎敢对我如此无礼，不是那两个丫头，定然是岳小钗了。”

这时萧翎和百里冰刚刚折向右面，只见两侧壁间每隔五尺左右，就嵌上一个宝珠，虽无火烛照明，但厅中之光曲射而入，宝珠映辉，隐隐可见景物。

百里冰低声说道：“大哥！岳小钗这名字好熟啊，好像听人说过。”

萧翎道：“她在武林中大大有名，你自然听人说过了。”

百里冰微微一笑道：“哼！那金花夫人把我当岳小钗了。”

萧翎心中一凛，暗道：这女娃儿胸难容物，此时又无暇给她解说内情，只有暂时骗她一下，当下说道：“中原武林道上，有谁不知岳小钗，小兄自然是见过了。”

百里冰心中释然，道：“原来如此，看来岳小钗也不算什么人物了。”

萧翎道：“为什么？”

百里冰道：“那岳小钗是一位女子吗？”

萧翎道：“不错啊！”

百里冰道：“那金花夫人既不知我真正身份，却知那岳小钗可能和你同行，竟把我误作了岳姑娘，哼，我才不像那岳小钗一样随便。”

萧翎听她言语之间，伤到了岳小钗，心中大是不安，但又觉着解说起来麻烦的很，只好含含糊糊的哼一声，应付过去。

这时，两人已经走到了甬道尽处，萧翎举手一推，一道石门，应手而开。

萧翎晃燃了火折子，流目四顾，只见眼下似是一个书室的布置，旁侧琉璃灯中，余油可见。

燃起灯火，室中突然间明亮起来，只见一个石案后，木椅上，端坐着一个长髯飘飘，面目十分慈祥的老者，闭目微笑，形态如生。

但闻步履声响，回头望去，只见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先后进入了石室。

萧翎望着端坐的老者，心中暗暗忖道：此人不知是不是萧王张放？

此刻，他心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设法找到那萧王张放，希望能探知一些玉萧郎君的武功路数，三月后断魂崖底之约，也好助那岳小钗一臂之力。

只听金花夫人道：“唐夫人，这人可是萧王张放吗？”

唐老太太道：“那萧王张放人中之间有一颗黑痣，此人如有痣，那就是萧王张放了。”

萧翎心中暗道：我实在笨的很，那唐老太太适才在厅中还说起萧王张放，怎么我就记不得了。

凝目望去，只见那老者人中处一片平坦，并无黑痣。

萧翎呆了一呆，自言自语道：“这人也不是萧王张放。”

这本是他心中之言，但在一急之下，却不自觉的讲了出来。

这时，金花夫人已仔细观察出那百里冰确是女扮男装，但却无法认出她真正的身份。

目光转去，发现石案下一个抽斗，未曾关好，心中突然一动，举步一跨，绕过了萧翎和百里冰，双手抓住木椅，移开了那长髯老者的尸体。

百里冰心中对金花夫人，本就不好，看她抢先而上，似有所图，不禁心头火起，冷冷喝道：“不要动！”呼的劈出一掌。

金花夫人心中暗道：这人不知是何许人物，但却娇气凌人，接她一掌试试。

心中念动，右手平平伸出，硬接了一掌。

一掌接实，两人同时感觉右臂一震，竟是平分秋色，不相上下。

两人同时在暗中忖道：这人武功不弱。

百里冰看那金花夫人接下一掌之后，仍然站在原地不动，心中大怒，放下手中的木盒，欺身而上。

她动作迅快，萧翎竟没能及时劝阻。

金花夫人心中已知遇上了劲敌，丝毫不敢大意，全力对敌。

百里冰一路抢攻，招招都击向那金花夫人的致命所在，但一连攻出了十二招，却被那金花夫人化解开去。

萧翎本想劝阻，但见百里冰对金花夫人积下的成见根深，索性让她发泄一下，等双方打入险恶之境，自己才出手劝架不迟。

他心中有此一念，就袖手旁观起来。

百里冰一轮急攻过后，金花夫人突然展开反击，掌指并出，招术诡奇凌厉。

金花夫人的攻势绵连，一口气攻出了十五掌，仍然是不肯停息。

百里冰在金花夫人这一阵绵连的急攻之下，没有还击一招。

萧翎眼看金花夫人攻势不肯停息，而且百里冰似是无法在几招之中扳回劣势，自己如若再不出手阻止，百里冰很可能会伤在金花夫人手中。

心念一动，突然侧身而立，右掌一挥，幻起了一片掌影，挡住金花夫人的攻势，道：“住手！”

金花夫人应声而退，疾退了三步，道：“你是萧兄弟吗？”

萧翎一伸手取下脸上的人皮面具，道：“区区正是萧翎。”

唐老太太若有所悟地道：“啊！萧大侠，老身早该想出是你才对！”

萧翎微一欠身道：“在晚辈记忆之中，唐老前辈和那沈木风是处在敌对之中，想不到，人事变幻，数月不见，老前辈竟又和那沈木风联手合作了。”

唐老太太听了萧翎之言，黯然叹息一声，道：“非所愿也，然却不得不尔。”

金花夫人道：“唐老太太一门数十口的生死，都控制在那沈木风的手中，如若唐老太太不接受那沈木风的要挟，四川唐门即将永远绝迹于江湖之上了。”

萧翎道：“沈木风手段恶毒，这也难怪唐老前辈。”

唐老太太接道：“虽然我唐家满门生死，被那沈木风控制在手中，但老身也不愿久处控制之下。”分明是言未尽意，但却突然停口不言。

金花夫人望了百里冰一眼，道：“兄弟，这位姑娘是何许人物？”

萧翎回顾了百里冰一眼，道：“唐老太太、金花夫人，都不是外人，你擦去脸上炭灰，以真正面目和她们见见吧！”

百里冰道：“这禁宫之中，再无炭灰，我如洗去了脸上积尘，那就无法再复原状了。”

金花夫人道：“这位姑娘既是不愿以真正面目和我等相见，萧兄弟，请告诉我等她的真正身份。”

百里冰道：“别告诉她。”

萧翎心中暗道：她自幼在父母宠爱之下长大，为所欲为，养成这副暴躁性格，如不设法杀她的火气，不知要为她得罪多少人了！

心中念转，口中缓缓说道：“冰儿，金花夫人对为兄，有过数次救命之恩，如若无她相助，大哥我早就尸骨已寒了……”

金花夫人咯咯大笑，道：“兄弟啊！你说的太客气了。”

百里冰看萧翎说的郑重，果然不敢再任性施为，当下默默不言。

萧翎望着百里冰，道：“在唐老前辈和姐姐面前，兄弟也不必再隐瞒了，这位姑娘乃是北天尊者之女，百里冰……”

金花夫人啊了一声，道：“原来是北海冰宫的公主。”

百里冰听得萧翎说到那金花夫人，数度救他性命之后，心中本已暗作打算，不再给她难看，但见她娇声媚气的笑容、姿态，不禁火气又来，当下冷冷说道：“是又怎样了？”

金花夫人淡然一笑，目光转到了萧翎的脸上，道：“兄弟，姊姊不得不佩服你了……”

萧翎知她下面之言，必然十分难听，急急接道：“在沈木风的身前，小弟不得不装作和两位不识之状，如有开罪之处，我这里先谢罪了。”说完抱拳一揖。

金花夫人仍然接口说道：“你能化装成一个工人，混入防卫森严的山谷之中，进入禁宫中来，这种智慧、豪气，不能不叫人佩服，天下武林同道，推崇你是唯一能抗拒那沈木风的人，果然是不会错了。”

唐老太太接道：“那沈木风天不怕，地不怕，当今武林人物，没有一人能放在他的心上，但提起你萧大侠，他却色厉内荏。”

金花夫人突然向后退了两步，道：“萧兄弟，那石案之下的抽斗未曾关好，也许存放有物，兄弟打开看看吧！”

萧翎望了那石案一眼，道：“此乃姐姐发现，那抽斗如有存物，也理应由姊姊取去才是。”

金花夫人笑道：“沈木风虽然对我有些头疼，但仍然控制着我的生命，随时可以要我的命，纵然那抽斗中放着禁宫十大高人联合留下的秘录手册，对姊姊也是无用！”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小弟有生之年，必将致力解脱沈木风加诸在武林人物身上的枷锁。”

百里冰看那金花夫人，言笑行动，虽有些放浪形骸，但大义大节，却是丝毫不苟，心中对她忽生出几分的好感。

唐老太太接口说道：“萧大侠要动手，就请快些吧，这间密室来路未闭，沈木风和宇文寒涛随时可来。”

萧翎大迈一步，行近石案，拉开抽斗看去，只见一张白笺，端端正正的放在那抽斗中间。

凝目望去，只见那白笺之上写道：“禁宫的存物，已由在下取走，有劳玉趾，抱歉、抱歉。”

短短数言之外，白笺下面既未写名，也未画什么图记。

萧翎望了那白笺上的留字，不禁呆在当地，半晌说不出话。

金花夫人识得汉字，伸过头望了一眼，道：“这人的话定不可信。”

萧翎缓缓放下手中白笺，道：“为什么呢？”

金花夫人道：“照那宇文寒涛和沈木风的推算，进入这禁宫的，共有十人，算上这人，咱们才见过八具尸体，还有两具尸体未曾发现……”

唐老太太也已看清楚那白笺上所书之言，接口说道：“老身之见，和金花夫人一般，这张素笺，也许是十大奇人之一，故弄的玄虚。”

萧翎摇头说道：“不会吧！这白笺和字迹，都还清新，绝不是放上几十年的东西。”

金花夫人道：“照你这么说，那是一定有人过来了？”

萧翎道：“在下的看法，确然如此……”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如若我的判断不错，这白笺留在这抽斗中，不会超过三月时光。”

百里冰道：“大哥之意，是说那人离开禁宫不过三月。”

萧翎道：“不错……”目光一掠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接道：“天下武林人，都知晓有十大高人，陷在禁宫之中，但其中大部分人，只心中向往，并未有实际行动，但有些人却把他们一生的精力、青春，都耗费在寻找禁宫之中，数十年如一日，从不懈怠，这些人虽只是一小部分，但算起来，人数也要在数百之上，其中绝不乏智谋过人、武功高强之士。”

唐老太太道：“就算是他武功高强、智谋过人，但他如不通这建筑之学，那也是无法进入‘禁宫’的。”

萧翎道：“一个人，花去了十几二十年的光阴，可以练成了一身绝技，如若他化二十年的时光，难道不能研究建筑之学吗？”

唐老太太、金花夫人和百里冰，一时间都为之语塞，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良久之后，金花夫人才接口说道：“这应该让那沈木风和宇文寒涛，同来尝试一下这失望的味道，唉！那沈木风为了开启这‘禁宫’的事，不知用了多少心机，亦不知花去了多少人力，但却被人捷足先登。”

唐老太太道：“如若萧大侠推论的不错，那开启禁宫之人的能耐，要在那宇文寒涛之上甚多，唉！他出入禁宫，取去了禁宫中重要存物，但却不留下一点痕迹……”

谈话之间，突闻一阵嗤嗤之声，传入耳际。

萧翎迅速的戴上人皮面具，暗中运气应变。

金花夫人传声道：“也许是那沈木风和宇文寒涛找来了。”

萧翎道：“如是沈木风找到此地，两位最好还和在下保持个陌不相识之情，此时此情，在下还不愿让沈木风和宇文寒涛，知晓我的身份。”

金花夫人、唐老太太相互望了一眼，但谁也没有开口。

萧翎心知她们两人心中互有所忌，也就不再多言。

只听那轧轧之声，响起了一盏热茶工夫之后，突然停了下来。

但那石案却缓缓移动，地下裂现出一个洞穴。

百里冰望了那洞穴一眼，低声说道：“大哥啊！以后要小心一些，这房中到处都是机关……”

语声甫落，人影忽然一闪，宇文寒涛由那洞穴中行了上来。

萧翎心中暗道：殊途同归，那石门之内的路径，竟也指向了这里……

心念转动之间，沈木风已紧随在宇文寒涛身后，登上洞穴。

两人想不到萧翎等竟会先两人来到此地，不禁一呆。

萧翎肃立不动，只是一对炯炯目光转动，不停在两人脸上流动着。

宇文寒涛轻轻咳了一声，道：“几位怎会到了此地？”金花夫人道：“咱们一步一步进来的！”

宇文寒涛望了那甬道一眼，道：“这甬道能入敞厅？”萧翎微一颌首，仍是不肯接言。

宇文寒涛目光转到唐老大大的脸上接道：“哪一位发觉了进入此室的门户？”

萧翎道：“区区在下。”

宇文寒涛道：“阁下如何发现的？”

萧翎道：“我一掌击在石壁上，其门自开……”

缓缓举起手中白笺，接道：“你瞧瞧这个再说！”宇文寒涛接过白笺，瞧了一眼，道：“这白笺在何处取得？”萧翎道：“石案抽斗之中。”

沈木风冷冷说道：“宇文兄，如若这白笺上说的是句句实言，咱们进入‘禁宫’的心血，算是白费了。”

宇文寒涛目光一掠金花夫人和唐老大大，道：“两位夫人可是紧跟在他们身后进石室的吗？”

唐老太大道：“不错，我们尾随他身后而入。”

宇文寒涛道：“两位可是看到他从那抽斗中摸出白笺吗？”金花夫人道：“我先发觉那抽斗未曾关好，过去拉开瞧瞧，但却被这位英雄抢快了一步，先打开抽斗，取出了这张素笺。”宇文寒涛仔细在那白笺上瞧了一阵，道：“照这白笺上的字迹，不过数月，如若此笺不是伪造，在咱们进入禁宫的三个月前，已经有人进入了禁宫，取走禁宫存物……”

沈木风目光一掠萧翎，道：“难道在咱们几人之间，有一个人，心机很深，能够早已在数月之前，就写了这样一张白笺，藏在身上，准备着进入禁宫之后可应用……”

萧翎冷冷说道：“在下捡了这张白笺，信不信是两位的事，用不着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沈木风流顾室中四壁一眼，又仔细瞧瞧那石案，深深叹口气，道：“区区相信，这白笺并非有人伪造，亦非有人故弄玄虚，而是确有其事的真正内情。”

宇文寒涛缓缓把白笺交给萧翎，说道：“在下也相信这白笺上所书，是真真实实的事，可靠性十有其九……”

沈木风接道：“这么说来，宇文兄还有一成不信了？”

宇文寒涛道：“严格点说，咱们还有一个疑点，一分希望，只要咱们把那疑点证明，就可以退出禁宫，至于那一分希望，就要凭借咱们的运气了。”

沈木风道：“什么疑点，什么希望，在这等情势之下，宇文兄似是用不着卖关子了。”

宇文寒涛道：“兄弟说那疑点，连这位书室中的尸体，咱们一共发觉了八具尸体，如照江湖上的传说，还有两位高人的尸体未曾寻得，如若咱们再找出另外两具尸体，就算证明了十大高人会集禁宫的传说。”

沈木风点点头说道：“这倒算一个疑点，但不知道有一分什么希望？”

宇文寒涛道：“希望那人取走禁宫之物时，并未完全取光。”

沈木风双目中神光一闪接道：“此地还留下一些存物？”

宇文寒涛道：“兄弟只是有此一点希望而已。”

沈木风道：“适才区区和宇文兄身历险境，凭仗宇文兄的大智大慧，咱们才安渡险关，此刻，仍由宇文兄带领去寻那另外两具尸体了。”

原来，沈木风追入那石室之后，发现一个仅可容一人佝背而行的石级，低头向上面行去。

这是唯一的出路，他无法选择，只好跟着走了过去。

这条路由下而上，似是行在楼梯上一般。

沈木风身躯高大，那路却愈走愈狭，终于，触动了机关而被困。

幸好，宇文寒涛闻声赶回，用手中宝剑，破去机关，救了沈木风。

沈木风虽未说感谢之言，但心中对那宇文寒涛的敌意减了不少。

两人摸索着而行，哪知走了一圈，经历了数次凶险，竟然又由此处爬了出来。

只见宇文寒涛凝目沉思了一阵，缓缓说道：“如若我判断不错，禁宫应该到此为止了。”

沈木风道：“宇文兄突发此言，定有所见了。”

宇文寒涛道：“在下查看四周形势，似是已难再行扩展了。”

沈木风道：“为什么呢？”

宇文寒涛道：“因为这禁宫四周，已然接近那山中暗流，纵然那巧手神工包一天，有着通天手段，也不能不顾及那暗流的冲击之力。”

沈木风道：“宇文兄言来虽然有理，但未得真实证明之前，还是叫人难信……”

唐老太太接道：“如若咱们能够找到另外两具尸体，就可证明宇文先生之言了。”

宇文寒涛道：“如果真有十大高手进入禁宫，另外两具尸体，可能就在这书房之中。”

沈木风一皱眉头，道：“照宇文兄的说法，这石室之中另有复室了。”

宇文寒涛道：“不管巧手神工包一天，建筑这禁宫有多么神妙，以及复室有多么庞杂，但它都局限于十丈方圆之内……”

附耳贴在石壁上，听了一阵，道：“这石室绝难再深入，再深一丈之后，就是那山腹洪流了。”

沈木风道：“当真如此了吗？”

宇文寒涛道：“大庄主如若不信，何妨贴在石壁上听听。”沈木风道：“恐怕在下听不出来。”口中答话，人却附耳贴在石壁之上听去。

果然，一种奔雷般的响声，隐隐传了过来。

宇文寒涛道：“沈大庄主听到了？”

沈木风点点头，道：“听到了。”

宇文寒涛道：“那就证明在下之言不虚了。”

萧翎突然接口说道：“也许进入禁宫的只有八人，眼下有一桩要紧之事，先设法认出此人身份，也好了然那余下二人，是何许人物，再推判他们是否也进入了禁宫。”

他口气老迈，似是对江湖上的人物十分熟悉一般，更使那沈木风和宇文寒涛无法判断他的身份。

沈木风双目盯注在萧翎那一对炯炯放光的眼睛之上，道：“阁下先入此室，不知是否留心瞧过这具尸体？”萧翎道：“自然是瞧过了。”

沈木风道：“他是什么人？”

萧翎心中暗道：这要把我问住了，进入禁宫之人我大都未曾听人说过，如何能够认出这个人身份？我如能够认出，那也不用再问你们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在下看他不是萧王张放。”宇文寒涛道：“本来就非萧王张放。”

沈木风道：“听宇文兄的口气，识得此人了？”

宇文寒涛道：“在下的看法，这人应该是化身老人帅天仪。”沈木风道：“化身老人？”

宇文寒涛道：“他的易容化身之术，集千古大成，他在江湖上行走了数十年，但却无一人能了然他的真正面目，包括这同在禁宫的九大高手。”

萧翎心中暗道：如若在禁宫的这九大高手，都无能认出那化身老人的真正面目，你又如何知道是化身老人呢？

但闻宇文寒涛接道：“据说那化身老人帅天仪，不论与何人相处，一日之内，总要以三种不同的面容、身份和人相见，谁也无法知晓他哪一个面目是真正面目。因此，和他交往数十年的好友，也无法辨识他真伪之貌。”

沈木风道：“如若这人是帅天仪，此刻，就是他真实之貌了。”

宇文寒涛道：“是真是伪，在下不敢断言……”

金花夫人道：“你既不敢断言，何以指他是帅天仪呢？”

宇文寒涛道：“这很容易辨识，他既不像萧王张放和其他二人，自然是化身老人帅天仪。”

萧翎心中暗道：一个人在江湖之上走了数十年，竟然使人无法认出他真正面目，迷人的能耐也算是绝无仅有的了。

转念又想到这老人神秘的一生，和一身绝世武功，只因受名字拖累，仍是免不了死在禁宫之中。

但闻沈木风接道：“宇文兄的高见，沈某人极为佩服，看来这人八成是那帅天仪了。”

宇文寒涛轻轻叹息一声，道：“面呈微笑，是何等慈和的境界，除了帅天仪之外，还有何人能够在此死亡之前，流现出这等慈和的笑容呢。”

唐老太太道：“老身对那化身老人之名，也是闻慕已久，但不知他此刻的形貌，是否就是他的庐山真面目呢？”

宇文寒涛道：“和他交了数十年朋友的人，都无法认出他的真正面目，咱们今日一见，怎能认得出来呢？”

金花夫人冷冷说道：“但他已经死了，一个人死去之后，再也无法易容求变了。”

宇文寒涛道：“夫人之意，可是要毁去他此刻的形貌，看看是不是他的真正面目，是吗？”

金花夫人道：“话从宇文先生口中说出，似乎就特别难听了。”

宇文寒涛摇摇头，道：“这位老前辈一生之中，用尽了心机，保护他的真正面目，不让别人认出来，如今他已经死去，咱们又何苦让他死后，暴露出真正的面目呢，我看还是算了。”萧翎心中暗道：好啊！这宇文寒涛怎的忽然变的这等仁慈了。

金花夫人道：“贱妾不敢苟同宇文先生的高见，想这化身老人一生之中，都无人能辨认出他的真正面目，到死了之后，仍然无法使真正面目公诸于世，他心中定然是十分痛苦，我们毁去他此刻形象，虽然有所不敬，但能使他真

正的形貌，大白于世，对他而言，又何尝不是一件美事呢……”

目光转到沈木风的脸上，接道：“沈大庄主以为贱妾之见如何？”

沈木风道：“两位说的，都有道理，倒叫在下难作评断了。”宇文寒涛目光转到萧翎的脸上，道：“阁下对此，有何高见？”

萧翎道：“看看他真正的容貌也好。”

宇文寒涛缓缓说道：“既然如此，在下倒也不便坚持了。”缓缓退后两步。

金花夫人举步行到那老人之前，举起右手说道：“我先要看看他脸上是否带有人皮面具。”

就在金花夫人右手将要触及到青衣老人的脸上时，宇文寒涛突然说道：“慢着！”

金花夫人偏头望了宇文寒涛一眼，道：“宇文先生还有什么花招，能够吓得我临时改变心意呢？”

宇文寒涛道：“有一件事，在下想了想，不能不说。”金花夫人道：“什么事，贱妾洗耳恭听。”

宇文寒涛道：“这位化身老人，是一位极善心机的人，他用尽了各种方法，使人无法认出他的真正面目，定然有他的苦衷，照在下推想，他既用有各种方法来保护他的真面目，在易容之前，亦必在保护他真正面目上，花过不少心机。”

金花夫人道：“阁下之意可是说我如出手毁去他此刻形貌，会遇上什么不测之祸？”

宇文寒涛道：“这不过是在下的猜想罢了，至于是否真实，在下就不得而知了。”

金花夫人本来心中极是坦然，毫无所惧，但听得宇文寒涛之言，心中忽然有了疑团，踟蹰半晌，竟然不敢再随便出手。

沈木风轻轻咳了一声，道：“宇文兄，这化身老人，是否极善用毒？”

萧翎心中暗道：就算他极善用毒，也不致用在自己的脸上。

但见宇文寒涛摇摇头说道：“他是否极善用毒，未曾听人说过。”

金花夫人突然伸手从头上取下一支金钗道：“不论他是否善于用毒，但我却不能不防他一着。”扬起金钗，轻轻在化身老人脸上一拨。

哪知金钗触到了那化身老人，有如触到一块坚石之上一般。

金花夫人轻轻啊了一声，道：“好硬的脸啊！”

宇文寒涛道：“就算他脸上未经化装，死去了这许多年，肌肉早已僵硬了。”

金花夫人摇摇头道：“在我的感觉中，他脸上不是肌肉。”

沈木风道：“让我瞧瞧。”伸手从金花夫人手中取过金钗，轻轻在化身老人脸上敲了两下，道：“果然不是肌肉。”

他为人老奸巨猾，不愿担当起败坏化身老人形貌的罪名，竟然又把金钗交给金花夫人。

金花夫人接过金钗，暗运内力，金钗锋尖，波的一声轻响，刺入了化身老人脸上半寸多深，放开金钗道：“诸位请帮我瞧瞧，他脸上是否是干枯的肌肉？”

萧翎等凝目望去，只见那化身老人脸上，隐隐有几道细微的裂纹。

显然，这化身老人在脸上涂了很厚的药物，暴现于群豪之前的面目，并

非真正的血肉面目。

沈木风道：“不是真正面目。”

金花夫人道：“好！那我就剥下来给诸位瞧瞧了。”

口中说话，右手暗中加力，向外一推。

果然，一层厚约一指的外壳，应手脱了下来，摔在地上，片片碎裂。

金花夫人金钗挥动，迅速的剥下那化身老人脸上的余物，露出化身老人的真正面目。

钗锋虽伤害了化身老人少许皮肉，但面目大部轮廓，仍然能够辨认。

仔细看去，只见那化身老人面颊瘦削，鼻子不知为何只有一半，和那药物装成的外貌，实是大不相同。

金花夫人叹息一声，道：“看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化身老人，如许年纪，如许盛名，仍然无法消除此心，为了缺少一半鼻子，终生不愿以真正面目见人。”

宇文寒涛突然对那化身老人，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礼，道：“老前辈德行可敬。”

沈木风轻轻咳了一声，道：“在下并未听到过那化身老人，有什么可敬的侠义事迹，宇文兄如此敬重，不知因何而发？”

宇文寒涛道：“如论他老人家的化妆之术，装扮一个俊美绝世的年轻人，自是轻而易举，但他却不屑为之，一直是化妆成一个老人，苍苍白髯，混迹人间，难道这还不算是一位品性兼具的君子吗？”

萧翎心中暗暗付道：是了，此人言中之意，是说那化身老人如若改扮作一个年少风流的人物，以他巧绝人寰的化妆术，定然可以在武林之中，闹出一场风流大劫。

他心中忖思，口却未言。

金花夫人道：“你是说他如扮作一个年少英俊之人，会在武林闹出一场风流佳话，是吗？”

宇文寒涛冷冷说道：“夫人来自苗疆，不知我们中原之事。”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在下说一件事，给夫人听听，当知我们中原人物，和你们苗疆风情，有很多大不相同之处了。”

金花夫人道：“好，贱妾洗耳恭听。”

宇文寒涛道：“大约是一百多年前，在我中原武林道上，出了一位剑手，那人的武功倒并不高强，但他却在武林中，闹的天翻地覆，每一件纠纷的起源，都发自女人的身上……”

目光投注到沈木风的脸上，接道：“想来沈兄，也知那一代情魔的传说了？”

沈木风道：“不错，区区在下听人说过。”

宇文寒涛道：“在那一代中，他是少女们深闺中的梦里情人。”

金花夫人笑道：“事情过了一百多年，早已成为过去，发思古幽情，于当世武林大局何补？”

宇文寒涛冷笑一声，道：“在下说夫人来自苗疆，孤陋寡闻，看来是果然不错。”

金花夫人眉头耸动，道：“我虽在苗疆边荒长大，但却读了你们很多汉书……”

宇文寒涛仰天打个哈哈，道：“如若说到博览群书，当下之世，只怕很

少有人能强过我宇文寒涛的了。”

语声微微一顿，道：“夫人心中不用不服，那一代情魔事情虽已过去，但却已有人为他著书作传，传诸民间，据在下所知，那一代情魔的传记，流入民间甚广，而且都藏诸闺门，闺房之中，少女授受，大约是以此物作为礼物相赠。如若那传书之上，都是文字，也还罢了，除了文字之外，还加图画注解，那一代情魔，虽然死去多时，尸骨已寒，但他的阴魂未散，如若那化身老人，装成一代情魔，以他出神入化武功，和人所难及的智谋，必将是哄动天下武林，尤胜那一代情魔了……”

萧翎心中暗道：这宇文寒涛似是对那化身老人，有一种特别的敬爱，以他为人而论，这倒是大不寻常的事。

但闻沈木风说道：“宇文兄读书之多，天下有谁不知，但此刻，咱们处境，虽然谈不上险恶万分，但却时间无多，与目下无关之事，那就不用多谈了。”

唐老太太接道：“眼下最要紧的一件事，是设法找着另外两具尸体，照武林的传说，余下那两具尸体，一位是萧王张放，一位是武当派的一位名宿。”

沈木风道：“找到另外两具尸体，咱们进入‘禁宫’的心愿，就算完成，也好想法子退出‘禁宫’了。”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沈大庄主此来的心愿，是在取得十大高手留下的秘录手册，如若只见了几具尸体，就这般退出禁宫，岂不是大夫所望吗？”

沈木风冷冷说道：“宇文兄一定要问，在下也不用欺瞒宇文兄了。”

宇文寒涛道：“沈大庄主有何高论，兄弟洗耳恭听。”

沈木风道：“区区此刻恨不得及早离开禁宫……”说至此处，住口不言。众人都不知他有何高见，个个都凝神静听。

第二十二回 失先机出禁宫

沈木风两道森寒的目光，缓缓由群豪脸上掠过，说道：“如若这留柬不假，已有人先咱们取去了十大高手最宝贵的遗物，瞧那留柬字迹，那人似去之不久，量他在短短的时光之中，还无法练成上乘绝技武功……”

宇文寒涛道：“是了，沈大庄主是想早出禁宫，去追查那取走秘录之人，是吗？”

沈木风道：“正是如此！”

宇文寒涛道：“这一方面的心机，兄弟是不如沈大庄主很多了。”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只要他还活在世上，区区自信能够找得着，多则一年，少则半载，不是我沈某夸口，这一方面，当今之世，只有我沈木风有此能耐。”

宇文寒涛道：“沈大庄主耳目遍布天下，在下早已知晓，但在下却有一事想不明白。”

沈木风道：“什么事？”

宇文寒涛道：“关于萧翎的事。”

唐老太太和金花夫人，都不觉的看了萧翎一眼。

沈木风道：“萧翎又怎么样？”

宇文寒涛道：“你恨他有如刺骨，为何不早些把他搏杀，以除后患？”

沈木风脸色铁青，道：“总有一天，我要萧翎死在我手中。”

百里冰心中暗暗骂道：胡说八道，胡吹牛皮。

宇文寒涛目光转动，扫掠萧翎脸上而过，道：“江湖上盛传萧翎的武功，一日千里，进境奇速，已可和沈大庄主分庭抗礼了。”

沈木风道：“江湖上的传言，岂可相信吗？”

宇文寒涛道：“不论那萧翎的武功，是否已能和沈大庄主抗衡，但武林却把他视作救星……”

沈木风冷哼一声，却未接口。

宇文寒涛亦知失言，急转弯子，说道：“兄弟之意，是说目前江湖之上，大部分人，都认为那萧翎可以和你分庭抗礼，只有他，能够领导武林中人，和你抗拒、争雄……”

接着仰天打个哈哈，说道：“其实，你沈大庄主眼下最为要紧的一件事，不是追寻那盗走禁宫存物之人，为你借著代铸，应该是早些杀死萧翎。”

萧翎心中暗道：这人果然是阴险的很，但不知他是否已经觉察了我的身份。

沈木风道：“那是离开禁宫的事了，此刻，要紧的还是找另外两具尸体了。”

宇文寒涛突然纵声而笑，历久不绝，四壁回音，满室尽是一片哈哈大笑之声。

沈木风为人虽然阴沉，也被宇文寒涛这一阵纵声大笑，笑的有些沉不住气，脸色一变，道：“宇文兄笑什么？”

宇文寒涛陡然收住了大笑之声，快步向石门口处退去。

唐老太太厉声喝道：“站住！你如再后退一步，我就让你尝尝这百步断魂沙的滋味。”

口中说话，右手已然迅速的套上了一个鹿皮手套，探手抓了一把毒沙。

她手中一把毒沙，不下数百粒，若在这石室中施展，不但宇文寒涛难以逃得厄运，即石室中所有之人，只怕都无法逃过这一场大劫，一时之间，个个运气戒备。

沈木风一挥手，挡住了唐老太太，道：“宇文兄，我无意杀你，何况，你适才还救了在下，不过，你如干犯众怒，在下也救你不了。”

宇文寒涛嘿嘿两声冷笑，道：“你想见萧翎吗？”

沈木风道：“萧翎现在何处……”

宇文寒涛道：“如若我料断的不错，你沈大庄主带来的两位助手，唐老太太和金花夫人，都已经出卖了你沈大庄主。”

沈木风目光转到萧翎的脸上，道：“你是萧翎？”

事已至此，萧翎也不再隐藏面目，伸手揭下脸上人皮面具，道：“不错，在下正是萧翎。”

沈木风呆了一呆，道：“我早该想到是你才是。”

萧翎道：“现在也还不迟。”

百里冰看萧翎显露了真正面目，也伸手抹去脸上的炭灰，露出了清秀俊美的本来面目。

宇文寒涛道：“沈大庄主如若想杀萧翎，此刻倒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了。”

沈木风脸色冷肃地说道：“宇文兄几时发觉了他的身份？”

宇文寒涛道：“刚刚不久……”

目光一掠唐老太太和金花夫人，接道：“不过，你这两位助手，却是早已发觉了萧翎的身份，使在下不解的，她们何以不肯告诉你沈大庄主？”

沈木风激动的神情，逐渐恢复了平静，缓缓说道：“宇文兄果然高明。”

金花夫人左手微微一探腰间，暗中从身上木盒中，取出一条毒蛇，握在手中，道：“宇文先生，你怎能断言我等先已知晓那萧翎的身份呢？”

沈木风自宇文寒涛揭穿了萧翎的身份之后，心中已对唐老太太和金花夫人动了怀疑，但他乃一代枭雄之才，略一沉吟，并不向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责问，生恐手段过烈，激起大变，是以隐忍不发。

此刻，金花夫人质问那宇文寒涛，亦正是沈木风心中之疑。

但闻宇文寒涛说道：“这还是两位帮在下一个忙了，如若两位能够沉得住气，在下心中虽已动疑，但也还无法确定那萧翎的身份了。”

金花夫人道：“请教高见。”

宇文寒涛道：“在下提起萧翎之名，两位目光，不约而同的，一齐投射在戴着面具的萧翎身上，再加上他一路咬舌变声，分明在极力隐瞒身份，但他的武功又高的出奇，这几下一凑，在下就断定了他是萧翎，而且，两位早已知晓了他的身份。”

唐老太太已有些沉不住气，目射寒光，似要发作。

但金花夫人却突然仰起脸来，咯咯大笑一阵，道：“宇文寒涛，你是聪明过度，你早已发觉了萧翎的身份，却是不肯说出，而且处处和他合作，对付我们……”

唐老太太听得金花夫人一番辩词，神情为之一松，道：“不错，这人果然是恶毒得很。”

宇文寒涛听那金花夫人反口相噬，心中大急，厉声喝道：“你胡说八道。”

金花夫人道：“你不要急，慢慢听我说明经过……”

宇文寒涛厉声接道：“沈大庄主不可听她胡言……”

沈木风道：“在禁宫之中，谁也跑不了，让她说明经过也好，如若咱们之间有人要死，早死片刻，也是一样……”

目光一顾金花夫人道：“你说下去。”

金花夫人道：“此刻，在斗室之中，你才揭穿了萧翎的身份，而且事先还动了一番说词，那是希望沈大庄主和萧翎硬拼了，我们双方共有五人，讲实力，你是最弱一环，但如我们都打的精疲力竭，重伤不起，那时，就凭你宰割了！”

宇文寒涛气得连声冷笑，道：“想不到一个来自苗疆的女人，竟然是如此能言善辩。”

金花夫人道：“宇文先生向以诡辩见长，但在真是真非之前，只怕也是无能遮掩……”

宇文寒涛目光转到沈木风的脸上，道：“沈大庄主如若肯相信金花夫人之言，今日之为，必然将悔恨终身……”

金花夫人冷笑一声，接道：“宇文先生你怕死吗？哀鸣求饶，只为活命，毫无一点大丈夫的气概。”

沈木风冷厉的目光，盯在宇文寒涛的脸上瞧了一阵，目光又转到了金花夫人的脸上。他目光闪烁不定，脸上神色，也跟着变化不定，群豪都无法预料他心中在想些什么东西。

萧翎暗运功力，全神戒备，暗防那沈木风出手施袭。

他心中明白，眼下真正能抗拒沈木风的人，只有自己一个，但在这等狭小的石室中动手，跳跃闪避，都受限制，一招一式，都要凭借着真实的功力硬拼，他虽然战心激昂，但自知内功方面，绝不如沈木风那般深厚，在这等地方动手，自己定然吃亏不少。

沈木风望了金花夫人良久之后，点点头道：“你说的很有道理，但那宇文寒涛也不是无中生有，证据确凿，这其间是是非非，很难断得清楚……”

宇文寒涛接道：“事情很简单，在下倒有一策，立时可以证明在下之言，说的对是不对。”

沈木风道：“请教高见。”

宇文寒涛道：“沈大庄主如肯下令，要那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合攻萧翎，她们如肯受你之命，全力猛攻，打个生死出来，在下就算故意挑拨，愿以性命作注……”

金花夫人接道：“你为何不自己先向萧翎出手？”宇文寒涛目光转注到沈木风的脸上，道：“沈大庄主是相信在下之言呢？还是要相信那金花夫人之言？”

沈木风摇摇头，道：“咱们进禁宫之时，曾经相约有言，此约言犹在耳，岂可不守约言，一切事情都待出了禁宫之后，再作决定不迟。”

宇文寒涛目光转注到萧翎的脸上，道：“萧大侠意下如何？”

萧翎冷冷说道：“宇文先生，如若不是我萧翎在此，保持着局势均衡，最先死去的，只怕是你宇文寒涛。”

宇文寒涛怔了一怔，道：“萧大侠还没有答复在下之言。”

萧翎冷冷说道：“萧某人一向是不受威胁，宇文兄如果想立刻动手，打个生死出来，在下也绝不反对。”

宇文寒涛道：“在下是问萧大侠的意思。”

萧翎冷冷说道：“如论你宇文寒涛此刻的作为，在下应该先把你劈死掌下！”

宇文寒涛轻轻咳了一声，道：“在下是在和萧大侠谈目下大局，最好能抛去私人的恩怨……”

萧翎冷冷说道：“阁下和沈大庄主如何决定，萧某是无不奉陪。”

宇文寒涛转眼望去，只见沈木风肃然而立，默不作声，当下说道：“兄弟之意，咱们还是遵守进入禁宫时相约之言，暂时抛去个人恩怨，以谋安全出入禁宫。”

萧翎道：“两位怎么决定，在下怎么遵行。”

他心中对此刻动手的胜负，亦是毫无把握，如若能不动手，那是最好不过了。

宇文寒涛见萧翎答应下来，暂时放下了心中一块石头，虽然出了禁宫之后，自己可能是最先被杀之人，但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沈木风轻轻咳了一声，道：“宇文兄……”

宇文寒涛道：“沈大庄主有何吩咐？”

沈木风道：“既然萧大侠答允了不在禁宫之中动手，宇文兄此刻是极为安全了，尽可放心找那另外两具尸体了。”

宇文寒涛原想借机挑拨起沈木风和萧翎等两帮人，展开一场火并，自己坐收渔人之利，哪知竟然被金花夫人尖利的言词，反诬指责，白费了一番心机，心中暗暗忖道：此刻那萧翎心中对我十分恼怒，这沈木风倒是暂时不能开罪。

当下说道：“兄弟自当尽我心力。”

大步行到那石桌之前，仔细查看了半天，突然伸手在石桌上拍了两下，然后，又伸手探入那抽斗之中，摸索了一阵，陡然向后跃退数策，说道：“如若兄弟没有找错机关，在一盏热茶工夫之内，这座石室即将有所变动。”

沈木风一皱眉头，道：“阁下之意，可是说这座石室整个会塌下来吗？”

宇文寒涛摇摇头，道：“这个在下就知道了，我只是猜它有所变化。”

沈木风道：“这座石室只要不会塌下，咱们就不致有何危险了。”

说话之间，突闻一阵嗤嗤之声，石桌突然向旁侧移动，现露出一个穴道门来。

宇文寒涛探首向下看去，只见一片幽暗，难见洞穴中的景物。

抬起头来，望了沈木风和萧翎一眼，道：“下这洞穴的事，也要在下带路才成吗？”

萧翎冷冷说道：“自然是阁下带路了！”

沈木风道：“咱们对建筑一学，都不如你宇文兄甚多，自然是宇文兄走前面的好。”

宇文寒涛重重咳了一声，道：“这么说来，在下是应该带路。”

举步直向下面行去。沈木风望了萧翎一眼，道：“萧大侠先请吧！”萧翎心中暗道：这人阴沉无比，不能不防一手。当下说道：“还是沈大庄主先请。”

沈木风目光一转，冷冷对唐老太太和金花夫人说道：“两位要断后而行。”言下之意，是要她们暗中监视那萧翎了。

金花夫人点头应道：“我等遵命。”

沈木风道：“你们要小心了。”

随在宇文寒涛身后而下。

萧翎待沈木风行下石梯，低声对百里冰道：“冰儿，你随我身后。”

百里冰点点头，两人先后一步，齐齐向石穴中下去。只听沈木风的声音传入耳际，道：“宇文兄，怎不晃燃火折子？”

但见火光一闪，暗道中陡然间亮起了一支火折。萧翎凝目望去，只见宇文寒涛手中举着火折子，缓缓移动身躯。

原来，这石级只有一十八级，宇文寒涛早已走完石级。这时，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都紧随而下，行入地下石室。这地下石室并不很大，和上面石室大小相同，火光照耀之下，只见石室一侧坐着两具尸体。

一个白髯如银，身着长衫，一个却是木簪椎发的道人打扮。两人相对坐在一张铺有虎皮的石榻之上。

萧翎最留心的就是萧王张放，目光转动，望向那青衣老人的人中之上。

果然，那青衣老人人中间，有着一颗黑痣。

宇文寒涛举起手中火折子，瞧了两具尸体一眼，说道：“进入禁宫的十大高人，都已经找齐了，如若唐老太太说的不错，这一位就是萧王张放了。”

唐老太太点点头，说道：“不错，就是此人。”

宇文寒涛左手高举起火折子，道：“诸位请仔细看看。”右手却悄然伸出，向两具对坐的尸体之间摸去。

萧翎和沈木风都注意着两具尸体的形貌，却未留心到宇文寒涛的举动。

但百里冰对这中原高人，既少听闻，也不留意，却一直暗中监视着宇文寒涛的举动，看他悄然伸出右手，立时高声叫道：“你要偷东西了？”

宇文寒涛心中虽然吃了一惊，但右手动作更快，向虎皮之上抓去。

沈木风大踏一步，右手一扬，按在宇文寒涛的背心之上，道：“宇文兄，想要活命就快放开手。”

萧翎疾快的伸出右手，伸中指顶在沈木风的命门穴上，道：“沈大庄主，柳仙子的修罗指力，大概你已经听说过了，但不知沈大庄主深厚的功力，能否挡此一击。”

在死亡威胁之下，宇文寒涛贪心顿消，缓缓收起右手，道：“兄弟不知何物，只想先行取过瞧瞧，咱们进入禁宫之时，已有约言，不论何物，都应各凭赌运取得。”

沈木风冷冷说道：“宇文兄怀中尚有一节火烛，是吗？”

宇文寒涛道：“不错啊，沈大庄主记得很清楚。”

沈木风道：“那很好，燃起那一节火烛，放在石榻之上。”

宇文寒涛依言掏出火烛，燃了起来，放在石榻之上，道：“兄弟一切遵命了。”

沈木风道：“你退到一侧。”

宇文寒涛应了一声，缓缓向一侧跨开两步。

沈木风收回右掌，冷冷说道：“萧翎，你是否愿守约言？”

萧翎道：“自然要大家遵守。”

沈木风道：“既然想遵守约言，现在可以收回你的右手了！”

萧翎道：“那很容易，只要沈大庄主也向旁侧退回两步。”

沈木风干咳一声，也依言向侧旁横移两步。

萧翎收回右手，凝目看去，烛火照耀下，看的十分明白。

只见一本薄薄的册子之上，放着一张素笺，笺旁压了一个玉尺。

但见素笺之上写道：阁下虽然晚来一步，但能入此密室，那是足见高明，区区为进入禁宫一事，耗去我三十年青春时光，阁下能到此地，必也将付出极大的代价，留下萧王张放的手录武功，以酬阁下辛劳。

下面署名，先入禁宫人留字。

望了那素笺上留字之后，萧翎心中又愁又喜，喜的是自己此番进入禁宫旨在相助岳小钗抗拒那玉萧郎君，学得那起源于萧王张放的武功，那先入禁宫人，就偏偏把萧王张放一门武功留下，这岂不是天遂人愿吗？

愁的是眼下还有沈木风和宇文寒涛两大劲敌，都必将全力争取这“禁宫”中唯一留下的武功秘录，这一番争夺，必将是龙争虎斗，凶险万分，这萧王张放的武功手录，是否能落入自己的手中，还很难预料。

一时间，得失之念，泛上心头，不启觉生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紧张。

百里冰站在萧翎的身侧，觉着他的身子在微微抖动，大为关心，低声说道：“大哥，你心中很害怕吗？”

萧翎摇摇头，道：“怕什么。”

百里冰道：“那你怎么会……”

萧翎轻轻咳了一声，接道：“冰儿，我很好啊！”

百里冰伸出手去，紧紧握住萧翎的左手，道：“大哥啊！如若咱们不能出这禁宫，有我陪你死在这里，那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言罢，缓缓把娇躯，偎入了萧翎的怀中。

百里冰最后那几句话，说的声音很大，沈木风、宇文寒涛、金花夫人等，大都听到，所有的月光，都不自觉转到了萧翎的身上。沈木风轻轻咳了一声，道：“萧翎兄弟，这位姑娘很痴情，不知是何许人物？”

萧翎冷笑一声，道：“不劳沈大庄主费神相问。”

但闻宇文寒涛轻轻叹息一声，道：“这位先入禁宫的兄台，心地很好，替咱们留下了萧王张放的武功，只可惜他千算万算，少算了一件事……”

沈木风接道：“什么事？”

宇文寒涛道：“他没有算出咱们是六个人一同进入禁宫，这一本秘籍，将成了祸端根苗……”

沈木风冷冷说道：“如若是宇文兄心中害怕，最好先行声明，放弃取得张放武功秘录之念，不再参加赌约。”

宇文寒涛淡淡一笑，道：“兄弟纵然放弃。这秘录也未必就属你沈兄所有。”

沈木风道：“至少区区可以多增一些取得这秘录的机会。”

萧翎口虽不言，心中却在暗作盘算，付道：这些人如真按约言而赌，取这秘籍，那是各凭运气的事了，如若大利所至，弃约不顾，必将要演出一场生死相搏的恶斗，宇文寒涛武功虽不可畏，但他诡计多端，又精通禁宫机关，却也是一位很难缠的劲敌人物……

只听宇文寒涛说道：“此刻局势，已极明朗，目下禁宫中所有之物，当以这萧王张放手录武功，最为珍贵，萧王虽然是一代奇人，萧法擅绝人间，但他也只是十大高人之一，那人十取其九，却留下一本萧王秘录，叫咱们几人拼命，不论咱们之中，哪一个取得这萧王的手录武功，也只有那人九分之一的能耐，说不定那人还早已手录下萧王张放的秘本记述而去，算起来，咱们只有那人的十分之一之能。”

沈木风暗道：这话倒是不错，眼下第一要事，是要找那先入禁宫，携走

全部秘籍的人，趁那人尚未能练成绝世武功之前，抢来他取得的秘籍，才是上上佳策。

他心中另打主意，口中却不言语。

但萧翎心中，对这萧王张放留下的武功秘录异常重视，却是别有看法，为了对付那玉萧郎君相助岳小钗，这本武功，在他心中的份量，尤重过其他九大高手留下的武功。

宇文寒涛又是另一种打算，他自知武功难以和沈木风及萧翎抗拒，下面争取这张放武功秘录，自然是毫无希望，唯一的机会，就是设法能把沈木风和萧翎等困在这禁宫之中，自己才有取得这张放武功秘册的希望，心中在盘算着如何对付这些人，只是没有把握之前，自然是不敢形诸于神色之间。

金花夫人目光转动，扫掠了室中群豪一眼，说道：“不管诸位心中在作何打算，最好是先瞧瞧那人留下的张放武功是真是假，然后再作主意。”

沈木风目光一掠萧翎，道：“不错，咱们应该先瞧瞧那本书的内容，是不是真的张放手录武功。”

宇文寒涛道：“问题是，谁去看？”

沈木风目光又转到萧翎身上，道：“阁下有何高见？”

萧翎心中暗道：我如让冰儿去看，沈木风和宇文寒涛，绝然不会同意，只有从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两人中间，选择一人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如若不用你沈大庄主带来的人，你沈大庄主，自然是不放心了，因此，在下想由你沈大庄主所带从人中，选择一个。”

沈木风道：“什么人？”

萧翎本想说金花夫人，但话到口边时，又改变了主意，说道：“唐老夫人。”沈木风回头瞧了唐老太太一眼，目光又转到宇文寒涛的脸上，道：“宇文先生呢？”

宇文寒涛道：“只要沈大庄主同意，兄弟没有意见。”

沈木风道：“好！那就由唐老夫人去查看那张放手录的内容。”

唐老太太也不答话，缓步行到那两具尸体对坐的石榻旁边，伸手取开玉尺，移过白笺，只见一个羊皮封面上，写着：“萧王张放武功秘录”八个大字。

唐老太太乃一代掌门之才，虽是女流之辈，但她的才智、心机，不输男人，心知此刻人人都怀着杀机，一个应付不好，立时有性命之忧，是以，取那玉尺素笺之后，并不动那武功秘录，回顾沈木风等人一眼，说道：“不错，上面写的是张放武功。”

宇文寒涛道：“封面之上，虽然写明，但却未必真实，打开内容瞧瞧才行。”

唐老太太目光移到沈木风的脸上，道：“大庄主之意呢？”

沈木风道：“打开封皮瞧瞧。”

唐老太太探手从怀中摸出鹿皮手套，套在手上，掀开了封皮。

百里冰附在萧翎耳畔，低声说道：“这老太太很小心啊！”

萧翎道：“四川唐家的毒药暗器，在武林中，谁不畏惧，她乃一代掌门之才，我们岂可轻视吗？”

凝目看去，只见那封面之内，白绢之上，写着：十八招混天箫法。

显然，这本秘录所记，当真是那萧王张放的武功了。

萧翎正待集中神意，阅看下文，突闻宇文寒涛轻轻叹息一声，道：“诸

位可瞧出什么破绽吗？”

沈木风奇道：“什么破绽？”

宇文寒涛道：“那封面上的字迹，和那封里之内的字迹，有些不大相同。”

沈木风道：“唐老夫人，请把封皮翻过来瞧瞧！”

唐老太太闻言又把封皮翻过。沈木风、萧翎都未注意此事，听得宇文寒涛之言，才留心查看，果然封里封外，字迹确不相同。

那封面上的八个字一笔一划，写的十分端正，封里之内的字迹却十分了草。

沈木风回顾了宇文寒涛一眼，道：“宇文兄的看法，这本张放的武功秘录，不是真的了。”

宇文寒涛淡淡一笑道：“兄弟的看法，刚和沈大庄主相反。”沈木风道：“怎么说？”

宇文寒涛道：“那萧王张放，虽然武功高强，定力过人，但他在面临到生死之际，如若心中全无半点激动，只怕是也不可能，是以写来十分了草，因此，在下可以确认这本武功秘录，确是萧王张放所书留。”

沈木风道：“但是封面上的字迹，十分端正”，而且和封面内页，笔迹绝不相同，宇文兄又作何解释呢？”

宇文寒涛道：“这封面是另人加上的，而且，萧王张放，留下武功秘录之后，也不会把它装订得这般整齐。”

沈木风道：“宇文兄可是指那最先进入禁宫之人吗？”宇文寒涛道：“除非兄弟能够瞧瞧那张放秘录上的墨迹，才能决定。”

沈木风一皱眉头，道：“一定要很仔细的瞧瞧，才能辨识吗？”

宇文寒涛道：“不错……”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诸位都是读过书之人，当知那辨识墨迹之法，必须洞悉细微才成，相隔如此之远，就算兄弟目力过人，也是无法辨识。”

沈木风道：“萧翎，你意下如何？”

萧翎道：“给他瞧瞧无妨。”

沈木风道：“唐老太太，把那秘录拿给他。”

唐老太太依言拿起秘录，正待交给宇文寒涛，却听金花夫人说道：“最好要他走过来看。”

沈木风道：“不错，宇文兄走近石榻看吧！”

原来，那宇文寒涛站在靠近门口之处，如他拿着秘录闪出室外，关上石门，势必把群豪困入了这地下石室之中。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缓步行到那石榻之前，伸手取过张放秘录，先瞧了一阵封面，又打开瞧了一阵内页记载。

沈木风和萧翎虽然都知他借故瞧了那混天萧法的记载，但想那秘册，不下数十页，纵然被他瞧了一页，也不要紧。

是以，两人都隐忍不言。

宇文寒涛足足看了一杯热茶工夫之久，才合上书页，说道：“内页和封面笔迹，相差不远，绝非那先入禁宫之人所书。”

沈木风道：“那便笺上的字迹呢？”

宇文寒涛取过便笺，瞧了一阵，道：“也不相同。”

沈木风冷冷说道：“宇文兄有何高见？”

宇文寒涛淡淡一笑，道：“兄弟之见，十分简单，那就是张放写下自己

武功之后，另有人帮他装订成册，并在封面之上题字。”

沈木风道：“宇文兄，可是说他笔迹年代相同，那是说相距时间不久？”

宇文寒涛道：“正是如此。”

沈木风道：“那是进入禁宫十大高人之一所为了，但那人是谁，彼此际遇相同，武功相若，如若张放无法把自己手录武功，装订成册，其他之人，也难有此能力，唯一的可能人物，就是那巧手神工包一天了，但咱们查看情势所得，包一天似是死在群豪之先，对此，宇文兄有何解释，能使我等心服？”

宇文寒涛沉吟了一阵，说道：“沈大庄主问的好，但如能留心一下那化身老人的死后神态，那就不难打破此中之秘了。”

沈木风道：“这和那化身老人何干？”

宇文寒涛接道：“事情很简单，在下已然留心了这些人的神态，个个虽然力持镇静，但眉宇之间，始终掩不住那一股忧苦之色，只有化身老人死亡时，还能自持平静，把自己装扮成佛，这就证明他的修养工夫，在十大高人之中，最为深厚，在下的推想，十大高手所遗下的武功手录，都由化身老人，把它装订了起来。”

沈木风沉吟了一阵，道：“宇文兄似是对那化身老人，有一种偏爱，是吗？”

宇文寒涛淡淡一笑，道：“十大高手中，武功虽是各擅胜场，但在十人之中，镇静涵养的工夫，尚有着很大的差别，就兄弟所知，十大高手中以那千忍大师的脾气最坏，他虽号千忍，但却是性如烈火，一忍也忍不住，生性最温和的是华山谈云青，最为仁慈的是少林无相大师，神出鬼没的是化身老人帅天仪。”

唐老太太突然接口说道：“有一事，不知宇文先生是否听人说过？”

宇文寒涛道：“什么事？”

唐老太太道：“老身听到过一点消息，就是当年进入‘禁宫’，不足十大高人，不知这传言是真是假？”

宇文寒涛道：“这个在下也曾听人说过，只是无法证实罢了。”

唐老太太道：“咱们发现了十具尸体，但其中却少了一个传言中的人物。”

宇文寒涛道：“什么人？”

唐老太太道：“峨眉派中的长眉大师。”

宇文寒涛一怔神，道：“不错，那长眉大师不但是峨眉派中的一代才人，在十大高人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一位……”

唐老太太接道：“老身还听到过一个江湖上极少传闻的传言，就是那长眉大师的出身，原为少林，后属峨眉，在十大高手中，实是名列第一，他本可击败另外九大高手，跃上第一高手的王座，但他每次都手下留情，点到为止，不肯下手伤人，所以，江湖上，传说十大高手，武功平分秋色，实则十大高手心目中，都已认定那长眉和尚武功最为高强……”

沈木风接口道：“这个不可能吧！如若那长眉和尚，当真能具有荣登王座的武功，那天下第一高手之称，身份何等崇高，地位是何等荣耀，他又为何不取那第一之名誉呢？”

宇文寒涛道：“在下也听过这个传说，只是求证甚难，只好把它看作无稽之谈了。”

萧翎突然想到了师父、义父，和那柳仙子的能耐以他们的年岁、武功，尽可以参与十大高手的比武之争，但却因为个人的恩怨、情仇，迫得隐居于

深山之中，不在江湖露面……

心有所感，接口说道：“十大高手，争名比武，并不能证明武林中只有这十位高手的武功最高，其他之人都能及得，有很多高人，不是为个人恩怨纠缠，无法出世争名，就是淡薄名利，不愿惊世骇俗，息隐深山，白云为伴，青松明月，对酒高歌，乐度着那与世无争的日子，其胸襟、情怀，又非那些逐鹿盛名之人，能够及得的。”

沈木风道：“像令师等人物……”

萧翎冷冷接道：“家师如若在数十年之前，参与了十大高手比武之争，今日亦当是‘禁宫’中的高人。”

沈木风突然纵声而笑，道：“如若令师今日埋身禁宫，我沈某人，此刻岂不少了一个劲敌？”

宇文寒涛目光转到萧翎的脸上，道：“萧大侠可否见告令师的姓名呢？”

萧翎摇摇头道：“恕难奉告。”

宇文寒涛沉吟一阵，道：“其实萧大侠不讲，在下也不难推算出来……”

萧翎冷冷说道：“此时此刻，咱们不必谈这些无用的事了。”

沈木风插口说道：“不错，长眉大师武功是否为十大高手中第一高手，和咱们此刻处境无关，待出了禁宫之后，再谈不迟，现在，要紧的是如何处理这本张放留下的武功手册。”

宇文寒涛缓缓地把张放留下的武功手册，放在石榻之上，道：“这内页、封面上的笔迹，是两人所书写，决不会错，不论诸位是否相信，内页和封面的笔迹，是在同一时间内所书，照在下推断，这封皮所书八成是那化身老人所为，但这似乎已无关紧要，目下最为要紧的是，如何处理这一册张放武功手册。”

沈木风望望那火烛说道：“这火烛最多还能燃烧半炷香的工夫，我们必须在火烛燃完之前，决定这一件事情。”

宇文寒涛道：“禁宫中只有这一册秘录，这是一个死结，除了咱们三人之中有两人放弃之外，只怕很难有一个圆满结局。”

萧翎冷冷说道：“不论情势如何演变，在下是当仁不让。”

沈木风缓缓说道：“萧大侠言下之意，那是非得取到这册张放武功手录了？”

萧翎道：“如是其他人遗留下的武功，在下可以不要，但张放武功，在下是非要不可。”！

宇文寒涛道：“为什么呢？萧大侠如能说出一个理由，在下愿意甘心退让。”

萧翎本不善谎言，一时之间更是想不出适当的言词遮掩，只好冷冷说道：“在下似是用不着给宇文先生解释。”

他一向处事，均能冷静明理，合乎中庸之道，但想到这萧王张放的武功秘录，关系着那岳小钗的安危，顿然情绪激动，难以自禁，大有放手一拼之心。

沈木风轻轻咳了一声，道：“照你萧翎的说法，这萧王张放的秘录，你是非要取得不可了？”

宇文寒涛道：“如若咱们依照相约之方，打赌分定输赢，你萧大侠只有三分之一的机会。”

萧翎剑眉耸动，俊目放光，似要发作，但却又忽然叹息一声，垂下头去

道：“那是各凭运气的事，在下自然遵守。”

沈木风望望那将燃完熄去的火烛，心中暗暗忖道：这萧翎取这张放武功秘录之心，似是极为坚定，我如想别法图得，势将要与他一拼，那女娃儿虽然来历不明，但萧翎能弃去中州二贾，选她作为助手进入禁宫，武功自是不弱，宇文寒涛说那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已然早知萧翎的身份，却替他隐遮不言，想来亦非虚言，宇文寒涛本人更是老奸巨猾，表面之上，虽然处处向我，但我真和萧翎动上手时，绝然不会助我……

这一深思分析，本来，最强大的实力，竟然是变成了孤单拒众之局。当下缓缓说道：“各位进入禁宫时，既有允言，那自是应该人人遵守，在下亦愿遵守那订下之约。”

宇文寒涛听那沈木风的口气，和以往那等颐指气使口气，大不相同，心中大感奇怪，暗道：人人都说他害怕萧翎，看来果然是有些道理，他似乎对萧翎有着一一种心理上的畏惧。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既是如此，咱们早些按约相赌，看看何人取得张放武功手录，也好早些筹谋离开禁宫之法。”沈木风心中已经早作盘算，不论何人取得张放武功秘录，一俟出得禁宫，自己就下手抢夺，当下说道：“好！早些解决，早了心愿，免得彼此心中都挂念难安。”

萧翎冷冷接道：“宇文先生，这是各凭运气之事在下只希望能够赌得公正。”

宇文寒涛道：“这个自然，如是萧大侠不肯相信，由阁下主持，我等来猜就是。”

萧翎道：“那倒不用了，只要你宇文寒涛赌的公正就是。”

宇文寒涛右手探入怀中，片刻之后，握拳而出道：“在下这掌中握有一至三枚的金钱，两位自行商量，那个先猜，两位猜余下的数字，就算在下猜的数字。”

沈木风胸有成竹，对此刻的得失，倒不放在心上，当下说道：“萧大侠自然存必得之心，在下索性再奉让一个机会，萧大侠先猜就是。”

萧翎冷冷说道：“咱们猜拳定先后，我不要你相让。”沈木风道：“在下就算输了拳也是一样。”

萧翎道：“你既然认输拳，在下就不客气了。”

沈木风道：“萧大侠尽管请！”

萧翎目光凝注到宇文寒涛的脸上，心中却泛起了无比的混乱和紧张。原来，萧翎动了从未有过的得失之心。

故而心情波动，难以自己，目光注瞪在宇文寒涛的脸上瞧了良久，才缓缓说道：“两枚。”

宇文寒涛神色镇静，目光转到沈木风的脸上，道：“沈大庄主呢？”

沈木风缓缓说道：“三枚。”

宇文寒涛缓缓伸出右掌，道：“两位仔细瞧瞧吧！”萧翎凝目望去，只见宇文寒涛手中，握着一枚金钱，不禁心头一震，脸色大变。

宇文寒涛道：“两位请仔细瞧过。”

然后缓缓把金钱交到萧翎手中。

萧翎接过金钱，仔细瞧了一阵，果然是一枚金钱，叹了一口气，道：“宇文先生赢了。”

宇文寒涛道：“两位运气不好。”伸手取过萧王张放的秘录，放入怀中。

沈木风哈哈一笑，道：“宇文兄，你要好好的保管啊！”宇文寒涛淡淡一笑，道：“也许沈大庄主早已想好了再从兄弟手中取走这秘录的方法了。”

沈木风道：“萧大侠失望之情，形诸于外，区区不取，萧大侠也不放过你。”

萧翎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算那张放武功秘录，对我萧翎很重要，在下也不会巧取豪夺，宇文先生但请放心就是。”宇文寒涛哈哈一笑，道：“现在，咱们该当如何？”沈木风道：“被人先来一步，禁宫价值已失，咱们似是已无在此留恋的必要。”

宇文寒涛道：“咱们先出这地下石室再说。”大步向外走去。金花夫人突然加快脚步，奔到宇文寒涛身前，说道：“宇文先生请走中间吧！”大跨两步，抢在宇文寒涛的前面。萧翎紧随宇文寒涛身后，沈木风走在最后。

群豪鱼贯出得地下石室，直回大厅。

凝目望去，除了华山谈云青外，仍然有几具尸体坐在原地。宇文寒涛环顾了群豪一眼，道：“诸位请先出大厅，兄弟要留在厅中，把这几具尸体复元。”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宇文兄可是想留在禁宫之中，研读那萧王张放的武功，待艺业有成之后再出禁宫的吗？”宇文寒涛道：“沈大庄主多虑了，兄弟艺业难及十大高人，留在‘禁宫’之内，岂不是自寻死路了吗？”

萧翎突然说道：“在下不信离开你宇文先生，我们不能生出禁宫……”伸出右手，道：“还给我。”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向在下讨取何物？”

萧翎道：“你不用紧张，不是张放武功秘录，是讨取我的禁宫之钥。”

宇文寒涛道：“咱们进入禁宫时，有过一番凶险的恶斗，萧大侠是亲身所历了。”

萧翎道：“是又怎样？”

宇文寒涛道：“那禁宫之钥，已在搏斗之中遗失。”百里冰怒道：“大哥，不要听他谎言，不还咱们禁宫之钥，就要他以张放武功秘录作抵。”

萧翎神情冷肃，缓缓说道：“我们合力拒挡沈木风，宇文先生才有暇开启禁宫，那悬崖恶斗虽然凶险，却是和我萧翎无关，宇文先生可是认为我萧翎不会杀人吗？”

宇文寒涛苦笑一下，道：“在下说的句句实言，萧大侠不肯相信，倒使叫在下百口莫辩了。”

萧翎举起右掌，道：“宇文先生诡计多端，这番话实叫在下难信，不还我禁宫之钥，在下只好杀阁下以泄心中之愤。”

宇文寒涛道，“咱们既已进入‘禁宫’，那‘禁宫之钥’的功用，已然消失无存，何况，在咱们之先，已有人进入了‘禁宫’，那人自然也有‘禁宫之钥’，在下有何不肯把‘禁宫之钥’奉还你萧大侠呢？”

萧翎心中暗道：这话倒是不错，禁宫的神秘，已然揭露，只不过是几具高人尸体而已，此后，自是再无人谋图进入禁宫，那禁宫之钥，还有何用。

但闻百里冰接口说道：“不管那禁宫之钥的价值还有多大，但那是我们之物，你把我们东西丢了，自然要还，对是不对？”

宇文寒涛道：“举世间也许只有那一把禁宫之钥，在下未寻得之前，如何奉还你们。”

百里冰道：“那就把你那萧王张放武功秘录，交给我们抵押，你还我们

禁宫之钥，我们还你张放秘录。”

萧翎心中虽知那宇文寒涛心机深沉，为人细心，那禁宫之钥，八成未丢，只是想不出他留下那禁宫之钥，有何作用。

但闻宇文寒涛说道：“两位要在下以张放武功秘录抵押，不觉着太狠一些吗？”

百里冰冷笑说道：“那你还我们禁宫之钥啊！”

宇文寒涛似是被逼的无可奈何，缓缓从怀中摸出张放秘录道：“江湖之上信诺当先，在下遗失了你们禁宫之钥，自是应该赔偿，在未找得禁宫之钥前，暂以此物作，萧大侠请收起来吧！”萧翎心中虽想伸手去接，但又觉着有些难以为情，一时间犹豫不决。

百里冰却是一切不管，伸手去接。

宇文寒涛一缩手，收回秘录，道：“我要交给萧大侠。”百里冰道：“为什么，我也一样。”

宇文寒涛摇摇头，道：“萧大侠人间奇丈夫，一言九鼎，在下对他才肯信任。”

萧翎无可奈何，伸出手去，接过秘录。

宇文寒涛却紧抓一半不放，道：“萧大侠，如若在下找到‘禁宫之钥’，是否可以换回张放武功秘录？”萧翎道：“自然可以换回。”

宇文寒涛道：“大丈夫一言。”

萧翎道：“驷马难追。”

宇文寒涛道：“好！在下相信萧大侠是一位一诺千金的君子。”

放开秘录，退后两步。

萧翎接过萧王张放武功秘录，放入怀中。

沈木风一直旁观，未插一言，直待萧翎把萧王张放秘录放入怀中，才仰天大笑三声。

萧翎冷冷说道：“沈大庄主，何事好笑？”

沈木风不答萧翎问话，回顾了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一眼，道：“咱们先退出大厅吧！”

当先向前行去。

金花夫人、唐老太太紧追在沈木风的身后，出了大厅。百里冰牵着萧翎衣袖，道：“咱们也出去吧！”随后行出。

大厅中，只余下了宇文寒涛一人。

他对机关布设，知晓大半，便发动机关，使几具尸体，重返壁间秘室。

沈木风带着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萧翎和百里冰，壁垒分明，分站在院中，相距有四五尺远。

唐老太太出厅后，随手捡起了沈木风击打石壁弃置在厅中的禅杖。

五人在院中足足等候了一顿饭工夫之久，才见那宇文寒涛缓步行了出来，说道：“巧手神工包一天建筑的机关，果然十分精奇，经历了数十年，大部尚未失效，在下为使几位高人尸体不受损害，归还原位，有劳几位等候了。”

沈木风淡淡一笑，欲言又止。

萧翎却缓缓接道：“现在，宇文先生还有什么事吗？”

宇文寒涛道：“没有啦，咱们可以走了。”

伸手从怀中摸出短剑，缓步向外行去。

沈木风缓缓说道：“宇文兄，咱们来了这一趟禁宫，唯一有收获的要算是宇文兄了，既得了一把斩铁如泥的短剑，又得了萧王张放的武功，以宇文兄的才慧和武功基础，再过十年，宇文兄就是萧王张放重生了。”

宇文寒涛道：“可惜兄弟遗失了萧大侠的禁宫之钥，迫得以萧王武功秘录作押，如若找不到禁宫之钥，势将无法收回张放武功秘录了。”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宇文兄的计划，瞒过别人，却无法瞒过区区。”

宇文寒涛不再答话，加速脚步而行。

群豪鱼贯相随，循原路而出。

宇文寒涛似是已然记熟了路径，行动甚快，快得使沈木风和萧翎等无法再细看两侧景物。

第二十三回 两败俱伤

不大工夫，群豪已行到了禁宫出口所在。

宇文寒涛停下脚步，道：“巧手神工包一天，在这大门口处，装下了一个极为恶毒的机关，咱们此刻都停在他布设的机关威力之内，只要那机关一发动，咱们六个人，无一能生出禁宫。”

这时，群豪都停身在一片黑暗之中，极尽目力，也不过看到两尺左右。

沈木风轻轻咳了一声，道：“什么机关，如此厉害？”

宇文寒涛道：“在咱们头顶左右，布下弹簧控制的千枚毒针，只要一触机关，纵长两丈之内，都有密如骤雨的毒针射出……”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除了那毒针之外，还有两处控制山腹洪流的石门，机关触动，石门大开，山腹激流，立时涌入，咱们就算不被那毒针射死，也要被那洪流淹没。”

沈木风道：“当真有这等事吗？”

宇文寒涛道：“好吧！沈大庄主不信，咱们就试试看。”

沈木风急道：“试倒不用了，宇文兄还是设法打开禁宫之门，咱们早些出去。”

宇文寒涛道：“就兄弟而言，出禁宫和触动机关，几乎是同一命运。”

萧翎道：“此言何意？”

宇文寒涛哈哈一笑，道：“萧大侠志在取得萧王遗下的武功，但沈大庄主，却志在取在下之命，两位武功高强，不论那一位，在下都不是敌手，岂不是死路一条吗？”沈木风缓缓说道：“这是宇文兄多虑了，萧大侠用心如何，在下不知，但在下绝不会取你宇文兄之命。”

宇文寒涛道：“大庄主说的当真吗？”

沈木风道：“自然当真了。”

宇文寒涛道：“听来实是叫人难信。”

沈木风道：“宇文兄如何才能相信？”

宇文寒涛道：“除非你沈大庄主立下誓言，三日内不伤我宇文寒涛之命，你和百花山庄中人，亦不得干涉在下行动。”沈木风道：“三日之后呢？”

宇文寒涛道：“三日之后嘛，那就悉凭沈大庄主。”沈木风道：“那是说三日后，区区可以随时取你之命了。”宇文寒涛道：“我有三日时间，自信可以避开沈大庄主，到咱们再度会面时，那就很难说鹿死谁手了。”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宇文兄太自信，好！在下就答应你。”

宇文寒涛哈哈一笑，道：“以你沈大庄主的身份，在下相信你不至于言而无信！”

语声甫落，日光透入，原来那禁宫之门已经大开。沈木风一提气，呼的一声，当先而出，道：“在下带路了。”金花夫人暗施传音之术，低声对萧翎说道：“萧兄弟，多多小心，必要时我自会舍命相救。”

萧翎心中感动，想说两句感谢之言时，金花夫人已紧随在沈木风身后，跃出禁宫。

第三位是唐老太太，她手中仍然拿着那一支粗大的禅杖。这时，正是中午时分，丽日当空，阳光满谷，只见三条人影连翩跃出“禁宫”之门，一串下了悬崖。

萧翎正待跃出室门，宇文寒涛却突然伸手拦住了去路，道：“萧大侠，

在下有几句话，想和你萧大侠谈谈。”

萧翎缓缓说道：“什么事？”

宇文寒涛道：“你知道，沈木风为什么抢先跃出禁宫吗？”

萧翎心中虽然有些明白，但口中却故意说道：“在下不太明了。”

宇文寒涛道：“他要去召集人手，布守谷中，萧大侠身怀重宝，如想出此荒谷，只怕要难免一场恶战。”

萧翎缓缓说道：“这就是宇文先生肯把萧王张放武功秘录交给在下的原因了？”

宇文寒涛神情严肃地说道：“在禁宫之中，区区处在沈木风和萧大侠之间，不得不动用心机以求自保。”

萧翎冷冷说道：“宇文先生的用心，只怕是希望在下和沈木风全力火并，阁下好坐收渔人之利。”

宇文寒涛道：“纵然在下确有其心，只是此刻，也已经过去了，目下之局，咱们似乎是需要同舟共济……”

百里冰冷哼一声，接道：“你老奸巨猾，言而无信，和你同舟共济，岂不是与虎谋皮。”

宇文寒涛道：“目下情景是合则两利，两位武功虽高，可是只有两人……”

百里冰接道：“你怎么知道我们只有两个人呢？”

宇文寒涛微微一怔，接道：“就算诸位在外面埋伏有人手，凭借信号，赶来接应，但也难有那沈木风的人手众多，在下在武功上，也许无法相助两位，但运筹料敌，却可销尽绵力。”

萧翎道：“你已和沈木风订下了约言，三日内他不取你之命，你已有足够的逃亡时间……”

宇文寒涛淡淡一笑，道：“沈木风岂是可以信任的人，萧大侠如若答允和在下共渡难关，在下愿意和萧大侠分享那萧王张放留下的武功。”

百里冰道：“你丢了我大哥禁宫之钥，早已把秘录押给了我们，哪里还能分享。”

宇文寒涛缓缓从怀中摸出禁宫之钥，道：“在下说过，这禁宫之钥遗失在禁宫门口之处，此刻已然找到了，萧大侠请过目，是否原物。”

萧翎道：“你一直带在身上，伪言遗失。”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有言在先，想来不会毁弃信约。”

萧翎细看禁宫之钥，果是原物，不禁暗暗一叹，道：“宇文先生要如何和在下分享这萧王张放的武功手录？”

宇文寒涛道：“咱们把萧王张放的武功秘录，分成两份，然后猜拳定胜负，胜者先选。”

萧翎道：“咱们几时动手分这张放武功秘录？”言下之意，无疑是已允和宇文寒涛合作。

宇文寒涛道：“在下相信萧大侠，待出了沈木风的势力禁区之后，咱们再分那张放武功秘录……”闪身让到一侧，接着道：“萧大侠可以下去了，不过，要当心他们暗算。”

萧翎道：“多谢指教。”

提气跃出宫门，游下石壁。

果然，沈木风早已带人在等候，拦住了去路。

萧翎四顾了一眼，只见除了金花夫人、唐老太太外，又增加了周兆龙、

剑门双英追风剑裴百里和无影剑谭侗，以及江南四公子，一阵风张萍、五毒花王剑、六月雪李波、寒江月赵光。

江南四公子突然在此地出现，而且又和那沈木风等站在一起，使萧翎大感困惑，望了四人一眼，冷冷说道：“真是天涯何处不相逢了，想不到在此地又遇见了几位。”

江南四公子相互望了一眼，缓缓说道：“萧大侠别来无恙。”

萧翎不再理会四人，目光转到沈木风的脸上，冷冷说道：“沈大庄主，带了这么多人手，拦我去路，不知是何用心？”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目下已出了禁宫，在禁宫中所有的约言，自然是不能算了！”

萧翎缓缓说道：“沈大庄主意欲何为？”

说话之间，百里冰和宇文寒涛也已游下悬崖。

沈木风神情肃然，缓缓说道：“萧翎，为兄欢迎你重回百花山庄，既往不咎。”

萧翎道：“助你为虐，霸主江湖？”

沈木风道：“由我霸主江湖，有何不好？”

萧翎冷冷说道：“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心存此念，但未闻有一人得如愿以偿，你已经满手血腥，一身罪恶……”

沈木风厉声喝道：“住口！”

萧翎冷笑一声，不理沈木风呼叫，继续接着道：“看在兄弟一场的份上，你如肯解散百花山庄，不再为非作歹，息隐悔过，我萧翎愿挺身而出，代你向天下英雄解说，你过住的罪恶，可不再追索……”

沈木风纵声大笑，淒厉的笑声，打断了萧翎之言，接道：“这些话老夫已听得多了。”

萧翎冷冷说道：“那很好，你再仔细想想。”

沈木风不愧一代枭雄之才，眨眼之间，激动的神情，已然平复了下来，缓缓说道：“萧翎，此刻你已经身处绝地，老夫也不用和你作片刻之争，你和我纵论武林大局，老夫倒也愿和你谈谈，量你一个萧翎，也无法改变目下情势，何况，此番你已无法生离此谷。”

萧翎回顾百里冰和宇文寒涛一眼，只见两人已然分左右站立在自己身后，运气戒备，当下说道：“如论此刻你沈大庄主的实力，未必有强过昔日百花山庄一战。”

沈木风冷冷说道：“我对你不过是存有了惜才之念，才让你连番逃过毒手，希望你有一日看清武林大势，重归百花山庄之中，别人不知内情，你萧翎当可知晓，天下各大门派，大部都已为我掌握，但得时机成熟，我只要一声令下，一夕间，可使诸大门派瓦解冰消。”

萧翎知道：“可惜此刻形势已变，各大门派，都已开始警觉、防备，你派在各大门派的内奸，只怕早已在各大门派的高手监视之下了。”

是否如此，萧翎并不知晓，但他想到，双方对阵，各逞手段，兵不厌诈，愈诈愈好，随口就说了出来。

这几句话，似是给了沈木风甚大的打击，只见他呆了一呆，道：“老夫派遣之人，身份隐秘，而且在各大门派中，都有着很高的身份，他们怎么知晓？”

萧翎心中暗道：好啊！他倒是当真了，看来此事对他影响甚大。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在下既然知晓了，诸大门派中人，怎会不知。”

沈木风冷冷说道：“看来，你已经决定和我作对，而且是永不改变了？”

萧翎缓缓说道：“除非你肯听在下相劝……”

沈木风双眉一耸道：“萧翎，咱们一直没有真动过手，今日，老夫要较量一下你的武功了。”

萧翎眼看局势已僵，势非动手一拼不可，自是不能示弱，储中提气说道：“在下舍命奉陪。”

这当儿，宇文寒涛突然向前行了两步，拱手说道：“沈大庄主在禁宫中和在下相约之言，不知还算是不算。”

金花夫人暗自骂道：这人又想逃走，不能让他如愿以偿。

心念转动，抢先接道：“宇文先生想走吗？”

宇文寒涛轻轻咳了一声，道：“夫人能够做得主吗？”

金花夫人道：“我不能做主放你，却可以做主把你留下！”

举手一理头上秀发，接道：“你随便选一个方向，走一下试试看。”

原来沈木风所带之人，早已排成了一半圆形的阵势，除了身后的峭壁之外，不论哪个方位，都已有人把守，除非动手冲出，那是寸步难行。

宇文寒涛暗估双方实力，如若动上手，萧翎是必败无疑，沈木风功力深厚，绝非萧翎所能抵抗，那位随同萧翎的姑娘，武功纵然高强，也无法抗拒唐老太太和金花夫人两大高手，何况还有周兆龙等高手相助，萧翎若有机会，就是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突然倒戈相向，帮助萧翎，合力对付沈木风。

他曾为百花山庄中的上宾，对百花山庄中的情形，了然甚多，此刻沈木风所带之人，虽都算得武林中的高手，但却算不得百花山庄的真正精锐之师，唐老太太和金花夫人在这些人中，武功最为高强。

宇文寒涛暗算过双方实力和胜负之机，萧翎虽然是败多胜少，但还有一线生机，如若是自己单独向外冲去，那是毫无半分生机，必死无疑的了。

他心中念头百转，也不过是眨眼间的工夫，缓缓说道：“沈大庄主，请说一句话。”

沈木风打个哈哈道：“宇文兄，想走尽管动身，在下绝不拦阻就是。”

宇文寒涛冷笑一声，道：“沈大庄主本人不拦阻在下，别人阻拦，你沈大庄主也不干涉，是吗？”

沈木风缓缓说道：“金花夫人来自苗疆，并非我百花山庄中人，再说你们之间的恩怨，在下也不愿多管。”

宇文寒涛哈哈一笑，道：“沈大庄主如想毁去承诺，何妨大胆直认，这等转弯抹角的手法，不觉着有欠光明吗？”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宇文兄一向是诡计多端，你和萧翎在禁宫之中多留了不少时光，想必已帮萧翎研讨了脱身之计，我放你离开，代萧翎求援，岂不是纵虎归山吗？区区格于诺言，不便直接出手，那已是对你宇文寒涛格外施仁了。”

宇文寒涛道：“沈大庄主不必再多绕圈子了，区区留此，至少对萧翎尚有一臂之助。”

沈木风道：“那很好，你和江湖上人人崇敬的萧大侠，死在一起，对于宇文寒涛而言，那该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了。”

宇文寒涛右手探入怀中，摸出禁宫中分得的那把削铁如泥的宝剑，道：“在下这身武功，实不配使用这把宝剑。”

退后两步，把短剑递向萧翎，接道：“萧大侠剑上造诣过人，请受此剑。”

萧翎心中暗道：此人求命不遂所愿，才被迫准备迎战，实非大丈夫的行径，但此刻情势逼人，多他一人，倒也有一些助力，那是不用和他计较了。

宇文寒涛是何等老练之人，看萧翎迟疑不肯接剑，已知心中所思，淡淡一笑，道：“在下虽然早已料知那沈木风不肯遵守信约，也不能不逼他亲口说出违约之言，不论咱们今日能否生出此地，此事必将在江湖之上流传。”

萧翎缓缓伸出手去，接过短剑，道：“多谢宇文先生，兄弟但得不死，定将奉还此剑。”

宇文寒涛摇摇头，道：“不用还了，区区不善用剑，故以此剑相赠萧大侠。”

萧翎道：“无功不受禄，在下怎能受此厚礼。”

宇文寒涛道：“宝剑赠侠士，红粉赠佳人，此锋利之剑，适合你萧大侠的身份。”

萧翎还待推辞，百里冰却抢先说道：“既是如此，我代大哥谢过了。”言罢，欠身一礼。

宇文寒涛心中暗道：这丫头不知是何许人物，看来倒是一位很难对付的人物。他把一柄削铁如泥的宝剑，送给了萧翎，竟然连萧翎亲口一声谢谢，亦未听到，心中虽有点别扭，但表面之上，还要装的若无其事一般，连声说道：“姑娘言重了。”

沈木风看萧翎手中握了那柄斩金断玉的短剑，心中顿生了畏惧之心。

数月来的冲突交手，沈木风对萧翎这位师承如谜，武功奇高的对手，心中实有几分忌惮，看他利剑在手，那无异如虎添翼。

心中更加重了几分畏惧，但表面之上却又不能不装出十分镇静的神态。

直待萧翎接过短剑之后，才冷笑一声，说道：“萧大侠准备好了吗？”

萧翎道：“准备好了，沈大庄主可以出手了！”

沈木风目光转动，一掠剑门双英，道：“两位终身习剑，应该向萧大侠探求那上乘剑术奥秘，这第一阵该由两位出手了！”剑门双英虽然对萧翎心存畏惧，但又不敢不听那沈木风之命，相互望了一眼，仗剑齐步而出。

两人心中明白，一个个的出手，那是自取死亡，两人联剑齐出，或可支持几合，目下人手不多，沈木风或不致看两人战死当场，畏惧中又存了几分侥幸之想。希望在败象呈现之后，沈木风能及时替换而人下来。

宇文寒涛已把各人形势，暗作了一番论结，沈木风和萧翎之战，是双方生死存亡的关键，如若萧翎伤亡在沈木风的手下，这一战也不用再打下去，自己和那位姑娘，只有设法自绝一途；如若萧翎胜了沈木风，余众就不足畏，对方虽然人数不少，但生死存亡，却系于萧翎和沈木风的决战之上。

哪知沈木风竟然先派了剑门双英出战，显然是准备先用车轮大战，消耗去萧翎的体能，然后，沈木风再全力出手，一鼓作气击毙萧翎。当下大声叫道：“沈大庄主，可是想施展车轮大战？”沈木风淡淡一笑，道：“咱们只求生死之分，不择手段如何！”

只见百里冰放下手中木盒，身子突然一晃，疾快绝伦的闪在萧翎身前，望了剑门双英一眼，道：“两位想和我大哥动手，那得先胜了我才行。”

剑门双英对萧翎心中畏惧甚深，眼看有人出来拦阻，心中大是喜悦，追风剑裴百里一扬手中长剑，道：“姑娘通上名来。”百里冰道：“咱们打架拼命，又不是论道攀交，通的什么姓名。”

无影剑谭侗接道：“姑娘想快些动手，那就请亮出兵刃。”百里冰道：“两位不是替我送了兵刃来吗？”

说着话，回光却一掠两人手中长剑。

裴百里冷笑一声，道：“姑娘不想活了，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右手倏然一沉，长剑闪起一道白芒，直向百里冰迎面劈下。宇文寒涛看那百里冰神态自大，竟然连兵刃也不亮出来，心中大为担心，暗道：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剑门双英素以剑法快速见称，这丫头手无寸铁，竟敢接他剑招，那岂不是自寻死路吗？

心中正在替那百里冰担忧，忽见她娇躯一闪，顿然失去踪影。

裴百里一剑落空，才知遇上劲敌，正待纵身而退，实觉右腕一麻，五指一松，长剑落地。

凝目望去，只见右腕之上，钉了一枚灿烂耀目的小针。百里冰以奇奥绝伦的身法，闪身避开了一剑，又在裴百里惊愕失措的瞬间，发出一枚小针，钉在裴百里右腕。这不过一刹那间，裴百里宝剑脱手时，百里冰已疾快的伸出右手，接住了裴百里向下跌落的长剑。

无影剑谭侗，右手一挥，剑芒连闪，疾向百里冰刺去。百里冰右手接到裴百里长剑的同时，无影剑谭侗的剑势，已然攻到了百里冰的身前。

宇文寒涛料不到百里冰竟然武功如此高强，只一照面，就使那裴百里弃去长剑，虽然并非是全凭武功手法，夺下那裴百里的兵刃，但其间的机巧、身法，如无极深的武功造诣，自是无法办到，不禁暗赞一声：好厉害的丫头！

百里冰出手得胜的影响所及，宇文寒涛的精神也不禁为之一振，胆气壮了不少。

且说百里冰接到长剑，无影剑谭侗的剑势已同时递到，来不及挥剑封架，匆忙中一个大翻身，在间不容发中避开了谭侗的剑势。

谭侗出剑的同时，裴百里也同时纵身而起，横跃七尺。

裴百里也是江湖上大有声誉的人物，一照面，就败在一个女子手下，心中这份难过，那是不用提的了，面含愧色，伸手拔出了腕上毒针，弃置于地，垂首而立。

这时，无影剑谭侗已和百里冰打在一起，两人剑来剑往，打的激烈绝伦。

沈木风目光一掠谭侗和百里冰搏斗的情势，缓步行到裴百里的身侧，道：“针上有毒吗？”

裴百里抬起右腕看去，只见右腕中针处，成了黄豆大小一片紫黑颜色，整个手臂都肿了起来。

百里冰一面和那谭侗动手，一面高声说道：“那针含剧毒，在一个时辰之内，就要攻入心脏而亡，除了我身上的解药之外，再无药物能够解得。”

无影剑谭侗趁她说话的机会，剑势加速，急攻三剑，迫的百里冰连退了两步。

但百里冰立还颜色，快速绝伦的反击四剑，又把谭侗迫回原位。

沈木风冷哼一声，道：“姑娘不觉着口气过大吗？”

探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玉瓶，倒出了两粒药物，递向裴万里道：“你先服下这两粒解毒丹试试。”

裴百里苦笑一笑，接过灵丹，一语不发的张口吞了下去。

百里冰冷冷说道：“除了我身上独门解药之外，天下再无能解我针上之毒的药物。”

沈木风道：“如若姑娘说的不错，在下自会生擒姑娘，逼 你交出药物。”

百里冰道：“咱们如是真的动手，还不知鹿死谁手呢。”

沈木风道：“好大的口气。”

举步向前行来。

萧翎快捷地向前踏了两步，道：“沈大庄主想打吗？在下奉陪！”

沈木风回顾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一眼，道：“萧翎的武功高强，手中又有宝刃，你两人对他一个，我要生擒这丫头，逼她交出解药。”

宇文寒涛眼看沈木风始终不肯出手和萧翎决战，却要师法古策，以中驷对上驷，以上驷对下驷，先以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两人，绊住萧翎，自己出手对付百里冰，以迅快的手法制服了百里冰，再全力对付萧翎。

他为人虽然阴沉自私，但此刻局势不同，自己和萧翎有如怒海同舟，生死相关，心中暗打主意，如若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当真联手而出，对付萧翎，说不得今日也只好全力出手一拼了。

念转意决，暗中提气戒备。

凝目望去，只见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仍然站在原地未动，似是根本未听到沈木风的话一般。

宇文寒涛对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心中实是畏惧甚深，见两人站着不动，自己自然是静观其变了。

沈木风本来已举步向百里冰和谭侗身边行去，但见唐老太太和金花夫人站着不动，立时停下身子，淡淡一笑，望着金花夫人说道：“夫人听到区区的的话了吗？”

金花夫人右手取出白绢儿，缓缓应道：“听到了。”

沈木风目光转注到唐老太太脸上，道：“唐老夫人听到了吗？”

唐老太太道：“老身也听到了！”

沈木风道：“两位都听到了，何以仍然站着不动？”

宇文寒涛心中暗自喜道：如若这三人先闹一个窝里反，动手互拼，今日之局，将是大有转机，鹿死谁手，那就很难预料了。

要知那金花夫人一身毒物，动手之时，可以随时放出伤人，四川唐家为武林暗器鼻祖，享誉武林数百年，武功再高的人，也对这两人有些头疼，如若两人联手，那更是叫人防不胜防了。

但闻金花夫人缓缓说道：“今日之局，已很明显，沈大庄主已然对我和唐老夫人，动了怀疑之念，就算我等替你杀死萧翎也是难以消除你沈大庄主的疑心，萧翎死亡之后，紧随着当是我和唐老夫人的死亡……”

沈木风仰天打个哈哈，接道：“夫人当真是多虑了，两位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身怀奇技，在下日后借重正多，怎会加害两位？”

谈话之间，突闻百里冰娇叱一声：“放手！”

无影谭侗手中的长剑，应手而落。

萧翎急急喝道：“冰儿，不可伤人！”

百里冰逼落谭侗手中长剑之后，本可顺势一剑，斩断那谭侗的一只右手，但闻得萧翎喝叫之声，及时收回长剑，飘身而起，退在萧翎身侧。

萧翎望了百里冰一眼，微微一叹，道：“冰儿，快给那位裴兄一粒解药。”

百里冰先是一怔，继而嫣然一笑，道：“大哥的话，自是不会有错。”掏出一粒解药，投向追风剑裴百里。

裴百里虽然服下了沈木风解毒丹丸，但因药路不对，未见效果，已然感

觉着奇毒正在体内蔓延，不自觉伸手接过解药，投入口中吞下。

沈木风眼看裴百里接过解药吞下，不禁脸色微变。

但他乃大奸大雄之人，心知眼前局势纷乱，如若处置严厉，必将激起大变，暗中咬牙，装作未见。”

但闻金花夫人咯咯娇笑道：“沈大庄主，如若真对我等信任，还望答允贱妾一个不情之求。”

沈木风默察大局，如若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倒戈相向，强弱立时易势，忍下一口气，笑道：“不知夫人有何相求？”

金花夫人笑道：“百花山庄，除了周兆龙二庄主之外，大约都被你在身上下了奇毒，贱妾为你效命，身为前驱，搏杀凶险，随时可能死去，但那是技不如人，死而无怨，但贱妾身中之毒，每隔十日，就要向你沈大庄主讨取一次解药，沈大庄主想取我等之命，只要十几日不和我等相见，贱妾即自行毒发而死，大庄主如是真的信任我等，先请解去贱妾和唐老夫人身中之毒。”

萧翎亦知今日之局，当真打了起来，实胜少败多，唐老太太和金花夫人真正意向为何，此时还无法捉摸，何况，自己还和岳姊姊有着断魂崖底之约，如若今日战死此地，不但难再相助岳姊姊，渡过危难，而且也无法再见最后一面，局势既然有变，也就不急于出手。

只听沈木风哈哈一笑，道：“夫人既有此感，何以不早些提出？”

金花夫人道：“贱妾如早提出，只怕此刻尸骨已寒多时了。”

沈木风道，“夫人选择此地此时，那是想逼我沈某人就范了。”

金花夫人笑道：“今日时机最好，错过此时，只怕是永难再遇上今日机会了。”

沈木风目光一掠唐老太太道：“唐老夫人呢？”

唐老太太道：“老身亦有同感。”

沈木风哈哈一笑，道，“在下纵想答允两位，但却势又不能！”

唐老太太道：“为什么？那解药带在你沈大庄主身上啊。”

沈木风道：“不错，但那一粒解药只有十日之效，无法除去两位身上之毒。”

金花夫人道：“这么说来，我们只有一生一世，追随你大庄主了，离开十日，必死无疑。”

沈木风微微一笑，道：“自然除去两位身上之毒，在下并非无法……”

金花夫人接道：“那又为何不肯除去我等身上之毒呢？”

沈木风道：“那要大费一番手脚，先用金针过穴之法，然后行药，逼出内腑之毒，至少也需要两个时辰时间，此时此地，如何动手。”

金花夫人咯咯一笑，道：“那是说，我们死定了？”

沈木风神情肃然地说道：“在下答允两位，过了今日，就除去两位内腑之毒。”

金花夫人摇摇头，道：“我不相信。”

唐老太太突然把右手凤头杖交到左手，右手却迅速的探入怀中，套上鹿皮手套，握了一把毒沙，说道：“沈大庄主可知我唐门绝技为何？”

沈木风道：“施放暗器手法，那是天下皆知了。”

唐老太太摇摇头道：“如若算你沈大庄主猜对了，那也只能算猜对了一半，唐门绝技是，一手能放出七种淬毒暗器，唐家善用毒，老身身为唐家掌门人，却为沈大庄主奇毒所困，这也算是报应了。”

这一番话，说的十分露骨，敌意已明，大有不借动手一拚之势了。

沈木风目光转动，已瞧出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都已经蓄势待发，再有一着失措，立时将先引起一番自相残杀，但自己势又不能向两人低头。

阴沉多智的沈木风，处此情景之下，竟然也想不出一个妥当之策，一时间，呆在当地。

宇文寒涛眼看局势变的对自己等大为有利，心中暗自欢喜，生恐萧翎冒出几句话来，破坏了这大为有利的局势，低声对萧翎说道：“萧大侠，江湖之上，千奇百怪，有时候奇遇奇幻，智谋比武功，尤为重要。”

萧翎回视了宇文寒涛一眼，却未接言。

但闻沈木风沙哑低沉的声音，说道：“两位当真要背叛百花山庄吗？”

金花夫人道：“如若等我们失去价值后，听凭你沈大庄主宰杀，那就不如争取几分生机了！”

一向冷静的沈木风，似是也被激得有些怒火上冲起来，冷笑一声，道：“两位自信能够争得到生机吗？”

唐老太太道：“很难说吧！此情此景之下，也许是一个两败俱伤之局！”

金花夫人接道：“沈大庄主请估量一下今日的形势，除了你沈大庄主之外，余下之人，还有谁能够避开唐老夫人的暗器。”她虽是只提唐老太太一人，但含意之中，却是包括了萧翎和自己在内，那无疑是说，如若我和唐老太太，倒戈相向，眼下还有谁来助你。

只听沈木风冷哼一声，道：“在下如是破围而去，两位仍是难获解药，还是免不了毒发而亡。”

金花夫人道：“这是一场武功、机智、运气联合的大赌博，在胜负未分之前，谁也不能料定有什么结果和变比。大庄主虽然神勇多智，但在此情此景之下，也不能断言必胜，我等也未必非败不可。”

沈木风冷冷说道：“你想赌一下是吗？”

金花夫人道：“不错。”

沈木风目光转到唐老太太的脸上，道：“你呢？是否也想赌一下呢？”

唐老太太道：“局势迫人，老身不赌也不行了。”

沈木风冷冷说道：“好，两位既然都想赌一下，区区也只好奉陪了……”

目光一掠萧翎和宇文寒涛，道：“加上你萧翎和宇文寒涛，也未必能够拦得住我沈某突围。”

金花夫人望了唐老太太一眼，唐老太太忽然向后退了五步，移动了停身之位。

沈木风仰天大笑三声，道：“二弟，你率领他们先行退走。”

周兆龙应了一声，带着江南四公子等，疾快的转身而去。

金花夫人和宇文寒涛都还曾来转过念头，不知是否该拦挡这几人……

就在几人一转念间，周兆龙已率领群豪，跑出了四五丈远。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此刻，只余下我沈某一入，诸位哪个先上，可以出手了。”

金花夫人、唐老太太、宇文寒涛，都知那沈木风功力深厚，非同小可，先行出手，必定先受反击，而且那一击之势，亦必是排山倒海一般的恶毒，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虽然有了拼命之心，竟也是心生惮忌，不敢先行出手。

萧翎四顾了一眼，低声说道：“冰儿，你站远一些。”举步向前行去。沈木风神情间一片肃穆，站在原地不动，双掌分垂，看上去，毫无准备一般。

萧翎也不敢过分逼近，在相距沈木风五步左右时，停了下来，道：“大庄主请亮兵刃吧！”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在下以赤手双掌，领教你的剑招。”萧翎缓缓把短剑收起，道：“在下也愿以双掌奉陪。”沈木风冷笑一声，道：“咱们是生死相搏，你手上既有利器，为何不用？”

萧翎道：“如论你的作为，那是人人得而诛之，但在下和沈大庄主，却有一番相交之情，虽然已割袍断义，划地绝交，但余情仍在……”

沈木风厉声道：“住口！”

萧翎淡淡一笑，道：“你可不义，我却不能绝情，今日你如不愿动手，但望能够留下解药，尽管请便。”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萧翎，你可是认为凭这几人之力，可以留下我沈某人吗，我沈木风纵然要走，也是要凭仗自己的力量，破围而去。”

萧翎道：“我萧翎和你动手，与人无关，你如想打，尽管出手就是。”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萧翎，你可是想让我一招吗？”萧翎道：“在下自知无此能耐，但由你沈大庄主先行出手，自是应该。”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你不要太狂了，还是先行出手吧！”萧翎道：“沈大庄主既是自恃身份，我萧翎就恭敬不如从命言罢，右手缓缓伸出，向沈木风前胸劈去。

金花夫人、唐老太太和宇文寒涛，心中都知这两人一动上手，必将是石破天惊的恶斗，是以，个个全神贯注，看两人动手情形。

只见萧翎攻出的掌势，愈来愈慢，逐渐的接近了沈木风的前胸，但那沈木风仍然肃立不动。

直待萧翎掌势，将要接近沈木风前胸之时，沈木风突然疾翻右掌，硬向萧翎手掌之上迎去。

沈木风出手奇快，萧翎闪避亦自不及，砰然一声双掌接实。萧翎闷哼一声，拿桩不稳，疾快的向后退了五步，才站稳身子。

沈木风双肩晃动，但他终于站稳了脚步，原地未动。群豪凝目望去，只见萧翎英俊的脸上，泛现起一片艳红之色，有如醉酒一般。

半晌之后，萧翎才张嘴吐出一口鲜血，道，“大庄主，好雄浑的内力。”

沈木风仰天大笑一阵，道：“萧翎，你还有再战之能吗？”萧翎道：“萧某虽然受伤不轻，但自信还可再战。”战字出口，人也疾快的向前冲去，双掌连挥，攻出四掌。这四掌快速绝伦，招招如电光石火一般。

沈木风双掌挥动，以快速掌法，接了萧翎的快攻。但闻四声清脆的掌声响过，萧翎攻出的四掌，尽为沈木风掌势接下。

萧翎攻他四掌之后，人却疾快的向后跃退八尺。百里冰娇躯一闪，飞落到萧翎的身侧，道：“大哥！你伤的重吗？”

萧翎身躯摇了两摇，又吐出一口鲜血。

他生性倔强，重伤之下，战志反而更见激昂，淡淡一笑，道：“不要紧……”

百里冰看他又吐出一口血来，心知内伤甚重，不禁玉容变色，伸出纤纤玉手，扶住了萧翎；道：“你伤的很重，不能再战下去了。”

萧翎误食千年石菌，又得庄山贝传授乾清罡气的上乘内功，而且已小有成就，体耐力，已大异常人，暗中一提真气，笑道：“降魔卫道，死而何憾。”

百里冰道：“你不能死啊！死了我怎么活下去。”

萧翎剑眉微耸，哈哈一笑，道：“人活百岁，也是难免一死，我如死得其所，留名武林，死活又有何分别，冰儿，放开我。”

百里冰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黯然说道：“大哥说的是，你是大英雄、大豪杰，铁铮铮的汉子，我不能阻拦你。”

缓缓放开萧翎，退后几步。

沈木风一直是静如山岳，巍然不动，叫人无法猜出他的心意何在。

唐老太太和金花夫人，都知晓萧翎性格，在堂堂正正的交手相搏之中，如若出手助力，反而招致他的不悦，再者沈木风一直没出手反击，只是接下他的掌势，竟然把萧翎震得内腑受伤，连吐鲜血，何况那金花夫人私心中，泛起了一股莫名的妒恨，眼望着百里冰对萧翎那等温婉体贴之情，竟动了不如让萧翎死去之心，然后，好看看那百里冰碎心断肠、哀哀欲绝的神情。

是故，两人都蓄势旁观，未曾出手。

宇文寒涛却是细心冷静的观察两人搏斗的形势，他心无别念，灵智清明，他对沈木风一直不肯出手反击一事，大为奇怪，暗暗忖道：沈木风心中最畏惧的就是萧翎，此时此刻正是杀死萧翎的大好机会，不知他何以不肯出手，却有意的让萧翎有着喘息的机会，恢复再战之能，以沈木风的为人，绝不会动什么慈悲心肠，其间定然是大有文章了。

他绞脑苦思，终被他想出了三个原因。

一是沈木风不愿失去萧翎这样一个高手，准备迫服于他，重新收归己用，用药物迷他心智，逐其为己效命。

二是在两人接触中，沈木风也受了很重的内伤，只是他历练丰富，内功又强过萧翎，外面仍可保持着不动声色，但实无发动反击之能，萧翎需要那片刻喘息时间，恢复再战之能，沈木风也极度需要那片刻时间，准备应战，因双方微末差别的需要，才维持了这样一个奇怪的情势。

三是沈木风担心出手反击时，唐老太太、金花夫人、自己和百里冰一拥而上，在萧翎回击中，无法自保。

这三个原因，每一个都有着很大的可能，宇文寒涛虽然狡猾多智，也无法判断出一个结论。

只听百里冰喃喃自语，道：“死就死吧！反正你死了我也不活下去，生生死死，那又有什么分别的呢？”

她眼看萧翎伤势甚重，情绪激动，这本是心中所思，却是不自觉的说了出来。

心声外传，情词真切，字字句句，无不动人心弦。

萧翎回顾了百里冰一眼，道，“冰儿，不用为我如此，北海冰宫，慈母望你归去，心情又是何等焦急，快些离开此地回家去吧！”

他两番和沈木风互拼掌力，每次都被震得气血上升，五腑翻腾，心知再打下去，那是绝无胜望，又何苦牵连一个和中原武林从无恩怨的纯洁少女百里冰呢。

只见百里冰启动樱唇，微微一笑，两行情泪，缓缓流了下来，道：“大哥，难道现在你还不知道我的心吗？”

沈木风暗道：这萧翎毕竟厉害，竟然勾上了北天尊者的女儿。

宇文寒涛却大为焦急，暗道：这当口，正是生死决战，随时有性命之忧，这两人怎的会谈起儿女之私来，分心旁鹜，岂不是授予那沈木风以可乘之机，当下说道：“燕婉之私，儿女柔情，这是此刻能谈的吗？”

萧翎心头一惊，赶忙提气凝神，蓄势待敌。

沈木风目光转注到宇文寒涛，道：“宇文寒涛，不论今日情势如何变化，你都要准备接我沈某一掌的了。”

宇文寒涛深知那沈木风对自己已经恨到极处，已动杀机，一面提气戒备，一面说道：“沈大庄主如若在萧翎攻势之后，仍有反击之能，此刻萧翎已然血流五步，伏尸当场了。”

沈木风冷笑一声，突然一拂左袖，直向萧翎冲去，右掌遥遥劈出。

萧翎吐气出声，左手横里拍出一掌，右手却扬指点出，发出修罗指力。

他全力运气，犹非那沈木风的敌手，何况功力分作二用，一运掌力抗拒，一面又发出修罗指力。

双方掌力一接，萧翎身子有如断线风筝一般，突然离地而起。

就在萧翎的身子飞起的同时，沈木风也发出一声低沉的闷哼。

显然，沈木风掌震萧翎时，自己也为修罗指力所伤。

一代枭雄沈木风，果然有着超绝一般武林人物的深厚功力，重伤之下，仍然能收发掌力，右腕一收一吐，一股暗蓄的阴柔之劲，直向宇文寒涛击去。

宇文寒涛看他扑攻萧翎之势，忽的转向自己扑来，心中大为震骇，正侍纵身让避，已觉一股潜力逼近身来。

这力道来势无声无息，直待近身才能觉出。

宇文寒涛骇得匆忙之中，双掌全力推出。

但推出掌力和那近身的暗劲接触，宇文寒涛已然觉得不对，只觉那暗劲遇阻忽强，自己双掌生生被逼了回来，闷哼一声，身不由己后退了十几步，仰面摔倒。

第二十四回 侠女多情

说来话长，其实这都是极短促的一瞬，沈木风右手击向宇文寒涛时，拂动的左袖中，同时飞出四道寒芒，分袭向唐老太太和金花夫人。

唐老太太虽是天下第一流施用暗器能手，但也不敢妄自伸手去接沈木风发出的暗器，急急横里闪让，避开两道寒芒。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同心一意，横跃避开。

唐老太太扬手还击，四点寒星，破空飞出。

那沈木风同时发出掌力，去人如飞，直奔正西而去，唐老太太暗器出手，沈木风人已到四丈开外，去势如风，眨眼不见。耳际间响起了一阵呼呼之声，分由两个方向传来。原来是那沈木风和唐老太太发出的暗器撞击在山石上，发出的声音。

大风暴过去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斜阳照射在狭谷中，是那般清幽、宁静。

一阵阵低微的泣声，传了过来。

金花夫人长长吁一口气，转眼望去，只见百里冰抱着满身是水的萧翎，背靠在一块大石上，在低声吸泣。

唐老太太轻轻叹息一声，道：“萧大侠一定伤得很重，那女娃儿哭得很伤心。”

金花夫人道：“北海冰宫，是什么所在？”

唐老太太道：“大大有名的地方，你知道北天尊者吗？”金花夫人道：“我知道，那女娃儿就是北天尊者的女儿了，她双亲武功高强，影响所及，你们中原武林道上人物，对她也生出了畏惧之心，是吗？”

语声微微一顿，不待唐老太太接口，又抢先说道，“你去看看那宇文寒涛，是否已气绝而逝，如若气还未绝，老夫人就设法救救他吧！”

唐老太太冷笑一声，接道：“其人诡计多端，救活他，也不会做出什么好事来！”

金花夫人道：“不错，正因他诡计多端，才能对付沈木风，救回了他性命，那就是等于沈木风多了一个阴沉险恶的仇人。”

唐老太太点点头道，“好吧！你去看着萧大侠，今后三十年武林人物，能否见得天日，和萧翎关系很大，唉！我早已料到他功力内劲，绝不是那沈木风的敌手，不宜硬拼掌力，果然未出我意料……”

语声一顿，接道：“有一事，倒叫老身想不明白，请教高见了。”

金花夫人道：“什么事？”

唐老太太道：“反正咱们已身中奇毒，不死在沈木风掌下，也是难以再活旬日，如若当时合力抢先出手，助萧翎一臂之力，也许此刻，又大不相同了。”

金花夫人淡淡一笑，道：“私情作祟，现在悔之已晚了。”

唐老太太先是一怔，继而摇头苦笑一下，举步走向宇文寒涛。

金花夫人也缓步走到百里冰的身前，低声说道：“不要哭了。”

原来，沈木风一掌震飞起萧翎的身子，正好落在那水潭之中。当时，百里冰惊慌过度，茫然无措，直待萧翎落入水中之后，百里冰才想到救人，急急奔向潭边，救起萧翎。

这时，萧翎伤势甚重，气若游丝，奄奄一息，百里冰目睹其情，芳心大

乱，忍不住心中的悲苦，低声哭了起来。

金花夫人直行到两人身前，百里冰仍无所觉，直待金花夫人说话之声，传入了耳中，百里冰才如梦初醒一般，抬头望了金花夫人一眼。

金花夫人蹲下身子，伸出右手，按在萧翎前胸之上，良久之后，才缓缓说道：“他心跳未停，生机未绝，你不设法救他，一个劲哭什么呢？”

百里冰举起右手，拂拭一下脸上的泪水，道：“他还有救吗？”

金花夫人道：“自然是有救了，就算是希望不大，你也该先尽了心力再说。”

原来，金花夫人手按萧翎心脉之后，也觉出他伤的很重，能否救得活，心中实无把握，故而言词闪烁，不敢肯定。

百里冰心中对那金花夫人，并无好感，但此刻听她说萧翎有救，观念立时大变，急急说道：“小妹方寸已乱，不知如何处理，姊姊能够救他吗？”

金花夫人道：“你很信任我？”

百里冰道：“你如救活了我大哥之命，以后，我就信任你。”

金花夫人心中暗道：不论是否能够救得，总要一试才成。当下说道：“你把他放在地上。”

百里冰应了一声，缓缓把萧翎放在地上。

金花夫人暗运功力，伸出玉掌，按在萧翎前胸之上，说道：“他内功基础很好，和那沈木风拼掌之时，虽受重击，但功力回聚保护了要害，所以，虽受重创，心脉未停。”

她借说话机会，暗运神功、内力，源源不绝的攻入萧翎内腑。

这等奇重的内伤，能否医治的好，金花夫人心中实无把握，但又不便说出口来，只好存心碰碰运气再说。

哪知事情竟然大化金花夫人的意料之外，语声甫落，忽见萧翎长长吐一口气，微闭的双目，也突然睁开，望了金花夫人和百里冰一眼，微微一笑，重又闭上双目。

百里冰眼看萧翎真的醒转过来，“心中大喜，笑道：“姊姊，他醒过来了。”

金花夫人茫然一笑，道：“不错，他醒过来了。”

日光下，只见百里冰嫩脸嫣红，柳眉弯弯，一笑之下，露出来一口整齐的牙齿，两个深深的酒窝，一派天真，心中暗暗忖道：似这等娇媚纯情的少女，才配和他交往……

百里冰道：“姊姊，他又闭上眼睛了，咱们要怎么办？”

金花夫人黯然一笑，道：“你把右掌按在他前胸之上，逼出内力攻入他的心脉之中。”一面说话，一面把右手移开。

百里冰望了金花夫人一眼，伸出右手，按在萧翎前胸之上，将内力攻入萧翎心脉。

她尽力施为，片刻之间，已然累得满头大汗，滚滚而下。

萧翎伸动了一下双臂，缓缓睁开双目，道：“冰儿，你休息一会吧！”

百里冰举手一抹头上汗水，笑道：“我很好啊！大哥，你的伤势如何？”

萧翎正待接言，金花夫人却抢先说道：“不要说话。”

萧翎点点头，不再言语。

金花夫人道：“姑娘，此时此刻让他尽量休息，能不说话，就别扰他。”

一向倔强冷傲的百里冰，此刻却变的十分柔顺，应道：“姊姊教训的是。”

金花夫人轻轻叹息一声，道：“姑娘好好照顾他，他内功深厚，人已醒来，当不会再有变化，我要去了。”

言罢，转身而行。百里冰霍然站起，道：“姊姊要到哪里去？”

金花夫人道：“我从苗疆来，该回苗疆去！死也该死在故乡中啊！”

百里冰道：“姊姊为何要死呢？”

金花夫人用手理一下散在鬓边的长发，笑道：“我满怀壮志而来，想争雄于中原武林之中，但身到中原之后，才知中原武林，果是高手如云，像我金花夫人这点武功，岂能争雄中原，这叫做满怀豪壮的兴致而来，却落得一腔悲伤而去。”百里冰道：“那也不用死啊！”

金花夫人凄凉一笑，道：“我也不愿死，可是我不死不行啊！”

百里冰道：“为什么？”

金花夫人道：“小妹妹，你一定要问得很清楚吗？”百里冰道：“不错，姊姊帮我救了大哥之命，小妹亦尽我之能力帮忙姊姊！”

金花夫人道：“没有用的，这世间，只有两个人能够救我。”百里冰道：“哪两个人？”

金花夫人道：“一个是沈木风，但我已和他正面为敌，自然不会救我了。”

百里冰道：“还有一个呢？”

金花夫人道：“毒手药王，其人行踪飘忽，很少人知晓他现在何处……”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何况，就算找到他，他也未必肯动手为我医治。”

百里冰道：“你可是中了毒？”

金花夫人道：“不错，我被那沈木风在身上下了毒，而且是一种非常厉害的奇毒。”

百里冰道：“世间不乏良药，姊姊何妨找个大夫瞧瞧，一个不行，找十个，也许可以解得了身上奇毒。”

金花夫人摇头笑道：“小妹妹，你可是知道，老姊姊我也是用毒能手吗？”

百里冰道：“不知道，但你既会用毒，难道就不会解毒吗？”

金花夫人道：“天下能够施用活毒的人，只怕没有人能超过我金花夫人……”

百里冰道：“何为活毒？”

金花夫人道：“嗯，小妹妹，你一定要真的明明白白才行吗？”

百里冰道：“小妹年纪轻，不懂事，过去常住冰宫，上有父母，下有仆婢，一切事，都用不着我费心，但现在不行了，我要跟大哥闯荡江湖，自然是知道愈多愈好，姊姊可是觉得小妹太噜嗦了吗？”

金花夫人无可奈何地说道：“好，那我详细的告诉你吧！所谓活毒，那是指有生命的毒物而言，像毒蛇蜈蚣，以及蝎子毒蛛等。”

百里冰点点头，道：“我明白了，一般的使用毒物之人，都是用的死毒了？”

金花夫人道：“嗯！不过这是姊姊我的看法。”

百里冰道：“死毒大都是活毒身上之物调成，姊姊既懂活毒，难道连死毒都不懂吗？”

金花夫人道：“自然是懂了，只是不精而已。”

萧翎睁开双目，坐了起来，道：“姊姊，你……”

金花夫人一皱眉头，道：“告诉你不能讲话，你怎么偏不肯听，还不给我躺下……”

萧翎摇头道：“我不要紧了，适才暗中运气相试，真气已通，姊姊不用替我担心了。”

金花夫人望了百里冰一眼，道：“兄弟，你一定要多多珍重，你知道这位百里妹妹，对你是如何的关心，唉！你如有个三长两短，我看她是真的活不下去了。”

这几句话，似是出自肺腑，但却带一点轻淡的醋意。

萧翎回目望去，只见百里冰含羞微笑，那是默认了金花夫人之言，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姊姊，听小弟说几句话，好吗？”

金花夫人道：“好！你说吧。”

萧翎道：“姊姊适才之言，小弟都已经听得明白，你要回苗疆，置身于中原武林是非之外，小弟绝不敢阻拦，但此刻，你绝不能走。”

金花夫人道：“为什么？”

萧翎道：“因为你身中奇毒，苗疆中，无人替你治疗。”

金花夫人道：“难道我留在中原，就有人替我治疗了吗？”

萧翎道：“至少有疗治的机会，姊姊之死，明里是为了背叛那沈木风，但实则是为了小弟……”

金花夫人咯咯一笑，又恢复她那玩世不恭的神情，说道：“千古艰难唯一死，我为什么要为了你，害了自己呢？”

萧翎道：“姊姊不用掩饰，适才小弟已看到你凄凉的笑意，你如不为我，也不会背叛那沈木风的，如是那样，小弟尸骨已寒；只因姊姊之叛助我，才使沈木风心有所畏，不敢恋战而去。”

金花夫人道：“就算你说的不错吧，你也无能帮助我啊！”

长长叹息一声，道：“我看这位百里姑娘对你的情意，姊姊我很惭愧，希望你以后好好待她，她年少情真，不像姊姊我玩世不恭，不用管姊姊我了。”

言罢，也不待萧翎答话，转身急急而去。

萧翎心中大急，高声叫：“姊姊止步。”挺身站了起来。

金花夫人眼看萧翎站起了身子，急急走了回来，道：“你要干什么？还不给我坐下。”

萧翎看她语气神情之间充满着关怀、情爱，心中大是感动，暗道：这女人生性偏激，终日与毒物为伍，杀人于谈笑之间，但对我萧翎却是有数番救命之恩，情义并重不似作伪，看她对自己关怀之情，心中一动，说道：“如若姊姊答应留此，小弟就立刻坐下运功调息。”

百里冰接道：“姐姐答应他吧！”

金花夫人轻轻叹息一声，道：“你快坐下运气调息，别让伤势行血凝结，我留在此地等你。”

萧翎道：“在下相信姊姊。”

盘膝坐下，闭上双目运气调息。

这时，唐老太太满脸严肃神色，缓步行了过来，道：“萧大侠好了吗？”

金花夫人点点头，道：“他已能自行运气，自然没有大碍了，宇文寒涛呢？怎么样了？”

唐老太太缓缓说道：“人已清醒过来，但他伤的很重，我已给他服了两粒治疗内伤的丹药，现在正躺着休息，那丹丸并非是对症药物，能否有效，很难预料，但老身已经尽了心力……”

金花夫人道：“你可曾用内功助他行血运气？”

唐老太太道：“用过了，但对他那等沉重的伤势，却未必有助。”

金花夫人沉吟了一阵，道：“不要紧，只要他神智清醒过来，那就不会死了。”

唐老太太奇道：“为什么？”

金花夫人道：“宇文寒涛老奸巨猾，胸罗既博，又精通医理，想他清醒之后，必有医疗自己伤势之策。”

唐老太太略一沉吟，道：“老身此番不顾本身生死，和那悲惨的后果，正式背叛那沈木风，固然觉得他为人阴险、恶毒，为他卖命效力，最后仍是难免一死，但最重要的还是为了萧大侠，目下各大门派、各方雄主，不是被沈木风的耳目渗入，就是被他的威势震慑，如若武林中领导无人，很难起而抗拒沈木风，萧大侠出道虽然不久，但他已是武林中公认抗拒沈木风的领导人物，他不但不能死，而且，连伤势也得尽早疗好……”

金花夫人接道：“他内功精湛，又有罡气护身，当时虽被沈木风的开碑碎石掌力震的连喷鲜血，但内腑伤的并不很重。”

唐老太太每一句话，萧翎都听得十分清楚，但因自己正在运气调息，无法作答。

百里冰突然长长叹息一声，望着金花夫人道：“姊姊，你说那沈木风是否也受了很重的伤？”

金花夫人道：“看上去，他似乎是也受了伤，但却不是很重，最低限度，他伤的没有萧翎这么样的严重。”

唐老太太接道：“只怕那沈木风伤的不轻。”

金花夫人道：“何以见得？”

唐老太太道：“老身起初之时；亦和你一般想法，但此刻，我却有了别的想法。”

金花夫人道：“那要请教你高见了。”

唐老太太道：“那沈木风心中最怕的是萧大侠，最恨的也是萧大侠，如若他仍有余力，好不容易把萧大侠打倒，怎会不杀了萧大侠。”

金花夫人怔了一怔，道：“不错，如若是我，也将如此，何况那沈木风了。”

唐老太太道，“因此，我判断那沈木风所受之伤，比咱们想象都重。”

金花夫人道：“但他的行动，仍然是神速无比。”

唐老太太道：“他强提着最后一口真气，勉强奔行而去！”

金花夫人接道：“如若他伤得太重，纵然是拼尽余力，只怕也奔行不快了。”

唐老太太略一沉吟，缓缓说道：“一个内功深厚的人，其耐受之力，和他深厚的功力，有着相互的因果关系，沈木风重伤在萧大侠之手，不肯杀死萧大侠而去，永绝后患，必然有他的苦衷。”

金花夫人突然站起身子，道：“唐掌门如若推断的不错，那沈木风去势很快，那也是走不了很远了，咱们何不利用短促的有限生命，追杀于他。”

唐老太太道，“我想，他此刻已和周兆龙会在一起了。”

金花夫人道：“对那沈木风，我金花夫人确有几分忌惮，自知难是他的敌手，但除他之外，百花山庄的高手，我自信都可对付，加上你唐老太太那毒药暗器，咱们不难尽歼彼辈。”

这几句话，似是激起那唐老太太的豪气，当下说道：“夫人说的是……”

目光一掠萧翎，接道：“咱们去后，万一再有百花山庄中人赶来，只怕这位百里姑娘孤掌难鸣。”

金花夫人淡淡一笑，道：“不要紧，照贱妾的看法，这位百里姑娘的武功，绝不在我们之下，有她保护萧翎和宇文寒涛，那绰绰有余了。”

目光转注在百里冰脸上，接道：“姑娘好好保护萧大侠，我和这位唐老太太，去追杀沈木风等，如若二更之前，还不回来，姑娘就不用等我们了。”

百里冰望起了秀眉儿，道：“小妹很同意唐掌门的意见，那沈木风虽然伤了我大哥，但他亦重伤在我大哥的手下。”

语声微微一顿，缓步行到金花夫人身前，柔声说道：“姊姊，你们去追杀沈木风，小妹不敢阻拦，那或可取到你们需要的解药，不过，有一件事，我希望姊姊能答应我。”

金花夫人看她的言词神情，有着水一般的温柔，当真是我见犹怜，当下说道：“什么事？只要我能办到，一定会答应你！”百里冰微微一笑，道：“大哥很挂念你，希望你去后能够早些回来。”

金花夫人点点头，道：“好！不论是否追上沈木风，一定在二更之前赶回来……”

转顾了唐老太太一眼，接道：“咱们走吧！”

两人联袂而起，放腿奔去，转眼间，走的踪影不见。

萧翎耳际中，听到了唐老太太和金花夫人的谈话，心知她们要走，一则因为运功正值紧要关头，无法接言，二则心想两人此去，虽未必能杀了那沈木风，但或可讨取一些续命的解药回来，这是一条延续生命之路，也不便再行阻止。

百里冰目睹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去远，站起身子，行到了宇文寒涛身前低头看去，只见那宇文寒涛紧闭双目，仰卧在石地上，气息大有即时可断之虑。

这时候已然是太阳下山时分，一抹金黄的阳光，由山谷中回照过来，正照在宇文寒涛的脸上，只见他脸色苍白，鼻口之间，血迹隐隐，伤的似是尤重过萧翎。

百里冰轻轻叹息一声，伸出纤巧的玉手，按在宇文寒涛的前胸之上，柔声说道：“宇文先生，你能够听到我的话吗？”宇文寒涛睁开失去神采的双目，望了百里冰一眼，重又无力的闭上，嘴唇启动，似想回答百里冰之言，但却苦于说不出一点声音。

百里冰点点头，道：“我知道了，你不用说话……”暗中一提真气，接道：“宇文先生，我用内力，助你行血运功。”运气逼出内力。

一股热流，攻入宇文寒涛前心，循经脉流行四肢。

她年纪虽轻，但内功却极为深厚，内力源源不绝攻入，帮着宇文寒涛行血。

宇文寒涛已然有些僵硬的四肢，在百里冰内功催迫之下，逐渐的开始回暖。

足足过了有一顿饭工夫之久，宇文寒涛苍白的脸色，才泛起一片血色，长长吁一口气。

这等疗伤，最耗功力，百里冰肉力绵绵不绝用出，撑了顿饭工夫，早已累得大汗滚滚而下。雨水般的汗珠儿，滴落在宇文寒涛的衣襟上。

她虽然早已累得精疲力竭，但却看到宇文寒涛已有生机，心知此刻如若

停下手来，必将会前功尽弃，暗中咬牙，强力支持下去。

又过了盏茶工夫，宇文寒涛突然张嘴吐出了一口鲜血，睁开双目说道：“多谢姑娘相救了。”

百里冰已累得眼睛昏花，听到宇文寒涛的声音，才知他清醒过来，接道：“你醒了。”

宇文寒涛道：“姑娘此番救命之恩，在下铭感五中，但得不死，必有一报。”

百里冰长长吁一口气，取开按在宇文寒涛前心的右手，说道：“宇文先生，不要停息运功，催动行血，你运气很好，再不醒来，我也支撑不住了。”言罢，闭目盘膝而坐，自行运功调息。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百里冰调息一周天，醒来时，已经是夜幕低垂。

只见萧翎面带微笑，站在身侧，宇文寒涛仍然在盘坐运功。

百里冰举手理一下秀发，道：“大哥，什么时候了？”

萧翎道：“初更时分了。”

百里冰微微一笑，道：“过去我总觉着自己的本领很大，现在，我才觉着自己不过是暗夜萤火，这点功夫、本领，实是有限的很，救了一个人，就把我累成这样，当真是太没用了！”

萧翎道：“冰儿以本身内力救人，本是最耗功力的事……”

盘坐调息的宇文寒涛，突然睁开眼睛说道：“在下奄奄一息，四肢已僵，如非姑娘功力深厚过人，出手相救，在下已尸寒多时了。”

百里冰眨动了一下圆圆的眼睛，道：“你很感激我，是吗？”

宇文寒涛恭恭敬敬地说道：“姑娘对在下恩同再造，自是感激不尽……”

百里冰接道：“你也不用感激我，但请以后不要再和我大哥作对就是了。”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的仁德，沈木风的残酷，正好是一个明显的对比，在下自当尽我之能，协助萧大侠，何况，还有姑娘的吩咐。”

百里冰忽然想起那萧王张放的武功秘本，说道：“宇文先生，我求你一件事好吗？”

宇文寒涛道：“姑娘只管吩咐，在下无不答允，水里水中去，火里火中行。”

百里冰微微一笑，道：“当真吗？”

宇文寒涛道：“自然是当真了。”

百里冰道：“你那萧王武功秘本，送给我萧大哥，不要再讨回去了，不知你意下如何？”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好！姑娘吩咐，在下自然没有不从之理。”

他这爽爽快快的答应，倒是大出了萧翎意外，怔了一怔，道，“宇文兄是由衷之言呢？还是情面难却，君子不夺人之爱，在下确无独自霸占这萧王武功秘本之意。”

宇文寒涛神情严肃地说道：“在下是由衷之言，不但那萧王武功秘本，从此刻起，为你萧大侠独自所有，就是那柄削铁如泥的宝剑，在下也一并奉送……”

萧翎心中大奇，接道：“为什么？”

宇文寒涛轻轻叹息一声，道：“老朽老矣，纵然尽得禁宫中十大高手武功秘本，也难练成绝技，古往今来，武林确有身负绝技的高手，但却不见长生于世，永不死的人……”

他仰起脸来，望着夜空闪烁的繁星，接道：“今年我已经快近花甲，内腑体能恐都已无法适应更上一层楼的高深武功，经过这大变之后，更使我想通了很多问题，那锋利的短剑，和萧王的武功秘本对我而言，实已没有很大用处。”

百里冰听他说的豪气尽消，大有英雄老迈，心灰意懒之态，心中大为不解地接道：“宇文先生，你并不算老啊！”

宇文寒涛道：“是的，对习武之人而言，我并不算太老，不过我武学方面的基础太坏……”

百里冰接道：“但你读了很多书呀？”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我确实读了很多书，讲心机，我自信不在那沈木风之下……”

目光转到萧翎的脸上，接道：“沈木风一记劈空掌力，把我送上死亡的边缘，多亏百里姑娘把我从死亡中救了回来，在情而言，这是救命大恩，我理当有以报答……”

百里冰嫣然一笑，接道：“你不用报答我了，帮助我大哥吧！”

宇文寒涛道：“在下亦有此念，我要在有生之年，襄助萧大侠，和那沈木风一争长短，这是千秋大业，在下当尽我所能阻挡那沈木风霸统江湖之愿，如若他一旦得逞，武林中将永沦黑暗，难见天日。”

萧翎道：“如得宇文先生相助，在下是感激不尽。”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此刻，已然是武林抗拒沈木风的标证，已然先得人心。”

又道：“不过那沈木风是一个残酷、冷静，有着严密组织的枭雄人才，武功已登峰造极，心机深沉难测，萧大侠虽已得人心倾向，但如不能把那些人严密的组织起来，很难发挥力量，区区不才，愿为萧大侠筹谋此策。”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只是武林门户纷陈，千头万绪，如若没有根严密的计划，艰难在短期内，见到成效，在下亦必有一番深思熟虑，才能着手布置，目下最为要紧的一件事，是咱们得早些治疗好伤势，在下稍通医理，萧大侠如肯信任在下，咱们得找一处隐秘所在，养息伤势，再借药力之助，早日康复。”

萧翎想到和岳小钗订下之约，转眼即届，断魂崖底，只怕是难免有一场凶险场面，生死难卜，眼下最重要的是研读萧王张放武功秘本，到时好用来对付那玉萧郎君。

此乃他心中之秘，但却不便说出口来，沉吟了一阵，道：“宇文先生的盛情，萧翎是感激不尽，如若我萧翎还能活过三个月，自当会晤先生，请领教益。”

宇文寒涛微微一怔，口齿启动，似乎想追问，但却突然忍了下去。

萧翎接道：“对于先生的才智，我萧翎早已敬服，对抗那沈木风必得借重先生，咱们订一个后会之期……”

宇文寒涛接道：“那是至少要在三个月之后了。”

萧翎道：“不错，至少要过三个月。”

宇文寒涛道：“好！三个月之后，在下在西湖灵隐寺前，候驾一月，萧大侠如若在一月之内，还不赶去，在下明哲自保，当剃度为僧出家灵隐寺，永不在江湖之上露面了。”

萧翎道：“我如不死，一定践约。”

宇文寒涛道：“就此一言为定，在下就此别过。”

站起身来，抱拳一揖，转身而去。

“萧翎看他步履蹒跚，显是内伤仍然很重，立时说道：“先生行动不便，在下先送先生一程如何？”

宇文寒涛回头笑道：“不用了，在下自信尚有能力走出此山，萧大侠也不宜在此久留，早些离此为上。”

萧翎心中暗道：我如强行送他，或将招致他的不悦，不如任他去吧！

但闻百里冰摇头说道：“我们还不能走，宇文先生先行一步吧！”

宇文寒涛道：“为什么？”

百里冰道：“我和那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约好了在此相会，她们在二更之前，返回此地。”

宇文寒涛道：“她们哪里去了？”

百里冰道：“追杀沈木风而去。”

宇文寒涛苦笑一下道：“这两人太不自量了，如在下料断的不错，她们将重入虎口，又为百花山庄所用。”

百里冰道：“那沈木风受伤很重，重得没有时间杀死我大哥和先生再走，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武功又很高强，也许她们有机会。”

宇文寒涛道：“沈木风先行遣走周兆龙等随行之人，绝不是心存慈悲，怕几人在动手时为萧大侠利剑所伤，而是深谋熟虑的一步棋，未败之前，已经安排，就近埋伏，唉！和沈木风这等人物相斗，必得是武功和智谋并重。”

百里冰道：“先生之意，可是说她们很危险吗？”

宇文寒涛道：“生命倒是无忧，此时此刻，沈木风正值用人之时，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都是一等的身手，沈木风杀之，何如用之……”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姑娘既和她们约好了，自然应该等等她们，不过，约好二更，等到二更就是，不要多在此地停留。”

言罢，回身向前行去。

萧翎和百里冰，四只眼睛，望着宇文寒涛的背影，在黑暗之中消失，萧翎才长长叹息一声，道：“想不到宇文寒涛被沈木风一掌，打的脱胎换骨，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百里冰道：“我瞧他是被大哥的仁德感，一反一正的对照之下自然是大大的不同了！”

萧翎微微一笑，道：“宇文寒涛老谋深算，他已知晓沈木风恨他入骨，如若有能杀他，绝然不会放过他……”百里冰道：“但大哥可以饶他。”

萧翎似是突然间想起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一皱眉头，道：“冰儿，中州二贾呢？”

百里冰道：“我也在等候呢，明明和他们约好了，怎的不见他们人在何处？”

萧翎道：“会不会遭了沈木风的毒手呢？”

百里冰道：“不会吧！那沈木风如若杀害了中州二贾，非要说出口来不可。”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不错，他如生擒了中州二贾，必然以中州二贾的生死，来作要挟，迫我屈服，如若杀死了中州二贾，必然要在我面前炫耀，他既一语不发，那是根本未曾遇得两人了，但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百里冰道：“唉！这两人当真糊涂的很，我说的明明白白，怎么会跑错了呢！”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他们和我情同骨肉，义重生死，绝然不会爽约，其间必然有意外事故？”

百里冰道：“什么意外呢？”

萧翎道：“我不知道，但一定是有不能来的原因。”说话之间，瞥见两条人影，如飞一般，直奔过来。百里冰站起身子，说道：“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来了。”语声甫落，两条人影已然欺到了两人停身所在。只听当先一人说道：“大哥安好吗？”

萧翎道：“我很好，两位兄弟哪里去了？”

原来，两条人影，竟然是中州双贾，那当先之人大腹便便，正是金算盘商八，后面之人，却是冷面铁笔杜九。商八长长吁一口气，道：“谢天谢地，商老二从今之后，当真是耍拜神了……”

话未说完，人却一个跟斗，栽倒地上。

萧翎吃了一惊，伸手扶起了商八道：“这是怎么回事？”杜九冷冷地接道：“老二受了很重的内伤，但他挂念大哥安危，强行忍受奔来，见大哥无恙，强自提在胸中的一口气散去，难再支撑……”

他在说话之时，萧翎已经扶起了商八，举手按在他背心之上，以本身真气助他行气活血。

百里冰急急说道：“大哥伤势初愈，怎能以真力助人，小妹帮他吧！”

萧翎亦觉有些力难从心，轻轻叹息一声，道：“辛苦你了。”百里冰嫣然一笑，伸出纤纤玉手，抵在商八的身后。萧翎目光转到杜九的身上，道：“杜兄弟！这是怎么回事？”杜九道：“我们遇上了百花山庄中人，一番激战，老二苦斗受伤……”

说了一半，也一交摔倒地上。

显然，他想用最简洁的句子，说明经过，以遮掩自己也受重伤的事，但却无法掩得过去，竟也摔倒在地。

萧翎伸出手去，抱起杜九，黯然说道：“兄弟，我该想到的，老二既然受了重伤，你岂能够幸免，我该知道你也受了伤才是。”一面说话，一面伸出右手，顶在杜九的背心之上，以本身真力攻入杜九内腑。

百里冰急急叫道：“大哥啊！你自己不要命了吗？”萧翎苦笑一下，道：“不要紧，冰儿，我还支持得住。”百里冰道：“放下他，等我助商八行开血气，再助他不迟。”萧翎神色严肃地说道，“冰儿，听我说，纵然我从此不能再练武功，我也要救活他们，他们伤的很重，尽你的力量施为，这一份情义小兄必有报答。”

百里冰不再言语，全力施为，真气滚滚，直攻入商八的内腑夕中。

她适才救助宇文寒涛，已经耗去了本身内力，迄今尚未复元，此刻又全力救助商八，亦有着疲累难支之感，片刻工夫，已然大汗滚滚而下。

萧翎比她更惨，不过一盏热茶工夫，已经累的汗透衣衫。

重伤不久，真气未复，以真力相助，早已难支，但萧翎却暗中咬牙，强自迫出内力，攻入杜九内腑之中。

足足过了有一顿饭工夫之久，才听得商八长长吁一口气，道：“大哥，你受伤很重吗？”

他从生死边缘之中回来，第一句就先问萧翎，真挚情义，流露无遗。

百里冰低声说道：“不要讲话，快些运气调息，别让那行开的气血停下，我去救助杜九。”

萧翎听到了商八的声音，但他正在全力运气，迫出本身残余的内力，无法开口回话。

百里冰长长吸一口气，纳入丹田，行到萧翎身侧，道：“大哥，你起来，我来救他。”

这时，萧翎亦觉着自己纵然再撑下去，也无法救助杜九，只好缓缓向后退开。

百里冰举起右手衣袖，拂去脸上的汗水；缓缓坐了下去，伸出右手，按在杜九背心之上。

萧翎移身后退，人已难支，闭上双目，运气调息。

但他心中一直挂念着杜九的安危，略一调息，就睁开双目望去。

只见百里冰头上汗水如雨，一颗颗的滚了下来，衣服亦为汗水湿透，有如刚从水中提起来一般。

萧翎忽然想到，她已连救了宇文寒涛和商八两个重伤之人，此刻，哪还有余力，救助杜九，急急说道：“冰儿，你很累了，还是让我来吧！”

百里冰暗暗喘两口气，道：“我很好，大哥啊！你快些调息，你要为天下武林同道保重。”

萧翎叹道：“我看的出来，你已成强弩之末，还是让为兄来吧！”

百里冰道：“不要为我担心，我虽然耗些内力，但我没有受伤！”

萧翎不再多言，伸出手去，按在百里冰的背心上。

两人合力，热流陡增，攻入了杜九内腑。

杜九得两人内力之助，凝结不动的真气，突然开始流动，片刻间，畅通全身，长长吁一口气，睁开了双目。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取开放在百里冰背上的右手，说道：“冰儿，你也该停下手休息一会了。”

百里冰回首一笑，道：“大哥，你好吗？”

萧翎点点头，道：“多亏你救了我两位兄弟，只是太辛苦你了。”

百里冰道：“不要这样说，大哥的事，小妹能够尽力，我心中十分快乐。”

她似是十分疲倦，言罢，闭上双目，运气调息。

萧翎回首望去，只见商八已然盘膝而坐，正运气调息，杜九也坐起了身子。

心中暗暗忖道：冰儿连救三人，已累至精疲力尽，虽然她内功基础扎实，也要一段相当的时间，才能恢复，商八、杜九血气初畅，也需要一段相当的时间，才能行动，自己也必及时调息恢复体能，如是四人全部打坐入定，万一有敌人到此，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伤了四人。

心念一动，不敢再调息入定，强提着真气支撑，表面上闭着双目，实则，神意集中留心着四周的动静。

过约一炷香的工夫，商八、杜九、百里冰，都已达内息入定之境。

萧翎缓缓站起身子，伸动一下手足，缓步绕着三人走了一圈，又回原位坐下。

原来，他早已感觉倦意上袭，无法支撑，借活动逐走倦意。

就在萧翎刚刚坐下不久，突闻一阵沉重的步履之声，传了过来。

萧翎振起精神，睁开双目望去，只见一条人影，缓缓向几人停身之处行来。

夜色幽暗，萧翎在大伤不久之后，体能未复之际，目力亦是大打折扣，

那人虽已行近三丈之内，萧翎还无法看清面貌。

一个意念，突然由萧翎心中而起，暗道：不论来人是谁，只要他动了伤害商八和杜九的念头，以我此刻的体能，都无法及时抢救，最好的办法，就是阻挡他接近几人坐息之处。当下挣扎而起，缓步迎了上去。

行得近前，才看清楚来人的面貌，竟然是一个长发披垂、身着黑袍的老人。

那老人发鬓，都已全白，脸上满是油污，形似一个老叫化子，但那件全新的长袍，却又否定了他的身份。

萧翎挡住那老人的去路，轻轻咳了一声，道：“老丈黑夜之中，到此荒地作甚？”

那老人圆睁双目，打量了萧翎一阵，道：“你问老夫吗？”

萧翎心中暗道：这人只怕有些疯癫，当下说道：“不错，在下正是和老丈说话。”

那老人仰脸望天，天上是一片浓浓黑云，遮住了星光，但他却似瞧到了什么，仰起了脸儿，久久不肯低下，浑如早已把萧翎忘去。

萧翎心中暗忖道：如论此刻处境，我可以先出手点了他的穴道，但此等事，岂是我萧翎所为。重重咳了两声，道：“老丈啊！你在瞧什么啊？”

长袍老人应道：“我在瞧天上的星星啊啊！你看那耿耿银河，分隔牛郎织女，每年七夕，才能相会一次……”

萧翎暗道，“不错，这老人果然是有些疯癫。”

口中却接道：“黑云遮天，哪来的星河可见。”

白发老人哈哈一笑，道：“老夫瞧不到，难道不会在心中想吗？”

萧翎忖道：你如在心中想，在家里也是一样，何苦跑到这荒谷中来。

但想到他是疯疯癫癫的人，不用和他抬杠了，当下接道：“老丈说的也是，心中想到，和看到原无不同……”

白发老人突然一低头，目光盯注在萧翎的脸上，道：“小娃儿，你听得懂老夫的话吗？”

萧翎心想道：能懂你话的人，只怕当世很难找出几个，那人也要有些疯疯癫癫才成。

他为人厚道，不愿伤那老人之心，当下说道：“老丈的话，句句蕴含玄机，自然是很少有人听得懂了……”

白发老人哈哈一笑，接道：“但你听得懂啊！小娃儿，你是老夫唯一的知音，哈哈，哈哈！我记得这山谷中，有很多蠢牛呆马，此刻哪里去了？”

萧翎道：“你是说百花山庄派来此处的工人吗？”

白发老人道：“哼！老夫不知他们是从何处来此，但一个个都很蠢笨，听不懂老夫之言。”

萧翎哑然暗笑，道：“我也不懂啊！”

口中却说道：“老丈的话实很难懂。”

白发老人笑道：“正因如此，老夫才觉着你是我的知音……”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他们常年在此敲敲打打，总有一天，敲破这山腹水脉，洪流涌出，难免全都淹毙，老夫已来此谷，点化他们两次，希望他们知难而退，早日离此，但他们却浑无所觉，老夫本不愿再管，但想数百条人命，岂是儿戏，又不忍坐视不问，这是老夫最后一次了，如若他们仍然不懂，那是在劫难逃，老夫也算尽了心！”

萧翎听了白发老人之言，心中砰然一动，说道：“老前辈再也不用费心了，那些人都已经远离了此地。”

白发老人目光转动，扫掠了商八、社九和百里冰一眼，道：“是你们把他们撵走的？”

萧翎摇摇头道：“他们都是百花山庄中人，自然奉庄主之命离此。”

白发老人道：“原来如此……”

转身向前行去。

这时，萧翎已然觉出这老人并非真的疯癫，大智若愚，故意装作成这等形状而来，如他有意改装，使人心不生疑，尽可换去那件全新的长袍，岂不是天衣无缝了吗？但却故意留此破绽，那是分明别有用心了。

那老人行了几步，突然又回过头来，说道：“相识满天下，知音有几人，难得你小小年纪，竟能识破老夫行径。”

萧翎暗道了两声惭愧，忖道：我哪里是你知音，只不过我的心存忠厚，不愿顶撞于你罢了，想不到拙有拙道，竟被你引为知音。

但闻那白发老人说道：“老夫明日就要离开中土，远行天竺，想不到临行之前，竟然结识你这一位忘年知音，难得啊！难得。”

萧翎道，“老丈过奖了。”

白发老人忽然口气一变冷肃地说道：“年轻人，如若老夫没有看错，你受了很重的内伤？”

萧翎知道他是位胸罗玄机的奇人，也不再隐瞒，说道：“不错，除在下之外，那坐着的三位中，也有两位受了重伤。”

白发老人双目眨动了一下，突然间暴射出两道冷电一般的寒芒，缓缓说道：“照老夫的看法，他们三位都不似完好之人！”

萧翎心中暗道：好厉害的眼光。

口中却说道：“受伤的只有两位，那位姑娘是为了相救我等三人，消耗内力过多，所以才落得这般模样。”

白发老人沉思一阵，又点点头应道：“你不但是知音，而且也是位很坦诚的君子，只可借老夫的行期已决，难再多留，倒有着相逢恨晚之感……”

语声甫落，突然仰脸望天，纵声大笑，道，“既然相逢，何分早晚，老夫岂能让俗凡之说，束缚于我。”

第二十五回 巧获秘录

萧翎听他虽是自言自语，但是言词语气中，却是若有所指，只是自己无法想出内情罢了，一时间，也不知如何回答，只是呆呆的站在当地。

那白发老人目光移动，缓缓的扫掠了商八、杜九、百里冰一眼，道：“老夫身上怀有助长功力的灵丹，如果你能信任老夫，就让他们服下。”

萧翎看那老人双目，在黑夜之中，有如两颗闪烁的寒星，分明是内功已达到炉火纯青之境，心中暗暗忖道：以他这等功力深厚之人，此刻如想加害我等，只不过举手之劳而已，似是用不着再动其他心机了。

心中这一分析，胆气顿然一壮，道：“在下代他们先谢老前辈赐药之恩！”

那白发老人探手入怀，摸出一个玉瓶，投向萧翎，道：“那瓶中正好有四粒丹药，你们四人各服一粒。”

萧翎接住玉瓶，打开瓶塞，倒出一粒药物，当即服下。

白发老人哈哈一笑，道：“小娃儿，你自己先行服用，不怕老夫药中有毒吗？”

萧翎微微一笑，道：“老丈把晚辈引作知音，如是这药中当真有毒，晚辈死亦无憾！”

白发老人严肃地说道：“可敬的年轻人，老夫西行在即，此番游历天竺，实不知何时才能东返，明晨日出时分，老夫即将登程，你可愿送老夫一程，以壮老夫行色？”

萧翎心中暗道：这话应该我说才是，但他却替我说了出来。

只好应道：“好！晚辈一定赶往相送，但不知咱们在何处会面？”

白发老人淡淡一笑，道：“对你而言，应该是一段很艰苦的行程，老夫已经代你想过了。”

萧翎道：“老丈可否能说的更清楚一些？”

白发老人道：“老夫登舟之处，距此不下数十里，而且要翻越两重高山，你此刻虽然已服下我的药物，但仍需一段很长的调息时间，就算你有草上飞的轻功，也要在四更动身，日出之前，才能赶到，小娃儿、你自己算算看，是否有这个能耐。”

萧翎神色坚决地说道：“在下既然答应了，自然将全力以赴，怕的是晚辈路径不熟，山高涧深，走错了方向……”

白发老人接道：“这倒不用你费心，老夫自会为你筹谋，告诉你去路，为你在路上留下标记。”

萧翎道：“就此一言为定，晚辈依约赶往。”

白发老人道：“你从此登山，即可见老夫留下的详细指标，老夫告别了。”

萧翎深深一揖，道：“恭送老丈。”

那老人恍如未闻，转身而去。

萧翎忽然想起，应该问问他详细的距离，自己也好有个动身的准备，但那老人早已走得没了影儿。

他虽然已知那老人是一位身怀绝技的奇人，但却想不透，他何以会和自己订下了送行之约，但言已出口，自难更改，急急坐下，运气调息，希望身体早些复元，也好早些动身赴约。

只觉丹田中突然间泛起一股热流，迅快的流布四肢。

萧翎霍然警觉，那是服用药物的缘故，心中暗暗忖道：果然是功力神奇

的灵丹，就凭他赠我灵丹一事，也该赶去送他一程才是。

心中念转，人却挣扎而起，行到商八身前，沉声说道：“二位兄弟张并嘴来，小兄有药物相赠。”

商八、杜九，运息都正在紧要关头，虽然听到了萧翎之言，但却无法应命。

萧翎等候了足有一刻工夫，商八、杜九才缓缓睁开双目。

萧翎双手分握药丸，道：“不要说话，张开嘴来。”

商人、杜九，依言启口。

萧翎忙把手中药物投入两人口中，说道：“这药物效用奇佳，两位兄弟快些吞服下去，再行运气调息。”

商八、杜九齐齐颌首，目光中流露出无比的感激。吞下药物，重行运气调息。

萧翎长长吁一口气，又缓步行到百里冰的身侧，低声说道：“冰儿，你好一些吗？”

百里冰只是内力消耗过多，内腑并未受伤，自是和中州双贾有些不同，经这一阵调息，体能已恢复甚多，睁开眼睛笑道：“我已经好多了。”

萧翎手中捏着药丸，道：“服下这颗药丸，对你大有帮助。”

他原想百里冰会伸手来接，哪知百里冰启开樱口，道：“大哥，喂我吃下！”

萧翎微微一怔，只好把药丸放入百里冰的口中。

四人得药力之助，体能恢复甚快，不足一个更次，都已感觉到体能大复。

萧翎心有所思，真气运行一周天后，立时停下。

转目看去，只见商八、杜九、百里冰，仍然在静坐调息。

萧翎抬头看看天色，只见天上阴云，已然大部散去，星光闪烁，已知不早，想到和那老人之约，此时也该动身了，当下说道：“两位兄弟，小兄和人有约，心得立时赶往，早则午时，晚则黄昏，必可赶回，你们在姻缘峰上等我……”

忽见百里冰一跃而起，道：“我也去。”

萧翎道：“你坐息完了？”

百里冰笑道：“早完了，而且，体能已经尽复。”

萧翎心中暗道：那老人脾气古怪，难以预测，我如带冰儿同去，不知他是否欢迎，何况，中州双贾伤势还未痊愈，也该留她在此保护两人才是。

心念一转，缓缓说道：“冰儿，咱们都去了，岂不是无人保护他们两位了，百花山庄中人，虽已撤走，难保那沈木风的爪牙不重回来，你该留此才是。”

百里冰长长叹息一声，道：“大哥的话，我几时不听过了。”

萧翎看她不悦之情，形诸于外，但仍然勉强顺从了自己之意，心中甚是感动，微微一笑道：“我很快就回来，那时，我这两位兄弟，体能也已恢复，咱们就一起离开此地。”

百里冰嫣然一笑，道：“你要带我去西湖游玩，我拜拜雷锋塔下的白娘子……”

萧翎接道：“那只是一段神话传说，并非真有其事。”

百里冰严肃地说道：“不论传说真假，但那白娘子可怜，她一片真情对待许仙，但许郎薄幸，竟然听那法海和尚之言，把她压在雷锋塔下。”

言罢，唏嘘不止，泫然欲泣，大有借古论今，悲伤际遇之感。

萧翎悚然一惊，只觉她言词中若有所指，竟是不知如何接口。

但见百里冰举起衣袖，拭去脸上泪痕，接道：“我爹爹曾在中原替我请了一个饱学的老儒，教我读书写字，那老儒年纪虽然老迈，却是一位多情的人物，常给我谈些流传中原的缠绵神话、绮丽故事，当时，我听到那白娘子的故事，心中还暗暗窃笑白娘子真傻，天下尽多美男子，何以独钟情一个许官人，如若换了我，才不那样受欺侮呢！”

萧翎道：“换了你，你要如何？”

百里冰缓缓把目光凝注到萧翎的脸上，道：“那时我曾想，郎既负心，妾又何苦多情，为什么不杀了那许官人呢……”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可是，现在我知道，情海茫茫，何处是岸……”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冰儿，你小小年纪，怎的想这么多事呢？”

百里冰黯然一笑，接道：“我自小任性惯了，一向不肯服输，记得儿时一件事，父亲正在参悟一门奇功，我却非要他抱我出去赏雪不可，父亲不肯答允，我就哭闹不停，摔碎他很多心爱的古董奇珍。从来不肯叱责我一句的父亲，那次好好的打了我一顿，但我仍是哭闹不停，一日夜不进滴水，任凭慈母好言哄慰，一直是哭个不停，力尽声哑，泪干血流，直闹得父亲抱我出宫常雪，我才停止哭声……”

萧翎接道：“你长大之后呢？”

百里冰道：“长大了日渐懂事，自然是上体慈心，孝顺父母了，但爹娘都知我任性得很，凡我坚持的事，大都顺从于我。可是，自遇到大哥之后，我竟然像变了一个人……”

萧翎微微一笑，道：“变乖了是吗？”

百里冰道：“唉！我一直忍耐着自己性子，处处顺从你，但不知是否能取得你的欢心，我常担心有一天你厌弃了我，像那许仙厌弃白娘子……”

萧翎哈哈一笑，接道：“你不是白娘子，我亦非许官人，那怎能相提并论，好好照顾他们两人，为兄的要去了！”

百里冰眨动一下大眼睛，道：“你要早些回来。”

萧翎伸出手去，拂起百里冰垂在脸上的秀发，道：“乖乖的等我回来。”

百里冰展颜一笑，道：“我会很耐心的等你。”

萧翎转过身子，大步而行，依照那老人指说的方向，登上峭壁。

果然峰顶之上，一块石下压着一方白绢，白绢上，清楚的写明去路。

萧翎收了白绢，依照指标而行，每当行到一处岔道所在，就瞧到指路标识。

那白发老人说的不错，这一段行程十分艰苦，断崖深涧，深水流泉，有时要涉水而渡，有时要施展壁虎功游上峭壁。心中暗暗抱怨道：他明知我内伤未愈，怎的竟让我走这等险恶之路，岂不是诚心折磨我吗？

但想到大丈夫一言出口自无反悔之理，只好全力以赴。

他受伤本重，虽然眼下那老人灵丹，但因一直未好好调息，体能亦未完全复元，走了一阵，已累得满身大汗，喘息不停。

眼看太阳爬上了峰顶，还不知前途行程多少，也不敢停下休息，走得辛苦至极。

直到日升三竿时分，到了一条湍急的河流之前。

萧翎打量了一下那浑浊的溪流，足足有三四丈宽，既无渡桥，又无木舟，

如在平时，这三四丈的距离，还可施展登萍渡水的轻功，越那溪流，但此刻已走得精疲力尽，实无越渡之能，站在岸畔呆了一阵，只好拔出短剑，斩了几株小松，结在一起，准备抱木而渡。

就在他结好木排，准备冒险越渡时，突闻一声哈哈大笑之声，传了过来，道：“小兄弟来晚了，如非老夫信你必来，早已放舟逐波，下行数十里了。”

萧翎抬头看去，只见一个木簪椎发，白发垂胸，身着青袍，手持竹杖的老人，端坐在几根巨竹结成的竹排上，缓缓由溪旁草丛中驶了出来。

在那急如飞瀑的湍流中，竹排却有如行在平静的湖面上一般，缓缓行来，从容不迫。

只见他手中竹杖，在溪中一点，竹排陡然直冲上岸，在萧翎身前停下。

萧翎凝目看去，隐隐认出正是昨宵会见的老人，只是，此刻他已挽起长发，洗去脸上油污，看上去清雅若仙、飘逸出尘。

当下长长吁一口气，道：“晚辈重伤未愈，行动缓慢，有劳老丈久候了。”

白发老人点头笑道：“我瞧得出，你已经尽了最大的能耐，用出了能用的气力……”

语声一顿，接道：“小兄弟，你会水中工夫吗？”

萧翎摇摇头，道：“不会。”

白发老人道：“这溪流十分湍急，你既不会水中工夫，又在精疲力尽之时，伐木越渡，生机甚微，难道你不怕死吗？”

萧翎道：“晚辈已和老丈相约，不能失信老丈，只好冒险试渡了。”

白发老人微微一笑，道：“你后悔吗？”

萧翎摇摇头道：“如若在下心有悔意，尽可半途而返，也不用到此了。不过，有一事，晚辈不解，想请教老丈。”

白发老人道：“什么事？”

萧翎道：“晚辈依照老丈留下的指标而来，身历险境，不去说它，但有时，晚辈明瞧到别有小径，但老丈的指标却弃安就险越峭壁、深谷……”

白发老人接道：“小兄弟，世间岂有不劳而获的事，对你而言，这只算一个小小的考验。”

萧翎道：“如若晚辈没有受伤，这段行程就算再加十倍险恶，我自信也能渡过。”

白发老人道：“如你没有受伤，你遭遇的艰苦、险恶，又何止如此十倍呢？”

萧翎茫然说道：“老丈句句蕴含玄机，晚辈实是听糊涂了。”

白发老人淡淡一笑，道：“小兄弟，此刻，你已走得很累，快些闭上眼睛调息一会，等你体力恢复后，神智清明时，咱们再谈吧！”

萧翎亦觉着自己有些头晕脑胀、体力难支，当下说道：“晚辈恭敬不如从命。”盘坐地上，闭目调息。

朦胧间，感觉到头上受了一次重击，随即人事不省。

醒来时，已然是中午时分，自己正躺在一片柔和的草地上。

目光转动，但见花色绚烂，芳香袭人，竟然在一片高峰环绕的盆地之中。

这盆地不大，方圆不过四五丈，四面高峰阻挡，寒风不侵，靠东面山壁，矗立着一座竹篱环绕的茅舍。

萧翎缓缓坐起身子，伸手入怀，摸摸那本萧王武功手录，竟是还在怀中，紧张心情为之一松，缓缓站起，长长吁一口气，只觉精神饱满，疲倦全消，

连内腑之伤，也已完全康复，心中大奇，暗道：我明明在溪边调息，被人在头上击了一掌，怎会到了此地，那白发老人呢？哪里去了？

他连经大变之后，人已变得十分沉着，心中也隐隐感觉到，停身此地，全是那白发老人所为，只是其间的细节，还不很了然罢了。

但这盆地狭小，午阳普照，每一处山角崖下，都照得十分清楚，不见人踪，如若是这块盆地之中有人，也是在那茅舍中了。

萧翎仔细查看了那四周形势，发觉那绚烂的花朵，种类繁多，并非是谷中自然生长，显是有人由别处移植来此。

这时，萧翎心中已有了几分把握，这盆地茅舍，可能就是那白发老人的隐居之地。

心中忖思，人却举步向前行去。只见那茅舍篱门大开，但却不见人踪。

萧翎轻轻咳了一声，道：“多承爱顾，晚辈感激不尽。”言罢，抱拳一揖。

哪知过了半晌，仍不闻有人回答。

萧翎提高了声音，道：“晚辈该走了，不知是否可以拜见一次仙颜？”

这一次，气发丹田，声音甚大，空谷中回声盈耳，但却仍不听回答之言。

一个意念，闪电般掠过脑际，暗暗忖道：他曾经告诉我，要离开此地，西行天竺，难道他已经走了吗？

心中念转，人却举步向室中行去。

只见室中几净，打扫得甚是清洁，但却不见人踪。这室中打扫虽然干净，但房间很少，一室一厅之外，别无他室，厅中放着一张很考究的木桌，两张竹椅。

萧翎目光转动，只见木桌上放着两本薄薄的册子，册子上，放着一张白笺，上面写道：“为了助你打通生死玄关，老朽已然晚行两个时辰，约期已届，实难久留，特留两册剑谱神功，以酬知音。”

下面署名忘年之交。

萧翎暗暗叹息一声，道：我如早醒半个时辰，也许还可见他一面。

拿起书册，几个朱砂写成的红字，赫然映入眼中。只见上面写道：“华山剑法精录，谈云青手撰。”

萧翎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揉揉眼又仔细瞧去，果然不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正是写的“华山剑法精录”六个大字。萧翎隐隐记得，那字丈寒涛，在禁宫之中，曾经向一个青衫白发老人下拜，称他谈云青，此刻书面所留的姓名，亦是不错。一时间，心念转动，暗暗忖道：这老人，难道就是那先入禁宫，取走十大高人留下的武功秘录之人吗？

一念及此，连连暗叫可惜，这等高人，我竟然连他姓名也不曾讨教，失之交臂，真是有眼无珠了。

再瞧那老人留下的手书，展开再看，上面除了忘年之交外，再未留其他之名。

萧翎长长吁一口气，暗道：这人和我萍水相逢，阴差阳错的被他引为知音，留下这本武林人梦寐以求的武功秘录给我，而且去不留名，是何等胸襟、气度，清高风标。

呆呆想了一阵，才缓缓取起谈云青的手撰剑谱。

目光到处，只见第二本书册之上写道：“弹指神功，少林弟子无相留。”

萧翎心中暗暗忖道：似是听师父说少林“弹指神功”乃是一种极高的内

功，想不到那老人竟然肯把此物留下。

心中念转，随手翻开了一页。

只见第一面上写道：“老衲已自知将命毕禁宫，眼看同难人个个伏案疾书，留下武功，希望日后有人进入禁宫取走留下的武功手录，免得数十年辛苦而成的绝技失传……”

萧翎暗暗叹道：那巧手神工包一天，设计建筑一座禁宫，用心在一网打尽天下武功第一等高手，称尊江湖，但他却先行死在被困群豪之前，连武功也未留下，害人先害己，恐非他始料所及了。

继续向下看去，但见写道：“但我少林武功，浩瀚如海，实非其他门派能及，老衲一身所成，都难脱我历代师祖的遗著手录，实无传诸后世之艺，但如一字不留，未免有憾，三思之下，只好留下老衲一生练习“弹指神功”的心得，以供后人练时，不需摸索，极短时期中可收大效。”

萧翎仰起脸来，长长吁一口气，暗道：他留下这“弹指神功”心得，也就是他一生苦练这宗绝艺的经过，让我翻阅这本手册，却在极短的时刻中，体会出他毕生经历，岂可等闲视之。

心念一动，退后两步，对手册拜了两拜，道：“弟子今番得阅大师留下的绝技，实生平大幸，日后如有机会，定当还艺归宗，把大师数十年心得遗著，还于你们少林门中。”

拜祝已毕，才打开手册，仔细阅读下去。

无相大师整本遗著之上，只谈那“弹指神功”一种武学，但却是他数十年全力以赴的经验血泪。

原来，无相大师在少林无字一辈弟子中，是一位很杰出的人才，得以入选练习绝技，他看过百年来入选练习弹指绝技的人才记事表，计有十二人选习“弹指神功”，但十二人都半途而废，无一人习成此技，其中有两人羞见师长，竟在激愤中自绝而死。

无相大师看完少林奇才弟子百年记事表后，豪气忽发，竟然选习了“弹指神功”。

当时有一位送他进入选艺楼的师长虽无正面反对，但却旁敲侧击的示意于他，要他改习别门武功，但他立念已决，那随行师长，也不能强行劝阻，只好依他之意。

无相在一座和外间隔绝的密室，集中神智，苦习了五年之久，竟然是毫无所成。

这时，他已体会到，这是一门先天优于后天的武功，除了具有无上才慧定力之外，还要有深厚的内功才成，因此从头筑基，坐禅三年，待内功精进之后，重新练习，匆匆五年，才有小成，前后费时十三载，才算练成“弹指神功”。

萧翎看到此处，不禁倒抽一口冷气，暗道：我如也要化费十几年的时间，练成一门武功，只怕是势所不能了。

镇定了一下心神，继续向下看去。

但见写道：“老衲习成此技之后，才逐渐体会出个中原有诀窍，知其诀窍，则不难登堂入室，可惜历代先师长老，竟未能列述窍要，摸索练习，事倍功半。老衲无法预测这手册落于何人之手，但又不忍使数十年积累的心血，随老衲埋没禁宫，但愿我佛保佑，习成我手著之人，能因此技锄奸除恶。”

再向下看，就是无相手录的经历诀窍，脉络分明，著述得十分详细。

萧翎看得神往，不自觉的照着那上面记的，开始练习起来。

整个的“弹指神功”，只不过是屈指一弹而已，但在无相大师的分述中，却是洋洋数千字，其间详列了真气运行，行何经脉，细微小节，无不述明。

深奥的弹指神功，在无相大师详细的分解之下，练习起来，竟然是简单无比。

萧翎为那手册吸引，不知不觉间，已然练习了十余遍。

直待室中黑了下來，才霍然惊觉，匆匆收起了两本秘录，步出茅舍。

看晚霞满天，已经是将近黄昏时分。

这时，萧翎体能尽复，匆匆登上峰岭，辨识一下方向，急急赶回姻缘峰。

夜色中，只见一个身着白衣的少女，站在悬崖边缘，长发和衣袂，不停在夜风中飘动。

萧翎心中一动，急急行了过去，道：“是冰儿吗？”那小女孩转过身来，举手理一下夜风吹乱的长发，笑道：“你回来了？”

果然，那白衣少女，正是恢复了女装的百里冰。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夜寒风冷，你站在这里作甚？”百里冰道：“等你啊，我特地换了一身白色的衣服，只要你一回来，就可以瞧到我了。”

萧翎道：“我如一夜不回来，你难道要在这悬崖边站上一夜吗？”

百里冰道：“我一定要等到你回来，你三日夜不回来，我也要在这里等你三日三夜。”

萧翎心中暗道：这丫头对我如此情意，日后不知要如何了结，口中说道，“我如十日不回来呢？”

百里冰道，“不会的，我信任大哥之言，你绝然不会骗我。”萧翎伸出手去，牵着百里冰的右腕，道：“回去吧！明天咱们还要赶路。”

百里冰道：“大哥见着那人了？”

萧翎道：“见到了，唉！那沈木风费尽了千般心机，希望能进入禁宫，取得那十大高人留下的手录武功，以便达到他称霸江湖之愿，但他却白费了一番气力，连一本武功秘录也未得到谈话之间，来到了一座茅舍前面。

只见中州双贾并肩站在茅舍之前，齐齐欠身一礼，道：“见过大哥。”

萧翎还了一礼，道：“两位兄弟，伤势如何了？”商八道：“大哥赐赠灵丹神妙，我等伤势已然全好。”杜九道：“房中酒饭已经摆上，大哥请进房中进些酒食，驱逐寒意。”

萧翎腹中确有饥饿之感，大步直向房中行去。

但见房中木桌上，摆了四盘佳肴，香气扑鼻，心中大感奇怪，这等荒凉之地，怎能做出如此美味。

商八似是已瞧出萧翎心中生疑，不待萧翎开口，抢先说道：“小弟猎得一只山鸡，亲手烹饪，但不知是否合得大哥口味。”萧翎举筷尝了一口，道：“做得很好。”

商八望了百里冰一眼，道：“百里姑娘，大哥回来了，姑娘也该进点酒食吧。”

百里冰嫣然一笑，双颊上飞起一片红晕。

萧翎回顾了百里冰一眼，道：“怎么？你一直没有吃过东西？”

商八笑道：“百里姑娘一直滴水未曾入口。”

萧翎道：“为什么？”

商八道：“她要等大哥回来之后，一起吃饭。”

萧翎不再多问，当先坐下，道：“现在，咱们吃饭吧！”

商八烹饪手艺甚佳，一只小鸡，烧得香嫩可口，四人都已是饥肠辘辘，一口气吃得点滴不剩。

萧翎细看了商八、杜九的脸色，果然伤势已经大好，心中暗自感谢那位忘年之交，忖道：如非他赐赠灵丹，医好中州双贾，至少也得三五日的养息，才能赶路。

商八收拾了菜肴盘碗之后，说道：“沈木风似是也受了很重的内伤……”

萧翎道：“你看到了他？”

商八点点头道：“杜兄弟和我一起见的，他神情狼狈，对我和杜兄弟备发一掌，当时我和老三都是久战疲累之身，居然硬接了他的掌势……”

萧翎接道：“你们的内伤，可是因为接了他这一掌之后，伤的吗？”

商八道：“正是如此。”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他中了我一记修罗指后，还能发掌把你们打成重伤，此人内功的深厚、武功的高强，实非常人能够及得，纵然是昔年十大武林高手，也不过如此。”

言下，脸上大有惋惜之色。

百里冰望了商八和杜九一眼，道：“你们俩人在那谷中，不知和哪些人打架？”

商八道：“姑娘转下大哥之命，要我们在谷中等候，听候大哥召唤，却不料遇上了百花山庄的巡查人员，我等发现之后，生恐惊扰全局，破坏了大哥和姑娘的计划，只好放腿奔行，离开了此地，但那些人却紧追不舍，我等逃出数里，刚刚摆脱追兵，却不料又遇上百花山庄赶来此地的高手，展开了一场恶战。我们连伤了十余人，但强敌人多势众，悍不畏死，连番猛攻，激战三个时辰之久，总算打退了强敌，想到大哥和姑娘还在谷中，我们又匆匆赶来，但谷中到处布满敌哨，防守森严，情势迫人，我和老三，只好向里硬闯，闯到第四道敌哨时，又遇上了周兆龙等高手，双方又是一番激战，不多时那沈木风亦匆匆赶到，对我和杜九各发一掌之后，率领强敌退走，当时，我和老三，就已身受重伤，强提真气支撑赶到。”

萧翎道：“那你怎知那沈木风也受了伤呢？”

商八道：“我看到他发出两掌之后，吐了一口鲜血，立时转身而去，想是怕我和杜兄弟看到他受伤的事。”

萧翎点点头，道：“这就是了，幸好上天保佑，使两位兄弟无恙。”

商八道：“如非大哥赐药相救，此刻只怕我等尸骨俱寒了。”杜九道：“大哥在重伤之后，不计本身安危却强运内力，救助我等，大仁大义，叫人感激不尽。”

萧翎一皱眉头，道：“你我兄弟怎的这等客气起来了。”杜九道：“大哥责备的是，小弟失言。”

百里冰嗤的一笑，道：“现在，危险已过，不用再谈了。”目光转到萧翎的脸上，道：“大哥，你说过带我去西湖玩，不知还算不算数？”

萧翎道：“我说过的话自然算数，不过，目下时机不宜。”百里冰接道：“我看现在时机最好了。”

萧翎道：“为什么？”

百里冰道：“因为你是天下英雄的希望所寄，事务匆忙，难得有暇，现在沈木风重伤养息，你当然有些闲暇了！”萧翎淡淡一笑，道：“不错，沈

木风受此大挫之后，不论他是否身受重伤，都需要一些时间重新调整、部署……”百里冰喜道：“那是说大哥答应了？”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冰儿，我应该答应你的，可是，我必须在这段空暇之中，做一点别的事。”

百里冰脸色一冷，满颊欢容，尽皆失去，缓缓说道，“那事情很重要吗？”

萧翎道：“很重要，所以，我必要赶去，唉！冰儿，我赶来禁宫中碰运气，就是希望能去助她一臂之力，自然，我身怀的禁宫之钥，也是她所赠送的。”

百里冰道：“但那禁宫中什么都没有，十大高手留下的武功手录，都已经被别人拿走了。”

萧翎道：“对我而言，运气很好，那人偏偏就放下了萧王张放的武功手录。”

百里冰道：“你是说，那萧王张放的武功，在十大高人之中，是最强的吗？”

萧翎道：“禁宫中十大高手，武功并雄，很难说出谁高谁低，但和她为敌之人，武功路数，却是属于萧王一脉，咱们有了萧王武功手录，那不是对了功路吗。”

百里冰道：“原来如此……”

长长吁一口气，道：“你要去救人是吗？”

萧翎道：“冰儿果然是聪明得很。”

百里冰道：“去救谁，是否可以告诉我？”

萧翎道：“好！告诉你，去救岳小钗。”

百里冰呆了一呆，道：“岳小钗，可是一位很美丽的姑娘？”萧翎道：“她是我的姊姊……”

百里冰道：“你姓萧，她姓岳，如何会是你的姊妹呢？”萧翎头仰了起来，脸上是无限忧伤之色，缓缓说道：“如非云姨传授武功，小钗姊带我离家，我萧翎能否活到今日，实很难说了，纵然还活着，也不过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此刻，正一步一步的走向死亡之路。”

百里冰道：“云姨又是谁啊？怎会和岳小钗连在一起呢？”萧翎道：“云姨就是岳小钗的妈妈啊，她对我的影响太大了，若不是云姨，我此刻还是个多病的人，庸庸碌碌的书生。”百里冰道：“唉！你此刻如若还是体弱多病的书生，一个庸庸碌碌的书生，那就好了。”

萧翎道：“为什么？”

百里冰道：“因为，那样，我就可以好好的照顾你了。”萧翎微微一笑，道：“冰儿，如若一切都如你希望，我也不会认识你了，就算认识你吧，你肯和一个身体虚弱，缠绵病榻的人，做朋友吗？”

百里冰凄凉一笑，道：“你此刻是武林人物公认的大英雄、大豪杰，我如果说肯，你也不会相信，是吗？”

萧翎点头道：“我相信，不过……”

百里冰道：“不过什么？”

萧翎道：“不过，咱们根本就没有认识的机会了。”百里冰沉吟了一阵，道：“你要到哪里去会见岳姑娘？”萧翎道：“衡山断魂崖底。”

百里冰道：“可以带我一起去吗？”

萧翎道：“唉！冰儿，那地方很凶险，何况，对方武功高强，也许不在

那沈木风之下，岳姊姊的武功，强我甚多，就不敢和他闹翻为敌。”

百里冰道：“我知道你不肯带我去，不是因为对方武功高强，而是怕你岳姊姊。”

萧翎奇道：“为什么我要怕她？”

百里冰道：“你那岳姊姊，看到你带了一个丑丫头，心中自然是不高兴了。”萧翎道：“不会的，主要的是，那地方十分凶险，敌人十分厉害。”

百里冰道：“再凶险的地方只怕也难比禁宫，再强的敌人，也未必强得过沈木风。”

萧翎只觉她说得十分有理，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回答。中州二贾呆呆的坐在一侧，心想助萧翎劝慰那百里冰几句，却不知如何开口。

但闻百里冰黯然说道：“可是被我说对了吗？”萧翎摇摇头，道：“没有猜对，你如一定想去，那我就带你同去。”

百里冰道：“真的吗？不怕你那位岳姊姊生气？”萧翎道：“岳姊姊不会生气，你不可胡作猜测。”百里冰看他脸色凝重，显然，心目中对那位岳姊姊，十分崇敬，果然不敢再多说话。

商八直待两人停下口来，才轻轻咳了一声，道：“大哥，我和杜老三呢，是否要和大哥同去？”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衡山断魂崖底，是一处很凶恶的所在，玉箫郎君也是位极厉害的人物，两位兄弟似是不用和小兄一起冒险了。”

商八接道：“大哥既然已决定会了，小弟等自然应该同往一行才是……”

他言词柔和，说明了自己的决心。

萧翎仰起脸来，长长吐一口气，道：“岳姑娘的武功，强我很多，两位兄弟已经知道了？”

商八道：“知道了，不过岳姑娘的武功，也似在玉箫郎君之上。”

萧翎道：“但她对那玉箫郎君却是顾虑重重，百般忍让。”商八道：“那是因为在玉箫郎君的身后，有着一批为他撑腰的人物……”

萧翎接道：“这就是啦，小兄这番前去，胜败之事，心中是毫无把握，两位兄弟又何苦要随我冒险呢？”

商八道：“大哥没有把握的事，兄弟才应该随同前往，安危与共，患难同当。”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你们随同前去可以，不过，到了衡山之后，你们一定要听我之言，恕小兄说一句托大的话，如若我不能胜人，你们也无能助我。”

几人计议既定，分头休息半宵，一早就登程赶路，萧翎心中忧急，一路上兼程疾进。

一路上急行，这日，中午时分，到了衡山。

萧翎心中默算，距那约会之期，还有近两月的时光，暗作盘算，道：“此番玉箫郎君赴约，必然邀有高强的助手而来，看他存心，定然在这次会晤之中，澄清全局，岳姊姊如不受他威胁，难免在断魂崖底，展开一番激战，我身上现有箫王张放的武功手录，以及无相大师和谈云青的剑招武功，何不借此时刻，下一番工夫，纵然因时间短促，难有成就，但动手之间，总有助益，岳姊姊算我至少要三月之久，才能有望寻得禁宫，取到秘籍，但阴差阳错，却使我在一月之内取得了三种武功秘录……”

他暗作忖思的计划了一番，正想告诉商八等先找一处隐秘所在，练习武

功，忽然心中又是一动，暗道：我何不早入断魂崖底，和岳姊姊共同研读这三本武功秘录呢？

念头一动，立作决定，回顾了商八和杜九一眼，道：“两位兄弟，可熟悉衡山地势吗？”

商八道：“几处有名地方，大都知晓。”

萧翎道：“有一处断魂崖，你知道吗？”

商八道：“断魂崖？”

萧翎道：“不错。”商八低声和杜九研商了一阵，道：“知道，不过，那是一处十分凶险的所在，实如其名，真能使人断魂……”萧翎接道：“那就不会错了，你们带我去吧！”

商八道：“好！小弟带路。”举步向前行去。

一向活泼的百里冰，自进入衡山之后，突然间性情大变，一直很少说话，也从不多问什么，只是默默无言随在三人身后。有时，商八想逗她欢笑，故意找她说话，谈些江湖上奇闻给她听，百里冰也不过淡淡一笑，既不多问，也不评论。百里冰反常的神情，萧翎早已看到眼中，心中想安慰她几句，但却又找不出适当之言，只好装作不闻不见。翻越过几座山岳，到了一座十分荒凉的所在。

这是一片生满着杂草的盆地，四周群山环绕。

萧翎目光转动，只见那一片贫瘠荒原，纵横数里，却见一只飞鸟在那草原上飞行，心中大感奇怪，回目望着商八问道：“这就是断魂崖？”

商八摇摇头道：“不是，但这片荒原，却是很有名的蛇园。”萧翎道：“蛇园，我想是必有原因了？”

商八道：“不错，蛇园，那片荒草地中，蛰伏着很多毒蛇，每日早晨，在这草原上可看到一层形似薄雾的白色气层，每到近午的时间，才会消失。”

萧翎道：“那是什么？”

商八道：“那是这草原群蛇吐出的毒气，夜里天寒，就在这草原上结成了一片似云似雾之物，但经太阳一晒，立时化去。”萧翎道：“咱们绕道而过吧！”

商八道：“绕道也许可以，但却不知要绕上多远，就小弟所知的唯一之路，那就是穿过蛇园，才能到断魂崖。”萧翎沉吟了一阵，道：“那是说，咱们非要从这蛇园行过不可了？”商八道：“就小弟所知，别无他途可行。”

萧翎道：“好吧，既是如此，咱们穿越蛇园而过。”杜九道：“大哥且慢。”

萧翎已然准备带路而行，闻言止步，道：“杜兄弟有什么事？”

杜九缓缓的取下身上一个包袱，打开后拿出四副皮绑腿，道：“老二早已有备，命小弟采购了甚多干粮和四副皮绑腿，以备越渡蛇园之用。”

萧翎回顾了商八一眼，道：“你很细心。”

商八道：“这些微小之事，小弟理该为大哥分劳。”萧翎不再多言、当先绑好了皮绑腿。

百里冰、中州双贾，也分别系好绑腿。

商八看那百里冰的脸上，始终笼罩着一股淡淡的哀愁，似乎是这几日中，她陡然间老了很多一般，心中暗道：这丫头年纪轻轻，就尝到了愁苦滋味，想来也是可怜的很……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姑娘怕蛇吗？”

百里冰摇摇头，道：“不怕。”

商八道：“很多武功高强的女孩子，见蛇都怕，姑娘不怕长虫，那也是很难得了。”

百里冰微微一笑，道：“过去我很怕，但现在不怕了。”商八奇道：“为什么？”

百里冰道：“千古艰难唯一死，如若我连死都不怕了，哪里还会怕蛇呢？”

商八微微一怔，不敢再多逗她，当先向前行去，口中却喝道：“小弟为大哥带路。”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冰儿，你像有着很沉重的心事？”百里冰黯然一笑，道：“我在担心一件事。”

萧翎道：“什么事？”

百里冰道：“不知那岳姑娘是否能容得我百里冰。”

萧翎怔了一怔，道：“她为什么不能容你？”

百里冰苦笑一下，道：“你不知道女孩子的心，最是容不得女孩子……”

萧翎微微一笑，接道：“你不知岳姑娘的为人、胸襟、气度之大，纵然是男子，也将是自惭弗如，你不要胡思乱想了。”

百里冰轻轻叹息一声，道：“但愿你说的不错。”举步向前行去。

萧翎随在百里冰的身后，杜九走在萧翎身后，一行四人，鱼贯前行。

在山峰之上望去，但见满地荒草，瞧不出那草有多深，行入其中，才知道那荒草浅处及腰，深处过人，几人拂草而行，常常嗅到一股强烈的腥臭气。

萧翎心中暗道：别说这草中还有毒蛇噬人，单是这股腥臭的气味，就使人敬而远之。

只见百里冰娇小的身躯，紧追在商八的身后而行，常常整个陷入了深草丛中不见，心中大是不忍，暗道：她自小娇生惯养，在父母怜爱之下，仆婢照顾之中长大，此番追随于我，混入工人群中，和那些满身臭汗痴痴呆呆的男人为伍，此次又陪我越渡这毒蛇群窝，高可及人荒草之地，实是苦坏了她。

心中忖思，口中说道：“冰儿，很苦吗？”

百里冰回眸一笑，道：“很好玩，我一点也不觉苦。”

萧翎大迈两步，和百里冰并肩而行，缓缓说道：“冰儿，我知道你一定很苦，只是你不愿说出口罢了。”

百里冰柔声说道：“没有的事，我真的不觉苦，只担心你那位岳姊姊不能容我。”

萧翎微微一笑，道：“这个你只管放心，岳姑娘一定会待你很好……”忽听商八叫道：“小心了。”呼的劈出一掌。

他掌力雄浑，劈出的掌力，有如一股强风，长草波动，分向两侧倒去，波及两丈开外。

长草分裂处，只见一条有红冠的怪蛇，呼喇的一声，窜入长草丛中。

商八停下脚步，回头说道：“那红冠怪蛇，乃是一种奇毒无伦的凤冠蛇、而且能跃起伤人，不可不防，咱们最好拔出兵刃，以免被它伤着。”

当先从怀中摸出金算盘。

杜九也从怀中摸出铁笔，执在右手。

萧翎从怀中摸出短剑，道：“冰儿，这短剑最适宜在这深草丛中施展，你拿着吧！”

百里冰道：“不用了，让商大侠开道带路，打草惊蛇，纵然有蛇，也被他惊走了。”

萧翎看她神情落漠，实不知如何安慰于她，只好紧随身后相护。

商八挥动着珠光宝气的金算盘，拨打长草，又不时发出劈空掌力，连连击出。

这一来，果然是收到打草惊蛇之效，四人走完了那片深草荒原，未再遇上毒蛇。

草原尽处，是一座拦路高峰。

萧翎目光转动，打量那拦路高山一眼，低声说道：“商兄弟，前无去路了。”

商八道：“断魂崖就在这座深草荒原之后，决不会有错，难道还要翻过这座高山不成。”

忽见百里冰扬手说道：“那是什么？”

萧翎顺着百里冰手指望去，只见陡峭的山崖，别无所见，不禁心中奇怪，道：“冰儿，你瞧到了什么？”百里冰道：“好像是人。”

萧翎道：“人在何处？”

百里冰道：“在那片巨岩旁侧，一闪而逝。”

萧翎心中暗道：“她内功深厚，目力过人，决不会看错，走过去瞧瞧吧。”当先向前行去。

只见一块高达两丈巨岩，紧靠峭壁而立。

萧翎绕到岩后，只见一丛乱草堵塞在巨岩和山壁之间。他目光锐利，一眼之间，已然瞧出那乱草并非天然生成，伸手一拉，应手而出。

巨岩和山壁之间，出现了一座门户。

商八若有所悟的啊了一声，道：“是了，行到断魂崖，必须要穿过一条小洞，大约就是此处了。”

杜九冷冷接道：“似是有人不让咱们行近那断魂崖，故意用荒草堵塞了巨岩后面的洞口。”

萧翎目光转注百里冰，道：“冰儿，你当真瞧到人影了吗？”百里冰道：“我想那一定是一个人，就在这巨岩旁消失。”萧翎道：“小兄带路，咱们进去瞧瞧吧！”

举步向前行去。

一股凉风，迎面吹来，使人油生寒意。

这山洞虽然左曲右转，但地形平坦，亦无潮湿霉味。显然，这山洞之中空气畅通。

第二十六回 同甘共苦

行约数十丈，瞥见天光透进，原来，已到了出口所在。

得出山洞，景物又是一变，只见一条云封雾锁的深谷横拦去路。

洞外悬崖，伸延四五丈，横宽十余丈，上见青天，下临绝壑，三面都是陡峭的山壁环绕。

百里冰探首下望，瞧瞧那云雾弥漫的山谷，道：“大哥，这深谷，可是断魂崖吗？”

萧翎望了商八一眼，道：“如若商兄弟没有带错路，这云气弥漫的深谷，大概就是断魂崖了。”

百里冰喃喃自语，道：“这事很奇怪啊！”

萧翎道：“奇怪什么？”

百里冰道：“我看到一个人，消失在那巨岩之后，我自信不会看花了眼睛，但那人呢？除了藏在山洞之外，只有躲入这云雾封锁的深谷中了。”

商八道：“那洞中虽然幽暗，但宽不过数尺，在下已然留心查看，未见人影。”

百里冰道：“她唯一的去处，就是这云气封锁的深谷了……”

抬头打量了一下四面的峭壁，说道：“我不信，她能够攀上这百丈以上生满青苔的峭壁不露一点痕迹。”

语声甫落，突然一个清脆悦耳的女子声音由那云雾封锁的深谷之中传了上来，道：“萧大侠能够找来此地，足见一诺千金，实乃大信大勇的人，不过，我家姑娘重又改变了心意，不愿再和萧大侠见面了。”

这声音虽然不大，但吐字清晰，众人都听得字字入耳。百里冰突然举步而行，直向悬崖边缘走去。

萧翎探手一把抓住百里冰，道：“姑娘是何许人？”那清脆的女子声音道：“萧大侠贵人健忘，连小婢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萧翎略一沉吟，道：“你是素文姑娘。”

那女子声音应道：“是小婢。”

萧翎道：“我那岳姊姊好吗？”

素文应道：“姑娘很好，她已知你到了此地，对萧大侠的千里奔波，我家姑娘是感激不尽，但她左算右算，觉得你萧大侠留此无益，因此改变了心意，命小婢劝你回去。”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素文姑娘……”

素文接道：“叫我素文就是，这姑娘之称，叫小婢如何敢当。”

萧翎轻轻咳了一声，道：“姑娘可否现出身来，和在下谈谈？”

素文道：“好！小婢这就上去。”

声落人现，一个全身青衣，头梳双辔的少女，由那云雾迷蒙的深谷中跃登岸上。

萧翎心知在那云雾封锁的绝谷中，必然有接脚之处，所以。对素文跃上深壑一事，丝毫不觉惊奇，望了素文一眼，道：“岳姑娘现在这断魂崖吗？”

素文点点头，却未正面回答。

萧翎道：“她为什么又突然改变了心意，不要和我相见了？”素文沉吟了一阵，道：“个中内情，姑娘并未告诉小婢，但以小婢猜想，那全是为你萧相公。”

萧翎道：“怎么为我呢？”素文道：“我家姑娘很善计算之学，大约她算过之后，觉得相公留此于事无补，所以，又改变了心意，要小婢转告相公，早些回去，不用再来了。”

萧翎淡淡一笑，道：“有一件事，还望素文姑娘能够转告你家小姐。”

素文道：“什么事？”

萧翎道：“在下由禁宫而来，幸未辱命，取得了岳姑娘心中急于想见之物。”

素文道：“急于想见之物，那是什么？”

语声一顿，接道：“你是说，你已经进入禁宫了？”

萧翎点点头，道：“不错。”

素文沉吟了一阵，道：“姑娘曾经告诉过小婢，无论如何，也要劝你回去。”

萧翎仰起脸来，思索了片刻，道：“好！既是那岳姑娘坚持不要和在下相见，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在下有一物，劳姑娘转给那岳姑娘如何？”

素文道：“别说一件事，就是十件八件，小婢也一样转给姑娘。”

萧翎伸手入怀，摸出箫王张放的武功手录递给素文，道：“把这交给你家姑娘。”

素文也未瞧看，就放入怀中，道：“萧大侠能体念到我家姑娘是一片好意，那就不会怪她了。”

萧翎点点头，道：“我知道，姑娘多多保重，在下就此别过了。”

素文满脸惭疚之色，道：“有劳萧大侠往返奔波，小婢心中实觉着不安的很。”

萧翎也不再答话，循原路退出石洞，穿过深草荒原，才停下脚步。

中州双贾已知萧翎心情不佳，一路上也不敢多言，直待萧翎停下了脚步之后，百里冰才长叹一声，道：“大哥，我害了你！”

萧翎奇道：“为什么你害了我？”

百里冰道：“那岳姑娘定然是瞧到了有我和你同行，故而心中不悦，才会不肯和你相见。”

萧翎嗤的一笑，道：“你想得太多了……”

伸出手去，握着百里冰的右手，席地而坐，道：“冰儿，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赶来此地吗？”

百里冰道：“我知道，你为了找那位岳姑娘。”

萧翎道：“你可知道，我为什么来此找她，她又为什么住在这等可怕的地方吗？”

百里冰摇摇头道：“这我就知道了。”

萧翎笑道：“好！现在我都告诉你。”

数日来愁容苦脸的百里冰，忽然间，眉一展，恢复出满脸笑意，道：“难道你不是来此探望她？”

萧翎摇头，道：“不只为此……”他似在筹思措词，良久之后，才说道：“这么说吧！她和一个武功很高的人订下了一场约会，会面之地，就在那云雾封锁的断魂崖，在那等绝地会晤，自然是一场不分生死不住手的恶斗了。”

百里冰道：“你赶来助她，是吗？”

萧翎点点头，道：“不错，那个和她约晤之人，不但本身武功十分高强，而且，还有强他十倍的后援，岳姊姊对我有过救命之恩，我能有今日，也全

是岳姊姊所赐，不论这场搏斗多么凶险，我也不能置身事外。”

百里冰点点头，道：“其间有这番恩怨，自然是应该帮助她萧翎微微一笑，道：“因此，我决心留在此地，等待那人赶来此地赴约……”百里冰接道：“我留在此地陪你。”

萧翎本意是想劝她离开此地，却不料，话还未入正题，那百里冰却抢先说出了留此陪他之言，不禁微微一呆。忽闻百里冰长长叹息一声，道：“我知道留在这里，也无能助你……”

萧翎接道：“唉！这一场搏斗，我们的胜算很小，你留这里，岂不是太过危险吗？”

百里冰道：“唉！如若你在这场搏斗中被人杀死了，难道我还能活得下去吗？”

萧翎呆了一呆，暗道：她对我如此情意，将来该如何了局？他已知无法说服百里冰，使她离开这险恶之地，只好改变主意，道：“冰儿，你在这里陪我可以，但必须答应我两件事！”百里冰道：“什么事？”

萧翎道：“没有得我允许之前，不许随便出手参与其事。”百里冰略一沉吟，道：“好！我答应你。”

萧翎目光又转到中州二贾脸上，道：“两位大概已知晓，强敌厉害，留此无益，何况孙不邪老前辈和无为道长等，恐已等得心焦，两位兄弟也该去通知他们一声才是！”

杜九道：“我等自知武功难以帮助大哥，不过……”商八急急打断杜九之言，接道：“大哥之意，可是要我等通知那孙不邪老前辈和无为道长大哥所在地吗？”

萧翎道：“不用了，你们只告诉他，我很好，不用他们挂念，此地事完，我如还能活在世上，自然会去追查你们的下落。”商八脸色严肃地说道：“大哥要为天下武林同道保重，小弟去了。”

杜九似是还要讲话，却被商八抓住衣袖，拖着向前跑去。萧翎呆呆地望着两人背影，直待完全消失之后，才轻轻叹息一声，道：“冰儿，咱们要找一处隐秘所在藏起身子。”

百里冰道：“为什么要藏起来呢？”

萧翎道：“因为我要练习几种武功！”

百里冰道：“好！我替大哥护法。”

两人就在进入那深草荒原的要道所在找了一处容身之地，住宿下来。

萧翎一面苦练无相大师的弹指神功，一面和百里冰研读华山谈云青的手著剑招。

百里冰除了和萧翎研练剑法之外，就打些山鸡、野兔，烤来充饥，有时，采些松子食用。

这地方人迹罕至，两人除了吃喝之外，就以练习剑法打发时光，荒山无人，心神专注，虽只有近两月的时光，但两人进境却是很快。

这日早晨，萧翎坐息醒来，屈指一算时间，已是约期将满，回顾了百里冰一眼，不禁失声而笑。

百里冰正在生火烤一只山兔，见萧翎失声而笑，停下手来问道：“你笑什么？”

萧翎道：“可惜这深山之中，没有铜镜，你该照镜瞧瞧，你那一身白衣，已然成了黑衫，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已变成小叫化了。”

百里冰嫣然一笑，道：“你呢？蓬首垢面，也强不了我多少。”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冰儿，这些时日之中，咱们一心一意的贯注练习剑法上，心无旁骛，连自己的存在也忽略了，适才我算过，那人和岳姑娘订下之约已届期满，不是明日，就是后天，必然来此地，咱们今日要梳洗一下，可到峰顶之上住了。”

百里冰接道：“为什么要迁到峰顶之上呢？”

萧翎道：“咱们要轮流守望，看他们来了多少人呀！”

百里冰四顾一下山峰形势，道：“就四周山势而言，似乎是别无出路……”

转了转烤着的山兔，道：“西行一里许处，有一处山泉汇集的小溪，你先去梳洗吧！”

原来，萧翎勤练武功，近两月的日子，一直未离开过坐息之地。

萧翎依言而行，不足一里地，果然有一条小溪，萧翎就那小溪中梳洗一下，换过衣服，恢复了英俊容貌。

行回原地，百里冰已然烤好山兔。

目睹那百里冰辛劳操作，萧翎心中大为感动，行近百里冰，拂着她蓬乱的长发，说道：“冰儿，这两月来，当真是苦了你啦。”

百里冰盈盈一笑，道：“可是我很快乐！山兔已经烤熟了，你先吃吧！我去梳洗换衣。”起身奔行而去。

萧翎望着那燃烧的枯枝，想到这两月来百里冰的辛苦油生惜怜，暗道：她一个娇生惯养的人，跟着在这等荒凉的深山之中，过着孤苦凄凉的日子，而且煮食采薪，如食甘饴，这种情意是何等的深厚啊！以后我该好好待她才是……

百里冰匆匆梳洗回来，见萧翎还未吃那野兔，急急说道：“大哥，你为什么不吃呢？”

萧翎微微一笑，道：“等你回来一起吃啊！”

两人匆匆吃了一些兔肉后，攀上一座高峰。

百里冰道：“期限已届，大哥寸阴如金，小妹替你守望，你趁这刻工夫，再坐息一阵，好好想想那谈云青的剑招。”

萧翎心知那岳小钗除了两个亲信女婢之外，再无援手相助，唯一赶来援助于她的人，就是自己，那玉箫郎君此番如不邀约助拳人，那就罢了，如若邀请有人，那人必定是武功绝世的高手，这一番对阵恶斗，凶险之处，只怕尤过在禁宫之外和沈本风交手的一仗。

心中念头转动，口中却缓缓说道：“冰儿，我求你一件事，不知你肯不肯答应。”

百里冰先是一怔，继而淡淡一笑，道：“大哥这话说得太奇怪了，不论你说什么，我自都会答应你啊……”

萧翎接道：“我知道，不过，这件事有些不同，只怕你不肯答应。”

百里冰黯然说道：“大哥啊！难道现在你还不知我的心吗？”萧翎神色严肃地说道：“正因你对我太好了，才不会答应这件事情。”

百里冰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道：“真的，我自己还想不出什么事我会拒绝你，你就说出来听听吧！”

萧翎道：“不成，你一定要答应我，我才能告诉你。”百里冰点点头，道：“好！我答应你，说吧。”

萧翎拍拍身侧的小石，道：“冰儿，坐过来。”

百里冰缓缓行了过去，依在萧翎身边而坐，神情间无限温柔。

萧翎轻轻咳了一声，道：“冰儿，你武功比大哥如何？”百里冰微微一笑，道：“我自然不如大哥了！”

萧翎道：“如若我打人家不过，你自然不是别人的敌手了！”百里冰点点头，道：“那是当然啦。”

萧翎道：“所以，这次事情，你不能插手其间。”百里冰道：“我知道，我只在旁边替你助成就是。”萧翎摇摇头，道：“不行，你不能去，如果那人杀了我和岳姑娘，难道还会放过你吗？”

百里冰道：“不行，只有这一件，我不能答应你。”萧翎微微一笑，道：“冰儿，你已经答应了。”

百里冰黯然流下泪来，缓缓说道：“大哥，我上了你的当。”萧翎伸出手去，拂着百里冰头上的秀发，缓缓说道：“冰儿，你听我说，那人很恨岳姑娘，也很恨我，我无法预测是如何一个结局，但如果动起手来，定然十分凶险……”

百里冰接道：“不要说了，我已经明白了！你要如何呢？”萧翎仰起脸来，长长吁一口气，道：“那人来时，你在咱们练剑的地方等我，我如能够留下性命，就来接你，如是一日夜中，我还不来接你，你就回北海去吧！”

百里冰眨动一下眼睛，两行清泪顺腮而下，口角却带着凄凉的笑意，道：“大哥，我答应你，在这里等你，不过，你如不来接我，我不会再回北海冰宫去了。”

萧翎道：“为什么？”

百里冰道：“因为你如不来接我，那是不死即伤了！”萧翎点点头，道：“不错。”

百里冰道：“你如死了，我还能活得下去吗？”

萧翎默然不语，良久之后，才缓缓说道：“冰儿，假如我真的死了，你就是死了，也无法使我复生啊！”

百里冰道：“那总比我忧虑愁苦一辈子好些啊！”萧翎心想再劝她几句，又不知从何说起。

正待忖思措词之间，突闻那百里冰说道：“大哥，有人来了。”

萧翎抬头看去，只见一群人浩浩荡荡而来，心中大感奇怪，暗道：就算那玉箫郎君请有助手，也不致请这么多人来啊！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冰儿，咱们得找个地方藏起来，不能让他们看到。”

百里冰应了一声，跃上一株老树之上，隐身于茂密的枝叶之中。

萧翎却闪入一块大岩石之后。

只见当先一人，青衣金面，正是和自己在宅院之中搏斗的铁手人。

此人生像特殊，一望之下，立时认出，显然是为那玉箫郎君赴约而来了。

奇怪的是，萧翎凝目看去，却不见那玉箫郎君之面，在那青衣人之后，紧随着两个黑衣大汉，抬着一张软榻。软榻后，鱼贯相随着四个人。

第一个是身披袈裟，手执拂尘的中年尼姑，第二个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妇人，第三个是一位身着灰袍的老者，第四个是一位身着劲装，外罩披风的少年。

萧翎打量过来人之后，心中暗暗忖道：那金面铁手人既然现身，自然是玉箫郎君来了，何以会不见玉箫郎君之面呢？一时间疑虑重重，想不出原因何在。

只见众人行过山腰小径，直下那深草荒原而去。

百里冰跃下老树，低声问道：“大哥！可是这些人吗？”萧翎点点头，道：“不会错了，正是这些人。”

百里冰神态黯然道：“大哥！你当真的不带我同去吗？”萧翎想到此去的凶险，低声说道：“冰儿，你瞧到他们来的人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多，这一战的凶险，恐怕也在我意料之外，你去了……”

百里冰接道：“正因为他们来的人太多了，所以，我才要萧翎奇道：“为什么？”

百里冰道：“他们去了那么多人，难道人人武功都很高强吗？我难道连那两个抬软榻的仆人也打不过吗？”

萧翎怔了怔，道：“冰儿，我不是说你武功太低……”百里冰道：“我知道，你是怕凶险的恶斗伤着我，是吗？”萧翎道：“不错。”

百里冰道：“我早已说明过，你如战死，我势难独生，难道你不信我这些话吗？”

萧翎道：“你一定要去吗？”

百里冰摇摇头，道：“我只是求大哥带我去，我已经答应过你，那自是不能悔改。”

萧翎神色肃然，沉吟不语。

百里冰接道：“大哥，答应我吧！你该知道，我孤苦伶仃的守在这里，不知你是胜是败，心中的焦急、痛苦，那是尤胜凶险百倍的。”

萧翎道：“好吧！带你同去。”

百里冰展颜一笑，偎入萧翎怀中，柔声说道：“我知道大哥待我好，一定不忍心把我一个人丢在这荒山之中苦苦等待……”萧翎轻轻叹息一声，接道：“冰儿，我带你去，但你一定要听我的话。”

百里冰道：“好！我一切听大哥吩咐就是。”

萧翎登上山顶，向下一看，只见那一行浩浩荡荡的人群，已然走入深草荒原之中。

那一片广大的深草荒原深处过顶，那一行人，已然消失于那深草之中，只能从那深草的分行判断那一行人的行径之地。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冰儿，咱们也该走了！”百里冰柔声说道：“我已准备好了……”

语声一顿，接道：“大哥，我求你一件事，希望大哥能答应我。”

萧翎道：“什么事？”

百里冰道：“不要太过逞强，也不要手下留情，大哥虽是大仁大义的侠客，但此番敌众我寡，不用和他们太讲仁德了，能够杀他们一个、大哥就减少一些阻力。”

萧翎微微一笑，道：“我知道，咱们走吧！”

百里冰侧目看去，只见他笼罩在脸上的苦愁忧郁，此刻却已一扫而空，代之而起的，是一片奋发豪壮，心中暗道：看来那岳姑娘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只怕是要重过我十倍百倍，才有这般慷慨赴义，视作当然的豪气了。

心中感慨，却是未说出口。

两人缓缓行上山顶，走入那深草荒原。

萧翎戴上千年蚊皮手套，摸摸怀中短剑，说道：“冰儿，我想起两件事来了，咱们得走快一些才成。”

百里冰加快脚步，和萧翎并肩而行，说道：“什么事，不知是否可以说

给我听听？”

萧翎道：“当然可以……”

略一沉吟，接道：“我想适才那张软榻之上，可能就是玉箫郎君。”

百里冰道：“他为什么要睡在软榻之上呢？”

萧翎道：“可能是一个阴谋，也可能他真的病了。”

百里冰似是还想追问，萧翎却抢先接道：“还有一件事，就是中年尼姑……”

百里冰道：“那中年尼姑又怎样呢？”

萧翎道：“我已经记不清楚岳姑娘的师父是尼姑还是道姑，但她一个出家人，卷入这等是非漩涡之中，如非和这件事有着情意上的牵缠、苦衷，必是有着特别的武功，受人聘请而来！”

长长叹一口气，道：“如若她是岳姑娘的师父，那就大为麻烦了。”

百里冰道：“她师父赶来相助，不是多了一个助手吗？怎么会麻烦呢？”

萧翎道：“如若真是岳姑娘的师父，岳姑娘自是不会出手抗拒，那只能任人宰割的了！”

百里冰道：“奇怪啊，师父不助徒弟，难道会去助外人不成。”

萧翎道：“岳姑娘的师父，和那玉箫郎君有着亲情，两亲相权，助其重，吃亏的自然是岳姑娘，咱们得及时而至，替她接下这一阵。”

萧翎说完内情，行走如飞，直向前面奔去。

百里冰紧追萧翎身后，两人轻车熟路，片刻工夫，穿越过狭谷，到了那云雾弥漫的断魂崖。

凝目望去，除了那云雾封锁的深谷之外，哪里还有人影。

萧翎四顾了一眼，道：“冰儿，他们已经深入断魂崖下了，咱们快追下去。”

百里冰道：“两月前那位素文姑娘现身之处，必有接脚之点，咱们找找看吧！”

两人就记忆所及，仔细的在那云雾封锁的崖边寻找了良久，竟然找不到接脚之处。

萧翎一皱眉头，道：“冰儿，我不信那素文能凌空跃上断崖。”

百里冰道：“还有那些人，如无接脚之处，绝不能全部下去。”

萧翎凝目沉思了一阵，道：“是了，那玉箫郎君诡计多端，如下了这断魂崖之后，就将接脚之地破坏，以免岳姑娘有了后援。”

百里冰道：“大哥说的虽有可能，不过，小妹还有一个看法。”

萧翎道：“请教高见。”

百里冰道：“我想那玉箫郎君未必就想得那样多，破坏这进入断魂崖底之路……”

略一犹豫，接道：“那玉箫郎君恨你，是因他把你视作情敌，是吗？”

萧翎被她问得一怔，道：“也许那玉箫郎君如此作想。”

百里冰道：“那就更不会了。”

萧翎道：“为什么？”

百里冰道：“他带有强敌随行，用心只怕未必是对付那岳姑娘，对付你的成份还大一些。”

萧翎沉思了一阵，点点头，道：“大有道理。”

百里冰道：“这地方如此荒凉，此事知晓之人又是极少，何况，那玉箫

郎君武功高强，一般的武师也不会放在他的眼中，只怕他早已料到，可能赶来此地的，只有你萧翎一人。”

萧翎不得不点头，赞道：“很有道理。”

百里冰道：“如若我是玉箫郎君、也希望在这一战之中、把你杀死，就算伤了那岳姑娘的芳心，以后再设法安慰她。”

萧翎道：“这么说来，进入断魂崖底的接脚之路，不是那玉箫郎君破坏了？”

百里冰道：“照我的看法，定是那位怕你身履凶险的岳姊姊授意那位素文姑娘破坏通往崖底之路，怕你去而复返……”

话到此处，口气突然一改，接道：“也许她早已料定你会去而复返，所以、才这般未雨绸缪，拆去了那接脚之处。”

萧翎心中惦记那岳小钗的安危，也未留心百里冰的神情，一心一意，只想早些下入谷底，助那岳小钗一臂之力，当下说道：“那要如何才能下得谷去？”

百里冰黯然说道：“你在这悬崖之上，大声呼叫，以示决心，那位爱护你的岳姊姊，自然会派人来接引你了。”

萧翎心中暗道：这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了。

心念一转，高声说道：“岳姊姊、小弟践约而来，还请指示下崖之法。”

他一连呼叫数声，竟不闻有人回答。

百里冰原本是讥讽于他，想不到他竟真的叫了起来，心中更是黯然，站在一侧，默然不语。

萧翎回顾了百里冰一眼，道：“冰儿，她虽不答理，但我也得冒险下这悬崖。”

百里冰道：“这深谷云雾封锁，目力难及数丈之外，石壁光滑，没有接力之处，你要如何下去？”

萧翎道：“咱们带有衣服，把它撕成布条接起，垂索而下。”

百里冰不再多言，解下背在身上的包袱，正准备扯开衣服，突见人影一闪，那素文已由悬崖下跃登上岸。

萧翎怔了一怔，道：“你怎么上来的？”

素文罩起柳眉儿，答非所问地道：“你们怎么还不走呢？”

萧翎道：“我那岳姊姊呢？”

素文道：“她很好啊……”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她看过了你那本书，很感激你，适才听到你呼叫之声，暗施传音之术，派遣小婢上来告诉你们，快些离开此地，你那本箫王武功手录，已带给她一些生机，要你们不要插手此事了。”

萧翎摇摇头，道：“素文姑娘，我们如是要走，也就不会此刻再来了，不瞒你姑娘说，我和这位义妹已经在这里等待了近两时间……”

素文接道：“我知道你们一直在这里等待着，不过，姑娘不让你们参与此事，心意十分坚决，我劝你们还是退回去吧！”

萧翎道：“不要在下参与，那是你们姑娘的事，但我听不听她的话，那就由我做主了。”

素文一皱眉头，道：“我不告诉你下谷之法，你有什么办法下谷呢？”

萧翎淡淡一笑，道：“我们自有我们的办法，姑娘尽管请便吧。”

素文呆了一呆，道：“你有什么办法？”

百里冰接道：“我们扯破衣服，接成一条长索，垂索而下。”素文道：“你们一定要下吗？”

萧翎道：“不错，就是岳姑娘亲自登岸，也一样拦不住我。”素文轻轻叹息一声，道：“这么说来，那是无法阻拦你们了？”

萧翎道：“正是如此，姑娘如若害怕岳姑娘惩罚你，那就请退开不用管我们的事了。”

素文沉吟了一阵，道：“好吧！我告诉你们下谷之法，如是这一战我们胜了，事一过去，姑娘最多骂我一顿也就是了，如是这一战不幸失败，咱们都将没命，姑娘自是无法惩治我了！”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姑娘如肯相助，在下感激不尽，事后岳姑娘若追问此事，由在下一人担待。”

素文嗤的一笑，道：“其实很容易，你如留心一些，也许早就瞧出来了！”

萧翎道：“我瞧得很仔细啊，直不见下谷之路！”

素文道：“你再仔细瞧瞧吧！”

萧翎探首深谷，向下看去，只见一丈左右处，有一块接脚的石级。

不禁一皱眉头道：“怎么我刚才就没有瞧到？”

素文道：“刚才那石级上，因青草遮掩了起来，除非知晓内情之人，自然是容易瞧出来了。”

萧翎道：“此刻时间宝贵，寸阴如金，咱们不能耽误了！”言罢，当先飞身而下。

原来，这悬崖之上，每隔七八尺左右，就有一块突岩，有如阶梯一般。

素文回头望了百里冰一眼，道：“姑娘也要下去吗？”百里冰点点头，道：“自然要去了。”

素文道：“小心一些，看准那突岩之后，再跳不迟。”百里冰道：“多谢关心。”抢在素文之前而下。这深谷不过三十余丈，但因天然云雾浓厚，视界不清，是以，瞧下去，无法见底。

萧翎一口气跳落到谷底，转目望去，只见云雾茫茫，竟然不见人踪何处。

但闻素文叫道：“萧相公不要急，小婢带路。”萧翎虽然心急如焚，但因不知去路，只好等着。素文跃落，举步向南方行去。

萧翎居中，百里冰紧追在萧翎身后。

行约十数丈，素文突然转入一座山洞中去。

那洞口很狭小，仅可容两人并肩而行，云雾深重，如非熟悉地形，很不易找到。

三人鱼贯入洞，转了两个弯，景物忽然一变。

只见两只高燃油灯，照得一片明亮，眼前是一个两丈见方的石室。

室中没有桌椅之物，所有之人，全部席地而坐。岳小钗紧靠在后面石壁而坐，旁侧站着那红衣女婢。那中年尼姑和那满头白发的老妇人、并肩坐在左侧。那灰袍老者和那劲装少年坐在右侧，那少年身上披风已经脱下，长剑也捧在手中。

紧靠那灰袍老人身边，坐着满脸病容的玉箫郎君，那金面青衣人，和两个抬软榻的黑衣大汉，却背靠石壁而立。素文带萧翎进入室中，引得室中所有的人一齐转脸相顾。岳小钗一皱眉头，欲言又止。

素文加快脚步，奔到岳小钗的身边，和那红衣女婢相并而立。

那中年尼姑打量了萧翎一眼，目光转到岳小钗的脸上，冷冷道：“这人是谁？”

萧翎不等岳小钗答话，抢先接道：“在下萧翎。”玉箫郎君接道：“就是我说的那人。”

那满头白发的老妇人冷笑一声，道：“他来的很好，今日之事，也好了一百了！”

萧翎环顾了四周一眼，缓步行至石室一角坐下。

百里冰紧随萧翎身侧，寸步不离。

萧翎不知岳小钗心意如何，是以对那老妇人讥讽之言，置之不理。

只听那中年尼姑轻轻叹息一声，道：“小钗师妹，他就是萧翎吗？”

岳小钗点点头，却未答话。

那中年尼姑挥动了一下手中拂尘，道：“小钗，我已经三十年没有和人动过手了，我不想开杀戒，因此，很希望这番纠纷能和平解决，化干戈为玉帛。”

岳小钗苦笑一下，道：“小妹实是想不出纠纷何在？”那满头白发的老妇人怒道：“若不是小孙救你，你此刻尸骨已朽，小丫头忘恩负义……”

玉箫郎君接道：“奶奶呀，慢慢说，这件事也不能怪岳姑娘。”

目光一掠萧翎道：“如若不是萧翎，也不会发生这事了！”那中年尼姑接道：“萧翎来得很好，咱们可以面对面的谈清楚了……”

岳小钗突然接口说道：“这与萧翎无关，事由我起，你们准备如何，找我就是。”

那满头白发的老姬突然挺身而出，道：“你这忘恩负义的小丫头，可是认为我不能宰了你吗？”

岳小钗苦笑一下，道：“晚辈身处此境，十分为难，还望诸位能够高抬贵手。”

白发老姬道：“老身抬手放过你，可是小孙之病，又有谁替他治疗呢？”

岳小钗眉头深锁，望了玉箫郎君一眼，低声说道：“张兄害的什么病？”

那铁手青衣人冷冷说道：“相思病！自从岳姑娘对我们公子冷淡之后，三月以来，我家公子一直是痴痴呆呆，不思饮食，常常是一坐半日之久，一语不发，一个生龙活虎，钢铁一般的人物，短短三个月的时光，被折磨成这副模样，在下斗胆要问姑娘一句，你这般对待我们相公——数度救你之命的恩人，你心中可安吗？”

岳小钗轻轻叹息一声，目光转注到玉箫郎君的脸上，道：“张兄，你这又何苦呢？天下美女，何止千万，似张兄这般俊美的人物，又有烜赫的家世，正不知是多少深闺少女梦寐以求的情郎，何苦为我岳小钗……”

玉箫郎君苦笑一下，接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那白发老姬冷哼一声，接道：“没有出息，张家有你这样的子孙，都丢完了先祖颜面。”

玉箫郎君黯然泪下，默不作声。

萧翎心中暗道：当年初度和这玉箫郎君见面，他是何等高傲气度，想不到短短数月之间，竟然成了这样一个萎靡不振的样子。

那白发老姬骂了玉箫郎君之后，目光又转到岳小钗身上，冷冷道：“虽怪我们张家子孙没有出息，但你不勾引他，他也不会对你这般痴情，追根究底，还要怪你这个负情变心的臭丫头了！”

岳小钗道：“老前辈说出这等难以入耳之言，未免太过羞辱晚辈了！”

那白发老姬怒道：“羞辱你又怎么样？”

岳小钗一皱眉头，道：“老前辈这般咄咄逼人，难道就不肯留给晚辈一步余地吗？”

白发老姬冷笑一声，说道：“小孙虽然没有出息，但他乃是我们张家唯一的传人，你难道就不替老身想想吗？”

那中年尼姑接口说道：“似这等谈法，再谈上三天三夜，也谈不出一个结果来，咱们还是谈谈正题吧！”

岳小钗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那白发老姬余怒未息地说道：“今日之事，总要有一个决定，不论如何谈法，一定要找出一个结果来！”

中年尼姑缓缓说道：“那是自然，贫尼奉师命而来，总要给你老人家有个交代……”

目光转到岳小钗的脸上，道：“小钗，今日情势，你心中想是早已有数，来时师父亦曾嘱咐为姐，希望你能对张世兄有个交代。”

岳小钗眨动了一下眼睛，缓缓说道：“师姐要小妹如何呢？”

中年尼姑道：“红尘十丈，纠纷无止，愚姊已三十年不闻不问人世间的纠纷，此番前来，是师命难违，但我既然来了，总希望能把它办好，免得闹出不幸惨事！”

岳小钗道：“师姊说吧！你要小妹如何？”

中年尼姑望了萧翎一眼，只觉他英华内蕴，神采照人，玉箫郎君，虽然生的甚俊，但是与萧翎比起来，却缺少一股飘逸清灵之气，心中暗道：如若要在两人之间，择一而侍，自然是那萧翎强过玉箫郎君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纠纷之源，是为你负情变心……”

岳小钗接道：“师姊真是这般看法吗？”

中年尼姑道：“不管你心中有多少委屈，不管你心中想法如何，但你和张世兄，有过一段情，那是不会错了。”

岳小钗望了那中年尼姑一眼，道：“师姊之意是……”

中年尼姑接道：“咱们一件一件谈，剥茧抽丝，你只要回答师姊之言就是了。”

岳小钗对这中年尼姑似是十分尊重，缓缓点头，未再争辩。

那中年尼姑轻轻叹息一声，道：“岳师妹不回答姊姊之言，那是说姊姊说的不错了。”

岳小钗道：“我们确实有过一度很好的交往，我事先已经对他说过，这件事，一点也不能怪我。”

白发老姬怒道：“你对他说的什么？”

岳小钗道：“我对张兄说，如若那萧翎还活在世上，我就不能再和他交往下去。”

白发老姬回顾了玉箫郎君一眼，道：“俊儿，有这件事吗？”

玉箫郎君点点头，道：“不错，她对我说过，不过我没……”

那一直没有讲话的灰袍老者，突然接口说道：“这事简单的很，咱们把萧翎杀了就是。”

萧翎剑眉耸动，正想接言，岳小钗却抢先说道：“兄弟，这些事和你无关，你不要说话。”

萧翎一向对岳小钗尊敬异常，只好强自忍下未言。

那中年尼姑长长吁一口气，道：“贫尼来此之前，师命所嘱，是要贫尼

查明内情，如是岳师妹情理两亏，贫尼自然会出手迫她就范，因此，贫尼希望能了解全部内情，一则归见家师之后，也好有个圆满的报应，二则也好自定个处理之法，是故，贫尼不希望在内情尚未完全明了之前，就闹出惨局。”

白发老嫗冷哼一声，道：“你那师父皈依佛门之后，自鸣清高，早已不把我这老嫗放在眼中了，先夫未入禁宫之前，令师还常回白云山庄，叫过两声嫗嫗，自从先夫夫踪于禁宫之后，这四十多年来，她从未再回过白云山庄，她也从未叫过我一声嫗嫗，好像她已经不是张家的人了。”

那中年尼姑淡淡一笑，道：“家师生性外冷内热，为了张老前辈陷身禁宫一事，曾经耗费了三年时间，希望能找出禁宫所在，营救出张老前辈，但因事与愿违，才羞回白云山庄，剃度出家，皈依佛门，就是贫尼，也不能轻易去打搅于她……”

白发老嫗道：“那她为什么又要收留岳小钗，传以武功呢？”

中年尼姑望了玉箫郎君一眼，道：“此事要问张世兄，据贫尼所知，是那张世兄苦苦相求，家师无可奈何，才收留了岳师妹，但只是传授武功，并未正式收她为徒。”

白发老嫗道：“既未正式收她为徒，你却一口一个师味，叫得十分亲热啊！”

中年尼姑皱皱眉头，但仍然心平气和地说道：“家师有一段是坐关时间，曾经把这位小师妹交给了我，她在家师门下学艺，那我要如何称呼于她呢？”

白发老嫗回顾了玉箫郎君一眼，道：“俊儿，你对臭丫头不但有救命之恩，而且还苦苦求告你那位姑奶奶收她为徒，如今她羽翼已丰，自然是不会再理会你了。”

这几句话说得口气虽然十分刚强，但语内含意，却是充满着凄凉。

岳小钗柳眉扬动，缓缓流下来两行泪水，欲言又止。

玉箫郎君长长叹息一声，道：“奶奶，这些事都已经成过去了，不用再谈了，小孙之病，大约无药可医，岳姑娘既已变心，咱们不用追究此事了……”

话至此处，突然重重咳了两声，打断了未完之言。

白发老嫗缓缓接道：“孩子，你这话说的什么意思？”

玉箫郎君道：“小孙之意，咱们不用再打扰岳姑娘了。”

白发老嫗冷笑一声，道：“你父母早已死去，张家后裔，要靠你传宗接代，孩子，你肩上责任何等重大，岂能轻易言死。”

玉箫郎君道：“小孙纵然不要死，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白发老嫗道：“你死了，那也该有人为你偿命啊！”

他们祖孙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言词内充满着凄凉、仇恨

第二十七回 断魂崖生死斗

中年尼姑重重的咳了一声，道：“老前辈，咱们此来用意，旨在问明那岳姑娘的意思……”

那灰袍老人接道：“不错，咱们应该先问明岳姑娘的意思。”中年尼姑目光转到那白发老妪脸上，缓缓说道：“老前辈如若想要晚辈处理此事，最好能够给晚辈一些时间。”白发老妪目光一转望了玉箫郎君一眼，黯然说道：“好吧，老身不再讲话就是。”

那中年尼姑突然站起身子，道：“岳师妹，你过来，我要和你谈谈！”

岳小钗缓缓站起身子，慢步行了过去，道：“师姊有什么吩咐？”

那中年尼姑举步向外行去，一面说道：“你跟我来吧！”举步向室外行去。

岳小钗回顾了萧翎一眼，随在那中年尼姑身后行去。素文和另外一个红衣女婢相互望了一眼，跟在岳小钗身后行去。

萧翎低声对百里冰道：“冰儿，你坐在这里等我。”霍然站起了身子。

那白发老妪和那灰衣老人也随着站起了身子，放过岳小钗和那中年尼姑，拦住了素文和那红衣女婢，以及萧翎等人。那灰衣老者冷笑一声，道：“诸位最好是坐回原位别动。”萧翎大步向前，越过二婢，接道：“如若在下一定要走呢？”灰衣老者道：“那只有一个办法。”

萧翎道：“什么办法？”

灰衣老者道：“凭武功闯过去。”

萧翎暗中一提真气，正待接口。

岳小钗突然回过头来，道：“你们都退回去。”

素文和那红衣女婢应了一声，齐齐向后退去。

萧翎强自按捺下胸中气愤，也缓步退了回去。

那白发老妪冷冷地望了萧翎两眼，沉声说道：“小娃儿，你过来，老身有话问你。”

萧翎心中犹疑不定的缓步行了过去，道：“老前辈有何见教？”

白发老妪两道目光有如冷电一般，直逼到那萧翎的脸上，缓缓说道：“天下美女难计其数，你为何一定要和小孙争那岳小钗呢？”萧翎剑眉微微一扬，道：“老前辈此言差矣……”白发老妪怒道：“老身活了九十多岁，难道还会说错话吗？”萧翎道：“在下既无和令孙争风之心，更无争风之事，只是老前辈等仗势凌人，劳师动众，形同逼婚……”

白发老妪气得冷哼一声，接道：“几十年来，从没人敢对老身如此无礼……”

萧翎心中暗道：这女人年纪虽大，但脾气却是暴躁得很，如今岳师妹心意未明，倒是不便和她起冲突。当下强自忍下胸中怒火，淡淡一笑，道：“如是老前辈和晚辈交谈，晚辈一向直言无隐，如是不愿和晚辈交谈，晚辈也不敢高攀论辩。”白发老妪回顾了玉箫郎君一眼，缓缓说道：“好！老身一生之中，从未对人说过一句求人之言，此刻却求你萧翎一事、自然，老身亦有还报！”

萧翎心中虽知其事，必然是十分难为的事，但仍然忍耐不住，问道：“什么事？”

白发老妪道：“你立刻动身离此。”

萧翎一皱眉头，忖道：我舍死亡生进入禁宫，千里迢迢奔来此地，就是为岳姊姊助拳而来，怎能轻易离此……

那白发老嫗似是早已料知萧翎必然不允，不待萧翎接口，就抢先说道：“老身所付的代价，亦是重大无比，当今武林之世，除了我白云山庄之外，大概还很少有人敢和那沈木风为敌作对。”

又道：“纵然是有，也是心余力绌，势所难能，老身愿以我白云山庄中三名武功最强的精锐高手，助你抗拒沈木风，事有必要，老身也可亲自助你一臂之力，这代价够大了吧！”

萧翎摇头道：“沈木风和晚辈为敌，是一件事，我那岳姊姊和令孙的纠纷，是另一件事，这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

白发老嫗心中似很焦怨，大约是在那中年尼姑和岳小钗未返石室之前，先把萧翎一方解决，无心再听萧翎解说下去，眉头一扬，接道：“这么说来，你是非要插手其间？”

萧翎道：“你们和岳姑娘之间的纠纷，只要能够和平解决，在下决不插手，但如要势成水火，动手相搏，在下就不能不管了！”

白发老嫗冷笑一声，道：“如若老身此刻先取你命呢？”

萧翎道：“晚辈既然敢来，早已把生死置诸度外了。”

白发老嫗一提气，正想出手，忽闻步履之声传来，当下隐忍未发，霍然转过身子。

那中年尼姑面色严肃，望了萧翎和那白发老嫗一眼，缓缓说道：“老前辈，贫尼已经和岳师妹谈过了。”

白发老嫗道：“我那位世贤妹，精研佛法，是一位有道高尼，你是她衣钵弟子，已得真传，必能舌翻金莲，说动你的岳师妹了。”

她心中隐忍着无限委屈、怒火，纵然是几句好话，从她口中说出，也是犹带讥讽，十分难听。

那中年尼姑却是涵养甚好，摇头说道：“贫尼只怕很难完成家师所托了。”

白发老嫗脸色微变，道：“如是你说不服你这位岳师妹，那是只有动手一途了。”

中年尼姑面色凝重，缓缓说道：“在事情还未绝望之前，贫尼还不想施用最后的手段。”

白发老嫗道：“照老身的看法，此刻，已算完全绝望了。”

中年尼姑道：“贫尼既奉师命而来，对家师和老前辈都将有个交代。”

白发老嫗道：“那很好，咱们可以动手了，你对你那位师妹，老身对付萧翎。”

中年尼姑道：“老前辈还请忍耐片刻，贫尼还有句话问问张世兄。”

白发老嫗缓步退到一侧，道：“你问吧！”

中年尼姑目光转注到玉箫君身上，道：“张世兄，贫尼有几句话请教，希望张世兄能够据实而言。”

玉箫郎君点点头，道：“什么事？”

中年尼姑道：“岳姑娘可曾对你说过，萧翎如有信息，她就要离你而去？”

玉箫郎君点点头，道：“不错，说过这句话。”

中年尼姑道：“你当时如何回答？”

玉箫郎君沉吟了一阵，道：“在下当时未置可否。”

中年尼姑目光又转到岳小钗脸上，道：“岳师妹，张世兄是如此回答你

吗？”

岳小钗摇摇头，道：“不是。”

中年尼姑道：“张世兄如何回答于你，关系十分重大，你此刻不用害羞，还望照实说出，在当时情景，说者有心，听者无意，张世兄可能已经淡忘，但你却是有心而言，想必还记忆犹新吧。”

岳小钗道：“张世兄当时答复我的是，萧翎已沉尸长江，怎可能还魂复生。”

白发老嫗接道：“就算如此回答，那也不算是答应她回到萧翎身旁啊！”

中年尼姑沉声问道：“岳师妹，这是真实之言吗？”

岳小钗道：“小妹不敢欺骗师妹，句句话都是真实经过。”

中年尼姑目光又转到玉箫郎君脸上，道：“张世兄，岳姑娘说的对不对？”

玉箫郎君沉吟一阵，道：“师太说的不错，说者有心，听者无意，在下已然记不清楚了。”

中年尼姑缓缓说道：“还有一件事张世兄定然会记得很清楚的。”

玉箫郎君道：“什么事呢？”

中年尼姑道：“岳小钗是否答允过你的婚约。”

白发老嫗接道：“岳姑娘和俊儿，并出并游，足迹几遍名山胜水，孤男寡女，如非有情，岂能如此。”

中年尼姑道：“有情和婚约，是两件事，贫尼觉得应该查问清楚才是。”

目光又转到岳小钗的脸上，道：“岳师妹，你答允过张世兄的婚约没有？”

岳小钗道：“张世兄曾对小妹提起婚事，小妹当时答复是再等两年，如若仍无我萧兄弟的消息，那就委身相待，以报数番相救之恩……”

那铁手金面人突然插口接道：“若非我家公子数番相救，姑娘有十条命，也已经完全死绝，萧翎纵然还生在世上，姑娘却已尸骨成灰了。”

岳小钗不理那铁手金面人，仍然继续接道：“可是此言之后，不到两年，萧翎就出现于江湖之上，小妹听得此讯之后，就留下书信，悄然离开了张世兄。”

中年尼姑望着玉箫郎君接道：“张世兄，她说的是真是假？”

玉箫郎君点点头，道：“不错。”

中年尼姑道：“好！岳师妹再继续说下去吧！”

岳小钗轻轻叹息一声，道：“以后，张世兄曾天涯海角的追踪于我，但小妹一心要寻找我那萧兄弟的下落，未敢再和张世兄见面。”

玉箫郎君接道：“咱们虽未见面，但却曾以箫声、琴韵，互通音讯相思。”

岳小钗道：“张世兄虽然以玉箫苦诉相思之情，但愚妹却以琴韵回劝张世兄，不用再为小妹浪掷情感，想来，张世兄不会否认吧！”

玉箫郎君叹道：“海枯石烂，此情不移，岳姑娘……”

白发老嫗一顿脚，接道：“没有出息的小子……”

目光转到那中年尼姑的脸上，道：“不用再问下去了！”

中年尼姑道：“贫尼还有一些内情不明，希望能再问几句。”

白发老嫗道：“问来问去，都是一样了，我这位没有出息的孙儿，苦恋岳姑娘，但岳姑娘却是情有所钟，一心向那萧翎，老身想不出再问下去还能问出什么来？”

中年尼姑略一沉吟，道：“老前辈，贫尼想从其间，找出岳师妹的错，也好有一个问罪的借口。”

白发老嫗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老身立刻就可以告诉你一个拿下那小丫头的理由来！”

中年尼姑道：“贫尼已没有嗔念，要我无缘无故的出手对付岳师妹，很难下手，必得找出她一点错处才成……”

白发老嫗道：“她水性杨花，忘情负义，难道还不是理由吗？”

中年尼姑道：“可是，这其间经过的内情，岳师妹并无亏理之处。”

白发老嫗冷笑道：“你师父派你来，是给老身帮忙，并非让你判断是非来的。”

中年尼姑道：“家师告诉贫尼之言，是要问明内情，再行决定处理之法。”

白发老嫗脸色一变，正要发作，忽听灰衣老者说道：“老夫人不要生气，三绝师太必然会有处理办法，对咱们白云山庄有个交代。”

那白发老嫗冷哼一声，道：“咱们先看她如何处理再说。”

言罢，回身行到石室一角，盘膝坐下，闭上双目，大有不再闻问之概。

那中年尼姑望望岳小钗，又望望玉箫郎君，轻轻一叹道：“冤孽，冤孽。”

那灰衣老者一抱拳，恭恭敬敬对中年尼姑一礼，道：“三绝师太，张家乃一脉单传，如是我们小东人有了三长两短，师太何以对得起陷入禁宫的老庄主呢？”

三绝师太叹息一声，自言自语说道：“昔年家师为我剃度之时，曾经问我取个什么法号，我脱口而出，要用三绝作号，我要一心一意皈依我佛，绝情、绝亲、绝义，想不到我静修了几十年后，仍然为情所困。”

萧翎目睹三绝师太困恼之状，忍不住说道：“师太乃有道之人，何苦为凡俗人情所困，你既已无我无嗔，何不退出这场是非呢？”

三绝师太冷笑一声，道：“你是什么人？”

萧翎道：“区区萧翎。”

三绝师太道：“此时此地，你有何资格和贫尼说话？”

萧翎心中暗道：这尼姑不知好歹，我好言劝她几句，难道劝错了吗？

正想反唇相讥，突闻岳小钗喝道：“萧兄弟，没你的事，你不许多嘴。”

他心中对那岳小钗一向敬若天人，听得岳小钗的呼叫，立时住口不言。

三绝师太长长叹息一声，道：“岳小钗，事情经过我已了解大部、其间细节，那也不用追究了，你也有很多错失之处，虽然有理，但却负情，如今，事情已然闹到这步田地，不知你要作何打算。”

岳小钗苦笑一下，道：“如是张世兄一人来此见我，小妹心非铁石，大恩旧情，倒叫小妹很感难以自处，如今，张世兄劳师动众而来，大有逼迫小妹就范之用心，这似乎已脱出情理之外。”

三绝师太道：“张老前辈爱孙心切，随同而来，那也不能算错。”

岳小钗道：“可是除了老太太之外，还有随行多人，那是作何解说？”

三绝师太道：“师妹可绝亲情，但却不能抗拒师命……”

岳小钗道：“师命要小妹如何？”

三绝师太道：“师父虽然是当今第一明理人，但师妹别忘记，她终是玉箫郎君的姑奶奶啊！”

岳小钗先是一怔，继而淡淡一笑，道：“师父如何交代师姊，请明说了吧。”

三绝师太道：“师父命我来此之时，要我盘问实情，看你是否确有错处。”

岳小钗道：“小妹已然据实奉告，是否有错处，师姊想已了然。”

三绝师太道：“有理负恩，岂能算全无错失。”

岳小钗道：“小妹被迫负恩，师姊如和小妹易地而处，那将该如何？”

三绝师太道：“事由你起，烦恼由你找，要我如何帮你。”

岳小钗道：“小妹际遇，师姊早已了然，难道张世兄全无错处吗？”

三绝师太神情冷肃，缓缓说道：“师父在我离开之时，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那虽然并非指示于我，但已听在师姊耳中了。”岳小钗道：“师父说的什么？”

三绝师太道：“她老人家说，她身受张家养育之恩，兄长传技之情，但眼看张家香烟断绝……却无法相助。”

岳小钗眨动了一下圆圆的眼睛，滚下两行泪水。

三绝师太一字一句地说道：“师妹，可知晓师父言中之意吗？”

岳小钗道：“小妹明白。”

三绝师太道：“那是什么意思？”

岳小钗道：“要小妹委屈求全……”

三绝师太接道：“你准备如何？”

岳小钗道：“只要能够求全，小妹愿受委屈，可是小妹纵受委屈，也是难以求全啊！”

三绝师太目光转注在萧翎脸上，缓缓说道：“你是说萧翎还活在世上，无法背弃对他的承诺。”

岳小钗急道：“师姊……”

三绝师太冷冷说道：“只要你愿受委屈，余下的事，自然不用你再费心了。”

目光转注萧翎身上，缓步行了过去。

岳小钗急急说道：“师姊，那和萧翎无关，姊姊误会了小妹之意。”

三绝师太缓缓说道：“如是萧翎未得重生，此刻师妹已是张家媳妇，这中间有一个死结，必得解开，那死结之源，就是萧翎还活在世上。”

她似是自言自语，也似是说给萧翎和岳小钗听。

岳小钗突然举步而行，想拦阻三绝师太，萧翎已然挺身而出，抢着说道：“岳姊姊请退开去，这位师太既然找上了小弟，那就是我的事了！”

三绝师太的左手一挥，挡住了岳小钗，冷冷说道：“走开去，我已自有处理此事之法！”

岳小钗心中暗道：看来今日难免一战了。暗中提气戒备，退到一侧，只要有人出手攻袭萧翎，立刻出手抢救。

三绝师太喝退岳小钗后，缓缓对萧翎说道：“我们谈的事情，你都了然了？”

萧翎道：“不错，在下听得明明白白。”

三绝师太道：“为了拯救张世兄的性命，贫尼想解开这个死结！”

萧翎问道：“不知师太要如何解开这个死结？”

三绝师太道：“事情很简单，这中间的死结，就是你萧翎的生死问题。”

萧翎冷笑一声，道：“师太之意，是要我萧翎自绝于斯吗？”

三绝师太道：“救一命伤一命，非我佛门之道，贫尼不愿为也！”

萧翎一皱眉头，道：“除此之外，师太还有何高见呢？”

三绝师太神色肃然道：“有一个办法，可以使萧翎从此消失人间。”

百里冰暗道：她既然不杀我萧大哥，又要他从此在人间消失，不知她有

什么奇怪办法，倒要用心听听。

但闻萧翎道：“师太有何高见，在下倒愿听听……”

三绝师太目光由岳小钗脸上扫过，凝注在百里冰的脸上，道：“英雄豪杰，红粉佳人，到头来，都不过是一堆白骨，阁下年纪幼小，出道不久，但已招来了满身情孽，何不自斩情关，随贫尼皈依佛门，贫尼愿代你荐谒吾师，修悟我佛妙谛，扫净灵台，还我本来。”百里冰暗道：原来他要我大哥出家为僧。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师太要我剃度出家是吗？”三绝师太道：“不错，剪去三千烦恼丝，从此不是红尘人，萧翎之名，亦将是从此消失了。”

萧翎微微一笑，道：“师太佛法深奥，小可颇受感动……”三绝师太接道：“你答应了？”

萧翎摇摇头道：“不过，小可俗事未了，目下还难答允。”三绝师太冷笑一声，道：“贫尼亦看出你非佛门中人，慈航之舟，虽能普渡众生，载彼对岸，超脱苦海，但佛门仍然不渡无缘之人……”

突然合掌当胸，闭上双目，道：“南无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陡然睁开双目，眉宇间闪掠一抹杀机，道：“萧施主……”萧翎道：“师太有何吩咐？”

三绝师太冷然接道：“贫尼已然数十年来动嗔念……”萧翎接道：“此刻呢？”

三绝师太道：“贫尼已然对你尽了心力，顽石既不点头，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言中之意，杀机隐露。

萧翎摇头叹道：“师太妄动嗔念，只为了上体师心……难道这也是佛门之道吗？”

三绝师太道：“你既不愿皈依我佛，想必是已经胸有成竹，贫尼愿一聆高论。”

萧翎道：“非是小可不愿，实因小可心愿未完，目下江湖上邪魔当道，武林中杀机弥漫，我萧翎既入武林，自应该为我武林尽一己之力，以维武林沿传千百年的道统正义……”这几句话，说得十分厉害，只问得三绝师太脸色一变。萧翎不待三绝师太开口，重又接口说道：“只是玉箫郎君和我岳姊姊的纠纷纯出于个人私情，和天下武林同道无关，和武林正义无关，师太静修数十年，仍难免为私情所动，区区凡俗人也，自然亦难免为私情助拳，但想不到诸位却把千般过失，都推到我萧翎身上。”

三绝师太道：“此刻光阴宝贵，你既不愿走贫尼指出之路，总得找出一个解决之法才成。”

萧翎摇头道：“在下并无良策，要看师太的高见了。”

三绝师太道：“贫尼倒有一法！”

萧翎道：“请教高见。”

三绝师太道：“一个人活一百岁也是难免一死，萧施主如肯自绝而死，既可免去死时痛苦，亦可成人之美！”

萧翎道：“如若我和玉箫郎君两人之间必有一人死亡，那死亡之人，又何必一定是在下呢？”

三绝师太道：“因为，他姓张，你姓萧，何况你早已盛传沉江而死……”

萧翎冷笑一声，道：“但你三绝师太不姓张啊！”

岳小钗心中原想阻拦萧翎不要和三绝师太冲突，只要三绝师太能够置身事外，今日情势，就大不相同了，一向冷静从不偏私的三绝师太，已然明显的表现出全力支援玉箫郎君，大势已定，冲突难免，所以也就不再阻止，暗作戒备，冷眼看情势发展。

萧翎反唇相讥那三绝师太之后，想她很可能会出手施袭，已然提聚真气，准备先硬接她一击。

哪知事情竟然大大的出了他意料之外，三绝师太并未立刻出手，目光转注到岳小钗的脸上，缓缓说道：“师妹，你想清楚了没有？”

岳小钗心中虽然明知她意向何指，但却故作不知，缓缓说道：“师姊要小妹想什么？”

三绝师太道：“想想今日的结局，如若是彼此一动上手，只怕是不死难休了！”

岳小钗神色严肃，望了玉箫郎君一眼，说道：“对张兄的病势，小妹不但同情，而且极为关怀，张老太太的武功，小妹更是早已心慕，就人情上而言，小妹也许确有愧对张兄之处，不过在理而言，小妹是毫无亏损，和张兄交往之时，小妹已然说明，萧翎如若还在人世，小妹就要离他而去……”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张兄身上重病，不论是否和小妹有关，小妹都应该侍候左右，尽我之能，使他早日康复，可是，今日的情势，不但叫小妹心灰意冷，而且也使小妹情尽于斯，张兄和我订约，在此相会，纯是私情，但张兄却劳师动众，请了张老夫人和师姊同来，随行之人，又都是白云山庄中第一流的高手，用心昭然若揭，小妹就算是确然对他有情，也将因此化情为恨，心同寒冰了。”

三绝师太冷冷说道：“你这些理由，就算不说，师姊我也知道，眼下情形，是要你勉为其难！”

岳小钗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道：“师姊要我答应什么？”

三绝师太道：“张世兄的婚事，他为你染上相思重疾，除你以外，纵然罗尽天下灵药，也无法医好他的病。”

岳小钗略一沉吟，道：“小妹如若不答应，师姊是否怀疑到我和萧翎有私了？”

三绝师太喜道：“这么说，你是答应了。”

她修为深厚，从来是喜怒不形于色，此番却掩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

岳小钗缓缓说道：“师姊暂请忍耐片刻，小妹还有下情奉上。”

三绝师太脸色一变，道：“你似是有很多话要说，是吗？”

岳小钗道：“不错，小妹要把心中所有的话一齐讲完，也许，过了这一刹那之后，小妹就不能再谈什么了，如此，师姊也好把详细内情奉告恩师。她老人家对小妹教养一场，小妹不能上报慈恩，心中万分不安……”

三绝师太接道：“事已至此，我不听你太多解说，但你要我把内情转告师父，那是你的孝心，师姊照办，但你解说之时，要删繁从简，扼要说明，容师姊提醒你一句，今日之局，你如不能妥善安排，只怕是悲惨的后果。”

岳小钗淡淡一笑道：“这已在小妹的预料中，师姊关怀，小妹心领了……”

语声一顿，接道：“萧翎来此，我曾拒绝和他相见，先母去世遗书已然示明，要妥善照顾萧翎，遗书详情，小妹不便说得太过详尽，但那遗书上，无疑的已决定了小妹的终身……”

三绝师太怔了一怔，接道：“有这等事？”

岳小钗道：“小妹言出肺腑，决无一句虚言。”

三绝师太道：“那遗书现在何处？”

岳小钗道：“现由小妹收藏。”

三绝师太道：“好！你说下去。”

岳小钗道：“所以，张兄数度救我之命，小妹感恩图报之际，已对他再三申明，萧翎如若还活在世上，我必要离他而去……”

三绝师太接道：“师妹可曾对张世兄说明遗书的事吗？”

岳小钗道：“没有。”

三绝师太道：“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如若你当时说明真象，也许不会有今日之事了！”

岳小钗道：“当时，张兄如若详予究问，小妹已然准备奉上遗书，可是，张兄当时故做大方，只淡淡一笑，并未追问，他既未问，小妹自是也不便厚颜自动拿出家母遗书了。”

三绝师太目光转到玉箫郎君的脸上，缓缓说道：“张世兄，她说的对是

不对？”

玉箫郎君点点头，道：“当时那萧翎沉江而死的传说十分真实，在下亦曾赶往萧翎落江之处查看，只觉浊浪滚滚，正是长江水流湍急之处，别说一个不会武功的人了，就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只要不会水底工夫，落江之后，也是很难有生存之望，因此，在下判断萧翎已经死定了。”

三绝师太望了萧翎一眼，道：“但他此刻却仍然好好的活着。”

岳小钗接道：“小妹已事先说明，此刻自也算谈不上忘恩负义了。”

张老夫人突然接口说道：“如若不是小孙三番两次相救于你，此刻你早已尸骨化灰，那萧翎纵然还活在世上，也是见你不着了。”

岳小钗道：“不错，晚辈离开了张兄，算是忘情负恩，但如我背弃了萧翎，他们救过家母之命，家母遗书中又示明了我的终身，如若老前辈和晚辈易地相处，老前辈亦当如何？”

张老夫人道：“老身从不会遇上此等事情，自然不用想了。”

岳小钗望了三绝师太一眼，接道：“事情经过大致如此了，如若这番张兄一人前来，小妹处境，就更加为难了，但这番张兄约请这么多人手，形同逼婚而来，小妹心中反而轻松多了。”

三绝师太缓缓说道：“说完了吗？”

岳小钗道：“小妹说完了，小妹死后，但望师姊能把小妹之言转告恩师，小妹就感激不尽了。”

张老夫人接道：“那很好，既是你感觉到很为难，死了倒是一了百了的办法。”

她心中已然暗暗作过盘算，如若岳小钗还活在世上，玉箫郎君一直怀念着她的音容笑貌，这相思之症，自然是日渐加重，最后只有死亡一途；如若岳小钗能够在他面前死去，让他亲眼看到，他心目中的红粉佳人死后之状，自可逐渐他心中美好的印象，使他怀念痴情逐渐消失，过些时日，再替他找一个美貌姑娘，就不难疗好心中相思之症了。

岳小钗两道冷峻的目光，一掠张老夫人，道：“老前辈，晚辈虽然必死，但却不愿自绝！”

张老夫人道：“你要如何一个死法？”

岳小钗望着三绝师太，道：“师姊，小妹性格，师姊素来了解，我虽是

女流之辈，但自信尚有一些风骨，张老前辈处处对小妹逼迫，小妹只有反抗一途了！”

三绝师太冷冷说道：“你自己好好想想，如若动上了手，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岳小钗道：“小妹想过了，至多横尸断魂崖底。”

三绝师太冷笑一声，道：“你自信一定死得了吗？”

岳小钗道：“千古艰难唯一死，小妹已经不怕死了，还怕什么呢？”

三绝师太长长叹一口气，缓缓说道：“师姊虽然奉师命到此，也不能袖手旁观，你既不肯听我之命，师姊也无法助你了。”

岳小钗道：“小妹知晓师姊苦衷，决不致心存怨恨。”

三绝师太冷冷说道：“你不用想的太好，如若定要动手，你可知谁是你首遇之敌？”

岳小钗怔了一怔，道：“不会是师姊你吧？”

三绝师太道：“正是师姊。”

岳小钗苦笑一下，道：“师姊为何定要先行出手，竟不肯给小妹一次机会？”

三绝师太道：“你如能上体师父旨意，知为姊处境艰辛，那就不会有这一场动手搏斗了！”

岳小钗黯然说道：“小妹已然说出了内情，师姊也已然全部了解了……”

三绝师太冷厉地说道：“我都知道了也是不能放过你，眼下你只有两个选择，若不答应嫁作张家媳妇，只有动手相搏一途。”

岳小钗正容说道：“小妹只希望师姊能向后退让一步，使小妹能够……”

三绝师太接道：“师姊必须是先打头阵之人，其间有很多的理由……”

萧翎突然接道：“岳姊姊既不愿和这位师太动手，这第一阵让给小弟如何？”

岳小钗道：“这里没有你们的事，快些退出此谷，素文代我送客。”

萧翎哈哈一笑，道：“岳姊姊，事已至此，你想小弟还能够走得了吗？”

岳小钗道：“在我未死之前，我可求我师姊放你离此，我们相处数年情意，此事又和你无关，想她定然会答应我这个请求的。”

萧翎道：“纵然你那师姊肯答应放我，张家也不会饶了我，今日我不死在断魂崖底，日后必死在他们追杀之下，那时，只有小弟孤身一人和他们决战，何不今日与姊姊联手和他们一决胜负呢？”

岳小钗道：“你已是武林中成了名的英雄，天下武林同道对你寄望之切，有如大旱之望云霓，你纵然要死，也该死在堂堂正正的维护武林正义之战中，为什么要死在儿女私情的械斗之上呢？”

萧翎缓缓说道：“这是他们逼的啊！云姨尸体尚未入土，难道姊姊当真愿死在断魂崖底吗？”

岳小钗道：“我是非得如此不可，但你却大可不必啊！”

萧翎道：“你死之后，他们也不会放过我，你若活着，他们亦将瞒着你暗中设法杀我，如今彼此敌对之势已成，他们也可能帮助那沈木风和我为难，那时双强会合，相较之下，小弟处境，比今日更坏上十倍百倍，留祸异日，又何苦不在今日，分个胜败出来呢？”

岳小钗回目望了萧翎一眼，眼睛中充满着复杂的表情。

萧翎在记忆之中，从未见过岳小钗那等奇异的目光，自己也无法分辨，

那目光是爱是恨，是幽怨，还是多情。

三绝师太冷厉地说道：“念在咱们相处数年的情份之上，我先让你一招，你可以出手了！”

萧翎突然挺身而出，越过岳小钗，回头喝道：“你退回去！”

在他心目之中，一向把岳小钗视作天人，从来就不敢稍存褻渎之心，更不敢厉言相加，此刻，情绪激动，难以自禁，忍不住大喝一声。

萧翎想来，这等大声叱喝，必将招致岳小钗的激怒，哪知事情竟是大大的出人意外，岳小钗竟然是缓缓垂首，向后退去。

萧翎心中一宽，回目望着三绝师太道：“我岳姊姊和你同门学艺，你先她入门甚久，她武功如何，你是最为清楚了，师太和她动手，那是十拿九稳要胜她了。”

三绝师太冷笑一声，道：“但我们还有数年相处情份，我至多伤了她，不会取她之命。”

萧翎正色说道：“如若在下动手呢？”

三绝师太道：“那就各凭武功，一分生死了。”

萧翎道：“师太可以出手了！”

三绝师太自进得石洞之后，一直未留心过萧翎，此刻要和他动手，不自觉地打量萧翎一眼。

只见他神定气闲，抱元守一，气势十分威壮，不禁微微一怔，暗道：此人年纪不大，但斗志却似是高昂得很，看他气势，内功成就亦是不弱，倒是不可大意。

忽然间三绝师太对萧翎重视起来，神态亦不似适才那样狂傲，缓缓说道：“我和岳师妹动手相搏。确实有些不够公平，萧大侠既愿代她出战，贫尼极愿领教。”

萧翎看她突然间态度缓和下去，心中暗自奇道：这尼姑一直是神情冷漠，怎的突然变得和气起来？当下说道：“师太要和在下比试拳脚呢？还是比试兵刃？”三绝师太缓缓说道：“咱们这番动手，并非比武，不限定拳掌兵刃，自认所长，尽量施展就是。”

萧翎道：“办法很公平，师太请出手吧！”

三绝师太道：“贫尼让你先机！”

萧翎道：“师太乃有道高人，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了。”扬手一掌，拍了过去。

这数月中，他练习少林弹指神功和华山谈云青的剑法，全神贯注日夜苦习，不但神功、剑术有成，内功方面，亦是大有进展。掌势出手，震起了一股强厉的掌风。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萧翎出手一击，三绝师太已知遇上了劲敌，左手疾抬，食、中二指反袭萧翎脉门。萧翎道：“好手法！”

右掌一沉，左掌闪电一般击了出来。

他掌法来自南逸公的亲授，南逸公毕生的精力，都化在练习掌法之上，那自是艺有专长，尤其那连环闪电掌，以快速勇猛，见称武林。

三绝师太看萧翎出掌的快速，极为罕见，不禁大吃一惊，暗道：瞧不出这娃儿掌法如此快速。

心中念转，人却一个转身，横闪三尺，避开一击。萧翎大声喝道：“师太请恕在下放肆了。”

喝声中如影随形退了上去，双掌连环击出，倏忽之间，击出了八掌。

这八掌不但一气呵成，快速无比，而且掌力雄浑，力道奇强。

以三绝师太的武功，竟然被迫得连封带迟，才算把八掌避开。

岳小钗亦未料到萧翎武功如此高强，只看得心中又是欢喜，又是担忧。

喜的是萧翎小小年纪，竟有着如此的成就，担忧的是怕他失手伤了三绝师太，和师门结下了不解之仇。

那张老夫人和随行诸人，也是一个个看得心中震动，萧翎出手如此之快，使他们寄望三绝师太生擒岳小钗的希望成空。

且说三绝师太一着失机，被萧翎快速雄浑的掌法逼得连连后退，心中亦是大为惊骇，待萧翎连环八掌攻过，立时一抬右腕，摘下背上拂尘，右手一抖，幻起漫天丝影，反击过来，口中却说道：“施主掌法高强，贫尼生平仅见，小心了。”

萧翎一吸丹田真气，疾退三尺。

他避开虽然快速，但那三绝师太拂尘来势奇幻，萧翎仍然被拂丝扫中，立时衣服破裂，伤及肌肤。

那柔软的尘丝拂中萧翎，有如利刀快剑一般，划肌裂肤，伤痕见血。

三绝师太回手一击，扫中萧翎左肩，却并未立刻追袭，反而微微一怔。

原来，她一击扫中萧翎之后，感觉到萧翎身上有一股极强的反弹之力，震得右腕微微一麻。

三绝师太见闻博广，击中对方一记之后，已然感觉到萧翎有护身罡气，想到他小小年纪，竟有如此成就，实是武林极为难得的奇质异才……

在她一转念间，萧翎已然从怀中摸出来了一把寒光闪烁的短剑，说道：“师太招术奇幻，在下也要用剑了。”

短剑平胸护身，却未即刻反击。

三绝师太看他执剑之势，不禁心中一动，道：“令师何人？”

但见人影一闪，百里冰冲到了萧翎身前，望着三绝师太，说道：“等等再打好吗？”

三绝师太心有所思，缓缓说道：“什么事？”

百里冰道：“我要替大哥包起伤势之后，你再和他动手。”张老夫人冷冷说道：“彼此动手相搏，死亡瞬间事，哪有打在中途停下包扎伤势的道理。”

她言词之间的含意，自然是激那三绝师太出手，不给萧翎喘息的机会。

三绝师太恍如未闻张老夫人之言，目光却转注到百里冰的身上，说道：“你是萧翎的什么人？”

百里冰道：“我是他的义妹。”

三绝师太道：“好！你替他包起伤势吧！”

百里冰无限柔情，从身上取出一个玉瓶，倒出一些白色药粉，敷在萧翎的伤处，拿出一方绢帕，包在萧翎伤处。她情有所专，虽然众目睽睽之下，动作极是自然，毫无羞恹之态，岳小钗冷眼旁观，但始终未发一言。

她为人稳健，热情内敛，不形于神色之间，和百里冰热情洋溢正好相反。

萧翎原本想拒绝她为自己包扎伤势，但想到在众目相视之下，如是断然拒绝，必将使她无地自容，只好让她为自己敷药包伤。百里冰替萧翎包好伤处，轻轻叹息一声，道：“大哥啊！今日你如战死断魂崖底，我想那岳姑娘绝不会独生人世，小妹有幸，也将陪你埋骨于此，你放心的打吧！”

说完，望了岳小钗一眼，缓缓向原位退去。

岳小钗脸上始终是毫无表情，似是根本未曾听得那百里冰之言。

三绝师太直等到百里冰退回原位，才冷冷说道：“萧翎，可以再战了吗？”

萧翎长长吸一口气，纳入丹田，应道：“就算伤势再重一些，在下亦有再战之能……”

语声微微一顿，道：“不过，在未重行动手之前，在下必得向师太说明一事。”三绝师太道：“什么事？”

萧翎道：“在下手中这柄剑，十分锋利，有削铁如泥之能，师太要小心了。”

三绝师太心中暗道：如以彼此习武年限而言，我实不该先动兵刃，我既先动了兵刃，而且又一击伤到了他，他仍能有这般光明气度，实在太不容易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贫尼看得出来。”

萧翎道：“师太留心了。”

挥手一剑，乘龙引凤，直刺过去。

三绝师太拂尘一摆，横里击来，竟是以攻迎攻的招术。她摆拂尘的同时，人也侧过身去，自自然然的避开了一剑。萧翎短剑疾沉，横向那拂尘上面削去。

三绝师太内功深厚，拂尘的柔软马尾在她手中却是变化多端，忽而聚在一起，笔直的点来，忽而散成漫天丝网，兜头罩下。

萧翎剑招，亦是正中蕴奇，奇中藏正，处处找三绝师太的拂尘。两人动上手，晃眼间，已然搏斗了十余回合。

三绝师太拂尘攻势虽然凌厉，横击点劈，当作数种兵刃应用，但却始终为萧翎短剑封开，无法接近萧翎之身。双方又斗了五个回合，三绝师太突然一收而退，道：“你跟何人习的剑术？”

萧翎道：“授在下剑法的恩人，姓庄……”

想到徒忌师讳，突然住口不言。

三绝师太接道：“可是叫庄山贝？”

萧翎听她一口叫出了师父名字，不禁一呆，道：“不错，师太可认识他老人家？”

三绝师太脸上闪掠过一抹凄凉的愁苦，冷冷说道：“闻名罢了。”

拂尘一摆，重又攻了过去。

萧翎心中暗道：她一个出家人，怎知我师父之名呢？

心神一分，遭遇上两次险招，赶忙凝神迎敌，展开反击。

两人初动手时，萧翎只是想一心一意的削去三绝师太手中的拂尘，却不料三绝师太拂尘变化莫测，十余合搏斗之中，萧翎竟是无法削中，也因此被三绝师太抢尽先机，处处占了主动，萧翎被迫得团团乱转。

这番两人再行动手，萧翎已然不再把精神集中对付那拂尘之上，挥剑旋袭，和三绝师太互抢先机，争取主动。

这一来，使两人的搏斗形势，更显得凶险无比，拂尘、短剑，各极奇幻，招招都指向对方致命的所在。

萧翎两月来，苦苦研读那华山谈云青的剑招，不知不觉之间，早已把谈云青的剑法熟记胸中，搏斗之间，不知不觉的施用出来，那华山谈云青，就是凭借着一套剑法，跻身于武林十大高手之列，其剑招的恶毒凌厉、奇幻，自是不在张放之下了。

是以，萧翎和那三绝师太搏斗之时，常常有石破天惊的奇招出现，竟把那三绝师太迫落下风。

张老夫人和随行之人，看那萧翎的剑术如此高强，当下心中大为震骇，忖道：今日如若不能把萧翎处死于断魂谷中，日后在想伤他，只怕是万难的事了。

搏斗间突听萧翎一声吆喝，剑光疾闪中，后退了五步，肃然而立，说道：“承让，承让。”

凝目望去，只见三绝师太手中拂尘的马尾散落了一地。

三绝师太望了望手中拂尘，缓缓说道：“你胜了……”

萧翎道：“师太相让。”

但闻张老夫人说道：“他手中宝剑锋利，虽然削断了你的拂尘，但却算不得落败。”

三绝师太神色冷峻，缓缓望了张老夫人一眼，道：“张老前辈之意，可是要贫尼伤在萧翎的手中，才算是落败吗？”

张老夫人道：“如是你自甘认败那也是没有办法子的事。”

三绝师太神色严肃地说道：“贫尼有一事请教张老前辈！”

张老夫人道：“什么事？”

三绝师太道：“萧翎剑法博杂，中间有几招更是奇幻无比，不知张老前辈是否已看出了他剑法的来路？”

张老夫人道：“吾夫未死之前，曾和老身谈起天下各派剑道，曾经提起庄山贝这个人，说他剑法虽然精奇，但因受先天体质所限，加上习武过晚，所以，不敢参与十大高手竞争……”

三绝师太道：“张老前辈这几句话，是褒奖呢？还是讥讽？”

张老夫人道：“不管他是褒奖或是讥讽，他既然不敢参与十大高手竞争，那自然是自知无取胜把握了！”

三绝师太脸色一整，缓缓道：“张老夫人，咱们话题越说越远了，我只是要老夫人评论萧翎的剑法，用不着轻蔑庄山贝！”

萧翎心中一动，暗道：三绝师太似是对那张老夫人轻蔑我恩师，心中甚为不满，难道他和师父相识不成……

但闻那三绝师太接道：“如若贫尼没有看错，萧翎使出的剑法中，还含有华山派的剑法。”

萧翎吃了一惊，暗道：这三绝师太倒是见多识广，竟然瞧我剑法中含有华山派的奇招。

张老夫人一皱眉头道：“华山剑法，平淡无奇，比诸武当、昆仑，瞠乎其右，百年以来，他们唯一的一位奇才谈云青，在陷入禁宫之后，华山派就继起无人，纵然他学得华山剑招，那也算不得什么绝技了！”

三绝师太缓缓说道：“贫尼说他使用华山剑法，乃华山精华之学，正是谈云青昔年在竞争十大高人名衔中所用之剑招。”

张老夫人道：“但那谈云青已然陷入禁宫！”

三绝师太道：“贫尼怀疑的就是这萧翎是否已进过禁宫、取得了谈云青遗留的剑法。”

张老夫人摇头大笑道：“不可能吧！师太未免把萧翎估计得太高了，数十年来，不知有多少武功高强、才能卓绝之士，欲设法进入那禁宫，但都未能如愿，萧翎何许人，一个毛头小伙子，怎可能进入禁宫呢？”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就算萧翎施用华山谈云青的剑招，师太又怎会知晓呢？”

三绝师太神色冷峻，缓缓说道：“昔年张老前辈尚未陷入禁宫之前，曾经和家师研究过华山谈云青的剑法，有一次张老前辈在和谈云青决斗之中，几乎伤在谈云青的剑下，家师和张老前辈，论剑禅堂，谈了一日一夜，晚辈在旁听道，获益甚深，谈到谈云青几招奇剑时，更是深入分析，臆测变化，列论详尽，因此，晚辈记忆甚深，适才，那萧翎一剑，削去我手中拂尘，颇似谈云青几招剑法中，有一招名叫‘云绕天山’的招法，这一剑，不但要知其诀窍，而且要有极好的天赋，才能练成，谈云青陷入禁宫之后，这一招，已然在华山剑派之中绝传，萧翎既非华山弟子，自然难知其秘，今日陡然间用了出来，除了求诸谈云青的遗留剑谱之外，自然是别无可想之法了，因此，贫尼怀疑他进过禁宫。”

张老夫人沉吟了一阵，道：“如若萧翎当真的进入禁宫，他应该首先取我张家萧法。”

三绝师太道：“此言大有道理。”

目光转到萧翎身上，缓缓说道：“你那一招，是否是华山剑派中的云绕天山？”

萧翎道：“不错，师太见多识广，在下用的一招，正是云绕天山。”

张老夫人冷笑一声，道：“你进过禁宫？”

萧翎道：“不错，在下还见过张老前辈的法体了。”

第二十八回 以剑代箫

张老夫人全身一颤，道：“他陷入禁宫数十年，只剩下一堆白骨，你如何还认得出来？”

萧翎道：“事情全出张老夫人意料之外，一则因那停尸处封闭甚严；二则，几位老前辈个个均内功精深，是以，他们虽已死去甚久，但却一个个都是面目如生。”

张老夫人道：“当真吗？”

萧翎道：“萧某从来不打诳语。”

张老夫人道：“你们进入禁宫之后，岂不使空气流入，破坏了他们的法体？”

萧翎道：“几位老前辈的法体，经过了数十年，早已干枯，想来不会再坏了！”

张老夫人道：“你可曾取去了我张家萧法？”

萧翎道：“我等进入禁宫之后，才发觉早已有人先我们而入禁宫了……”

张老夫人接道：“那是说我们张家的萧法，早已先被别人取走了？”

萧翎道：“禁宫中诸位老前辈留下的武功手录，大都为人取走，至于张老前辈的萧法……”

望了岳小钗一眼，住口不言。

岳小钗缓缓从怀中取出萧王手录武功秘录，双手捧起道：“贱妾愿以张老前辈留下的绝世武功相赠张兄，以酬数番相救之恩。”这意外的变化，使得全场中人大都呆在当地，不知如何开口。

连那一向冷静的三绝师太，也为之愕然不已，半晌讲不出话来。

岳小钗缓步行到玉箫郎君身前，双手奉上萧王武功秘录，道：“张兄，小妹并非负恩忘情，实因家母遗命难违，而且，小妹和张兄交往之时，已经事先说明，今以令祖遗留人间的绝世武功相赠，以张兄才华，必可把张家萧法发扬光大，扬威于武林之中，也可减少小妹心中一份愧疚。”

玉箫郎君张俊缓缓抬起双目，盯在岳小钗的脸上，凝神注目，一瞬不瞬，两道森冷的目光，直似要看入岳小钗的内心。

岳小钗垂下头去，黯然叹息一声，道：“张兄，请接过令祖遗物，愿你日后练成绝技，扬名于武林之中，也算得小妹一番报答之意……”

玉箫郎君轻轻叹息一声，脸上的神采突然敛失，目中的神光也消失不见，他缓缓地说道：“谢谢岳姑娘的一番盛情，小兄已心领了……”

他回顾了身侧的张老夫人一眼，突然闭口不言。

显然，他言未尽意，但却强自忍下，不愿再说。

张老夫人突然伸过手去，冷冷说道：“那是先夫遗物，还给老身也是一样。”

岳小钗疾快的缩回右腕，摇摇头道：“张老前辈的遗物，放于禁宫之中，世人都知，进入禁宫充满着死亡危险，老前辈虽是萧王的夫人，只怕也没有承受这秘录之权。”

张老夫人道：“我是他的妻子，先夫遗物，我怎会无权承受。”

她双目之中，充满着愤怒的火焰，盯注在岳小钗手中的秘录之上，心想伸手抢夺，但又怕毁坏了萧王手录，不敢出手。

岳小钗缓缓地把萧王手录藏入怀中，说道：“老前辈说得诚然有理，不

过，这其间却是稍有不同之处。”

张老夫人道：“老身既是说得有理，小丫头，怎不把先夫手录交还于老身呢？”

岳小钗道：“如是张老前辈在未入禁宫之前，已写下这本秘录随身带入禁宫，这本手录，自该是归老前辈等所有，可惜的是，张者前辈进入禁宫之后，才写下了这本手录，用心在怕他绝世武功失传，谁能进入禁宫取得这本手录，自然就为谁所有了！”

那灰衣老者张成，突然接口说道：“但那进入禁宫之人，并非你岳姑娘啊！”

岳小钗回顾了萧翎一眼，道：“虽非我在禁宫取得，但却是取得之人相赠。”

张成冷冷说道：“书是我老主人写下，白云山庄自有收回之权，姑娘一定不给，咱们只好动手相抢了。”

岳小钗淡淡一笑，道：“诸位来此之时并未想到我岳小钗收存着张老前辈的手录，来此用心，无非是想迫我就范，如苦难如你们之愿，就算没有这萧王手录，诸位也一样要出手取我之命！”

目光一掠三绝师太，接道：“小妹已然忍辱负重，委屈求全，但目下情势，似乎已无法求全，小妹也不愿再忍受下去了。”

三绝师太和萧翎动手之后，心中已知今日情势，如若真的闹翻动手，定然是一个十分悲惨的结果，白云山庄，虽然精锐尽集于斯，但萧翎的剑法之奇，内力之强，如说单打独斗，包括那张老夫人在内，也未必能够胜他，如是一拥而上，合力群殴，对方有五人之多，虽然未必个个如萧翎和岳小钗武功一般高强，但既然来此，必已有备，决非好与之人。

她为人冷静，衡度过眼下情势之后，说道：“师妹意欲何为呢？”

岳小钗道：“小妹愿以张家萧法，还情张兄，如是张老夫人等迫人过甚，今日只好决诸一战了。”

三绝师太望了张老夫人一眼，道：“老夫人之意呢？”

张老夫人冷笑一声，道：“岳姑娘已负情忘恩害了小孙，看样子岳姑娘如不回心转意，小孙是难有复元之望了，何况，她又霸占了先夫遗留的武功秘录，小孙如有不幸，张家从此而绝，不还先夫武功，白云山庄还有何颜在武林立足。”

岳小钗接道：“晚辈愿以张老前辈的武功手录还情报恩，张兄不受，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张老夫人冷笑一声，道：“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我们可以夺回先夫手录，生擒你岳小钗，废你武功，迫你下嫁小孙。”

萧翎突然踏前两步，正待反唇相讥，却为岳小钗示意拦阻。

张老夫人举手一挥，那劲装少年突然出招，点了玉萧郎君的穴道。

岳小钗沉声说道：“师姊意下如何？还望早作处置，如果双方一动上手，只怕师姊也无能控制局势了！”

就在岳小钗和三绝师太讲话的工夫，那灰衣老者张成，和那铁手人已然分别移动身躯，站了方位。

只见那灰衣老者右手一探，取出了一管铁箫。

岳小钗一松腰间扣把，抖出软剑。

岳小钗一亮兵刃，素文和那红衣女婢也同时抽出了室剑。

张老夫人的兵刃十分特殊，两个金锤并不很大，只不过有茶杯大小，锤后是线香粗细的白色索绳。

但闻张老夫人自言自语地说道：“老身已整整四十年未动过这夺命金锤了。”

三绝师太看那张老夫人把昔年成名兵刃也带了来，心中知她早已有备了，今日一场生死之搏，怕是难以免去了。

双方各亮兵刃，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却发。

岳小钗神情严肃，望了三绝师太一眼，道：“大战形势已成，已难免动手，小妹希望师姊能够置身事外。”

三绝师太满脸为难之色，沉吟了一阵，道：“师妹今日如若落败……”

岳小钗接道：“埋骨断魂崖底。”

三绝师太道：“你伤了张老夫人，又是一个什么后果呢？”岳小钗道：“负荆师门，听凭发落。”

三绝师太道：“你败者必死，胜亦难免要负荆师门，胜败都对你无益，何苦要动手一搏呢？”

岳小钗道：“就目前情势而言，小妹除了还手一战之外，只有束手就戮一途了。”

三绝师太道：“师姊倒有一策，不知师妹是否肯听？”岳小钗道：“师姊请说。”

三绝师太道：“你既理上无亏，何不随师姊同归师门，由师父出面化解，不知你意下如何？”

岳小钗望了萧翎一眼，道：“小妹如是答应师姊，我这位萧兄弟呢，以他一人之力、如何能抗拒白云山庄围攻？”三绝师太心中暗道：今日在场之人，只怕以他武功最强，纵然是张老夫人出手对付他，也未必能讨得好去。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师姊试行一劝张老前辈……”目光转到张老夫人的脸上，接道：“老前辈听到我和岳师妹的谈话了？”

张老夫人道：“听到了。”

三绝师太道：“岳师妹既然愿随我回归师门听凭师父处理，老前辈似可不用再行动手了。”

张老夫人道：“我那位妹妹怕不会把我这位嫂嫂放在眼中。”语声突住，凝目思索片刻，接道：“她虽不把我这做嫂嫂的看在眼里，但我却不能不尊重她，岳小钗交给你了，三月之后，请你那位师父到白云山庄给我回话。”

三绝师太道：“晚辈定把老前辈之言据实转告家师。”张老夫人冷笑一声，道：“你要告诉她，此事关系着张家香烟绝续，她做姑奶奶的，也有一份责任。”

不等三绝师太再开口，举手连挥道：“你们可以走了。”

萧翎手持短剑而立，冷眼看局势变化，未发一言。

三绝师太自被萧翎利剑削去拂尘上的马尾之后，心理上大受挫折，已不似来时那般冷傲，当下轻轻咳了一声，接口说道：“张老夫人，贫尼还有下情奉告。”

原来，张老夫人亦看清目下形势，双方当真的各尽所能拼了起来，很难说鹿死谁手，如若三绝师太置身事外，对己方实力影响更大，三绝师太既然要带岳小钗走，那是最好不过，岳小钗去后，可以集中全力先把萧翎杀死，既可去一强敌，又断了岳小钗的希望。是以，一口答应了三绝师太，早些把

岳小钗带走。

她心中打好了如意算盘，不容三绝师太多言，接道：“你带着岳小钗走吧！此地之事，不用你操心了。”

三绝师太道：“贫尼之意，是张老夫人既然愿把岳小钗交给家师，今日这一场搏斗，似是不用再打下去了。”

张老夫人道：“岳小钗是你师妹，萧翎似是和你无关吧！”

岳小钗接道：“张老前辈如不先放过萧翎，晚辈也不会轻易离此。”

张老夫人冷冷说道：“老身一生之中，从不受威胁。”

岳小钗目光转到三绝师太脸上，道：“看来师姊像是无能调解这场纷争了，但师姊已然尽了心力，小妹也给足了师姊面子，形势如此，师姊只有退出这场纷争了。”

这几句话说得很重，三绝师太亦不禁脸色大变。

但她究竟是修养深厚的人，略一沉吟，道：“张老前辈既然不肯赏脸，师姊又败在了萧翎手中，只好暂时退出这场纷争了。”

言罢缓步退到石室一角，大有袖手旁观之意。

张老夫人似是未料到三绝师太竟然真的撒手不管，怔了一怔，冷笑道：“师太虽然被萧翎利剑削了拂尘，但你并未伤在那岳小钗的手下啊！”

三绝师太淡淡一笑，道：“张老夫人既不肯听从贫尼之言。贫尼自也不便强迫岳师妹就范了。”

一直未讲话的萧翎，突然踏前一步，缓缓说道：“诸般纠纷，都怪我萧翎未死，但此刻，老前辈却有一个杀死我萧翎的机会。”

张老夫人道：“你认为老身不敢吗？”

岳小钗秀肩微晃，越过萧翎，道：“事既由我而起，和萧翎何干，老前辈要出手，也应该对付晚辈才是。”

萧翎微微一笑，道：“姊姊就算百般委曲，他们也不会放过小弟，今日不杀我，明日还有杀我的机会，眼下唯一良策就是使他们明白，白云山庄中人无法杀我萧翎，证明此点之后，他们才肯罢手，姊妹替我掠阵，小弟不敌之时，姊姊再出手不迟。”

岳小钗还待争辩，突闻三绝师太的声音传入耳际，道：“师妹退开，萧翎武功，决不在你之下，此刻情势，只要让她知道萧翎厉害之后，才不致造成更悲惨的结局，你若坚持出手，只怕要造成混战之局了。”

岳小钗心知是三绝师太传音相告，想她之言，甚有道理，当下缓缓退开。

萧翎豪气飞扬，短剑一举，道：“老前辈请出手了。”

张老夫人冷笑一声，缓缓行前两步，手中软索夺命金锤随着她移动的身躯突然向左右飞出，那柔软的白索，有如坚硬铁杵一般，直撑着双锤。

萧翎暗自一提真气，心道：这老妇人内功精深如斯，实是有些可怕。

突然间，人影一闪，那灰衣老者跃入场中，道：“对付一个后生晚辈，怎用老夫人出手，老奴张成足矣。”

张老夫人冷肃地说道：“他手中短剑锋利，能削去三绝师太拂尘，只怕你难是敌手。”

张成道：“老奴如是不敌，夫人再行出手不迟。”

但闻百里冰高声叫道：“大哥啊！人家要用车轮战法对付你，你要多多小心。”

张成怕张老夫人受激变化，阻止自己出手，右手铁箫突然一起，一招“铁

树开花”，点向萧翎前胸。

萧翎短剑一挥，一招“法轮九转”，短剑幻化出层层白芒，横向铁萧之上削去，人却仍然肃立原位未动。

张成幼年追随萧王张放，深得主人喜爱，指点他甚多武功，张放陷入禁宫之后，张成更是刻意求进苦练萧法，四十年从未间断，他虽是仆从身份，但内功上的成就，两代的主人都难及他，乃白云山庄中武功最强的高手之一。

两人交手一招，张成已知遇上了劲敌，铁萧疾变，展开快攻，眨眼间，连攻九萧。

萧翎虽然取得了萧王张放的手录武功，但却一直无暇阅读。对张放萧法的变化全无所知，但他凭仗手中的短剑锋利能够斩铁断玉，想以利剑削斩对方兵刃。

张成眼看那三绝师太拂尘被削，心中甚多顾忌，铁萧处处要让避那萧翎短剑，很难发挥威力，虽然连攻九萧，但却未能把萧翎逼退一步。

萧翎一直站在原地未动，只是见招破招，见式破式，一招亦未反击。

只听张老夫人喝道：“住手！”

张成收萧而退，道：“夫人有何指教？”

张老夫人道：“你这打法，如何能够伤人呢？还是老身亲自会他！”

张成急急说道：“夫人，他手中短剑锋利，削铁如泥，老奴手中之萧，又是当年老东人赐赠之物，萧不离人，人不离萧，数十年来，一直带在老奴身边，老奴深恐伤了此萧，故而不敢轻试其锋，致使萧招威力难以发挥。”

张老夫人冷冷说道：“他有削铁如泥之剑，难道咱们就没有对付宝刃之物吗？”

目光转到那劲装少年身上，接道：“拿出咱们白云山庄的镇山之宝。”

那劲装少年应了一声，伸手解下背上一个墨色的包袱，恭恭敬敬的打开包裹，里面是一个一尺八寸的檀木盒子。萧翎心中暗道：白云山庄的镇山之宝，不知是何模样？倒要仔细瞧瞧。

只见那劲装少年恭恭敬敬的打开木盒，取出一个玉尺，双手递向张老夫人。

那玉尺比木盒稍短，约在一尺七寸左右。

张老夫人神情严肃的接过玉尺，道：“张成，这玉尺坚牢无比，不畏宝刀，你可以施展这玉尺和他对敌。”

张成右手接过玉尺，左手握着铁萧，欠身说道：“老奴得夫人如此厚赐，今日如不胜萧翎，只有埋骨此地，以酬厚恩了。”

言罢，转身对萧翎行了过去。

萧翎望着那玉尺通体雪白，心中暗暗想道：这白玉尺不管如何坚硬，也难和我这削铁如泥的宝刃相碰啊！

忖思之间，张成已然提着玉尺、铁萧行近身侧。

萧翎心中虽然不信那玉尺能和自己的宝刃相击，但仍无轻敌之意，眼看张成行来，长长吸一口气戒备。

张成手握玉尺，胆子壮了很多，右手一抬，迎面劈去。

萧翎的短剑一扬，疾向玉尺上迎去，心中暗道：你这玉尺真的能强过百炼精钢的宝剑，那就不用避我宝刃了。

心中念头还未转完，玉尺已和宝刃相触。

但闻一声脆鸣，那玉尺果然是完好无损。

张成虽知这玉尺是白云山庄镇山之宝，坚硬无比，但瞧着那萧翎手中宝剑锋利，心中大是担心，生恐损坏了宝物。

是以，剑尺一触之后，两个人同时向后跳开。

各自看手中兵刃，互无损伤。

张成胆气一壮，疾攻而上，右手玉尺封挡萧翎手中利剑，左手铁萧却攻向萧翎要害。

萧翎被他快速攻势，抢去了先机，手中短剑又被他玉尺封住，铁萧点点，全攻向致命所在，一时间被迫得连连后退。

张成眼看自己抢尽先机，占尽优势，攻势更是猛锐，招招逼进，希望一鼓作气，能把萧翎伤在铁萧之下。

这一阵猛烈的攻势，用出了他数十年修为功力，玉尺招招划起啸风之声，铁萧点点撒下，势若排山倒海一般，萧翎故是感觉到压力强大，难以抵拒，就是那旁观的三绝师太，也为之暗暗惊心，岳小钗更是全神贯注，手握剑把，只要萧翎一遇危险，立时出手抢救。

恶斗中，突见萧翎左手一挥，屈指弹出，那点到前胸的铁萧，忽然间直荡开去。

四周观战之人，只见到萧翎一挥手间，张成的铁萧忽被震荡开去，却不知道他用的什么武功，无不心头骇然。

萧翎施展弹指神功，震开铁萧，立时展开反击，短剑幻化起一片寒芒，和张成争夺先机。

但闻一阵金石相击的脆鸣过后，张成猛恶的攻势，全为萧翎遏止，原处劣势的剑光，反而大盛，片刻间，攻守易势，萧翎反而占尽上风。

张成极力反攻，无耐已为萧翎精奇的剑法所制，一时欲振乏力。

三绝师太眼看萧翎已然控制大局，张成已呈必败之势，低声对岳小钗道：“岳师妹，如若你愿和白云山庄结仇，传音告诉萧翎，不要施下毒手伤人。”

语声甫落，胜败已分。

只见两个交错扑击的人影，突然分开！

萧翎抱剑而立，神情肃然。

张成却一连后退了三步，才拿桩站好，脸色苍白，显是受了重伤。

张老夫人脸色铁青，缓缓说道：“张成，你伤得很重吗？”

张成铁萧支地，撑着摇摇欲倒的身躯，喘了两口气，道：“夫人，这小子学会了少林派无相大师的弹指神功……”

身子一颤，吐出了一口鲜血，但他仍然强自打起精神，接道：“老奴昔年曾经随老主人看过十大高手竞名比武之争，那少林和尚就凭这弹指神功，扳回了劣势，未伤在老主人的萧下，夫人要多多小心。”

他勉强支持，说完了几句话之后，突然一交摔在地上。

张老夫人回目一顾那劲装少年，道：“拿一粒保命丸给他服下。”

那少年应了一声，抱起张成，退到石室一角。

张老夫人目光转到萧翎的脸上，满头白发颤动，冷冷地道：“萧翎，你用什么武功伤了他？”

萧翎缓缓说道：“修罗指，但在下和白云山庄无怨无仇，已然手下留情，决不敢伤他性命，他如能忍住不讲话，伤势决不致如此厉害，但他满腔忠义，必欲把所知讲完，才使伤势转剧，不过，那也不足致命，只要他好好调息两日……”

张老夫人冷笑一声，接道：“白云山庄人的生死，不用阁下关心。”

萧翎剑眉一扬，似想反唇相讥，但却又强自忍下未言。

张老夫人回首一顾那劲装少年道：“把玉尺给我。”那劲装少年从张成手中取过玉尺，投了过来。

原来，那张成人虽晕倒，但手中仍然紧紧抓住玉尺不放。张老夫人接过玉尺，冷冷说道：“你艺兼数家之长，无怪如此猖狂，老身风烛残年，形将就木，生死的事，早已不放在心上，你不用对我留情，尽管全力施展就是。”

这几句话，说得悲壮凄凉，大有孤注一掷之势。

萧翎缓缓说道：“白云山庄和我萧某无冤无仇，但老前辈若定要赐教，晚辈不敢不从，彼此点到为止……”

张老夫人怒声喝道：“谁要和你点到为止，咱们是生死相搏。”

萧翎心中暗道：这老夫人年逾古稀，脾气怎的如此暴躁。只听岳小钗娇声说道：“兄弟退下，姊姊奉陪张老前辈几招。”

萧翎一皱眉头，道：“小弟落败之后，姊姊再行接手不迟。”岳小钗肃然喝道：“不行，快退开去。”

萧翎心中对岳小钗有一种莫可言喻的敬畏，看她冷肃神情，不敢再言，缓缓向后退开。

岳小钗欠身一礼，道：“老前辈……”

张老夫人冷哼一声，道：“谁是你的老前辈？你既要和老身动手，快亮兵刃吧！”

岳小钗取出萧王张放的武功手录，双手捧起，恭恭敬敬递了过去，道：“老前辈先请收下这个。”

张老夫人虽有收取之心，但岳小钗双手捧上，却又有着不便伸手之感，略一沉吟，道：“你这是何用心？”

岳小钗道：“张兄对晚辈有过数番救命之恩，晚辈归还张家武功，也算略报恩情。”

张老夫人道：“小孙快要死了，哪里还能练他祖父的萧法！”岳小钗道：“老前辈如若不肯接收，如是晚辈死伤在老前辈的手下，张老前辈这本手录，只怕要流于江湖，难再收回了。”

张老夫人沉思一阵，权衡利害，无法再行矜持，伸手取过萧王武功手录，缓缓说道：“老身虽然收了先夫遗留的武功，但并非答应了姑娘求和之愿。”

岳小钗摇摇头，道：“晚辈也不敢作此妄想。”

张老夫人道：“那很好，你亮兵刃吧！”

岳小钗道：“在未动手之前，晚辈还有几句话说。”

张老夫人道：“什么话，快些说吧！”

岳小钗道：“我和张兄的恩怨，与我萧兄弟原本就无关，情势迫他出手，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有道是相打无好手，伤亡自然难免，希望老前辈和晚辈这一战，是我们之间的恩怨总结，不管谁胜谁败，前嫌一笔勾销。”

张老夫人道：“听你口气，你倒似很有把握能够胜得老身是吗？”

岳小钗道：“老前辈误会了，晚辈之意是说恩怨皆集我一身，不论谁胜谁负，这场过节就此完结，日后不再恩怨相报了。”

张老夫人道：“你放心，如若老身死伤在你的手中，白云山庄中人找你们报仇，那也是十年之后的事了，你们尽可赶尽杀绝，趁白云山庄后继无人之时，一举尽歼，以绝后患……”

岳小钗一皱眉头，道：“老前辈……”

张老夫人接道：“不要称我老前辈，你姓岳。我姓张，咱们互不相关……”

语声一顿，又道：“不过，老身要是胜了你，那又该当如何？”

岳小钗道：“晚辈死而无憾。”

张老夫人道：“如若你不死呢？”

岳小钗一扬柳眉儿道：“老前辈之意呢？”

张老夫人道：“过我张门，嫁于小孙为妻。”岳小钗道：“这个，这个……”

张老夫人厉声喝道：“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亮兵刃出手吧！”

玉尺一挥，直向岳小钗劈了下去。

岳小钗一吸气，陡然退后五尺，转目一顾素文，道：“给我长剑。”

素文微微一怔，抽剑投了过去，心中却大感奇怪，暗道：她腰上明明围着软剑，怎的竟不肯施用，却要借我兵刃。岳小钗借剑的举动，不但使素文心中茫然，就是三绝师太，亦是大为奇怪，不知她何以带着兵刃不用，却要借剑动手。只在萧翎心中有些明白，想那岳小钗定然是研练萧王张放武功有成，软剑不宜施展萧法，借剑以代萧，要以张家的萧法对付张老太太。

岳小钗接过长剑，平胸而立，道：“老前辈，请恕晚辈放肆张老夫人劈出一尺后，也未再出手攻袭，似是等待岳小钗拔出兵刃。

张老夫人玉尺纵横，一开始便下辣手，着着迫近，岳小钗被迫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三绝师太心中大为担忧，生恐张老夫人下手过毒，伤了岳小钗。

两人剑来尺往，恶战了二十回合后，岳小钗竟然是仍然维护着一个勉可招架的局势。

不论张老夫人的攻势如何的猛恶，但岳小钗却一直在看似险恶的形势中渡过。

忽闻一声娇呼，两条人影突然分开。

凝目望去，只见那岳小钗面色苍白，横剑而立。萧翎不禁心头大骇，横里一跃，拦在了岳小钗的身前。张老夫人冷笑一声，道：“萧翎，你们纵然用车轮战法，老身亦是不惧。”

只听岳小钗冷冷喝道：“萧兄弟，你退开去。”

向无所惧的萧翎，唯独对岳小钗有一种莫名的敬畏，听得她呼喝之声，立时又退回一侧。

张老夫人冷笑一声，道：“岳小钗，你还有再战之能吗？”岳小钗长长吁一口气，说道：“也许是老前辈手下留情之故，这一尺并非使晚辈失去再战之能。”

张老夫人冷笑一声，道：“那很好，你可以和老身再作一次决战。”

岳小钗缓缓说道：“适才晚辈已然尽其所能，仍然中了老前辈一记玉尺，足见老前辈武功确是高强了。”

张老夫人接道：“你如肯及时悔悟，认败服输，答允老身条件，为了小孙，老身可以不究既往。”

岳小钗淡淡一笑，道：“如是在三月之前，晚辈确已无反击之能，但此刻，情势就大不相同了。”

张老夫人道：“有何不同？”

岳小钗道：“晚辈此番再战，当以张家的萧法，和老前辈再决胜负。”

张老夫人冷冷说道：“那是班门弄斧了。”

岳小钗道：“张老前辈遗著，确有精妙奇招，有很多是他陷入禁宫之后才悟出的奇招。”

张老夫人冷笑一声，道：“那很好你能用张家萧法击败老身，老身败了亦是甘心，不过，你如再败在老身手中呢？”岳小钗苦笑一下，道：“晚辈当场横剑自绝！”

目光一转，沉声说道：“萧兄弟，你要答应我几件事。”萧翎道：“姊姊吩咐，萧翎无不依从。”

岳小钗道：“如若我败在老前辈手中，横剑而死，决不许你出手为我报仇。”

萧翎接道：“这个，这个，小弟……”

岳小钗柔声说道：“答应我，兄弟，不要使我死后心中不安。”

萧翎无可奈何地说道：“好！小弟答应。”

岳小钗道：“收了我的尸体，用林中枯枝焚烧，带我骨灰，放在我母亲法体之前，我母尸体，想已不会再坏，你如有能力，就找一处山洞把你云姨尸体和我的骨灰封存山洞之中。”

萧翎黯然说道：“小弟遵命。”

岳小钗道：“最后一件事，就是素文和小虹两个丫头了，她们本是一位前辈高人的女弟子，师父身遭不测之祸，两人遇我之后，一见投缘，甘愿随我为婢，名虽主婢，情同姊妹，我如死去之后，你要好好的照顾她们。”

萧翎道：“小弟记下了。”

但闻啼嘘之声传入耳际，道：“小姐如若不幸战死，我等亦将随之偕亡，不用有劳萧相公了。”

萧翎转身望去，只见素文、小虹挥手拭泪，哭得像泪人一般。不禁黯然一叹，道：“姊姊之命，小弟决不敢违拒，不过，姊姊要全力求生才成。”

岳小钗接道：“我知道，你云姨大仇未报，我岂能不全力求生。”

萧翎道：“姊姊无负于人，不应存以死除疚之心。”

岳小钗不理萧翎，目光却转到素文和小虹身上，说道：“你们哭什么？我还没有死啊！”

素文、小虹不敢再哭，拭去脸上泪水。

岳小钗叹息一声，道：“张老前辈旨在杀我一人，她德高望重，我死之后，她决不会和你们为难，萧相公仁侠天性，必然会给你们有一个妥善的安排，你们跟他去吧！”素文、小虹含泪点头，不敢再行多言。

岳小钗目光又转注到三绝师太的脸上，道：“小妹死后，师姊务请代小妹在师父面前，一谢教养之恩。”

三绝师太道：“师姊定当完你心愿。”

岳小钗说完后事，才一摆长剑，道：“张老夫人可以出手了。”

张老夫人也不多言，玉尺一挥，击了过去。

岳小钗这次不再相让，避过一招，立时回剑还击。两人这番交手，比起适才相搏更见凶恶，岳小钗以剑代萧，又揉合剑中奇招，但见寒芒流动，忽点忽劈，攻守兼顾，极是凌厉。

张老夫人手中玉尺更是攻多守少。

萧翎全神贯注，看两人搏斗情势。

动手之初，岳小钗仍处劣势，那张老夫人手中玉尺纵击横劈控制大局，

但搏斗了二十合后，局势渐变。

岳小钗奇招横出，反守为攻，张老夫人猛攻十余招，占得一点先机，当即被岳小钗突出的奇招扳回劣势。

五十回合后，双方虽然仍在不见胜负的拼斗，但萧翎和三绝师太部已看出，岳小钗已然不致落败，手中长剑的变化，常有玄奇莫测的奇学。

搏斗中突见岳小钗剑法一变，连出三招。

这三招奇幻凌厉，看得人眼花缭乱，以萧翎和三绝师太武功之高，均都无法瞧出剑势变化的来龙去脉。

剑花连闪中，响起一声闷哼，张老夫人手中玉尺落地、疾退三尺，右手上鲜血汨汨而出。

岳小钗抱剑说道：“承让了。”

第二十九回 恩情困佳人

张老夫人脸色黯然，萧萧白发，无风自动，双目中泪光盈盈，缓缓说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老身当真是老迈了。”

语声凄凉，者泪滚落，英风尽失，黯然神伤。

岳小钗缓缓说道：“适才晚辈施展的三剑，名叫‘闪电三萧’，乃是张老前辈陷入禁宫之后悟出的绝技之一、以老夫人武功的深博，如得再阅张老前辈遗留的武功，必然有惊世骇俗的大成，晚辈奉还张老前辈手著秘录，以报张兄救命之恩，也算使张家萧法重归白云山庄。”

张老夫人一战落败之后，已不复战前气焰，回顾了玉萧郎君一眼，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报偿不能算轻啊！”

玉萧郎君接道：“奶奶，咱们走吧。”

挣扎着站起身子，大步向外行去。

张老夫人尖声叫道：“俊儿，你怎么能够走动。”放步追了出去。

张成和劲装少年紧随追出，眨眼间，白云山中人走的一个不剩。

岳小钗呆呆的望着那些远去的背影，长长叹息一声，欲言又止。

三绝师太待张老夫人等去后良久，才缓缓地说道：“师妹，你作何打算？”

岳小钗摇摇头，道：“小妹没有打算。”

三绝师太道：“你可愿跟我归见师父？”

岳小钗略一沉吟，道：“师姊觉着小妹是否该去？”

三绝师太道：“不论你是否想去，但在半年内你得去见师父一面，解说今日情形，师姐从旁为你作证。”

岳小钗道：“多谢师姊了。”

三绝师太缓缓说道：“师父虽然不喜欢她嫂嫂张老夫人，但和萧王张放老前辈兄妹之间的情意却是很好，玉萧郎君乃张家唯一的骨肉，师父绝不忍心看那玉萧郎君因此而死，她表面之上对此事虽然冷淡，但就师姊所知，师父已经采集了甚多灵药，替张俊调制一种药丸，除非你准备和师父起冲突，还是最好能先取得师父的谅解。”

岳小钗道：“师姊关顾之情，小妹永铭肺腑。”

三绝师太道：“希望你记住我的话，师姊去了。”

举步向洞外行去。

岳小钗送三绝师太离去之后，重返石洞，望了萧翎一眼，轻轻叹道：“兄弟，你为什么不肯听姊姊的话？”

萧翎道：“什么事啊？”

岳小钗道：“我说过要你离开此地是吗？”

萧翎道：“如是玉萧郎君一人前来，小弟决不会到此多事，但他们浩浩荡荡一行数人，姊姊独力如何能支，因此，才赶来相助。”

岳小钗看他满脸惊惶之状，忍不住微微一笑，道：“我想不到，你能在短短三月之内找出禁宫，而且武功又有这么大进境。”

萧翎道：“只能说样样赶巧，使小弟未辱使命。”

岳小钗道：“我交给你禁宫之钥，用心只是想把你支开，不要你管姊姊的事，想那禁宫，传言江湖数十年，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苦心寻找都未能找到，你在短短数月之中如何能找到，唉！但终于被你找到了。”

萧翎道：“说起来，也算得皇天有眼，小弟只算是凑巧赶上而已。”

当下把进入禁宫之情，简明扼要的说了一遍。

岳小钗道：“你冒了很多险……”

目光转到百里冰的身上，道：“这位姑娘是谁，你还没有替我引见。”

萧翎正待说出那百里冰的身世，百里冰已抢先接道：“我叫百里冰，见过岳姑娘。”

岳小钗看她娇小可爱，言情温柔，心中十分喜爱，微微一笑，道：“百里姑娘……”

百里冰道：“我小姑娘几岁，你不嫌弃，就认我一个妹妹吧！”

岳小钗微微颌首道：“好，我还不知晓妹妹的家世……”

百里冰接道：“我长在北海冰宫。”

岳小钗道：“北天尊者是你……”

百里冰道：“是我爹爹。”

岳小钗道：“北海公主，令尊不但威震北海，而且名倾中原，听说他手下，罗致了无数高手，每隔几年，总要有一趟中土之行，行径之处，所有的武林人物，不是恭迎恭送，就是退避三舍。”

百里冰不脱稚气，看那岳小钗美艳容貌，优雅风度，无怪萧大哥提起她敬重无比，最难得是她对自己似是毫无嫉妒之意，想到自己对她的嫉妒，不禁暗暗惭愧，当下笑道：“小妹对家父的事知晓很少，家父也不给我谈武林中事。”

岳小钗叹道：“原来如此……”

目光一顾萧翎道：“兄弟，你怎么认识了百里姑娘？”

萧翎天不怕地不怕，唯独对岳小钗是敬畏异常，既不敢不回答，如若是据实奉告，又觉得有甚多碍口之处，当下说道：“这个，这个……”

百里冰接口说：“是小妹天涯寻访，找到他的。”

岳小钗微微一笑，道：“令尊知道吗？”

百里冰摇摇头，道：“家父不知。”

岳小钗道：“似你这般私离冰宫，令尊定然将四海寻觅，有一天，令尊如若知晓此事，岂肯罢休。”

百里冰黯然说道：“我也知晓此事可能给萧大哥带来甚多烦恼，但我不能自主……”

萧翎道：“小弟已为她和北天尊者动过一次手了。”

岳小钗吃了一惊，道：“你如何是北天尊者之敌！”

萧翎道：“小弟受了重伤，得人相救。”

岳小钗是何等聪明人物，已然瞧出百里冰一片痴情，如若再问下去，百里冰情面将何以堪，当下转变话题，道：“兄弟，上次匆匆一见，我还没有问你近年在江湖上的情形，你名气似乎愈来愈大，仇人也越来越多……”

语声稍停，接道：“不过，这只是我听闻的江湖传言，究竟详细内情如何呢？”

萧翎道：“小弟仇人，只有一个沈木风，不过，其人结交甚广，武林每一个角落地方，似是都有他的下层爪牙。”

岳小钗点点头，道：“这就是了，沈木风势力之大，武林中极少能有人和他抗衡，但你却是当今武林中唯一能和他一争长短的人。”

其实，她已经暗中助了萧翎数次，对萧翎在武林中的成就，了解的很清楚。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姊姊，我没有和那沈木风争霸武林的用心，我只是想阻止他为恶江湖，如是有一天沈木风能够翻然悔悟，小弟亦将……”

岳小钗摇摇头，道：“沈木风永远不会悔悟了，你和他之间，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你们之间，有一人死亡……”

举手一理长发，接道：“姊姊本该助你得偿心愿，但我自己还有牵缠难息的恩怨，只怕是无能助你了！”

萧翎道：“姊姊，可仍是为了那玉萧郎君的事？”

岳小钗道：“可以这么说吧！当年萧王张放，为人豪气干云，门规森严，义侠自任，是以白云山庄中人，很少在江湖上惹事生非，但那位张老夫人的为人，却是十分偏激自私，因此，和她唯一的小姑，也就是我的师父，相处极不和睦，张放死后，两人更是很少来往，不过，我师父对他的外孙张俊，却是极为钟爱，只是她长年相伴古佛青灯，修为深厚，已到喜怒不形于色的境界，如是那玉萧郎君真要临死亡难关，她自是不会见死不救……”

萧翎急急接道：“那姊姊要怎么办呢？”

岳小钗道：“现在，我也无法知晓，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萧翎沉吟了一下，突然抬头说道：“小弟倒有一策，不知姊姊意下如何？”

岳小钗道：“什么办法？”

萧翎道：“由小弟出面，先去和姊姊那位师父谈谈，告诉她内中情形……”

岳小钗摇摇头，道：“这办法不行，我那师父素不喜和生人晤谈，何况，你还是男人呢！”

萧翎奇道：“怎么？令师讨厌男人吗？”

岳小钗微微一笑，道：“除了张放之外，很少有男人进过无尘庵，那玉萧郎君张俊，虽然很得我师父宠爱，但也不能擅越雷池一步，进入无尘庵中。”

萧翎道：“那不要紧，我在庵外等候，要冰儿给她送封信，约她出庵相晤就是。”

岳小钗道：“唉！你想得太容易了。”

萧翎奇道：“哪里不对了？”

岳小钗道：“兄弟，你目前在武林中，虽已是大有声望的人物，但那无尘庵主却不会震于你的威名……”

萧翎接道：“姊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姊姊受她传技教养之恩，见她之面，无法把心中所思，告诉于她，小弟说话顾虑较少，可把姊姊的心意完全转达于她。”

岳小钗叹息一声，道：“名义上那无尘庵主不承认我是她的弟子，实则她早已把我视作弟子看待，数年相处，姊姊对她老人家了然很深，你去见她，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把事弄坏！”

萧翎接道：“那要怎么办呢？”

岳小钗道：“只有姊姊去见她老人家。”

萧翎缓缓说道：“如若那无尘庵主不听姊姊解说呢？”

岳小钗苦笑一下，道：“她老人家对我有养育之恩，因此，我不能和她动手，我要对她剖析内情，说明经过，张俊虽然可怜，但错不在我，求她谅解！”

萧翎道：“如是她不肯谅解……”

百里冰突然接道：“如是她动之以情，求岳姊姊帮她之忙，救那玉萧郎君之命呢？”

岳小钗怔了一怔，道：“这个，我还没有想到。”

百里冰道：“姊姊是性情中人，如是那无尘庵主动之以情，只怕姊姊很难推托了。”

岳小钗伸出手去，轻轻一拂百里冰脸上秀发，缓缓说道：“谢谢你，你这点年纪，又是在父母娇宠之下长大，论事如此精密，实是难得的很，唉！有你这样聪明多智、美娴的姑娘跟着萧兄弟，对他帮助太大了。”

百里冰道：“萧大哥一向不肯听我的话！”

岳小钗望了萧翎一眼，笑道：“百里妹妹聪明至极，以后，你要多多听她的意见才成。”

萧翎望了百里冰一眼，笑对岳小钗道：“姊姊别听她的，其实，她每次高论，我都很用心听的！”

百里冰道：“听完了有什么用，你从来不肯照我的话做。”

岳小钗看两人斗口情趣，淡淡一笑，道：“百里妹妹虽然出身于北海冰宫，极少在江湖上走动，但她的才慧，对你有很大帮助，有她在你身边，使我放心不少。”

萧翎道：“如若姊姊能和我们在一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那就……”

岳小钗接道：“你们先去吧！我办完了自己的事，就去找你们。”

萧翎道：“姊姊一个人面对强敌，岂不是太过孤单了吗？小弟之意，不如先解决此事，然后我等再同心协力对付那沈木风。”

仰起脸来，长长叹息一声，道：“我在江湖中混迹的时日虽然不长，但对江湖中的生活却已感到厌倦，如若能够杀去沈木风，我要寻找一处清静之地休息几年，永不再出江湖了。”

岳小钗道：“你存此心，足证淡薄名利，以你的年龄，和此刻的成就而言，实是异数，你此刻已不是属于你自己，而是属于这一时代中的人物，你尽管厌倦江湖，但却无法摆脱，你说杀了沈木风就可了去心愿息影不出，事实上，只怕是很难办到！”

萧翎道：“为什么呢？当今江湖上罪恶，集于沈木风一身，杀去沈木风，江湖立时将风平浪静，数十年当不致再有这样一位枭雄人物了。”

岳小钗道：“不信我的话，我就说一件事给你听听！”

萧翎道：“什么事？”

岳小钗道：“如是你知道杀死云姨的仇人，你能够坐视不管吗？”

萧翎怔了一怔，道：“云姨待我恩情如山，自然要替她报仇了。”

岳小钗道：“我的事呢？”

萧翎道：“全力以赴，死而无憾。”

岳小钗回顾了百里冰一眼，接道：“如是这位百里姑娘有了麻烦呢？”

萧翎道：“自然不能坐视。”

岳小钗道：“够啦，这石室之中共有几人，每一个人都有了麻烦你都不能不管，何况，江湖千百万人，纵横牵扯，岂能让你息影……”

语声一顿，正容说道：“你算算看，你这短短十几年的生命中，哪一桩不是人所难及的奇遇，唉！迷信的话，你这些奇幻际遇，又何尝不是冥冥中有一种力量为你安排下呢？”

萧翎沉思了一阵，道：“姊姊说的不错，小弟当尽我之能挽救武林大劫，为江湖伸张正义。”

岳小钗点头笑道：“你肯听我劝告我很高兴，你们先走一步吧！此刻，

你已是武林一盏明灯，为我的事，你避居深山已有数月，只怕江湖上刚刚振起的人心，因你失踪，影响很大，我收拾一下，也要离开此地。”

萧翎道：“姊姊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走呢？”

岳小钗道：“我刚才想过了，姊姊的事，还是姊姊解决的好，我那师姊，虽号三绝，其实她一绝也绝不出来，对我情意甚深，想她回庵之后，必会把此地详情告诉师父，你如和我同去，只怕要引起师父误会，还是我一人去见师父的好。”

萧翎道：“万一你那位恩师逼你就范呢？”

岳小钗道：“我那师父，极明事理，如若我婉转陈诉，想她还不会逼迫于我。”

萧翎道：“我也有求姊姊，希望你答允我。”

岳小钗道：“什么事啊？你现在是武林中的大英雄大豪杰，说话还和小时一样！”

萧翎道：“在姊姊面前，我永远是小弟，只怕一生大不起来了。”

岳小钗道：“什么事快说吧。”

萧翎道：“请姊姊给我一个约期和见面之地，届时姊姊不赴约，我就率领天下英雄找上无尘庵和那无尘庵主评评是非！”岳小钗一皱眉，道：“这个……”

萧翎接道：“姊姊如不答应，小弟非要跟你同去不可。”岳小钗摇摇头，道：“好吧，咱们半年之后，在泰山白云观中相见……”

萧翎道：“不行，半年太久了。”

岳小钗道：“那么三个月吧！”

萧翎黯然说道：“姊姊去见令师之后，三两日必然有所决定，为什么要等那么长久时间，才肯和我相会呢？”

岳小钗缓缓说道：“我必须费一番口舌，才能说动恩师，也许十日半月才能收效。”

萧翎道：“那就决定一个月吧！一个月内如无姊姊消息，我就找上无尘庵去。”

岳小钗道：“你知道那无尘庵距此多远？”

萧翎道：“不知道啊！”

岳小钗道：“那就是了，此地到无尘庵走也要走上十天半月，一月时间，如何能够？”

百里冰接道：“岳姊姊，就这么办吧！分手之日算，一个月后，如是还没有姊姊消息，我们就赶往无尘庵去，如是姊姊无恙，就在庵外接我们。”

岳小钗还想推拒，萧翎已抢先接道：“姊姊说什么，我一向听什么，但小弟的话，姊姊却是一句也不肯听。”百里冰道：“如是姊姊不肯答应我们，我们也不走了，跟着姊姊就是。”

岳小钗无可奈何，长长叹息一声，道：“好吧！从明日算起，一个月后，你们再去，不许早到。”

萧翎笑道：“好啊！我们将在一个月零一天时，赶到无尘庵外。”

喜悦之情，溢现于神情之间。

百里冰突然一皱眉头，道：“姊姊，那无尘庵在什么地方啊？”

岳小钗沉吟了一阵，道：“广西海阳山中，你们可以走了。”萧翎和百里冰相互望了一眼，齐齐欠身一礼，道：“姊姊多多保重。”转身离开了断

魂崖。

百里冰仰脸望望天色，只见落日西沉，已是晚鸟归巢时分。萧翎长吁一口气，道：“冰儿，有一件事我总是想不明白。”百里冰道：“什么事？”

萧翎道：“岳姊姊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呢，非要我们先走不可？”

百里冰沉吟了一阵，道：“也许她还有一点事情……”萧翎道：“什么事情？”

百里冰嗤的一笑，道：“也许是女孩子家私事……”笑容突敛，长长叹一口气，接道：“我很惭愧……”萧翎道：“什么事很惭愧？”

百里冰脸上泛起一抹轻微红晕，道：“没有见到岳姑娘之前，我一直担心她不能容我，想不到，她竟是那样一位胸襟开阔的天人，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想起来，自然是很惭愧了。”萧翎微微一笑，道：“我早就告诉你了，你自己不肯坦白心事，那是活该了！”

百里冰扬了扬秀眉，道，“你已经听见了，心里很高兴，是吗？”

萧翎道：“能帮了岳姊姊一次忙，我心中自是高兴了。”百里冰道：“不止如此吧？”萧翎道：“那还有什么事呢？”

百里冰道：“哼！岳姊姊说的话，你当真没有听到吗？”萧翎奇道：“岳姊姊说什么啊？我怎么一点也记不起来呢？”百里冰道：“你是当真不记得呢？还是明知故问？”萧翎道：“自然是真的不记得了！”

百里冰道：“唉！这种重要的话，你怎能不记在心中呢？”萧翎道：“冰儿，你不用绕圈子，还是直说了吧！”百里冰看他似不似装假，说道：“岳姊姊告诉三绝师太，说她母亲留下遗书，已把她许配于大哥你了啊！这虽是说给三绝师太听的，但也是说给你听啊！这无疑告诉你，岳姊姊已经是你的妻子了！”

萧翎微一沉吟道：“不错，岳姊姊似乎是说过这些话，但那只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

百里冰接道：“一个女孩子，节操清名是何等重要，岂是随便说的。”

萧翎停下脚步，回首望着百里冰，脸上是一片肃穆。百里冰从未见过萧翎这般严肃的望着自己，不禁心头怦怦乱跳，缓缓垂下头会，柔声说道：“大哥啊！我说错了话吗？”萧翎道：“也许你没有说错，但我一定得把我心中所想的事情告诉你。”

百里冰抬起头来，满脸迷惘，望着萧翎，道：“大哥说吧！小妹洗耳恭听。”

萧翎道：“岳姊姊在我心中，是一位凜然不可亵渎的人，我配不起她，玉萧郎君也一样不配，以后别再说冒渎岳姊姊的话了！”

突然展颜一笑，道：“咱们要走快些了，在天色入夜之前走完这段荒凉草地。”

百里冰摇摇头，欲言又止，放步追在萧翎身后而行。行过那一片荒凉的草地，已然是日沉西山暮色苍茫时分。百里冰道：“大哥，咱们要行向何处？”

萧翎沉思了良久，道：“在那姻缘峰下和沈木风对手一搏，不知道江湖上情况如何，咱们今宵辛苦一些赶出山去，再找一处僻静之地休息一下，次日赶往衡阳，再作计议。”百里冰道：“中州二贾离开之后，必会把大哥赶来衡山的消息传布开去，如是推断无错，咱们出山就可能和武林中人接触，不过，此刻无法料断，咱们先遇到的人是敌是友？”萧翎道：“中州二贾为人谨慎，决不会轻易泄露我们的行踪。”

百里冰道：“咱们一路行来，难道就不怕人见到吗？不论如何，小心一些总是不错。”

萧翎笑道：“岳姊姊赞你聪明，看来果是不错，咱们应该如何？”

百里冰道：“易容改装，以避耳目，你要查看江湖形势，也该暗中行动才是。”

萧翎点点头，道：“说的是，但不知咱们要扮成什么人物？”百里冰道：“咱们今宵赶路，明晨咱们装扮成一对道人出山。”

萧翎道：“你呢？难道你也扮成道士不成。”

百里冰道：“我装成你的随身道童，这样走在一起，不致引起别人的疑心。”

萧翎道：“可惜咱们没有装扮的衣服，如何是好？”百里冰道：“不要紧，入山时我记得咱们路过一个道观，距此不远，今宵咱们去偷两件衣物。”

萧翎道：“君子不饮盗泉之水，偷取人家衣物，如何能成？”百里冰道：“那咱们放下银子，就算买他两件如何？”萧翎微微一笑，不再讲话。百里冰突然记起一件事来，道：“大哥，你在禁宫取得一只木箱，但却一直未曾开过，那箱中也许是放着很重要的东西。”萧翎道：“你怎么突然想到此事？”

百里冰道：“我早就想到了，只是，这些日子里，看大哥苦练武功准备帮助岳姊姊，我恐分大哥心神，未曾提及。”萧翎道：“那箱盖之上画着佛像图案，似是存放的佛经之物。”

百里冰摇摇头，道：“我记得那存放箱子的铁门没有打开，如若禁宫还保有原存之物，那箱子应该是最完整的一件，因为，那先咱们入禁宫的人，并未进过那间石室。”

萧翎道：“不错。”

百里冰道：“希望中州二贾能够好好的保管着那只木箱。”萧翎道：“我那两位兄弟，一生最喜金银珠宝，所以武林中人戏称他们中州二贾，就我所知两人聚敛之丰，足可当得富可敌国之称，但近年来两人似已气质大变，对财帛之物，似是已经不再放在心上了。”

百里冰道：“希望他们没有因好奇而打开瞧看。”第二日，天亮之后，进入衡山的要道上出现了两个道人。一个黑髯垂胸的青袍道人，带着一个背上斜背着长剑的道童。

两人缓步行在山道上，不时流目四顾，观赏四周景物。两人行十余里路，到了一处十字路口。

那青袍道人低声说道：“冰儿，咱们快赶路吧！大概要到衡阳才能……”

只听那道童接道：“那不是有人来了吗？”

原来，那黑髯道人，正是萧翎装扮，那道童却是百里冰所化装。

萧翎抬起头看去，果见两匹快马疾如流矢而来，片刻之间，已到了两人面前。

当先一匹马上坐了一个二十七八的少年，背插长剑，身着劲装，正是武当派的展叶青。

第二匹马上坐着一个短须绕颊，环目方脸，浓眉高鼻，相貌威猛的大汉，乃是终南二侠中的老二邓一雷。

萧翎心中大急，暗道：这两人怎会来此！

心中念转，人却一横身子，拦住了去路。

展叶青突然一收马缰，健马长嘶一声，人立而起，才算把向前急冲之势

收住。

邓一雷急勒缰绳，但快马仍然向前冲出了两三丈才停了下来。

经过很多磨练，展叶青也不似昔年那等火爆性情，打量了萧翎一眼，跃下马背，一拱手，道：“道长拦住在下去路，不知有何见教？”

萧翎微微一笑，道：“在下萧翎，不知展兄要到哪里？”展叶青道：“什么？你是萧翎？”

萧翎道：“不错，区区正是萧翎，难道展兄还听不出兄弟的声音吗？”

展叶青道：“萧兄怎么穿着道装？”

萧翎回顾了一眼，道：“展兄可是有些不信吗？”展叶青道：“兄弟虽然听到了萧兄的声音，但还不敢完全确定。

萧翎道：“展兄到此，欲寻何人？”

展叶青道：“正是要寻找萧兄！”

萧翎暗道：看来，必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略一沉吟，道：“在下确是萧翎，前面有处农家，咱们借它一处房舍，兄弟证实自己身份之后，咱们再谈如何！”展叶青点点头，道：“理当如此。”

展叶青招呼了邓一雷，说明内情，四人一齐行向一处农舍。

那农舍中的男子，都已下田耕作，只余下婆媳两人。

展叶青借了一处静室，萧翎除下长髯，现出本来面目。

展叶青急急伸出手去，握住了萧翎右手，说道：“中州二贾，只肯说出萧大侠在衡山，却不肯说明衡山何处，敝师兄请他们来找萧兄，两人亦是不肯，敝师兄无可奈何，暗中派兄弟和邓二侠进入衡山寻找萧大侠，但这衡山绵延数百里，峰壑无数，我等实是毫无信心，想不到竟然会和萧大侠相遇途中，这真是天道清明了。”

萧翎带上了假髯，又恢复道人装扮，道：“展兄，找兄弟可有什么要紧之事吗？”

展叶青道：“唉！如非情势紧急，敝师兄也不会这般急急寻觅萧大侠！”

萧翎道：“令师兄现在何处，武林局势如何？”

展叶青道：“自从萧大侠进入武夷山区之后，百花山庄的活动突然加强起来，到处和武林同道冲突，但武林中诸大门派和各方雄主似是也已觉到如不振起反抗，只有被百花山庄吞并一途，再加上萧大侠连挫百花山庄的传说，武林人心振奋……”

突然放低了声音，说道：“连少林门下亦觉悟到如不借此刻打击百花山庄的凶焰，只怕是难再有拦阻他们的机会了，因此，遣出高手二十组，暗中和百花山庄中人交手，只不过还未明目张胆，打出少林旗号而已。”

萧翎叹息一声，道：“没有用，江湖诸大门派中，无一不有沈木风的内奸，不论如何隐秘，只要他们有行动，沈木风立刻知晓。”

展叶青道：“敝师兄和孙老前辈又会集了部分高手，闻得萧大侠进入衡山，也一齐赶来湖南，现在岳麓山中……”

萧翎道：“好！待在下见过令师兄和孙老前辈，详谈江湖情势之后，再作计议！”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湖南省内，可有百花山庄中人活动？”

展叶青道：“昨日，今晨，我和邓二侠已然两度和人交手，但对方一战即退，迄今为止，我等还无法知晓是否是百花山庄中人的所为……”

回目望了邓一雷一眼，接道：“还有一事，但兄弟知晓有限，待见到敝

师兄后，他自会和萧大侠详谈。”

萧翎本已举步出室，闻言重又停下脚步，道：“什么事？展兄可否先就所知告诉在下？”

展叶青道：“江湖上有一个传言，四海君主已和百花山庄合二为一，但此讯是否可靠，迄今还无法证明。”

萧翎道：“物以类聚，百花山庄和四海君主在同一利害之下结合的成分很大……”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他们结合在一起也好，也免得我们多费一番手脚。”

一直未讲话的邓一雷突然接口说道：“孙老前辈似是对百花山庄和四海君主结合之事甚为担忧，他老人家一向是豪气干云，但闻得此事之后，突然半晌不言，内心的忧苦，形诸于神色之中。”

萧翎道：“以目下江湖而论，百花山庄和四海君主确是两股很大的邪恶势力，这两股邪恶的大势力结合在一起，自然是闻者惊心动魄了，不过，这一来，也有好处……”

展叶青道：“什么好处？”

萧翎道：“可以使武林中敌我之分更为明显，一次决战中，尽歼他方首脑，亦可斩草除根了。”

邓一雷和展叶青都不知萧翎进入禁宫之后，武功又进入另一境界，听他口气如此托大，只好默然不语。百里冰接口说道：“咱们走吧！”

她一不留心，用出了女子口音。

展叶青心中大疑，双目盯注百里冰的脸上，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萧翎微微一笑，道：“兄弟忘了替两位引见……”指着百里冰接道：“这位是百里冰姑娘……”

目光一转展叶青和邓一雷，接道：“这位是展叶青大侠，这位是终南二侠中邓二侠邓一雷。”

百里冰欠身一礼，道：“见过两位。”

展叶青、邓一雷齐齐还礼，未再多问。

萧翎心知如若说出百里冰的来历，两人必将问长问短，势必需要多费很多口舌，也不再多解说。一转话题，道：“两位可以骑马先行，我和百里姑娘随后跟进，两位来时路上既有拦阻，回途中必然还有拦击，我和百里姑娘随后而行，也好看对方是何来路。”

展叶青道：“我等恭敬不如从命了。”

转身当先而行。

邓一雷紧追在展叶青身后，两人缓骑并进，向前行去。萧翎和百里冰并肩而行，走在两人身后。

双方保持着十丈左右的距离。

半日无事。

天色将夜时分，到了一个小镇之上。

这座小镇，只不过百户人家，但因地处要道，行商往来，渐形热闹，百户人家中，倒有十几家是客栈、饭店。邓一雷和展叶青进入了一家最大的客栈。

萧翎看那客栈三开间的门面，楼下兼营着酒饭生意，已然坐满了八成酒客。

邓一雷和展叶青马匹已被人接去，两个人坐在一紧靠门口的木桌上。萧翎缓步行入客栈，在角落一张小木桌上坐下，暗中打量店中酒客。只见店中酒客十分复杂，有大腹便便的商绅，也有高卷着袖管的贩夫走卒。

数种极不调和的人，济济一堂。

萧翎目光环扫整个客栈一周，竟然不见一个武林人物，心中暗暗奇道：无为道长等人进入湖南的消息，难道百花山庄中全无所觉吗？

忖思之间，突闻蹄声得得，两匹健马直驰到店门前面。

百里冰低声说道：“大哥啊！这两人来路有些不对。”

萧翎目光一转，只见进来了一位老嫗和一名少女，那老嫗满脸皱纹，但那少女却是生的十分娇媚，柳眉凤目，嫩脸艳红。

那老嫗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缓步行向紧邻展叶青和邓一雷的一张空桌之上坐下。

因为那少女生得太过美艳，那老嫗太过丑陋，丑者极丑，美者极美，形成了一个强烈对照，引得满室酒客齐齐转目注视。

两人的坐骑，虽然早有伙计接过，入了旁边的马棚之中，但因店中生意太忙，两人坐下很久，却不见跑堂的过来问话。

那老嫗等得不耐，一掌击在木桌之上，道：“贵店有没有活的人？”

一个店伙计急急奔了过来，道：“老太太……”

奇丑老嫗冷笑一声，接道：“你们可是看我老婆子付不起银子吗？”

探手入怀，摸出一锭黄金，啪的一声，丢在木桌之上，道：“这个够我们祖孙两人吃住了吧！”

那一锭黄金，少说点也有十两以上，别说这等小镇上的客栈，就是大码头上的大客栈，也够吃上个十日半月了。

店伙计急赔笑脸，道：“你老不要生气，咱们开店的还怕客多不成，实在是店里生意忙，招待不周，你老不要生气。”

那老嫗冷笑一声，道：“现在，给我们婆孙四样热炒，二斤花雕。”

这一老一少，两个女人，一开口就叫了两斤花雕，自是语惊四座。

那老嫗似是有意的引人注意，高声喝道：“我老婆子今日兴致好，店伙计，今晚你们店里有多少客人，吃的酒钱，老婆子全部付啦。”

店伙计怔了怔，道：“你老人家真会说笑话！”

那老嫗道：“老婆子说的句句真实，这点钱，难道老婆子付不起吗？”

那店伙计低声说道：“你老钱再多，也不能这等花法……”

那老嫗大声喝道：“老婆子有钱，而且我这钱来的清清白白，不带一点血腥，为什么我不能花？”

那店伙计轻声低语，用心原想讨好那老嫗，但那老嫗放声一嚷，反使店伙计有些下不了台，当下接道：“钱是你老的，你要怎么花，那是悉听尊便了。”

那老嫗纵声大笑道：“今日你们有多少客人，吃了多少东西，跟我老婆子一人结算就是。”

那店伙计皱着眉头，道：“小的干了十几二十年的跑堂，朋友故旧代会酒帐，那是天天都有的，但像你老这等过路商旅素不相识，一开口，要会上百人的酒帐，小的可是从未见过，小的得去问问拒上，这帐怎么一个算法。”

那丑怪老嫗大呼大叫，如处无人之境，但那美艳少女却是从不插言，坐

在一侧，面带微笑，似是对这等奇怪之事，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

百里冰低声说道：“这一老一少，一丑一美，举止怪异，不近情理，不知是何来头，咱们不能吃她祖孙请的东西。”

展叶青、邓一雷也是瞪着双目望着两人，一脸茫然之色，显然，对这一老一少的怪异举动大感不解。

片刻之后，那店伙计重又跑了过来。

那老姬不待那店伙计开口，就抢先说道：“你们那掌柜的怎么说？”

店伙计道：“小店柜上说，他也未遇到过这等事情，但你老人家有钱，一定要请客，小店也不便阻拦，只是敝店地处要隘，过往商旅各等身份的人都有，柜上说，有很多人，不喜沾别人的光，小的给你问一声，如是有不愿你会帐的，那就只好心领了。”

那老姬略一沉吟，道：“好！你问问看吧，究竟是多少人，不喜沾人之光？”

店伙计无可奈何，只好高声道：“诸位客官、大爷，这位老夫人要代付诸位酒帐饭钱，敝店不敢做主，请教诸位，可有心中不愿之人？”

但闻一个粗嗓门的声叫道：“格老子从不吃不明不白的饭。”

另一个豪壮的声音按道：“在下自有会帐之款，不用别人请了。”

萧翎目光转动，只见第一个讲话之人，短小精干，一口四川土音，短褂长裤，腿上缠着白裹腿，似是吃镖行饭人物。

第二个身躯高大，一身劲装，背上斜背单刀，年约在三十以上，似是一个走江湖的武师。

只见百里冰站起身子，粗着嗓子叫道：“伙计，我出家人素喜粗食，所用有限，那也不用别人相请了。”

但闻那丑怪老姬纵声大笑，道：“蓉儿啊！你去瞧瞧，那几位大爷，为什么不要奶奶请他们。”这句话，大背常情，那老婆子十分丑怪，言语癫狂，大部分人都道她有些疯癫，奇怪的是那美艳少女，竟然站起身子缓步行了过去。

只见他走到身子矮小，四川口音人的桌子前面，低言数语，又转向那个子高大的劲装大汉前面，说了数言，重又转回原位，娇声说道：“奶奶啊！两位大爷，都看孙女之面，答应让您请了！”

丑怪老姬叹一口气，道：“唉！奶奶究竟是老了。”

目光一掠萧翎和百里冰，道：“那两位道爷，你怎么不去说一声呢！”

蓉儿转脸打量了萧翎和百里冰一眼，道：“奶奶啊！人家是出家人，不要咱们请那就算了。”

丑怪老姬道：“如何能厚此薄彼，你还是过去说一声吧！”

蓉儿心中似是不愿，但又无可奈何的起身行到萧翎和百里冰的桌前，欠身一礼，娇柔一笑，轻声说道：“见过两位道爷。”

百里冰看她笑得柳媚花娇，心中有气，冷冷说道：“什么事啊？”

蓉儿道：“小女子名叫蓉儿。”

百里冰道：“我早知道了。”

蓉儿道：“我那位年迈祖母是一位千顷富豪，只因思念孙儿成疾，得了疯癫之症……”

百里冰道：“这和我们何关？”

蓉儿娇媚的脸上，闪掠过一抹怒容，但不过一瞬间立刻消失，接着笑道：

“因为疯病不重，时发时愈。”

百里冰道：“可惜我们师徒不解医理，无法为令祖母看病。”

蓉儿道：“不要紧，她这疯癫之症半年也难得发上一次，不发病时，有说有笑，十分和气，但如发起病时，想到什么，非要做到不可，她要请全店客人，只有两位不肯答应……”百里冰挥手说道：“我们知道了，姑娘请转告令祖、盛情心领，我们腹中不饿，休息片刻，就要赶路了。”

蓉儿还待再说，百里冰却连连挥手，要她走开。

蓉儿无可奈何，只好退回原位。

那丑怪老嫗说道：“蓉儿啊！那两位道爷答不答应？”蓉儿道：“出家人一向固执，很难说服他们。”

丑怪老嫗一皱眉头，道：“这话当真吗？”

蓉儿道：“自然是当真了。”

丑怪老嫗冷然一笑，道：“只怕你这个丫头没有用心去说！”蓉儿道：“我已经用心说了，人家不肯那也是没有办法子的事啊！”

那老嫗冷哼一声，不再和蓉儿说话，却拿起手中黄金掷向店伙计道：“这条黄金够吗？”

店伙计道：“大约用不了。”

丑怪老嫗站起身子指着萧翎和百里冰，道：“除了那两位道人之外，其他的人我全都请了。”

萧翎只觉这祖孙两人行动古怪，使人有些难测高深，望了百里冰一眼，笑道：“世界之大，当真是无奇不有，还有害了非花钱不可的怪病。”

百里冰道：“你认为他们真要请客吗？”

萧翎道：“行动诡异，叫人莫可预测，但她已把黄金交给了那店伙计，这场客自然是请定了。”

百里冰低声说道：“那丫头不过十几岁，但她的举动却是妖形妖状，一望之下，就知道不是正经人物，这餐酒饭决不可吃她们的。”

萧翎目光转动，只见那丑怪老嫗和娇媚少女四道眼神正向自己望来，当下举起茶杯，掩住了半个面孔，借势暗施传音之术，道：“冰儿，那老太太和少女似是特别留心咱们，我们倒要小心一些了，别中了她们暗算。”

百里冰展颜一笑，道：“我看到那鬼丫头妖形妖状时样子，心里就有些生气，她要暗算咱们，今日非要把她们婆孙两人宰了不可。”

萧翎心中暗道：这百里冰平日百依百顺，十分温柔，但嫉妒之心，却是强烈无比，难比岳姊姊那明朗胸怀。

忖思之间，突闻一个尖锐声音叫道：“店伙计，你这酒饭不干净，哎哟，痛死我了……”

一个店伙计急急跑了过来，道：“大爷，你老怕是老毛病吧！”

萧翎转目望去，只见那人蓝带束腰，足登草履，似是一个车夫的装扮，不禁一皱眉头，暗道：这人似不似武林中人，自然是不敢讹诈这家店家了。

心念转动之间，突闻惨叫连声，大部分酒客都站起身子，捧腹大叫。

萧翎心中暗道：情形有些不对，这些人怎会一起肚子疼了起来呢？

第二念头还未转完，只见那四川矮子和那武师装扮的大汉也捧腹叫了起来。

这两人都会武功，似在运气抗拒，但站起身子之后，竟也忍受不住失声而叫，第一声叫出口，接着连声大叫起来。

萧翎推开茶杯，道：“不要再喝这些茶了。”

目光转到邓一雷和展叶青的脸上，只见两人紧紧皱着眉头，显然也在运气和痛苦抗拒。

萧翎低声说道：“冰儿，你觉出有异状吗？”

百里冰摇摇头，道：“我很好啊！觉不出有何痛苦。”

但闻那丑怪老姬高声说道：“我老婆子请客的东西，岂是好吃的吗？”

本来满室尖叫的声音，此刻却突然沉寂下来，断断续续的呻吟声，不绝于耳的传了过来。

原来，大部分人，都已经疼得无力呼叫蹲在地上，有很多人疼得趴在地上，双手拼命按着小腹，连连喘息。

萧翎突然站起身子，大步行向那老姬身前，冷冷说道：“老夫人！”

那丑怪老姬回目一视萧翎，道：“道爷可是改变了心意。也想吃我老婆子一顿？”

萧翎强自按下心中激愤，冷冷说道：“不见老夫人有何行动，但却已在全厅酒饭中下了奇毒，这下毒的手法，果然是高明得很，好叫在下佩服。”

那丑怪老姬纵声大笑道：“老婆子并非无理取闹啊！”

萧翎冷笑一声，道：“我相信这客店中人大都是和你无怨无仇，你为何要在他们身上下毒，这还不算无理，在下倒要请教老夫人理在何处？”

那丑怪老姬淡淡一笑，道：“他们都已疼得无力呼叫了，咱们正好谈话。”

萧翎仔细听去，果然连那呻吟之声都已经逐渐消失，只有大声喘息的份儿。

目光转去，只见邓一雷及展叶青顶门上汗珠滚滚，两人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忍受着痛苦。

但闻那丑怪老姬道：“一个人如有了贪念，自然要吃苦头。”

哈哈一笑，接道：“但像两位道爷，一丝不苟，不肯贪我老婆子这一顿饭，自是安然无恙了。”

萧翎心中暗道：如非冰儿心生妒意，讨厌那位姑娘，只怕我也把她视作疯癫，中她之毒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冷然说道：“老夫人在这些素不相识之人的身上下了剧毒，不知是何用心？”丑怪老姬哈哈一笑，道：“有道是破财消灾，只要他们肯花钱，肚痛病自然是要不了命……”

语声一顿，笑容忽敛，脸色一寒，道：“道爷不觉问的太多了吗？”

萧翎道：“这等收钱之法，在下还未见过。”

蓉儿格格一笑，接道：“那你今天就开开眼界啊！”萧翎四周望了一眼，道：“此刻，他们大都痛得不能行动，老夫人要出手搜抢，是吗？”

丑怪老姬道：“老婆子素来不强人所难，我要他们自动献出来。”

蓉儿娇声接道：“再过一会，他们肚痛稍微减轻，他们不但能够说话，而且还能够行动，不过，一盏热茶工夫之后，他们肚痛复发，其疼要强过第一次的数倍，如是不怕疼死的人，那就不用拿钱了。”

这几句话，说的声音甚高，似是有意让所有之人全都听到。只听那丑怪老婆说道：“蓉儿啊，把钱袋拿出来，咱们也该收钱了。”

蓉儿应了一声，起身而去，片刻之后，拿着一条大麻袋行了进来，放在木桌之上。

丑怪老姬站起身子，道：“咱们此刻开始收钱……”缓步行到邓一雷和

展叶青的身前，说道：“两位武功高强，一声也未呻吟，不知愿否付钱购药。”

邓一雷、展叶青，都正全力运气和疼痛抗拒，无法开口说话。

那丑怪老姬微微一笑，又道：“两位的武功高强，价钱要稍大一些了……”

目光凝注在邓一雷的脸上，道：“阁下身体魁梧，一百两银子不多吧！”

邓一雷双目圆睁，望着那丑怪老姬，却未开口说话。

丑怪老姬目光又转到展叶青的脸上，道：“阁下这等英俊潇洒人物，年纪轻轻，死了未免可惜了，两百两银子，不算讹你吧！”

展叶青、邓一雷，内功深厚，运气抗拒剧疼，但却觉出所中之毒十分奇怪，抗力愈大，它的反力也愈强，两人全力施为，丝毫不敢松懈，连话也无法说出口来。

但闻那丑怪老姬说道：“两位既然不反对，那就是赞成我老婆子的价钱了。”

目光转到那妖媚少女脸上，道：“蓉儿，时间不多了吧！”

蓉儿略一沉吟，道：“差不多了，最多还有一盏热茶的时光。”

丑怪老姬道：“老婆子说话太多了，而且我又老又丑，说出的话，只怕别人也不肯相信，还是你来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咱们祖孙两人，不能见死不救啊！”

蓉儿嫣然一笑，娇声说道：“诸位大爷、伯伯、叔叔听着，再过片刻，诸位腹疼，即会减轻，那时诸位既能说话，也有力量行动。”

语音一顿，又道：“不过，减轻并非是好转，那只是更大风暴前的一刻平静，一刻时光过去之后，第二次腹疼之重，那是尤过适才数倍了……”

目光一掠那丑怪老姬，接道：“妾身祖母，体会上天好生之德，不忍坐视，决定施舍一些药物，按人计价，诸位如想疗治，请到贱妾祖母面前议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药，如是不愿疗治，我们祖孙也不勉强，贱妾只要说明一件事，我们祖孙留此的时间有限，诸位如何决定，悉听尊便了。”

萧翎站在一侧冷眼旁观，已然明白了，全店中人，所得肚疼之症，都是这祖孙两人闹的把戏，他们以此诈财。

使萧翎不解的是，到此刻为止，他还没有了然这祖孙两人究竟施用的什么手法，能使客店中数十人在同一时间中一齐中毒。

他连经了数次大风大浪，阅历大增，未了然她们下毒手法之前，只是站在旁侧冷眼旁观。

只见一个大腹便便的胖子，手捧小腹缓缓行了过来，道：“我要买一粒解药。”

那老姬目光一掠，道：“大老板很有钱。一百两银子，少一钱也不成。”

那胖子道：“我身上未带这么多银钱。”

丑怪老姬道：“拿你身上的值钱之物，拍现也成。”

那胖子无可奈何，取下身上的一块佩玉，两片金叶子，及二十余两散碎银子，一齐奉上。

丑怪老姬缓缓从身上取出一只小木盒来，打开木盒，取出一粒白色的丹丸，交给了那大胖子。

那胖子吞下药丸，肚疼便立刻好转，双手放开，大步奔出店门。

于是店中顾客相继爬起求药，那老姬看人议价，少则十两，多则百两，最少的三两二两也成，不大工夫，店中人大部服药而去，只剩下萧翎、百里冰、邓一雷、展叶青，和那四川矮子，及那魁梧武师六人。

第三十回 老姬图敛财

萧翎看那麻袋已经装满了银子，少说也有千两以上，当下说道：“老夫人，这些银子，够你们用了吧！”

那老姬目光盯注在萧翎的脸上，道：“如若老身没有走眼，道爷这条命是全店中最值钱的了，百两黄金，也不算多，可惜，道爷不肯食用老身请的酒食……”

言下若有憾意。

只见那四川矮子行了过来，道：“格老子，值多少钱？”那老姬道：“不多，不多，五十两银子足矣！”

那四川矮子，似也疼破了胆，乖乖的取出五十两银子，换了一粒解药而去。

这时，大约第二阵剧痛已经开始发作，那魁梧武师也举步行了过来，结结巴巴地说道：“在下值多少钱？”

丑怪老姬淡淡一笑，道：“阁下吗？一百两。”

那魁梧大汉也不还价，咬着牙，取出一百两银子，换了解药而去。

丑怪老姬望了那银子一眼，道：“蓉儿，把银子包起来吧！”目光转到萧翎的脸上，道：“道爷看得似很入神。”萧翎淡淡说道：“老夫人这等疗病卖药之法，可算得天下第一恶医……”

语声一顿，道：“不过，比起那些杀人越货，要了钱又要命的盗匪，稍好一些。”

丑怪老姬冷笑一声，道：“道爷最好是自扫门前雪，别管他人瓦上霜。”

目光转到邓一雷和展叶青的脸上，道：“两位能够凭借内功，抗拒这么长时间，功力的深厚，好叫老身佩服，不过，老身就要动身，两位时光不多了。”

邓一雷、展叶青仍是咬牙苦撑，不肯示弱。

萧翎一直瞧不出那老姬散毒手法，是以，也不敢轻易出手，但此刻形势逼迫，已无法拖延时间，当下接道：“老夫人，在下替两位壮士付价如何？”

心中却是暗作盘算道：如若中州二贾在此，必可知晓她们祖孙的来历了。

蓉儿已然系了麻袋，大有立刻动身之意。

丑怪老姬双目突然闪起寒人心魄的眼光，一掠萧翎道：“老身疗病，向有规例。”

萧翎道：“什么规例？”

丑怪老姬道：“代人付钱，要涨价十倍，他们两个人，老身已开出了价钱，合计三百两，道爷要代他们付帐，就要付三千两，折黄金三百两，你道爷大概还不在于吧！”

萧翎缓缓说道：“以他们的身价，三千两确不算多，不过，贫道身边无此巨款。”

丑怪老姬道：“道爷有何值钱之物，可以拍现抵价。”

萧翎缓缓从怀中摸出短剑，握在手中，道：“这把剑，值多少钱？”

那丑怪老姬望了望萧翎手中短剑一眼，道：“道爷想开价多少？”

萧翎缓缓向前进了两步，道：“老夫人，先看看在下这宝剑如何，我再开价不迟。”

丑怪老姬道：“剑是名剑，老身已瞧出来了。”

萧翎道：“名剑无价，在下开价一万两，不算多吧！”丑怪老姬呵呵一笑，道：“不多，不多，不过你这把剑卖的时机不对。”

萧翎道：“哪里不对了？”

蓉儿接口说道：“如是在平常之时，你开价一万两，那确实不高，但此刻，你要救两位之命，那是受制于我们了。”萧翎又往前行一步，道：“姑娘总要开个价吧！”蓉儿望了那丑怪老姬一眼，道：“奶奶呀！还他两千九百两如何？”

丑怪老姬微微一笑，道：“好，咱们就出两千九百两！”目光一掠萧翎，道：“阁下再加一百两银子，咱们立刻可以奉上解药。”

萧翎已然取得有利形势，缓缓说道：“两位不觉着太狠一点吗？”

右手一挥，短剑疾向那老姬刺了过去。左掌同时拍出，击向那美艳少女。

萧翎一出手，丑怪老姬已知遇上了劲敌，剑势未到，一股强烈的剑风已然逼近了前胸，当下冷哼一声，陡然退后五尺。蓉儿究是经验较少，不知那萧翎厉害，竟然挥掌硬接一击。但闻砰的一声，双掌接实。

蓉儿被震得右臂麻木，连退四五步，撞翻了一张桌子，才站稳身子。

原来，萧翎早有准备，剑掌发出，使出了极强的劲力。萧翎逼退了那老姬，击退了蓉儿，左手一收，疾快的抢起了桌上的解药。

紧接着飞起一脚，挑起那一麻袋银子，投向店门外面。萧翎右手一抬，手中木盒伸向百里冰，口中说道：“快要他们服下解药。”

人却纵身而起，扑向蓉儿。

那丑怪老姬虽然老谋深算，却未料到萧翎武功如此之强，眼看一袋银子直向店外飞去，立时纵身而起疾向那银子扑去。

萧翎挑起银子投掷店外，用心就是分她心神，使她无法兼顾。

百里冰接过木盒，立时飞跃到邓一雷和展叶青的身前，取出两粒解药，分别投入两人口中。

百里冰喂两人解药之时，萧翎也同时冲到蓉儿身前，右手一招，点向前胸，左手一招疾向蓉儿腕脉之上扣去。

那蓉儿被萧翎一掌震得气血浮动，尚未复元，萧翎又已冲到，右手剑光耀目刺了过来，急急提气向旁侧让去。

她只顾避让萧翎的剑势，忘了萧翎的左手疾伸而出，扣住了她左腕脉穴。

这些事情，发生的极为快速，等那丑怪老姬抢回麻袋时，萧翎已然擒拿住蓉儿脉穴，冷冷说道：“老夫人，如若不想令孙溅血于此，那就不要妄动。”

说话之间，举起短剑，指着蓉儿咽喉要害。

那丑怪老姬果然不敢妄动，缓缓放下手中麻袋道：“放开我的蓉儿，这银子给你们就是。”

萧翎冷冷说道：“老夫人可是觉着天下之人都和你一般喜欢银子吗？”

丑怪老姬冷冷说道：“你既不喜此物，为何要和老身作对？”

萧翎冷笑一声，道：“老夫人问的很奇怪，似你这等施毒讹诈，逼人交出银钱的行径，难道这是很正经的吗？”

丑怪老姬冷笑一声，道：“哪里不正当了，老身既未出手去抢，也未动手去偷，全是他们自动献上来的，这和老身何干呢？”

萧翎冷冷说道：“老前辈说得很轻松啊！”

丑怪老姬道：“老身爱财，取之有道，放之四海而皆准。”

萧翎气得连声冷笑，道：“老夫人，可算得是在下所见之人中，第一等

自私、冷酷、不讲道理的人了。”

丑怪老姬冷冷说道：“就算老身是不讲道理的人，那也没有关系啊！”

萧翎道：“老夫人既然不讲道理，在下等自然也不用和你讲理了。”

丑怪老姬道：“计价付值，老身今日所得，买回我孙女的命，哪里不对了。”

萧翎冷冷说道：“可惜的是在下不太重视金钱……”

目光移注到百里冰的脸上，道：“他们怎么样了？”

展叶青长长吁一口气，起身说道：“已经完全复元。”

萧翎道：“邓二侠呢？”

邓一雷笑道：“毒性全消，在下也觉着完全好了。”

萧翎目光转到那丑怪老姬身上，道：“目下，老夫人已经没有了谈判条件……”

丑怪老姬冷冷接道：“你如逼得老身怒起，我就拼着牺牲孙女的性命，也要将四位置于死地。”

展叶青右手一探，从腰间带中取出三把短剑，冷冷说道：“我等已从死里逃生，对生死的事，早已不放在心上了，不过，在下相信，你在施展下毒手段之前，必得付出极大的代价。”

蓉儿突然接口说道：“放开我，我给你们谈价……”

萧翎五指加力一收，那蓉儿立时疼得啊哟一声，皱起了眉头，顶门上汗珠滚滚而下。

丑怪老姬目光转动，只见邓一雷、百里冰都已各自选择了方位，形成合围之势，只要一动上手，立时会从数个不同的方位、一齐攻出。

再见蓉儿被萧翎扣制了脉穴，摆布的痛苦不堪，不禁豪气大消，缓缓说道：“好，老身今日算上了贼船，你们提条件吧！”

萧翎心中暗道：她的下毒之法，不露一点痕迹，而且在片刻之间，毒倒了数十人，这等人物，的确可怕，她如是独来独往，旨在讹人财物，那还罢了，如是被那沈木风收罗了去，不知要有多少武林人物伤在她们祖孙手下了。

一念及此，顿生杀心，冷冷说道：“看你们祖孙这等行径和巧妙无踪可寻的下毒手段，实叫人防不胜防，如是老夫人为害武林，武林中必有一番悲惨的劫难。”

丑怪老姬冷冷道：“说老身谋财，老身受之无愧，但老身却从未妄自伤过一人性命。”

萧翎道：“老夫人也许确有此心，但江湖事端纷杂，老夫人如若陷于漩流之中，落入恶人之手，届时将难以自主了。”

丑怪老姬怒声喝道：“你们这等咄咄逼人的气势，当真要逼老身拼命吗？”

萧翎冷冷他说道：“如若是非拚不可，那就晚不如早了……”

目光转注到邓一雷的身上，道：“邓二侠见多识广，知晓事情甚多，可曾听到过这祖孙两人的事迹吗？”

邓一雷摇摇头，道：“未曾听过。”

萧翎目光转到那丑怪老姬身上，道：“邓二侠久年在江湖之上走动，未听过你们祖孙恶迹，那是足见两位在武林时日不久了。”

丑怪老姬冷冷说道：“你要怎么样？明说了吧！不过，老身先要说明，你如提的条件过苛，老身未必会接受，那时，只有各凭所学一分生死了。”

萧翎道：“那要看老夫人怎么想了……”

语声一顿，接道：“第一，你要带着令孙女即刻退出江湖，五年之内，不许再在江湖之上行动，隐息人迹罕至之处，不许答应任何人的邀约，重出江湖！”

丑怪老嫗道：“还有吗？”

萧翎道：“你先决定是否答应？”

丑怪老嫗道：“老身在深山大泽中住了几十年，再多住五年，也不要紧。”

萧翎道：“第二件事，老夫人要自行提出一个保证之法，在下就立刻释放令孙女。”

丑老嫗道：“要老身提出何等保证？”

萧翎道：“只要能够限制你五年内不在江湖活动就是。”

丑怪老嫗道：“老身想不出来。”

萧翎望了那妖媚少女一眼，心中暗道：这老嫗下毒手法高明，这丫头只怕已然尽得她衣钵，如以此女作质，或可使她就范。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我们留下令孙女作质，只要老夫人能够遵守诺言，五年内不出江湖，我们自会善待令孙女，五年之后，放她回去，和你团聚。”

丑怪老嫗怒声说道：“不行，我们祖孙相依为命，她如作质，那还不如取去我性命。”

其实，萧翎说出口时，已经觉出有些不妥，办法虽然不错，但却有些太过霸道阴险。

展叶青道：“你如觉出此法不妥，你自己说出一个办法来吧。”

丑怪老嫗突然哈哈一笑，道：“要老身答应你们这个条件不难，但老身要求一个公平的搏斗。”

萧翎道：“怎么一个公平之法？”

那丑怪老嫗道：“你们之中，选一人和老身单打独斗，你们如若不敌，那就放了我小孙女，不能干涉老身行踪。”

萧翎道：“如是我们胜了呢？”

那丑怪老嫗道：“你如胜了，老身就答允你们的条件，把小孙女交给你们抵押，老身寻一处人迹罕到之处，逃尘避世，度上五年寂寞岁月。”

萧翎道：“这要求确很公平。”丑怪老嫗道：“你是答应了……”

但闻邓一雷接道：“慢着。”

萧翎道：“邓二侠有何见教？”

邓一雷道：“先要问个明白，她如何一个打法，如是各凭武功动手，自是可以答应她，如是她施放奇毒，咱们岂不是中了她的诡计。”

萧翎道：“甚有道理。”

丑怪老嫗道：“哪一位和我动手？”

萧翎、展叶青齐齐应道：“在下和你动手。”

丑怪老嫗冷笑一声，道：“这位道爷武功高强，老身愿向道爷领教。”

萧翎冷冷说道：“很好，在下极愿奉陪。”

丑怪老嫗冷笑一声，道：“咱们是比兵刃呢？还是比拳掌？”萧翎道：“这个悉听尊便。”

丑怪老嫗冷冷说道：“老婆子想拳掌与兵刃一起比！”萧翎道：“这话怎么说？”

丑怪老嫗道：“咱们先比拳掌，如是一百招之内，拳掌上不分胜负，咱

们再比兵刃，如是兵刃上一百招还无法分出胜负，咱们就以内功相拼。”

萧翎道：“如是拳掌上一百招分出胜负呢？”

丑怪老嫗道：“哪一个落败，就算哪一个输了。”萧翎回手点了蓉儿两处穴道。

百里冰一伸手，抓住了蓉儿右腕，道：“交给我吧！”萧翎放开蓉儿，踏步行了过去，道：“老夫人可以出手了。”他虽然身着道装，但却始终无法学得出家人的术语。那丑怪老嫗冷冷说道：“你不是出家人？”

萧翎道：“不用问我是谁，能够打败我就行了。”丑怪老嫗早已憋了一腔怒火，不再答话，右手一扬，迎胸拍出一掌。

掌力强猛，一股暗劲，先掌势直逼过来。

萧翎右手一抬，硬接一掌，砰声大震中，双掌接实。那丑怪老嫗只觉萧翎内力强猛，竟然被震得向后退了一步。萧翎亦觉右腕一麻，心中暗暗吃了一惊，忖道：这老婆子内力不弱。

心中念转，双掌连环推出，疾向那丑怪老嫗攻了过去。那老嫗已知遇上了从未遇过的劲敌，全力出手，争抢先机。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绝伦的恶斗。

那丑怪老嫗似是已经自知百招之内万难胜过萧翎，改采守势，准备应付过百招不败，再在兵刃之上分胜负。萧翎却是一招快过一招，攻势愈来愈猛。

又过十余招，那丑怪老嫗已被萧翎迫得团团乱转，全无还手之力。

那老嫗脸上汗水滚滚，又勉强支持几招，一个招架不及，吃萧翎一掌击中左肩。

这一掌落势甚重，震得那丑怪老嫗一连后退了四五步，才拿桩站稳。

萧翎收掌而退，缓缓说道：“承让了。”

那老嫗脸色铁青，冷冷说道：“这一掌是第几招？”萧翎道：“第九十三招。”

那老嫗缓缓说道：“这九十三招之中，你和老身硬拼了几掌？”

萧翎道：“三掌。”

丑怪老嫗道：“老身有一件事，必得说明。”

萧翎道：“在下洗耳恭听。”

丑怪老嫗道：“老身败在了你的手中，自然是应该遵从约言，认输服败……”

萧翎接道：“在下看老夫人，也不似毁约之人。”

丑怪老嫗道：“老身要说明我掌上含有一种奇毒，你和我硬拼了三掌，奇毒早已沾上你手。最迟在三日，毒性就要发作，除了老身的独门解药之外，再无可救之药，老身归隐之后，你只有死亡一途。”

百里冰冷笑一声，说道：“老夫人只怕还忘了一件事情。”

丑怪老嫗道：“什么事？”

百里冰道：“你这小孙女还在我们控制之下，我随时可取她之命。”

丑怪老嫗怒道：“你们讲过的话，算是不算？”

百里冰道：“暗中施毒伤人，这赌约自然是可以不算了。”

丑怪老嫗理直气壮他说道：“当时动手，又未说不准施毒，老身施毒哪里不对了？”

百里冰道：“但当时也未讲可以用毒啊？你如不肯拿出解药，那就别想你孙女活着。”

丑怪老嫗道：“你如毀棄約言，傷了我孫女之命，老身將以千名武林人物的性命，來補償她的死亡。”

百里冰道：“你哪里還能走得了呢？殺了你孫女之後，我們再取你之命，再從你身上搜出解藥！”

那丑怪老嫗冷笑一聲，道：“除了這位牛鼻子老道之外，老身還瞧不出，諸位之中有誰是老身之敵，就算一齊出手，老身如突圍逃命總是无礙。”

蕭翎淡淡一笑，接道：“也許老夫人自覺你掌上之毒十分奇烈，足可使在下死亡，不過，在下如不畏死，準備守約，老夫人是否也愿守約言呢？”

丑怪老嫗道：“老身自然是要守約言的。”

蕭翎道：“那很好，咱們就照相互訂下的約言行事。”

丑怪老嫗打量了蕭翎一眼，奇道：“你當真不怕死嗎？”蕭翎搖搖頭，道：“不怕。”

丑怪老嫗道：“好！老身這就告別諸位，息隱山林之中，但你們要善待我那小孫女，如是她有了什麼三長兩短，除了在場之人都要為她償命之外，整個武林，都將是一片血腥。”蕭翎道：“不要緊，你要走，可以走了。”

那丑怪老嫗轉身向外行去，剛剛行近門口，瞥見兩個身著灰衣的瘦長漢子并肩向店中行來。

這座店門不過五尺寬窄，兩人并肩而行，把整個店門擋住。那丑怪老嫗吃了敗仗，心中憋了一腔怒火，一眼見兩人攔住去路，不禁大怒，冷冷說道：“兩位請讓開去路如何？”兩個身著灰衣的瘦長大漢相互望了一眼，仍然靜站不動。那丑怪老嫗目光一掠蕭翎，低聲說道：“這兩人是和你相識嗎？”

蕭翎搖搖頭，道：“素昧平生。”

丑怪老嫗目光暴閃出一片殺機，冷冷說道：“兩位可是受人之命來和老身為難嗎？”

口中說話，右手卻突然拍出，疾向右侧灰衣人手上扣去。那灰衣人右手一挫，食、中二指突的点出，反而指击丑怪老嫗的脉穴之上。

丑怪老嫗一收右手，左手隨着遞出，雙掌連環劈击。灰衣人竟然是雙手奉還，雙掌還击。

眨眼間，兩人已然對拆十餘招。

那灰衣人只有右首一人動手，左首一人却是站着不動，既不出手相助，也不從中解勸，袖手在一側觀戰。

蕭翎細看兩個灰衣人都是又高又瘦，站在那裡活似兩條竹竿一樣，這兩個人長像奇怪，如是聽人說過，或是見過之人，一看就會認出才是，但蕭翎瞧了半天，却是不識兩人。轉目望去，只見鄧一雷呆呆的站在那裡，神色間一片肅穆。顯然，他對突然見到兩個灰衣人一事，有着一種極度的震駭。

這時，那丑怪老嫗和那灰衣人仍未分出勝敗，雙方掌勢交錯，已然硬拼了數招。

忽然間，那灰衣人駭然而退，冷冷說道：“你手上有毒。”丑怪老嫗道：“不錯，老身手上有毒。”

灰衣人瘦長的臉上，泛現一片殺機，撩起長衫，取出一把玉尺，道：“解毒藥物何在？”

丑怪老嫗道：“在老身衣袋中。”

灰衣人道：“殺了你，可以取到了。”

丑怪老嫗道：“怕的是你無法殺死老身。”

灰衣人一扬手中玉尺，道：“好，咱们试试看吧！”侧身向前冲去。

左首那灰衣人，突然一伸手，拦住右侧的灰衣人道：“老二，不可莽动。”

目光转到那丑怪老姬的脸上，道：“阁下可是巫婆婆吗？”丑怪老姬怔了一怔，道：“你是谁，怎知老身来历？”灰衣人哈哈一笑，道：“兄弟马波。”

巫婆婆道：“岭南双杰。”

灰衣人道：“巫婆婆不用在我们兄弟脸上贴金了，咱们兄弟，也不在乎别人称呼，江湖上称咱们岭南双魔，你也叫咱们岭南双魔就是。”

巫婆婆道：“两位既识老身，老身自应当奉上解药。”探手从怀中摸出一个金色的盒子，打开盒盖，取出一粒丹丸递了过去。

马波微微一笑，道：“老二，接着吧！巫婆婆不是外人。”右侧灰衣人藏好玉尺，接过丹丸，投入口中。

萧翎和展叶青等，看他们由动手到交谈，心中暗暗忖道：岭南二魔如若和她谈得融洽，只怕要帮她夺取蓉儿，那就又难免一场激战了。

只听那巫婆婆说道：“老身和人约赌，败在了人家手中，我要离开此地了，两位请让开路吧！”

马波道：“败在何人手中，赌的又是什么？”

巫婆婆冷冷说道：“这和两位无关……”

侧身向外行去。

马波一伸手拦住了巫婆婆，道：“巫婆婆对我们兄弟见外，对逍遥子道长很熟识吧！”

巫婆婆果然停了下来，道：“两位认识逍遥子？”

马波道，“咱们兄弟，就是受那逍遥子道长之邀，迎接婆婆而来……”

语声一顿，说道：“我们俩已退出江湖十余年，此番受那逍遥子道长之邀，无法拒绝，只好重行出山了。”

巫婆婆道：“老身也是二十年未在江湖之上走动，被逍遥子牛鼻子左一封书信、右一封书函，劝得我重出江湖，想不到出师不利，败了赌约，不但丢尽颜面，而且还输了我的孙女。”

马波细眉耸扬，缓缓说道：“咱们兄弟，受逍遥子道长之托，迎接巫婆婆，一路追踪到此，幸得相遇……”

巫婆婆摇头接道：“不行了，老身输了赌约，要重行隐居深山五年，有劳两位代我回那逍遥子道长一句话，就说老身不能去见他了。”

马波接道：“这是赌债赌还，婆婆赌输了，我们兄弟可以帮你再赌一次。”

萧翎心中暗道：原来，这三人都是那逍遥子邀请出来的帮手，那四海君主似已和沈木风和解合作，逍遥子这番邀了很多归隐已久的魔头重行出山，只怕是要有一番行动，倒要仔细听听才是。心中暗定主意，静静的站着不动。

巫婆婆丑脸上肌肉耸劝，缓缓说道：“我已经赌输了，还有何颜再赌。”

马波笑道：“婆婆请在一侧观战，看我们兄弟替你翻本！”目光一掠萧翎和邓一雷，道：“就是和这几位赌的吗？”巫婆婆显然已被马波说动，悄然退到一侧，不再言语。马波目光投注在邓一雷的脸上，道：“如是在下的记忆不错，这一位该是邓二侠。”

邓一雷道：“不错，咱们十五年前在徐州见过一面。”马波哈哈一笑，道：“好记性啊！好记性……”

语声顿住，笑容突敛，接道：“这位巫婆婆和几位赌的什么东西？”

萧翎本想接口，却又突然忍了下来，暗道：邓一雷年纪最大、一切事，该由他主持才是。

邓一雷回顾了萧翎一眼，道：“两位和此事无关，最好是不要趟这次浑水了。”

马波冷笑道：“咱们兄弟是管定了，邓二侠如是不肯说，咱们只好……”

邓一雷冷冷接道：“告诉你们亦无不可。”

当下把巫婆婆施毒逼财一事说了一遍。

马波目光投注到萧翎身上，缓缓说道：“这位道爷在何处养真？”

萧翎冷冷说道：“天下之观。”

马波道：“好大的口气……”

目光一掠百里冰，道：“这位道童，是道长弟子了？”萧翎道：“这似乎不关你们的事了。”

马波冷笑一声，道：“巫婆婆赌输了小孙女，在下要替她翻本。”萧翎冷冷道：“两位想赌一场，是吗？”

马波道：“不错，赌注是取消你们和巫婆婆定下之约和交还她的小孙女。”

萧翎道：“两位要如何一个赌法，划出道来，在下奉陪就是。”

马波一皱眉头，道：“听阁下口气，似乎是出家不久啊！”萧翎老是忘去自己装扮的身份，“在下”之称和道人身份，大不相同。

邓一雷、展叶青心中同一打算，觉着萧翎武功高过自己，一切事应由他出面决定，是以不多插口。

马波已从邓一雷口中听明了事情经过，巫婆婆既然败在道长手中，自己如若和他动手，也未必能是他之敌，自然得想个必胜的赌法才行。

心中念转，口中却故施激将之法，道：“在下划出了道来，只怕道长不敢答应。”

萧翎冷笑一声，道：“阁下只管找出题目，贫道一定奉陪就是。”

马波道：“在下想和道长定一个新奇的打赌之法。”萧翎道：“如何一个新奇之法？”

马波道：“道长选出一条毒蛇，在下生生把它吃下，再由在下选出一条毒蛇，由道长生吃下。”

萧翎万万没有料到，他们想出这样一个比试的办法，不禁为之一呆，半晌讲不出话来。

马波冷冷说道：“在下早已想到了道长不敢，果然不出我的预料。”

萧翎一皱眉道：“火中取栗，虎口拔牙，在下都曾听人说过，却从未听过生食毒蛇的比试办法。”

马波道：“道长今日听到了，而且，也将亲眼看到，亲口食用！”

萧翎心中暗道：且不论吃下毒蛇之后，是否会中毒而死，单是想到食用那毒蛇时的形状，就使人作呕不止，他如真敢选一条毒蛇食用，看来，今天我是非输给他不可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道：“贫道从未听到过有人比试生食毒蛇的事，但贫道也不相信你敢吃。”

马波道：“所以，咱们才要打赌。”

萧翎目光转注到邓一雷的脸上，希望能从他神色之间瞧出一点应付此事的启示，哪知邓一雷竟也是一脸茫然之色。

马波冷冷接道：“道长可是想反悔吗？”

萧翎冷冷说道：“贫道答应过吗？”

此时，萧翎已知岭南双魔的来意，是帮那逍遥子拉拢巫婆婆祖孙而来。

这祖孙两人的武功如何，暂时不去说它，单是那不见痕迹的下毒之法，就使人防不胜防了，如若这番打赌败在马波手中，取消了和巫婆婆祖孙订下之约，巫婆婆下毒之法，配合四海君主和百花山庄的高手，那是如虎添翼了。

但他生俱侠义肝胆，明知兹事体大，但话已说出口去，无法再行收回。

只听马波冷笑一声，道：“如是道长想毁约亦非难事。”

萧翎一皱眉头道：“这话怎么说？”

马波道：“只要道长说出自己法号，当众自认说话不算。咱们订下之约就算作罢！”

萧翎怔了一怔，道：“如若贫道当真的答应了，自然是万无不算之理。”

马波冷冷接道：“你想想看是否答应。”

萧翎脸色一整，道：“好！你先吃吧！可惜的是，此地无蛇。”马波冷笑一声，探手从怀中摸出一个布袋，打开袋口，倒出两条小蛇。

那两条小蛇，都不过七八寸长，全身花白杂陈，昂首吐信，一望即知，是一种奇毒之蛇。

马波冷冷道：“你替在下选一条！”

生食毒蛇的事，天下罕闻罕见，连那邓一雷和展叶青也都看得脸色大变。

萧翎冷冷的望了马波一眼，道：“阁下似是随时准备和人赌食毒蛇，所以随身携带。”

马波道：“蛇是活的，难道其中还有假，再说咱们这场赌约，阁下已经是沾光很大了。”

萧翎道：“哪里沾光了？”

马波道：“在下生食一条毒蛇，道长也吃一条毒蛇，但却算阁下胜了。”

萧翎道：“这么说来，你是料定我不敢吃蛇了。”马波道：“但愿道长敢吃，在下败得心服口服……”语声一顿，接道：“道长替在下选一条吧！”

萧翎细看两条毒蛇，形状一般模样，伸手一指，道：“这一条吧！”

马波探手而出，抓住了毒蛇七寸，那毒蛇立时不再摇动，放入口中，由尾至头大吃起来。

萧翎瞪着眼睛看那马波生生把一条毒蛇吃下。

这时，场中之人，只瞧得个个神色紧张，鸦雀无声。显然，都为马波生食毒蛇的一幕所震慑，个个目瞪口呆。马波食完了一条毒蛇之后，目光盯注在萧翎脸上，道：“道长，该你了。”

萧翎早已暗中留心他捉蛇之法，当下仿照马波之法，出手抓住了毒蛇七寸。

望着花白杂陈的蛇身，只觉五腑翻腾，吃下的酒饭都想吐出口来，但想武林道上的安危，又不能不吃，当下一闭眼睛，正待把蛇尾放入口中，突然衣袖被人扯住。

耳际间响起了百里冰的声音，道：“认输算了。”

百里冰右手食中二指突然用力一掷，把萧翎手中毒蛇掷落地上，牵着蓉儿右手行了过去，道：“人交给你，我们算输了。”

马波接过蓉儿，拍活她被点的穴道，拾起地上毒蛇放入袋中，重又藏好，一抱拳道：“承让了。”

百里冰冷冷说道：“这一场我们认输，但几位最好别再碰到我们，再次

见面，那要凭真本领一分生死，不会再和你比试吃蛇了。”

马波也不答话，带着巫婆婆等转身而去，眨眼间走的踪影不见。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在下惭愧得很，赢了的赌注又输出去。”

展叶青道：“这比试吃蛇的事，决非常人能够办到，岭南乃毒蛇出没之区、也许他们自幼就练了生食毒蛇之能。”

邓一雷道：“就算他自幼练就了生食毒蛇之能，也不会把蛇头毒囊吞入腹中，这其中只伯有诈。”

萧翎点点头，道：“他随身带了两条毒蛇，那是说他准备随时和人打赌了。”

百里冰道：“现在，我们不用谈论这件事了，不管他是否有诈，我们已经输了，目下紧要之事，是如何挽回，我已经把话说明白，下一次再遇到他们时，下再和他们打赌，各凭武功，一分生死……”

目光一掠萧翎，接道：“如若那位巫婆婆对江湖危害很大，那就不能放过他们，咱们可以立刻追踪把他们全部歼灭。”

邓一雷道：“大有道理，咱们就此动身。”叫过店家，会了酒帐，一路追去。

因为萧翎和百里冰都未骑马，邓一雷和展叶青也弃马步行。这时，已经是暮色苍茫的掌灯时候了，四周景物已然模糊不清。

四人鱼贯而行，沿着大道而进。

夜色渐深，行人绝迹，官道上一片凄清。

邓一雷流目四顾，极尽目力，不见灯火，当下说道：“这一段路很荒凉，四周五里内没有村落。”

萧翎突然想到了一件事，道：“在下想那巫婆婆，决不甘心银子受损，定然要设法报复咱们，沿途之上要小心一些才成。”展叶青道：“江湖之上，当真是无奇不有，在下自信十分留意这巫婆婆和她那位孙女的举动，但就是没有瞧出她们如何一个下毒之法，看来，武功一道，在江湖之上，也未必就是决胜的因素。”

萧翎等人谈话之间，到了一棵大树之下。

只听百里冰啊哟一声，道：“那是什么？”

萧翎等停下脚步，抬头看去，只见一具尸体高吊在大树之上。

这时，天上浮云掩月，天光昏暗，但以几入过人的目力，已然看清楚那是一具尸体。

展叶青轻轻咳了一声，道：“是一具尸体。”

邓一雷道：“是被人谋杀的？”

展叶青道：“不错，这棵大树，足足有三丈多高，那垂尸距地也在一丈五尺以上，如是自行寻死的人，怎能这样吊在树上？”说话之中，已从腰间摸出一把七休剑，右手一扬，短剑闪电而去。

他手法奇准，剑芒过处，正好击中那吊人绳索。绳索被利剑斩断，那垂尸直落而下。

展叶青跃身而起，接住了那下落的尸体，仔细一瞧，骇然叫道：“是巫婆婆。”

他已对丑怪的巫婆婆有了很深的戒心，虽然是看到她的尸体，心中亦是大为震动，双手一撒，把尸体摔到地上。

但闻砰的一声轻响七休剑跌落实地。

展叶青的七休剑，乃武当上两代掌门人采取天山千年寒铁打造而成，锋利无匹，乃极为珍贵之物，他已顾不得再管巫婆婆，急急行了过去，捡起短剑，插入带上。

邓一雷和萧翎，都对巫婆婆有着很深的戒心，是以，大家都未动手去扶她尸体。

邓一雷望着仰卧在地上的巫婆婆一眼，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啊，她怎会被人杀死呢？”

萧翎在店中和巫婆婆对掌时，暗中戴上了千年蛟皮手套，才未中毒，望了巫婆婆尸体一眼，又戴上手套，缓缓蹲下身子，伸手向她鼻息之上按去。

但闻百里冰叫道：“不要碰她。”

萧翎微微一笑，道：“不妨事的。”伸手按在巫婆婆鼻息之上。

邓一雷对巫婆婆犹存余悸，不敢过于逼近，说道：“怎么样，是真死、还是假死？”

萧翎道，“是真死。”

邓一雷道：“是谁杀了她呢？岭南双魔联合和她对手，虽然不至于败她手中，但如想杀她，那确实极为不易，何况，她还有孙女相助。”

萧翎双目神凝，仔细在她脸上瞧了一阵，道：“只怕不是巫婆婆的真身！”

伸手在巫婆婆脸上一抓，果然，揭下来一张人皮面具。

邓一雷、展叶青，凝目望去，只见那具尸体也是一个老妪。展叶青咬牙道：“这老毒婆果然是生性残忍无比，为了找替身，竟然杀死了一个不相干的老妪。”

萧翎道：“下次见她之面时，决不饶她。”

百里冰缓缓说道：“大哥啊！你瞧人死了多久了？”萧翎仔细在那老妪脸上瞧了一阵，道：“看样子，不会太久。”

百里冰微微一笑，蹲下身子，伸手按在那老妪前胸之上，道：“身上余温犹存，死去不会太久。”

原来萧翎不肯伸手按那女人前胸，百里冰抬头望着邓一雷，道：“老前辈见多识广，可知道那巫婆婆杀死这一老妪作她替身的用心问在吗？”

邓一雷道：“如是在下料断不错，她用心要借此下毒。”突然间，波的一声轻响，有一些粉末由那老妪身上散发出来。

萧翎吃了一惊，急急纵身而退。只听一阵泉鸣般的呵呵大笑，道：“不错，老身要在各位身上下毒。”

喝声中，一个黑影从那大树上直坠而下。

邓一雷、展叶青，连同百里冰在内，都对那巫婆婆下毒之能心存畏惧，但他们万万没料到，巫婆婆竟然在死人尸体上作了机关，都闻声警觉向后跃退时，鼻息间已闻得一股淡淡的异香，赶忙闭住呼吸。

萧翎凝目望去，只见那树上落下之人正是那巫婆婆，不禁大怒，冷笑一声，道：“这方法很恶毒。”

巫婆婆道：“老身报得大仇，一向是不择手段。”萧翎道：“但你别忘了，在我们毒性发作之前，还有杀你之能。”

巫婆婆道：“老身此次施用之毒，发作奇快。”萧翎突然一侧身子，直向那巫婆婆冲了过去。

巫婆婆右手一扬，一股白雾打了过来。

萧翎一皱眉头，暗运内力，发出一掌。

这一掌力道甚猛，一股强烈的掌风直撞过去。

那一团飞来白雾，吃萧翎一记强猛掌风，打得倒向那巫婆婆飞了过去。

巫婆婆纵身一跃，闪避开去。

萧翎借此侧身而上，左掌横劈，右手却疾向巫婆婆脉穴之上拿去。

巫婆婆已知萧翎厉害，一吸气，陡然向后退出五尺。萧翎心生杀机，屈指一弹，施出弹指神功。一缕指风，破空而去。

巫婆婆刚刚站好身子，萧翎指风已到，正击中巫婆婆肋间。只听巫婆婆闷哼一声，倒退两步，一屁股坐在地上。萧翎正待欺身而上，点她穴道，突闻身后，砰砰数响传了过来。

回头看去，只见邓一雷、展叶青、百里冰，齐齐摔倒在地，不禁一呆。

但闻巫婆婆细微的声音传了过来，道：“他们毒发了。”萧翎冷冷说道：“为什么在下无恙？”

巫婆婆道：“老身亦大感奇怪……”语声一顿，接道：“老身不信你内功已到了百毒不侵之境。”

萧翎心中暗道：不论一个人的内功如何精深也难使奇毒不侵，如若我也中毒而未发作，其间只怕是别有内情。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他们三人中毒未必会死，但你却死定了。”

突然踏前两步，扬起右掌。

但闻一声尖叫声：“不要伤我奶奶。”话落人现，大树上飘落一个劲装少女，只见她青巾包头，背插长剑，娇艳的脸上，一片惶恐之情。

她似是自知难是萧翎敌手，是以未作出手打算。

萧翎冷冷说道：“令祖母善施奇毒而又不自珍重，留她在世，不知会有多少人为她所害，留她不得。”

巫蓉黯然说道：“你不饶我奶奶之命，难道连自己的同伴性命也不肯救了吗？”

萧翎冷冷说道：“姑娘还活着，杀了令祖之后，姑娘还有解毒之能。”

巫蓉道：“你杀了我相依为命的祖母，难道我还会助你，解你朋友之毒吗？”

萧翎道：“那时只怕由不得姑娘做主了。”

巫蓉怒道：“出家人向以慈悲为怀，你这牛鼻子老道，却如此心狠手辣，全无出家人的胸怀。”

第三十一回 虎落平阳

萧翎做事一向宽大，这时心恨那巫婆婆下毒之狠，确然发了一个狠心，准备杀死巫婆婆以绝后患，再迫巫蓉施药解毒，事后废她武功。

不料，被巫蓉一骂，竟骂得萧翎膛目结舌、半晌答不出话。巫蓉又道：“你杀吧！杀死我奶奶，我就自绝而死，我们祖孙两条命换你们三条命，死也瞑目。”

萧翎道：“如若那解药在两位身上，贫道杀了你们祖孙二人之后，仍然可以从两位身上找出来。”

巫蓉道：“他们所中之毒，乃我奶奶合了数种奇毒调混而成，你不知调混之药，如何救得他们？”

只见坐在地上的巫婆婆突然挺身站了起来，右手扬动，似欲打出暗器。

萧翎自知弹指神功尚未到炉火纯青之境，取位还难随心所欲，虽然重伤了巫婆婆，却未必能中她穴道。

是以在和巫蓉说话之时，仍然留心看那巫婆婆的举动，见她挺身而起，立时欺身而进，一掌拍出。

他动作奇决，一掌拍中巫婆婆的右肩。

但闻砰的一声轻响，刚刚站起的巫婆婆被萧翎一掌，打得摔出四五尺外，仰卧地上。

巫蓉右手一抬，长剑出鞘，寒芒闪动，直向萧翎刺了过去。萧翎右手一抬，抓住了长剑锋刃。

巫蓉右手加力一转，希望削断萧翎几根手指。哪知萧翎握剑的右手有如铁条钢柱一般，坚硬无比，巫蓉用力一绞，不但未能绞断萧翎手指，而且连剑锋亦未能够动得分毫。

巫蓉眼看萧翎如此武功，自知难是敌手，丢了手中长剑，奔到巫婆婆身前，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

她声音娇脆，哭起来，有如出谷黄莺一般，动人心弦。萧翎一皱眉头，道：“你哭什么？”

巫蓉道：“你要杀我奶奶，先把我杀了吧！”

萧翎心中暗道：女孩子当真是难缠得很。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你奶奶杀过很多人，是吗？”

巫蓉道：“她老人家行径，只是有些怪僻，但在我记忆之中，却未见她当真的杀过人。”

萧翎冷冷说道：“姑娘这话当真吗？”

巫蓉道：“谁说了一句谎言，要她不得好死。”

萧翎道：“姑娘不用哭了，我不杀她就是。”

巫蓉伸手抹去脸上泪痕，道：“你说话可算数？”萧翎道：“堂堂男子汉，岂有说了不算，不过，贫道也有一事，相求姑娘。”

巫蓉破涕为笑，道：“什么事？”

萧翎道：“你要先救活我三位同伴，除了他们身上之毒，我才能够放她离此。”

巫蓉道：“那是自然了。”伸手扶起巫婆婆，道：“奶奶啊！解药放在何处？”

巫婆婆道：“在我左面，第三个口袋之中。”

巫蓉撩起那巫婆婆的黑衫，只见那巫婆婆里面一件内衫上都是口袋，不下数十个之多。

萧翎心中暗道：她这许多口袋中，分装着很多的解药、毒药，如是拿错一种，那可是害了冰儿等三人性命了。心念及此，忍不住说道：“不要拿错了药。”巫蓉已从巫婆婆左面第三个袋中掏了解药，闻言一怔，道：“奶奶啊，要是你骗了我，不但你没有了命，这老道士一火起来，连蓉儿也死定了。”

巫婆婆连中萧翎一记弹指神功和一掌，被打得肋骨断了两根，内腑气血尚未平复，说话声音十分微弱。

只听她缓缓说道：“奶奶怎会骗你。”

巫蓉于是举起手中药瓶，递了过去，道：“拿去救你同伴吧！”

萧翎接过药瓶，缓缓说道：“在我三位同伴未醒来之前，姑娘最好别有举动。”

巫蓉已为萧翎武功镇注，柔顺地点点头，道：“你要我们走时，我们再走。”

萧翎举起手中玉瓶，瞧了一眼，缓步行到三人身前，拔开瓶塞，倒出了三粒解药，分别在三人口中各放入一粒。那丹药入口，自化玉液，沥沥流下咽喉。

对症下药，立见奇效，片刻工夫，三人先后醒了过来，挺身坐起。

巫蓉扶起巫婆婆，道：“我们可以走了吗？”

萧翎道：“不要慌。”

巫蓉果然不敢走动，扶着巫婆婆的双手，重又放开。萧翎看她对自己的畏惧之情，不禁哑然一笑，目光转到百里冰和邓一雷的身上，道：“几位运气试试，内腑是否还有余毒？”邓一雷、展叶青、百里冰依言运气相试之后，道：“奇毒尽去。”

萧翎举手一挥，道：“姑娘可以走了。”

巫蓉伸出双手，扶着巫婆婆，转过身子，缓步向前行去。但闻百里冰尖声叫道：“不要放她们走！”

她情急之下，大声呼叫，忘记了自己是女扮男装，呼叫声娇滴清脆异常，完全是女子口音。

萧翎摇手说道：“冰儿，放她们去吧！我已经答应了。”百里冰举步向前奔去，那知才跑数步，一交跌倒地上。萧翎吃了一惊，急急扶起百里冰，道：“怎么啦？”百里冰道：“我双腿发软，全身无力……”

萧翎心中警觉，大声喝道：“站住。”

一提气、纵身而起，一跃两丈有余。

他轻功奇佳，一跃之下，已然追到那巫蓉祖孙身后，正待伸手擒拿巫蓉，突然一阵头晕，眼前一片黑暗，身子摇动，几乎栽倒，急急提聚真气，支撑着未倒下去。

巫蓉对萧翎畏惧殊深，听得他呼叫之言，立时停下了脚步。回头看去，见萧翎全身摇动，似是站立不稳，不禁一呆。但闻巫婆婆纵声大笑，道：“蓉儿，过去把他们全部给我杀了！”

巫蓉怔了一怔，道：“为什么？”

巫婆婆道：“我要你去杀了他们！”

巫蓉急急说道：“奶奶啊！你可知道他是谁吗？”巫婆婆道：“我知道，

你只管出手就是。”

巫蓉摇摇头，道：“就是我一击必中，我也不敢出手……”只见萧翎举起右手，捏在右面额角之上，显然，他已无法支撑。

巫蓉放开巫婆婆，大步行了过去，望着萧翎说道：“你怎么了？”

萧翎正在全力运气、和发作的毒性抗拒，根本就无法听到那巫蓉说些什么。

百里冰心中大为焦急，大声叫道：“大哥啊！你也中了毒吗？”

萧翎似是被她尖锐叫声所动，转目望了百里冰一眼，一交跌坐在地上。

百里冰急忙蹲下身子，顾不得自己身着男装，抓着萧翎右手，哭着叫道：“大哥啊！你怎么不说话啊！”

这时，邓一雷、展叶青齐齐举步行了过来，但走的却十分缓慢。

原来，两人亦是和百里冰一般模样，双腿无力，举步维艰。

只听巫婆婆枭鸣般的一阵大笑，道：“我还道你是铁打铜铸的罗汉，不畏奇毒，原来，你不过是内功稍深，抗毒之力比常人稍强一些罢了……”

她一面纵声大笑，一面自言自语，显然，内心之中，有着无比的欢乐。

一时间，笑声顿住，两手捧腰，蹲了下去。

原来她放声大笑，笑得几根断去的肋骨疼了起来。

邓一雷和展叶青都已行到萧翎身前。

两人想拼着耗去最后一口元气来保护萧翎，哪知，两人行了几步路之后，才发觉全无半点希望，纵然两人不畏死亡，也是无能保护萧翎。

所幸的是那巫婆婆，也受伤很重，无能再战，目下只有一个巫蓉完好无恙。

邓一雷振起精神，缓缓说道：“姑娘把解药交出来吧！”

巫蓉望了仰卧在地上的萧翎一眼，道：“你要救这老道士吗？”

邓一雷道：“不错，眼下我们三个人，姑娘只有一个人，那是势不均，力不敌了。”

巫蓉摇摇头，道：“这老道士不能救。”

邓一雷道：“为什么？”

巫蓉道：“他武功太高强了，救活了他，我们祖孙都要受他欺侮。”邓一雷心中暗道：看来这丫头，还不太了然目下情势，倒是要唬她一唬才是。

心念一转，冷冷说道：“姑娘不肯拿出解药，难道咱们不会抢吗？”

只听巫婆婆叫道：“蓉儿不要听他唬你，他们都已无再战之能，你只要举手之劳，就可以把他们全都杀死。”巫蓉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道：“我奶奶说的是真是假？”

邓一雷心头凛然，暗道：这丫头如若出手，我等确实无抗拒之能。

他阅历丰富，虽知处境危险，但仍然保持得十分镇静，冷冷说道：“姑娘觉着是真是假？”

巫蓉沉吟了一阵，道：“很难说，这么办吧！咱们两个动手，看看你们是否还有再战之能？”

邓一雷怔了一怔，道：“姑娘一定要和在下打个胜负吗？”巫蓉道：“不错，只有和你动手打一架，我才能证实你们是否有再战之能。”

百里冰突然站起身子道：“你这臭丫头，骗了我大哥放了你们，你却用毒药毒他，我大哥是仁义君子，怎会防到你们这等小人之心。”

她一急之下，不再掩饰身份，骂的声音清脆，莺转燕啼。巫蓉怔了一怔，

道：“你是男人，还是女人？”

百里冰道：“男女管你什么事？”

巫婆婆刚刚说了两句话，肋骨又是一阵剧疼，眼看百里冰言词锐利，忍不住又道：“蓉儿，打她两耳光，教训那丫头一顿！”说到此处，伤处又疼，突然住口不言。

巫蓉听到祖母招呼之声，挥手一掌拍去。

百里冰两腿酸软，心中虽想闪避，却是避让不开，砰的一声，打个正着。

百里冰两腿无力，被打得两个跟跄跌倒地上。

巫蓉实在未料到，自己这一掌有如此威力，不禁微微一笑。

邓一雷眼看百里冰被那巫蓉一耳光打了两个翻身，心中大是畏惧，暗道：我这一把年纪，如是也被这小丫头打几个耳光，那可是一件终身大憾的事。

心念转动，不敢再向前逼进。

巫蓉打倒百里冰后，缓步走近萧翎身侧，伸手去抓萧翎的胡子，笑道：“你刚才凶巴巴的欺侮我，现在我打你两个耳光出出气。”

萧翎颌下本是假须，巫蓉用力一拉，登时脱落，脸上涂的易容药物也随着假须片片的脱落下来，巫蓉微微一呆，道：“哼！原来你是假道士。”

展叶青伸手摸出一把七休剑，道：“姑娘再不拿出解药，可别怪在下要施下毒手了。”

巫蓉摇摇头，道：“你不要唬我，你和他们一般，早已无力和人动手了。”

展叶青道：“在下还有施暗器之能。”

他本想无声无息中发出七休剑，但握剑在手之后，又觉得此举，实非大丈夫所应为，不觉间又叫出口来。

巫蓉眼看展叶青手中短剑寒芒闪烁，似极锋利，立时，一挥右手，疾快的拍出一掌。

展叶青全身无力，动作缓慢，暗器还未夹得及发出，那巫蓉掌势已到，正击在右腕之上。手中短剑被击落地，人也被打得连打几个转身之后，才坐在地上。

邓一雷轻轻叹息一声，道：“展兄弟，咱们此刻连常人之力也未有，如何能是她之敌。”

展叶青道：“邓兄之意，可是说咱们只有听人宰割一途了。”邓一雷道：“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何良策呢？”展叶青叹息一声，不再言语。

巫蓉一掌击倒展叶青后，笑道：“你们慢慢的等吧，我要先瞧瞧这位假道士的真正面目。”

蹲下身子，伸手剥下萧翎脸上的易容药物。

百里冰被巫蓉一掌打得晕了过去，清醒过来之后，看那巫蓉正在用手擦拭萧翎脸上的易容药物，当下挣扎而起，喝道：“不要动他。”

巫蓉停下手来，说道：“什么事啊？”

百里冰道：“你不能动他。”

巫蓉笑道：“你叫有什么用呢，你又无能阻挡于我，等瞧到他真正面目之后，还要脱去你的道袍，瞧你的面目！”百里冰呆了呆，不再多言。

巫蓉就在萧翎的身上，扯下一片道袍，擦去萧翎脸上的药物。

凝目望去，星光下，出现了一个英俊动人的面孔。巫蓉看得怔了一怔，起身行向百里冰，道：“你自己脱呢？还是要我动手。”

百里冰心中大急道：“你要看什么？”

巫蓉道：“我要看你是男是女？”

百里冰想到如被她扯去衣服，那可是一件大感羞辱的事，急急说道：“我是女儿身。”

巫蓉微微一笑，道：“你是女人，为什么要穿道士装，和他走在一起呢？哼！我瞧你呀、定然不是好人！”百里冰道：“他是我大哥，自然是可以了。”

巫蓉笑道：“原来如此！”

忽然一皱眉头，接道：“你们为什么改装易容，装成老道士呢？”百里冰道：“这个，这个，我们为了要躲避仇人耳目。”巫蓉眨动了一下眼睛，点点头，道：“好吧！我暂时相信你的话。”

百里冰黯然叹息一声，道：“姑娘，我求你一件事好吗？”巫蓉听她说的可怜，缓缓说道：“什么事情啊？”百里冰道：“救救我大哥吧！他是个正人君子，世间难得一见的好男儿，你不能害死他！”

巫蓉道：“他真的那样好吗？”

百里冰道：“我说的句句实言。”

巫蓉摇摇头，道：“不行，他武功太强了，我如救了他，我们祖孙两人都要受他欺侮。”

百里冰道：“不要紧，只要你们能够掌握了我的生死，就可以使他听你们吩咐了。”

她为了要救萧翎之命，不惜委曲求人。

巫蓉道：“他伤了我奶奶，我如何能够救他。”

百里冰道：“他本可杀死你们祖孙，但他却饶了你们……”巫蓉冷笑一声，接道：“我苦苦求他，他才饶了我奶奶性命。”

百里冰道：“但我也在求你啊。”

只见那巫婆婆缓步行了过来，道：“蓉儿，不能饶他们。”巫蓉道：“不能饶他们，那是要杀了他们啦！”

巫婆婆道：“不错，要杀了他们，斩草除根。”

巫蓉叹息一声，道：“奶奶啊！如是那老道士刚才要杀咱们，咱们此刻就无法再杀他们了。”

巫婆婆怔了一怔，道：“怎么？你可想饶了他们？”巫蓉道：“留下他们性命，废去他们武功，不知奶奶是否答应？”

巫婆婆指着萧翎道：“除了他，其余三人，都可随你之意废了武功，饶他们不死。”

百里冰道：“我替他死。”

巫婆婆目光转到百里冰脸上，冷笑一声，道：“你要替他死？”

百里冰道：“你只要杀死一个人，我和他有何不同。”巫婆婆冷冷说道：“想要饶他不死可以，但你们三条命换他一条命。”

百里冰道：“为什么？”

巫婆婆道：“因为他武功很高，一般人非他之敌。”百里冰正待接言，展叶青却拱手说道：“老夫人所谓三命换一命，那是包括替他解毒在内了。”

巫婆婆沉吟了一阵，道：“好！我解除他身中之毒。”展叶青想道：武林对他迫切需要。

轻轻叹一口气，道：“好！你先疗好他的毒伤，在下就先行自绝而死。”

巫婆婆目光转到邓一雷的脸上，道：“千古艰难唯一死，你年纪大些，自然不会同意此事了。”

邓一雷缓缓说道：“只要老夫人确实能守信诺，在下死而无憾。”

巫婆婆呆了一呆，道：“你们都是由衷之言吗？”邓一雷、展叶青齐齐应道：“字字出自肺腑。”巫婆婆双目凝注在萧翎的脸上，瞧了一阵，道：“他是什么人？如此重要，三位竟然都愿以自身的死亡换他一命。”展叶青道：“老夫人既然答应了，咱们就此一言为定，那也不用问他是谁了。”

巫婆婆道：“如是几位不说出他的身份，老身可以不允诸位所请。”

展叶青回顾了邓一雷一眼，满脸焦急之情形诸神色之外。一向聪慧的百里冰，此刻也闹得没了主意，沉思了一阵，道：“告诉你他是谁也可以，但你不能变卦，必得疗治好他的毒伤。”

巫婆婆哈哈一笑，道：“老身一向是不肯受人之命。”百里冰心中恨极，冷笑一声，骂道：“老乞丐，日后犯在我手中，非把你碎尸万段不可。”

巫婆婆怒道：“小臭丫头，女扮男装，和这些大男人走在一起，还会是什么好人吗？”

她声音一大，伤处又疼了起来，抱着腰蹲了下去，强忍着痛苦，接道：“蓉儿，过去打她两个耳光替奶奶出出气。”巫蓉缓步行了过去，道：“我奶奶要我打你，那是令谕难违一扬右手，啪的打个又响又脆的耳光。”

这一击落手不轻，只打得百里冰娇躯连转，口中鲜血流出。百里冰站稳身子后，举手拭拭嘴上血迹，道：“打我不要紧，不能杀他，千万武林同道的生死、希望，都寄在他的身上。”巫蓉看她不顾自己仍一味替萧翎求情，心中大奇，道：“你对他用情很深，他究竟是谁啊？”

百里冰武功已尽失，虽有拯救萧翎之心，却无拯救萧翎之能，只好说道：“好！我告诉你，他是萧翎！”

蹲在地上的巫婆婆突然站起身子，道：“他是萧翎？”百里冰道：“不错，他是萧翎。”

巫婆婆急道：“蓉儿，快些拭去他脸上残余的易容药物。”巫蓉应了一声，掏出绢帕，拭去了萧翎脸上残余的药物。巫婆婆急忙从衣袋中摸出了一个玉瓶，道：“蓉儿，快给他服下解药。”

百里冰眼看说出萧翎之名后，巫婆婆立刻施药相救，心中大是欢喜，回顾展叶青和邓一雷一眼，笑道：“我大哥的名气当真是大，早知如此，咱们早些说出大哥之名，那也不用求他们了。”邓一雷缓缓说道：“在内情未了然之前，姑娘别太高兴。”转目看去，只见巫蓉接过玉瓶，拔开瓶塞，倒出一粒丹药，放入萧翎口中。

解毒丹丸，神效奇速，片刻之后，萧翎已然清醒了过来，挺身坐起。

百里冰急急叫道：“大哥，你好些吗？”

萧翎缓缓站起身子，目光转动，回顾了一眼，道：“我很好。”

但闻巫婆婆笑道：“你就是萧翎吗？”

萧翎伸手去捋长髯，早已不见。

巫蓉冷哼一声，道：“你那假胡子早已被我扯下了。”萧翎目光移到百里冰的脸上，只见她脸上指痕宛然，泪水盈睫，不禁一皱眉头，道：“冰儿，伤的很重吗？”百里冰嫣然一笑，道：“没有，我伤的不重啊！”只听巫婆婆冷哼一声接道：“萧翎，我告诉你一件事……”萧翎道：“什么事？”

巫婆婆道：“此刻，你和你这三位朋友一般，都已手无缚鸡之力……”

语声一顿，接道：“蓉儿，他心中有些不信，你打他一掌试试！”

巫蓉右手一抬，一掌横扫过去。

萧翎本能一抬右手，接下一击。

双方掌势接实，萧翎被打的身躯转动，横里移开了四五步远，才勉强站住，未倒下去。

巫蓉微微一笑，道：“萧翎啊！你信了我奶奶的话吗？”萧翎点头道：“你令祖母的手段很恶毒，使人中毒时同时失去武功……”

巫婆婆冷冷说道：“萧翎，他们三人都愿替你死，老身答应了他们三条命换你一条，当时，老身心中极是好笑、三条命换你个失去武功的残废身躯，不过，老身答应他们时，还不知你是萧翎。”

萧翎经过几番生死大劫，人已变得十分沉着，淡淡一笑，道：“现在，你已经知道了，准备如何处置在下？”

巫婆婆道：“两条路由你选择一条。”

萧翎道：“你说吧！哪两条路？”

巫婆婆道：“一条是老身把你杀死，带你人头而去；一条是，你乖乖的听命老身，随同老身去见两个人。”

萧翎道：“去见何人？”

巫婆婆道：“沈木风和四海君主。”

萧翎心中暗道：见到沈木风和四海君主，也是难免一死。

心中念转，口中却冷冷说道：“老夫人可认为我萧翎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吗？”

巫婆婆道：“你很英雄，如若你不是英雄人物、他们也不会礼聘老身祖孙了。”

萧翎冷笑一声，道：“沈木风陆地枭雄，四海君主水上巨寇，如今他们水旱两路携手合作，共谋武林霸业……”

巫婆婆接道：“如非为了对付你萧翎，他们两人也许很难携手合作了。”

萧翎冷笑一声，道：“就算他们暂时合作，但利害冲突、终是难免一场自相火并，那时你又帮助哪个呢？”

声音突转严肃，接道：“老夫人下毒之能，确实高，但你比那毒手药王如何？”

巫婆婆沉吟了一阵，道：“如若单讲下毒手法，老身未必在他之下，但如综合用药、调毒之能，老身自知不如毒手药王。”

萧翎冷肃他说道：“那毒手药王和沈木风相交莫逆，沈木风在各大门派追剿大败之后，能够东山再起，造成如此声势，毒手药王可算得第一功臣，但那沈木风仍然在他身上暗施手脚；老夫人受他们礼聘出山，要借你施毒之能对付目下群起抗拒沈木风的江湖群豪……”

巫婆婆道：“主要的，还是对付你萧翎。”

萧翎淡淡一笑，道：“一旦我萧翎被杀，老夫人受他们礼聘的价值也随着消失了，那时飞鸟尽良弓藏，以那沈木风为人的毒辣，你们祖孙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为他所杀，以除后患，一条是永远为他控制奴役，为他卖命。”

巫婆婆沉吟了一阵，道：“沈木风为人的恶毒，老身早已知晓，但这番老身和那沈木风及逍遥子等有约在先，老身只负责对付你萧翎，事完之后，立时归山。”

萧翎道：“老夫人如何能够决定他们遵守信诺？在下已落在老夫人的手中，任凭老夫人处置。”

这时百里冰突然接口说道：“老夫人受他们礼聘下山，那礼物定然很重

了？”

巫婆婆道：“不错。”

百里冰道：“都是些什么礼物？”

巫婆婆道：“明珠百颗、黄金万两、珍玩玉器、名画锦绢、件件都是十分名贵之物。”

百里冰道：“只要你肯给予我们解药，我们照他礼单加倍奉上。”

巫婆婆摇头说道：“你是何许人，口气如此之大。”

百里冰道：“家父的名讳，也许老前辈听人说过。”

巫婆婆道：“什么人？”

百里冰道：“北天尊者。”

巫婆婆吃了一惊道：“北天尊者是你父亲？”

百里冰道：“正是家父，你可是有些不信。”巫婆婆摇摇头道：“老身实是有些难信。”

萧翎接道：“如论当今之世中，聚敛之丰，无出中州双贾之右，他们和萧翎、情同兄弟、但我萧某人，不愿以重礼求命，目下我们既已无抗拒之能，生擒杀头，随你之便，在下言尽于此，老夫人不用再和萧某谈论此事了。”

百里冰道：“大哥啊！你不能死……”

萧翎冷冷说道：“冰儿，生死由命，岂可强求，小兄如若适才心地稍狠一些，不为那蓉姑娘哀求所动，此刻她们祖孙两人早已经尸寒多时了。”

巫蓉突然转过脸去，望着巫婆婆道：“奶奶啊！蓉儿有一句话，不知是当不当说？”

巫婆婆道：“你说吧！”

巫蓉道：“适才蓉儿求那萧翎，他不但饶了我，也饶了奶奶，如今咱们也该还报他们一次才是。”

巫婆婆道：“如是咱们放了萧翎，那百颗珍珠、万两黄金，都将付之流水……”

巫蓉接道：“要那些珍珠黄金何用？”

巫婆婆笑道：“我只有你这一个宝贝孙女，我替你收集一些珍宝、玉器，日后你嫁人之时，也好作为嫁妆。”她仰起脸来，望着天空繁星，自言自语地接道：“我要以世间最丰厚的嫁妆送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巫蓉长长叹息一声，道：“奶奶啊！我要嫁给谁呢？”巫婆婆道：“自然是由你选了，你美貌如花，再加上千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丰富嫁妆，只怕想要娶你之人，自然如过江之鲫了……”

巫蓉摇头叹息一声，道：“难道人家要娶我，我就要嫁给他吗？”

巫婆婆哈哈一笑，道：“傻丫头，那自然是要你在千千万万人中选出一个人了。”

巫蓉冷冷说道：“奶奶如此做，对孙女而言，那是太坏了。”巫婆婆道：“为什么？”

巫蓉道：“我拥有人世间无数的财富，那些人要娶我，不是娶我的人，是娶我的财富了。”

巫婆婆叹息道：“奶奶这么大年纪了，总有一天我要先你而去，不替你留下一些东西，要我如何能安心呢？”

巫蓉微微一笑，道：“奶奶，你为什么不替自己创一点侠义声名呢？那金银珠宝，都是身外之物，要它何用呢？”巫婆婆一皱眉头道：“你要奶奶

创什么名？”

巫蓉道：“做一些震惊江湖，使人敬服的大事！”

巫婆婆道：“奶奶不是在做吗？江湖道上，很多人要取他之命，但却有所不能，奶奶能把他生擒活捉，你能说这不是震动江湖的事！哈哈，那沈木风见我后，必是起身相迎，那时，奶奶的大名，立时之间就要宣传于江湖之上……”

巫蓉扬了扬柳眉儿，道：“奶奶，如若咱们此刻把萧翎放了，不一样是震惊江湖的大事吗？”

巫婆婆脸色一变，道：“那不是要不到珠宝黄金了吗？”巫蓉道：“奶奶如是要留给孙女，我不要那些东西。”巫婆婆道：“还有一件事，奶奶本不愿告诉你，但现在，非得告诉你不可了。”

巫蓉笑道：“你常说我们祖孙两人相依为命，哪里还有不能告诉我的事呢？”

巫婆婆叹道：“咱们祖孙二人，虽是受了那沈木风和逍遥子礼聘而去，但事实上，也算是受了他们威迫而去。”巫蓉奇道：“为什么？”

巫婆婆道：“咱们早已经中了沈木风的暗毒！”

巫蓉道：“奶奶中了毒？”

巫婆婆道：“我这一把年纪，就算毒发而死那也罢了，但蓉儿你，却不能死啊！”

巫蓉道：“我也中了毒吗？”

巫婆婆道：“他们知你在我心目中尤重过我自己的生命。因此，也在你身上下了毒。”

巫蓉答道：“我为什么一点都不知道呢？”

巫婆婆道：“因为那是一种世所罕见的奇毒，乃毒手药王亲手调配的，药性未发作之前，和常人无疑，一旦毒性发作，忽然之间七窍流血而亡。”

萧翎只听得暗暗叹道：这巫婆婆的用毒手法，武林中罕见，以那邓一雷、展叶青等人的武功，也觉不出如何施展下毒手法，她身上上百口袋中也不知带了多少奇毒，想不到，这样一个施毒的高手，竟然也会为毒所困。

但闻巫蓉道：“这么说来，奶奶那些重金礼聘咱们之言，都是骗我的了。”

巫婆婆道：“那也不是骗你，他们一面重金礼聘于我，一面又在身上下毒，迫咱们非去不可。”

巫蓉回顾了萧翎一眼，说道：“奶奶啊！你是调毒高手，难道就找不出解毒之法吗？”

巫婆婆摇头道：“那毒药是毒手药王调配，奶奶无能解得”

巫蓉沉吟了一阵，回头对萧翎说道：“萧大侠，我很抱歉，我奶奶那么大年纪，我不能眼看她毒发而死……”

萧翎接道：“在下都听得很清楚，姑娘的盛情在下心领了。”

巫蓉突然说道：“奶奶，咱们身上所中之毒，和萧翎有何关系，咱们放了萧翎，再去见那沈木风，不是一样吗？”

巫婆婆道：“那就大大的不一样了，那沈木风在咱们祖孙两人身上下毒也好，礼聘咱们也好、就是为了要咱们祖孙两人对付萧翎，如何能放了他呢？”巫蓉道：“但咱们放了他，那沈木风也不知道啊？”巫婆婆道：“沈木风耳目灵敏，江湖之上，到处都是他的耳目，也许咱们的一举一动，都有他的人暗中监视着。”巫蓉四下瞧了一下，道：“在哪里啊？”

萧翎叹口气道：“蓉姑娘，令祖母对你确实极好，这些事情亦非虚构，此等情势之下，在下只有跟着你们走了，不过……”巫婆婆道：“不过什么？”

萧翎道：“老夫人受人威迫，礼聘下山，只是为了对付萧翎一人，在下随你去也就是了，我同行之人，还望老夫人高抬贵手放过他们。”

巫婆婆道：“现在，他们不是都很好吗！”

萧翎道：“他们武功都未恢复……”

巫婆婆道：“他们如若恢复了武功，决不会放老身离开了，你不替自己求饶，却为朋友求情，看来你很擅心机啊！”萧翎摇摇头，说道：“老夫人不要误会，在下可以让他们恢复武功后，离开此地，不阻拦老夫人就是。”

巫婆婆道：“太冒险了，老身不愿把刀柄握在敌人手中。”萧翎冷笑一声，道：“老夫人可知道一个练武的人一旦失去武功，那是生不如死了。”

邓一雷高声说道：“我等和萧大侠同行一起，生死与共……”萧翎道：“何苦呢？沈木风、逍遥子，都对我积怨甚深，他们决不会轻易放过我，诸位同行，那是自寻死路了，何况，孙不邪老前辈和无为道长都还在等你们的消息……”

目光转到巫婆婆的脸上，冷肃他说道：“在下问你一件事，希望老夫人能够据实答复。”

巫婆婆道：“什么事，你且说来听听。”

萧翎道：“他们的武功是否还可恢复？”

巫婆婆道：“可以，但要有一段时日。”

萧翎道：“其间有多长时期？”

巫婆婆道：“三月左右。”

百里冰突然接道：“大哥，我要跟你走在一起。”

萧翎道：“好，你和武林道上毫无恩怨，那沈木风震慑于令尊的威名，不致伤害于你。”

百里冰黯然一笑，道：“唉，大哥啊！难道你死了，我还能独自活着吗？”

疾风知劲草，生死见交情，百里冰这两句话句句如铁锤一般击打在萧翎的心上，他不禁缓缓回过头去望了百里冰一眼，道：“冰儿，你本与人无争，何苦定要随我跳入这江湖是非漩涡……”

百里冰嫣然一笑，道：“跟着大哥，赴汤蹈火，我也是一样快乐。”

只听巫蓉冷哼一声，道：“奶奶啊，不要这丫头跟着走在一起。”

百里冰回目望去，见巫蓉一脸怒容，心中大感舒畅，举手理一下长发，微微一笑，也不答话。

萧翎想到自己此番前去，见到沈木风后，他决然不会饶过自己，那是必死无疑，此后如抗拒这一股武林中邪势力，全要凭仗孙不邪和无为道长，自己怀中，现有华山剑谱和少林弹指神功两本秘籍，何不交给邓一雷和展叶青，要他们送给孙不邪和无为道长。

心中念转，目光转注在巫婆婆的脸上，道：“老夫人，在下想和两位同伴说几句话，然后再随你们祖孙同行，去见那沈木风和逍遥子，不知可否见允。”

巫婆婆沉吟了一阵，道：“好！不过，不许拖延时间过久。”

萧翎道：“一会就好。”

举步行到邓一雷和展叶青的身前，沉声说道：“死有重如泰山，轻如鸿毛之别，二位如若随在下同赴死难，那是轻如鸿毛之死了。”

邓一雷叹息一声，道：“如若不是我等在饮食时中毒，使萧大侠和巫婆婆冲突，也不会有此事发生了……”

展叶青接道：“追根到底，祸由我等起，连累了萧大侠和百里姑娘……”

萧翎道：“这些事都已过去，谈之何益，此刻有一件重大之事，两位必得办到。”

邓一雷道：“什么事，只怕我等武功已失，难达萧大侠之愿。”

萧翎叹口气，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两位只求尽到心力就是……”

语声一顿，说道：“在下身上收有两本书册，烦请二位务必要交给孙老前辈和无为道长。”

展叶青道：“我们尽力而为。”

萧翎道：“此事极为重要，必要时两位可易容化装，逃避沈木风等耳目。”

邓一雷道：“物失人亡，人在物在，在下等尽其我力了。”

四目望去，只见巫婆婆似是极为注意自己举动，心目中暗自担忧，忖道：我如取出两本武功秘录引起她好奇之心，要那蓉儿取去瞧看，那就糟了，必得设法分散她的注意才成。

但一时之间，却想不出适当之策，心中大为焦急。

这当儿，突然响起一阵得得蹄声、自远而近。

巫婆婆回首向那蹄声来处望去，萧翎却极快取出两本秘录，交到邓一雷的手中，低声说道：“两位要多多珍重！”

稍微提高了声音，接道：“中州双贾那里，存有我一个木箱，两位见着他们，要他们打开箱子瞧瞧，箱中之物，交由他们收存处置就是。”

这几句话，此时此地讲出，充满着一种生死别离的悲伤。邓一雷道：“萧大侠吉人天相，此行定然无恙。”萧翎道：“两位可以去了，旅途珍重，一路顺风。”邓一雷、展叶青心中都已了然萧翎是在催两人上路，当下欠身一礼，道：“在下等就此别过。”转身行去。萧翎目送两人离开，心中轻松不少，长长吁一口气，回目望去。

只见两匹高大的健马，停在巫婆婆的身侧，两匹马上人已然跃下鞍镫，正在和巫婆婆谈话。

萧翎看那两个和巫婆婆谈话之人，正是岭南双魔，当下举步行了过去。

但闻大魔马波哈哈大笑，道：“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了。”

笑声中目光转动，凝注在萧翎的脸上，冷冷接道：“阁下就是萧翎吗？”

萧翎道：“不错。”

马波笑道：“阁下大名在江湖中十分响亮，想不到却是这么一个小娃儿。”

只听二魔说道：“巫老夫人，在下瞧到另外二人逃了，可要在下去追他们回来？”

萧翎吃了一惊，暗道：要糟，他如追上两人，必然会搜出两人身上秘籍，那是弄巧成拙了。

他心中虽然异常焦急，但表面之上仍然保持着冷静，冷笑一声，道：“可惜在下身受奇毒，武功尽失……”马波道：“如是阁下武功未失呢？”

萧翎道：“就凭你适才那句不敬之言，在下就要好好教训你们两人一顿。”

二魔怒道：“这小子此时此刻还如此狂傲，当真是不知死活挥手一掌，拍了过去。

萧翎眼看掌势劈来，却是无能闪避。

砰的一声，正中左颊。

这一掌，打得十分结实，萧翎被打得连转了两个转身之后，仍然无法站稳，摔倒在地上。

萧翎自出道以来，从未吃过这等苦头，被打得眼中金星直冒。

百里冰啊哟一声尖叫，大步行了过来，伸手去扶萧翎。萧翎强忍着痛苦，心中暗自忖道：这巫婆婆不知用的什么药物，竟能使人无法运行真气，全身武功无法施展，如若她能够被沈木风重用，整个武功，势将在他们控制之下，以后，如若再有机会，能够杀她，决不能再饶她了。

心中念转，人却挣扎而起。

抬头看去，夜色中已然不见邓一雷和展叶青，心中暗自庆幸道：但愿上大怜佑，使他们能够平安见到孙不邪和无为道长，交上两本秘籍，这一耳光，也挨的不冤了。

岭南二魔看萧翎挨了一记耳光之后心中毫无怒意，心中暗自赞道：这萧翎年纪不大，但修养工夫，却是人所难及。忖思之间，突见巫蓉大步而来，站在萧翎身前，冷冷对岭南二魔喝逆：“你们为什么出手打他？”

岭南二魔被问得怔了一怔，道：“姑娘是说我们吗？”巫蓉伸手指着二魔，道：“你出手打人，是何用心？”二魔淡淡一笑，道：“姑娘可是说在下出手打了萧翎吗？”巫蓉道：“是啊！那萧翎是我们所擒，要打也轮不到你们打啊！”

马波一皱眉头，道：“不错，人是你们祖孙擒住，但咱们兄弟打他两下，难道也不能打吗？”

巫蓉冷冷说道：“不能打，要打也由我祖孙自己打。”马波转脸望了二魔一眼，口中叽哩咕噜说了起来。二魔也是用一种很奇特的语言回答交谈。

巫蓉蹙起秀眉儿，倾耳静听，只听两人叽哩咕噜，却无法听懂两人是说些什么！

不禁一皱眉头，喝道：“你们两人在说什么？”马波冷笑一声，目光转到巫婆婆的脸上，道：“巫老夫人，你身体很好啊！”

巫婆婆缓缓说道：“老身受了很重的内伤。”

马波冷笑一声，道：“咱们兄弟这番奉命迎接老夫人，想不到，老夫人竟然把萧翎也生擒过来，如是沈大庄主和逍遥道长知晓此事之后，心中定然是高兴得很。”

巫婆婆脸色微变，赔笑说道：“老身只不过碰巧擒得萧翎，两位远道迎接我们祖孙，如若这是一件很大的功劳，两位也该有一份才是！”

马波微微一笑，道：“巫老夫人这等提拔我们兄弟，我们兄弟是感激不尽，不过……”

突然回手一把，抓住了巫蓉的右腕。

巫蓉虽然精明，但她万万没有料到那马波会突然出手扣拿住自己脉穴，而且用力甚大，巫蓉虽然用力一挣，竟是未能挣脱。

第三十二回 明查暗访

就在大魔出手擒拿巫蓉右腕的同时，二魔也出手，擒住了巫婆婆的右腕。

巫婆婆虽然早已有备，但她伤势沉重，眼看二魔出手扣拿住自己脉穴，却是无法避开。

只听马波哈哈一笑，道：“擒住了萧翎之后，你们祖孙两人，似乎不用再去看那沈大庄主和逍遥道长了。”

巫婆婆缓缓说道：“这话怎么说？”

马波冷冷说道：“沈大庄主和逍遥道长请你们祖孙来此的目的，就是要你们设法对付萧翎，如今萧翎既然被擒，你们祖孙这点武功，对武林大事也无帮助……”

巫婆婆接道：“老身已和他们谈好，擒得萧翎之后，我们祖孙取得珠宝就离开江湖隐回故居，不再问江湖中事了……”

马波冷冷说道：“你们祖孙既要归隐，我们此刻送你们回家也是一样。”说完，扬起右掌。

萧翎和百里冰眼看着这场窝里反的变化，心中感慨万千，但自知武功未复，既无能出手援救两人，也无法借机逃走。

巫婆婆冷冷说道：“两位想杀我们祖孙吗？”

马波冷冷说道：“不错，杀了两位之后，这生擒萧翎之功，就是我们兄弟的了！”

巫婆婆冷笑说道：“我如解了萧翎之毒，只怕两位都非他之敌。”

马波先是一怔，继而淡淡一笑，道：“巫老夫人不觉着太晚了吗？”

巫婆婆望望天色，冷肃他说道：“那沈木风和逍遥子为什么要请老身下山？”

马波道：“因为老夫人善于用毒，所以请你出山对付萧翎。”

巫婆婆道：“天下用毒之人千千万万，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找我？”

马波道：“一是你下毒之技十分高明，常人难及，二是你贪财爱宝易为所动，所以，他们才决定请你。”

巫婆婆道：“老身下毒之能，和常人有何不同之处，两位可知晓吗？”

马波道：“咱们兄弟奉命来迎接你们祖孙，自然是知晓了！”

巫婆婆道：“你说说看！”

马波接口道：“老夫人下毒之能，在使人不知不觉之中身受其毒……”

忽然有所警觉，住口不言。

巫婆婆接道：“这就是了，两位有一个大大的错处，老身不得不指出来了。”

马波道：“什么错处？”

巫婆婆道：“两位如若不用岭南方言交谈，陡然出手扣拿我们祖孙的脉穴，我们祖孙在骤不及防之下，被你擒拿住脉穴，此刻，两位就不致为奇毒所袭了，但两位用岭南方言，老身就不得不备了。”

马波冷笑一声，道：“你们祖孙二人之命，现掌握在我们兄弟手中，不怕在下施用严刑逼你支出解药吗？”

巫婆婆道：“如若老身交出解药之后，能够换回我们祖孙之命，老身自会答应，可惜两位杀我们祖孙的企图流露太早。”

马波接道：“现在，我答应释放你们祖孙之命。”巫婆婆冷冷接道：“太

晚了，老身无法再相信两位之言。”马波回顾二魔一眼，道：“老二，你运气试试，看看是否真的中了这老妖婆的奇毒。”

二魔依言运气试过，道：“小弟觉不出来。”

马波目光转到巫婆婆的脸上，冷冷说道：“以你巫老夫人的身份，如若虚言恫吓，那就永远留人笑柄了。”

巫婆婆淡淡一笑，道：“咱们祖孙两命换了你们兄弟两条命，那是死而无憾了，两位尽管出手。”

马波左手伸动，点了巫婆婆穴道，然后，自行运气相试。但觉真气畅通，丝毫无中毒之征，心中暗暗念道：这巫婆婆下毒之能，使人防不胜防，目下只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反正他们祖孙和萧翎都已入我掌握，早杀晚杀她都是一样！心中念转，口中却冷然说道：“巫老夫人纵然在我们身上下了奇毒，但你身上必有解药，我们难道不能自己取用吗？”巫婆婆缓缓说道：“老身所带解药，不下百种之多，如是两位自信有能选择，那就尽管放心杀死我们祖孙了。”马波冷笑一声，道：“你在我们兄弟身上施用之毒，要多长时间发作？”

巫婆婆道：“十二个时辰之内！”

马波道：“如是到时不见发作呢？”

巫婆婆道：“老身愿受两位惩罚。”

马波道：“好！这是你自己说出口的话，届时，在下先要杀令孙女！”

目光转到二魔脸上，道：“废了她下毒的双手。”二魔应了一声，扭断了巫婆婆手腕骨。

夜色中，只见巫婆婆满头大汗淋漓而下，但她却咬牙苦撑，未呻吟一声。

萧翎暗暗叹道：这巫婆婆为人本已狡猾，却未料到岭南双魔比她更为歹毒，这个苦头，也够她受的了。

巫蓉眼看祖母双腕被人折断，心中大恸，哭道：“奶奶啊！”巫婆婆冷冷接道：“这点痛苦，算得什么，不要哭。”巫蓉虽然收声而住，但泪珠儿仍然滴滴而下。

巫婆婆双目凝注在马波脸上，道：“此刻，老身要和两位谈判，只怕两位也不肯接纳。”

马波道：“不错，在下还未觉出身为毒袭，还不愿接受要挟。”

巫婆婆道：“这么说来，老身只有等到两位发作之时，再行谈判了。”

马波道：“那时，我们兄弟为了自救，也许会答应你几点要求，不过，在下要先行说明，要条件，不能太苛……”巫婆婆道：“到时候再说吧……”

马波回顾了二魔一眼，道：“老二，这地方不能多停，咱们得快些赶路。”

二魔目光投注到萧翎脸上，道：“这萧翎在江湖上朋友很多，沿途只怕会有人相救。”

马波道：“兄弟之意呢？”

二魔道：“不如把他杀了，带他人头回去见那沈木风和逍遥道长也是一样。”

百里冰大为惊骇，但却苦于无计可施，心中暗打主意道：不管我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设法保全萧大哥的性命才是……但闻巫婆婆仰天大笑不止。

马波怒道：“你笑什么？”

巫婆婆肋间伤势仍重，笑起来十分痛苦，但她却勉强支持忍受，直待马波喝问，才停下笑声道：“老身笑两位太愚笨了，但老身竟然中了你们的算

计，想来是可笑得很。”

马波道：“我们哪里笨了？”巫婆婆冷冷说道：“两位可要老身指点你们吗？”马波道：“如果强词夺理，那就别怪在下一下手毒辣了。”巫婆婆道：“如是老身说的有理呢？”

马波道：“咱们兄弟自然遵从。”

巫婆婆道：“好！老身就让你们长长见识……”语声一顿，接道：“两位如是此刻杀了萧翎，提他人头去见那沈木风和逍遥子，其间不知要经历多少时日，那萧翎人头只怕早已腐烂，沈木风、逍遥子如何辨认呢？”

岭南二魔似是巫婆婆说服，默然不语。

巫婆婆冷冷说道：“就算你们能保持那人头不坏，但割下的人头，总和原来的萧翎有些不同，老身已见识萧翎的武功，那确然非同凡响，就凭两位能够擒得萧翎吗？”

马波道：“咱们手中既有人头，沈木风、逍遥道长如何能够不信。”

巫婆婆道：“如若他们说你是冒功求赏呢？那时、两位身受之惨，只怕犹要过我祖孙甚多了！”

马波沉吟了一阵，道：“很有道理，不过，我们带着萧翎大模大样的行动，只怕也有些不便吧。”

巫婆婆缓缓说道：“两个这等愚拙之人，也能算计到老实叫人难过得很。”

马波道：“我问是否别有良策？”

巫婆婆道：“自然是有。”

马波道：“可否见告？”

巫婆婆道：“老身为何要说。”

马波道：“因为我们兄弟掌握着你们祖孙的生死！”巫婆婆道：“如是你杀了我们祖孙，两位也难逃毒发死亡之厄。”

马波道：“要如何你才肯说？”巫婆婆道：“两位对我老人家客气一点。”

岭南双魔相互望了一眼，齐齐抱拳，道：“领教老夫人的高见！”

巫婆婆道：“那萧翎可以改扮一个道人，两位就不能易容改装吗？”

马波道：“果然高见。”

四顾了一眼，接道：“咱们上路吧！”

巫婆婆望了那两匹高大的健马一眼，道：“萧翎服了在下毒药，武功已失，不能行走，必得让他们骑马赶路。”马波道：“他是沈大庄主的要犯，自然要优待一些。”巫婆婆道：“老身被萧翎打伤，小孙穴道被点，都难行走。”马波道：“好！你们祖孙合骑一匹马！”

二魔道：“不行，要把她们祖孙分开！”

马波道：“不错。”当下把萧翎和巫蓉，分到一骑马上，百里冰和巫婆婆，合骑一马。

巫婆婆双腕虽断，右腿上两处穴道又被马彼点中，但她左腿尚可应用，暗中操纵健马忽快忽慢。

岭南双魔一前一后，押着两骑四人，想借夜色紧紧赶路，但因巫婆婆暗操健马，速度不定，害得两人也跟着忽然快行，忽然慢行。

百里冰虽与巫婆婆合乘一骑而行，但她心中痛恨她的为人，不愿和她说话。

健马行到一处林边，巫婆婆突然又腿加力，快马疾奔，转过林角。

二魔正待放步追赶，却闻大魔喝道：“有萧翎和巫蓉在此。量他们也不

敢走开，不用追他们了。”

巫婆婆转过林角，低声说道：“姑娘，老身右襟边角袋内，有一个玉瓶，瓶中红色丹丸，可使姑娘和萧翎身中的奇毒消退，恢复武功。”

百里冰还未答话，瞥见人影一闪，马波已拦在马前，挡住去路，冷冷说道：“巫老夫人如若不想再受皮肉之苦，那就别再施展花招，两骑马不得超过一丈距离。”

巫婆婆缓缓说道：“老身受伤很重，双手腕骨又被你们扭断，实已无操纵健马之能，再加这位姑娘不耻老身为人，不肯合作，健马奔行速度，老身实是无法控制。”

马波冷哼一声，目光转到那百冰的脸上，道：“姑娘如是不肯温顺一些，有得你的苦头好吃。”

百里冰眨动了一下眼睛，也不出言争辩。

马波让开路，健马又缓步向前行去。

巫婆婆回目一顾，只见岭南二魔全走在萧翎和巫蓉的健马之后，当下低声说道：“这丹药，炼制不易，老身只有这一瓶，你要小心保管，别让岭南二魔发觉。”

百里冰心中暗道：不论她是否由衷之言，此时此刻，都得信她一次才成。

她为人细心，虽然知晓那巫婆婆解药存放之处，但却不敢轻易伸手去取，生恐那岭南二魔在暗中监视。正感为难之间，突然啊哟一声尖叫，紧接砰的一声，似是有人从马上摔了下来。

巫婆婆怒声喝道：“不许虐待我那小孙女。”

百里冰右手伸动，从巫婆婆右襟袋中取出解药，藏入袖中。

回头看去，只见那摔在地上之人正是巫蓉，心中暗道：这丫头，如若是故意从马上摔下，以分散岭南双魔的注意，那就聪明得可爱了。

但闻二魔冷冷骂道：“小臭丫头，你武功又未失去，只不过被点了几处穴道，怎的会从马上摔了下来，分明是故意捣蛋。”

马波冷笑一声，接道：“老二，找一个避风的所在，咱们先把这两个丫头收拾了再说。”二魔哈哈一笑，道：“大哥说的是，这两个丫头，实在生的动人之极，小弟早有此心，只是不敢出口而已。”马波道，“我瞧这两个丫头，只怕还都是处女之身。”二魔道：“这巫蓉大概还是，那丫头只怕不是了，她日夕和萧翎相处，哪里还会是无瑕白璧。”

百里冰听得两人之言，心中大为震骇，暗自忖道：此刻全身无力，万一两人要行强暴，那是求死不得了。

心中念转，急急探手入袖，打开瓶塞，倒出一粒解药，投入口中。

她原想分辨过颜色之后再行食用，但听得岭南双魔之言，心中大惧，暗道：纵然是错服毒药死去，也比受人强暴的好。那巫蓉故意跌下马来，本还想借机骂岭南双魔几句，但听得两人之言，心中却大生畏惧不敢口出不逊，当下说道：“我双腿穴道被点，坐不稳马鞍。”

二魔冷笑一声，伸手抓起巫蓉放上马背。

萧翎眼看岭南双魔的暴虐，耳闻恶毒的言语，心中大是愤恨，但苦于武功受奇毒所制，无法施展，暗叹奈何！巫蓉长长叹息一声，道：“我奶奶不该对你下毒。”萧翎淡淡一笑，默然不语。

他心知岭南双魔对自己的厌恶尤过二女，稍出言不慎，必将招来一番羞辱毒打，不敢多言招祸。

又行十余里，已是天过五更，将近破晓的时分。

二魔突然加快脚步，抓住了巫婆婆乘坐的马缰，道：“老大，前边有座无人小庙，咱们先收拾了两个女娃儿再走如何？”大魔马波笑道：“好！先让这两个丫头经历一次人道再死。”百里冰、巫蓉，只觉两人言语难听无比，吓得心惊胆颤，不敢出言反驳。

二魔牵马带路，行约十余里，果然到了一座小庙前面，冷冷喝道：“四位自行下马呢，还是要在下动手？”

巫婆婆当先跃下马背。

百里冰、巫蓉、萧翎，相继下马。

二魔把两匹健马拴在庙外一株老柳之上，道：“你们不进庙去，难道还要我动手相请不成？”

萧翎举步而行，经过百里冰的身前，黯然说道：“冰儿，都是我害了我，你要多多珍重。”

百里冰流下泪水，道：“大哥，小妹当拼死以保清白。”

马波右手一抬，砰的一掌，击在萧翎后肩之上，只打得萧翎身子一栽，一交跌出了四五尺远。

百里冰尖声叫道，“大哥。”

向萧翎冲了过去。

马波左手一抬，抓住了百里冰右手一扯，嘶的一声，扯破了百里冰身上道袍。

巫婆婆道：“孩子，镇静些，运气调息……”

二魔右手一挥，啪的一个耳光打在巫婆婆的脸上，只打得满口鲜血向下流。

在萧翎等四人之中，巫婆婆是唯一有反抗之能的人，她双腕被折断，内腑受重伤，但因功力深厚，还可运气对抗，但她却忍下未动。

二魔挥手抓注了巫蓉，哈哈一笑，道：“女娃儿，跟着你奶奶有什么好，只要你乖乖的答应老夫，老夫带着你玩遍天下名山胜水。”

巫蓉心中气愤至极，但她四肢穴道被点，无能反抗，只好任人摆布。

二魔不闻巫蓉答言，哈哈一笑，道，“小姑娘，你既不肯答应，老夫只好动强了。”

右手挥动，嗤的一声，扯去巫蓉身上衣服。巫婆婆大声喝道：“住手！”

二魔停手笑道：“老乞丐，有何见教啊？”

巫婆婆望了百里冰一眼，只见她闭目而立，似是在暗中运气，暗自忖道：希望她快把解药交到萧翎手中。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你就是想娶小孙为妻，也该好好计议，这等动强，何异禽兽。”

二魔大笑道：“老夫这把年纪，你孙女岂会喜欢老夫，这个，老夫有自知之明。”

不再理会巫婆婆，动手去撕巫蓉身上衣服。

但闻一阵嗤嗤之声，不绝于耳，片刻之间，巫蓉身上衣服已被扯去大部。夜色中，隐隐可见那雪白玉肤。

巫蓉闭目而立，不言不动。

马波眼看二魔已撕去巫蓉大部衣服，随着动手去撕百里冰的衣服。

百里冰真气尚未畅通，但形势急迫，已然不容她等待，突然娇叱一声，

一掌劈出。

马波骤不及防，几乎被百里冰一掌劈中，闪身避开，还击一掌。

百里冰手脚还不够灵活，但已然勉强可以动手，右手取出袖内解药，投向萧翎，叫道：“大哥！接着解药。”一面掌足齐出，攻向马波。

萧翎被那马波一掌打得头晕眼黑，虽听得百里冰呼叫之声，却接不到投来解药，波的一声，落在身侧。

百里冰招数精奇，虽然手脚还不够灵活，但攻势仍极猛烈。一时间，马波被迫得无法还击，只好大声喝道：“二弟，快些抢过解药。”

二魔应了一声，放开巫蓉，向萧翎欺去。

只见巫蓉樱口一张，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双方距离既近，二魔又骤不及防，被巫蓉口中的血喷在脸上，鲜血中挟着粒粒肉块，击在二魔两目之下。

原来，巫蓉自知难免受辱，暗中嚼舌求死，及见百里冰出手攻袭大魔，又把解药投向萧翎，顿时运足全身气力，把碎舌和鲜血喷向二魔。

二魔双手抱脸，怒声骂道：“该死的小贱人。”飞起一脚，踢了过去。

巫蓉穴道被点，眼看一脚飞来，却无法闪避，被二魔一脚踢中小腹，娇吟声中，身子飞了起来，砰的一声，撞在墙壁之上。

巫婆婆尖声叫道：“蓉儿。”侧身冲了过去。

萧翎借此工夫，捡起玉瓶，打开瓶塞，倒出一粒解药，吞入腹中。

二魔一脚踢中了巫蓉，拭去脸上血污，起身向萧翎行去。

萧翎服下解药，立时运气调息。

巫婆婆瞥见二魔行向萧翎，奔向巫蓉的身子，陡然一转，一头向二魔撞去。

二魔吃巫蓉碎舌打中双目，虽未重伤，但双目却疼得流泪不止，耳目也失了灵敏，巫婆婆中途改变心意，无声无息的转向二魔撞去，一头正撞在二魔肋间。

这一头乃巫婆婆全身功力所聚，二魔被撞得身不由己向前奔行数尺，碰在神案之上。

但巫婆婆重伤之躯，这全力一击，虽然得手，自己却难再支撑，晕倒地上。

倒是那百里冰和马波恶斗一阵之后，手脚渐复灵活，攻势更是猛恶。

大魔马波实未想到一个女娃儿，身手如此了得，心中震骇不虽想反击，但却是欲振乏力。

二魔连番吃亏，心中大怒，挺起身子，一提真气，伸手向萧翎抓去，口中骂道：“老乞丐，老夫先收拾了萧翎，再和你们祖孙算帐。”

忽觉两腕间一麻，脉穴被人拿住。

萧翎内功深厚，稍经调息，已然恢复了部分体力，但心知岭南二魔并非好与人物，心中没有把握，不敢贸然出手。及见二魔一把抓来，才出手擒住了二魔右腕脉穴。凝目望去，只见百里冰拳掌纵横，占尽优势，心中稍安，一面加力紧扣二魔脉穴，一面运气调息。

只听百里冰的声音传入耳际，道：“大哥啊！你还好吗？”原来，她全神贯注对付马波，无暇分心旁顾。

萧翎应道，“我很好，你缠住他，别让他逃走了。”百里冰听得萧翎回应之言，心中大喜，精神一振，高声说道：“他跑不了。”

拳掌一紧，全是致命的招数，每一击都攻向马波要害大穴，迫得马波不得不全神应付。

萧翎一把扣住二魔脉穴之后，却未再出手施袭，闭目而立，运气调息。

二魔被扣拿脉穴之后，本已不再挣扎，闭目等死。哪知过了半晌，仍然不见有何动静，睁眼看去，只见那萧翎闭目而立，运气调息，不禁心中一动，求生之念油然而生，暗中运气，闭住右臂穴道，左手一抬，挥手一掌，劈向萧翎前胸。但闻砰的一声，击个正着。

一则萧翎又经一阵调息，功力已恢复不少，再者二魔右腕脉穴被扣，功力大受影响，掌势不重，虽然击中萧翎，也不过把萧翎打得向后退了一步。

萧翎睁开双目，冷笑一声，道：“两位阴险恶毒，留你们不得。”左手加力，一收五指，把二魔向前一带，右手一掌劈出。

二魔半身麻木，无能闪避，眼看一掌劈来就是无法闪避，吃萧翎击中天灵要穴，脑浆迸流，当场而死。

萧翎放开左手，二魔尸体栽倒在地。

抬头看去，只见百里冰拳掌交错，逼得那马波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当下大步行到庙门口处，高声说道：“冰儿，去拯救巫婆婆和巫蓉姑娘，把他留给小兄收拾。”

百里冰生性刁蛮，但她对萧翎却是百依百顺，应声收招而退。

萧翎冷笑一声，道：“今宵是你岭南双魔恶贯满盈之夜，令弟已在黄泉路上候驾了。”

马波回顾了二魔一眼，只见他尸体横陈，不禁心中一寒。

萧翎踏前一步，接道：“马波，我给你一个求生机会，让你一招先机。”

马波对萧翎本已畏惧，看到二魔尸体，更是心神无主，呆呆的站在原地，浑似未闻到萧翎之言。

萧翎怒道：“你如自己不愿出手，那是自愿弃去机会，我无暇多等。”

扬手一掌，劈了过去。

马波纵身避开，还未来得及还手，萧翎第二掌又已攻到。

萧翎的掌势快速，一连攻出八掌，马波未来得及还攻一招，人却被逼得团团乱转，一脚踏在二魔尸体之上，身子向一侧滑去。

萧翎的左手闪电击去，砰的一声，击在马波右肩之上。

这一掌落势甚重，只打得马波筋断骨折，忍不住闷哼一声，倒退三步。

萧翎的杀机已动，哪还会容他逃出掌下，右手紧随劈出，击中了马波前胸。

马波张嘴吐出一口鲜血，身子摇了两摇，仰脸摔倒地上，气绝而死。

萧翎连毙二魔之后，缓步行到百里冰的身前，低声说道：“冰儿，她们祖孙有救吗？”

百里冰摇了摇头，道：“巫婆婆恐怕是不行了，我用本身真气，攻入她的命门穴中，但始终不见反应。”

萧翎道：“这位蓉姑娘呢？”

百里冰道：“蓉姑娘自断舌根，流血甚多，只怕也很难救活了，我已点了她几处穴道止血。”

萧翎道：“唉！如非她那一口鲜血，说不定我已伤在那二魔手中了……”

说话之间，蹲下身子，伸出手去，扶起巫婆婆，接道：“冰儿，你去照顾巫蓉姑娘，我试试看能否凭借功力使巫婆婆醒转片刻，咱们无能救她，至

低限度，要使她清醒片刻，交待一点后事。”

百里冰应了一声，转身包起巫蓉。

萧翎扶起了巫婆婆，右手扬起，按在巫婆婆的背心之上，一股热流，直攻入巫婆婆的内腑之中。

萧翎功力深厚，自非百里冰能够及得，奄奄一息的巫婆婆，吃萧翎那绵绵不绝的内力，攻入了内腑之后，突然清醒过来。

只见她缓缓睁开双目，望了萧翎一眼，说道：“萧大侠，老身，老身很对不住……你们……”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事情已经过去，老前辈也不用抱疚了。”

巫婆婆顿一顿，黯然说道，“老身伤势很重，自知已无生望，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老身一生罪孽，死不足惜，但我那小孙女蓉儿……”

话至此处，一阵急咳，打断了未完之言。但她似是急于要把心中之话说个明白，强打精神，说道：“我那蓉儿，却未做过一件坏事，还望萧大侠答应老身……”话至此处，一口气接续不上，气绝而逝。

萧翎再加内力，热流滚滚攻入巫婆婆的内腑。

但巫婆婆元气已耗尽，萧翎虽然尽力施为，但也是回生乏术，无能为力。

萧翎放下巫婆婆的尸体，缓步行到百里冰的身前，叹道：“冰儿，这姑娘怎么佯？”

百里冰道：“很难说。”

萧翎心中暗道：事到如今，那也不用顾及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了，蹲下身子，左手拦过巫蓉柳腰，右手搬过巫蓉的脸儿，凝目望去，只见那巫蓉双目紧闭，似是在强忍无比的痛苦。萧翎道：“冰儿，你带有火折子吗？”

百里冰摇摇头，道：“但我想这位巫姑娘走然带着火折子。”伸手搜去，果然，在巫蓉身上摸出了火折，随手晃燃。萧翎拍活了巫蓉两处止血穴道，捏开巫蓉牙关，凝目望去。只见巫蓉口中血肉模糊，舌头已然嚼碎了大半。

鲜血仍然不停的从断舌伤口处涌了出来。

百里冰轻轻叹息一声，道：“好惨啊！”

萧翎缓缓放开巫蓉牙关，说道：“姑娘，你要听我几句话。”巫蓉杏目转动，望了萧翎一眼，微微颌首。

萧翎轻轻咳了一声，接道：“你伤的很重，但并非无救，但要姑娘有着强烈的求生意念，我等才能助你。”

说话之间，只见巫蓉口中又涌出鲜血。

萧翎伸手又点了巫蓉颈间两处穴道，接道：“姑娘请尽量保护元气，不要它再有耗损……”

巫蓉突然举起右手摇挥一阵，又指玉颈，似是要萧翎解开她颈边止血穴道。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姑娘已经失血很多，不能再让鲜血流出了。”

巫蓉右手摇动，杏目乱眨，似是要萧翎尽快解她穴道。

萧翎无奈，出手解了她颈间双穴。

巫蓉长长吸一口气，突然挺身而起，行到巫婆婆身前，双膝跪了下去。

萧翎心中虽想伸手去扶她一把，但又觉着不便，只好停身不动。

只见巫蓉伸出双手，撩开巫婆婆的长衫。

这时，天色已亮，庙中景物，清晰可见。

巫婆婆衣服之内。都是口袋，装满着各种药物。

巫蓉从数十个装满药物的口袋中，找到了一个玉瓶，拔开瓶塞，尽倾瓶中药物，放入口中，和血吞下。

萧翎和百里冰分站在两侧，呆呆的望着，一时间无法断定她用心何在，不便出手阻止。

只见那巫蓉又从巫婆婆怀选出几个玉瓶，揣入怀中，挥手在地上写道：“贱妾已无力埋葬祖母尸体，有劳两位掘坑掩埋，此恩如山，永铭肺腑。”

萧翎点点头，道：“令祖母虽然死去，但岭南双魔也被歼当场，大仇已报，还望姑娘节哀顺变，收葬令祖母之事，在下等自然是义不容辞了。”

巫蓉又挥手在地上写道：“谢谢两位。”

转身出庙，狂奔而去。

百里冰黯然说道：“她身受重伤，肉体、精神，都有着不能负荷的感觉，如何能让她单独行动，我去追她回来！”

萧翎道：“唉！让她去吧！她们祖孙相依为命，这刺激对她太大了，有一个幽静孤寂的环境，使她能够尽情的大哭一场，对她是有益无害。”

百里冰道：“但她受了很重的伤，唉！一个身受重伤的女孩子，满怀悲痛，孤苦伶仃的行走荒野之中，没有一个人去照顾她，实在是太可怜了。”

萧翎缓缓说道：“正因她身受重伤，才会激起她强烈无比的生命力，如若她完全无伤，决无法承受这等沉重的打击……”

目光一掠巫婆婆的尸体，接道，“冰儿，听我的话，让她去吧！咱们先把巫婆婆的尸体埋起来。”

百里冰应了一声，两人一齐动手，就在庙后挖了一个土坑，把巫婆婆尸体埋了起来。

萧翎望望岭南二魔的尸体，接道：“冰儿，咱们再挖一个坑，把岭南二魔也埋起来，如何？”

百里冰道：“这两个人作恶多端，让他们暴尸荒野，喂狗吃算了。”

萧翎道：“人死不记仇，两人生前虽然作恶多端，但他们既然死了，那也不用记恨他们了，两具尸体在此必然会很快的传扬出去，如若被那沈木风的眼线瞧到，沈木风必然知晓，请巫婆婆出山对付咱们的毒计又已失败，必将另设毒计谋害咱们。”

百里冰道：“大哥说的是，看起来！你比我聪明多了。”

两人一齐动手，又挖了一个土坑，埋好岭南双魔尸体。

百里冰拍拍手上的灰土，道：“大哥，咱们此刻要到何处？”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最好是咱们先别露面，隐起行踪。暗中查访沈木风和四海君主的行动，多知晓他们一些，也好多了然一些内情，找出对付他们的办法。”

百里冰道：“咱们又要改装吗？”

萧翎道：“沈木风此刻已把我看成了一个强敌，他派出来的眼线，大约都带有我的图形，如是不改装易容，只怕很难逃过他们的监视。”

百里冰点点头，道：“这一次，咱们不能再装成老道士了。”萧翎道：“那要装扮成什么身份？”

百里冰沉吟了一阵，道：“你装成一个中年文士，我扮作你的随身小厮，好吗？”

萧翎道：“那你不是太吃亏了吗？”

百里冰莞尔一笑，道：“你是大哥啊……”语声一变，突然凄凉地说道：

“日后你和岳姑娘大喜之日，别忘了收我做你的丫头。”

她虽然极力想使自己平静，但却无法控制激动的心情，脸上犹带笑容，泪水却夺眶而出。

萧翎伸出手去，轻轻搂着百里冰的柔肩，说道，“冰儿，快不要这么说，你和我患难与共，生死相从，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小兄怎能忘得了你。”

百里冰一腔热情，无限爱意，一直深压内心，不敢明白的表示出来，此刻，再也无法忍耐，伏在萧翎身上哭了起来。萧翎心中大骇，扳起了百里冰的脸儿，缓缓说道：“冰儿，哪里不对了？”

百里冰哭声呜咽，泪如泉涌，沾湿萧翎前胸衣襟。

萧翎急急说道：“冰儿，什么事，使得你如此伤心？”百里冰抬起脸来，拭去脸上泪水，柔声说道：“我不是伤心，而是太快乐了，你对我这么好，我怎么一点不知道！”言罢，放开萧翎，就在小庙前跳起舞来。

初升朝阳，照射在她犹带灰土的脸上，条条泪痕，黑白分明。

萧翎背起双手，欣赏着她那优美的舞姿。

百里冰一舞既罢，突然飞身而起，直向萧翎扑了过去。萧翎张开双臂，接住了百里冰飞来娇躯，笑道：“冰儿，你的舞蹈很好啊！”

百里冰道：“你要是喜欢看，我就每日跳给你看。”萧翎道：“武林大局安定之后，我要你穿上彩衣，配上那弦管竹丝，好好的跳一场给我瞧瞧！”

百里冰嗯了一声，放开萧翎，道：“咱们走吧！”萧翎回身对着巫婆婆墓地一拜，和百里冰联袂而去。中午时分，北上长沙的大道上，出现了一个中年文士和一个青衣小帽的小厮。

这一对主仆，正是萧翎和百里冰所装扮。

萧翎见四野无人，回顾了百里冰一眼，道：“冰儿，咱们要留神着邓一雷和展叶青，发觉之后，也不要招呼他们，咱们在暗中把解药给他们就是。”

百里冰道：“他们奇毒未解，武功尽失，如是遇上强敌，如何得了？”

萧翎道：“唉！如非那岭南二魔心生贪念要独吞大功，对巫婆婆祖孙施下毒手，咱们决无脱得危难之日。”百里冰笑道：“这就叫吉人天相啊！大哥悲天悯人，侠义胸怀，如若真会遭到不测，那是皇天无眼了。”

萧翎道：“因果之说，容或有之，但我总觉物必自腐而后虫蛀之，如若那岭南二魔不生贪忘，咱们决无死里逃生之理……”话到此处，突然住口不言。

远处，蹄声得得，一匹健马疾奔而至。

萧翎转眼望去，只见那马上人十分矮小，伏在马背之上，加上一顶青色毡帽，低压眉际，更叫人无法看出他的面貌，快马如飞，疾越两人身侧而过。

转眼间，快马已然奔行得不知去向。

萧翎望着消失的快马，低声说道：“这人骑术精湛，马又是千里良驹，决非一般行商，咱们要多多留心才是。”百里冰道：“难道又是那沈木风的眼线吗？”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很难说，未得证明之前，小兄不敢妄言，不过，就事而论，那沈木风决不会放心岭南二魔，身后必然还派有监视之人……”

百里冰接道：“大哥之言，可是说那岭南二魔死亡一事沈木风等已经知晓了？”

萧翎道：“二魔死亡一事，他们也许不知，但二魔迎到那巫婆婆一事，他们或已知晓。”

百里冰道：“大哥怎么知道呢？”

萧翎道：“我只是如此推想，那沈木风耳目遍布，巫婆婆施毒饭店之中，又有那样多人，其中只怕有沈木风的眼线……”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武林中人提到沈木风，无不畏惧异常，似是他无事不知，无事不晓，原因就在那刺探工作做得太好了，几乎是当今武林所有的各大门派无一没有他收买的奸细。”

百里冰道：“如若能把沈木风布置的奸细耳目除去，那就不难对付他了。”

萧翎道：“不错，如若能把沈木风派在各大门派的奸细和布置在江湖上的眼线除去，那就等于挖去了他的双目，堵住了他的双耳，这回见到孙不邪老前辈和无为道长时，定要设法从此处着手，先要设法清除他布置在江湖上的眼线。”

百里冰沉吟了一阵，道：“此事只怕不易，大哥如何能知晓他布置眼线的情形呢？”

萧翎道：“这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但并非无法下手，我想它总有一个脉络可循，只要能够找出它一点头绪，就不难剥茧抽丝，全盘剪除，至少，可以使他们章法大乱，耳目失灵。”

百里冰点点头，不再多言，放步向前行去。

两人晓行夜宿，走的很慢，沿途数日，竟然未发生任何事。

萧翎一路留心，也未发觉邓一雷和展叶青等两人。

第三十三回 随机应变

这日中午时分，长沙府境一个小镇之上。

萧翎量度形势，这小镇实是北上长沙的要道，心中暗道：如是那展叶青和邓一雷等已见到无为道长说明此事，那无为道长和孙不邪必将派人追查我等行踪，他们定然早已离开原址，倒也不必急急赶去会见他们。

沈木风顿然失去了岭南二魔的行踪，亦必引起一番混乱，倒不如借此机会，暗中查访一下沈木风等举动再说。心念转动，找了一座最大的酒楼，行了进去。

这时，正当午时，酒店中上了八成客人。

萧翎心中有谋，暗中留意着酒楼中所有的客人、景物。店小二送上香茗，萧翎点了几样小菜。

片刻之后，菜饭送上。

突见一个村童手中举着个白布招儿，行入酒楼之中。只见那白布招儿上写着“相天下士”四个大字。

萧翎看到布招之后，立时举手一招，道：“小兄弟请过来。”那村童举着布招行了过来，道：“大爷看相吗？”百里冰转脸看去，只见那村童只不过十二三岁，又蓬首垢面，满手污尘，怎么看也不似个会看相的人，心中大为奇怪，暗道：大哥怎肯信这样一个无知的村童，难道瞧出了什么可疑不成。

细瞧那布招儿，亦是看不出有何可疑之处。

但闻萧翎说道：“小相士，看看在下的运气如何？”那童子也未望萧翎一眼，说道：“相君之貌，乃公侯之相，可惜的是相带三煞，三煞不破，永无出头之日。不过，小的道行不够，难破三煞。”

萧翎道：“那要找何人才能？”

村童道：“我师父。”

萧翎道：“令师现在何处？”

村童道：“就在这镇外不远处。”

萧翎站起身子，道：“好！有劳小兄弟带我去见令师。”那村童举起布招儿当先带路而去。

萧翎紧随那村童身后而行。

百里冰也只好起身随在萧翎身后而行。

但闻传来阵阵欢笑之声，显然酒楼中客人都在嘲笑萧翎被村童一阵胡言乱语所骗之事。

百里冰心中大怒，恨不得回转身去狠狠的揍几个人一顿，但她却强自忍下，没有发作。

那村童带路而行，直出小镇，行约二里左右，到了一座竹林掩映的茅舍前面。

百里冰流目四顾，四周一片寂静，除了那村童之外，再无他人，当下急行一步追上萧翎，道：“当真要会见那老相士吗？”萧翎微微一笑，道：“耐心些，立刻之间，就可以揭露真相了。”

那村童行至茅舍，推开柴扉，道：“我师父就住在此地。”萧翎暗中运气，缓步行入茅舍之中。

抬头看去，只见一个白发白髯的老者，端坐在一张木桌之后。

他化装之术虽然高明，但却无法掩饰住便便大腹。萧翎打量那老者一阵，

轻轻咳了一声，道：“商兄弟。”那老老霍然站起身子，道：“你是谁？”萧翎也解下假发，抹去易容药物，道：“我。”

那老者看清楚萧翎之后，突然拜伏于地。

萧翎急急扶起那老者，说道：“使不得，商兄弟。”原来，老者正是商八装扮。

商八除去白髯，说道：“大哥被巫婆婆生擒消息传到之后，无为道长和孙老前辈无不震骇，连夜会商，高手尽出，分查大哥下落，大哥吉人天相，却已自行脱难归来。”

萧翎淡淡一笑，道：“你这法子很好，不过，也是太过赶巧，我如不进那酒楼，直奔长沙城，那就见不到了。”商八道：“小弟已制相招一十二面，分头由十二位童子，在长沙各大酒楼客栈之中巡行，由晨至暮，不断梭巡。”萧翎点点头道：“原来如此，那是一定可以遇到了。”百里冰道：“大哥，你怎么知晓那村童是商大侠所派呢？”萧翎还未答话，商八已抢先笑道：“未说明白之前，看起来有些奇怪，其实说穿了，不值一晒，我在那布招之上，画有暗记，只是不知之人看不出来罢了。”

百里冰道：“这办法虽不困难，但却亏你想得出来。”萧翎缓缓说道：“长沙市中是何人主持呢？”

商八道：“杜兄弟和无为道长。”

萧翎道：“孙不邪老前辈呢？”

商八道：“孙老前辈率领着丐帮中弟子和几个武当门下的高手，共分成四批，查方巫婆婆的行踪去了。”

萧翎道：“那邓一雷和展叶青两人都为奇毒所伤，武功尽失、他们如何能这等快速的把消息传到此地？”

商八道：“邓一雷和展叶青此刻是否已回到长沙，小弟还不知晓，但无为道长告知小弟，他们还未回来，闻得凶讯，心神已乱，也未追问无为道长如何知晓这个消息。”

萧翎道：“是否有法子迫回那孙老前辈？”商八道：“无为道长大约和他们约定有联络之法。”萧翎道：“那很好，你尽快设法通知无为道长，要他追回孙老前辈和诸多高手，不用追查巫婆婆的行踪了。”商八道：“那巫婆婆可是已死在了大哥手中？”萧翎道：“巫婆婆被岭南二魔重伤而死。”

商八道：“岭南二魔呢？”

萧翎道：“岭南二魔为人恶毒，已被小兄击毙掌下。”商八道：“大哥可要会见无为道长？”

萧翎道：“最好暂时不和他相见，我想暗中查看一下沈木风的动静……”

语声一顿，接道：“沈木风已和那四海君主联手，这消息你们听到过吗？”

商八道：“听到一点风声，详情不太了然。”

萧翎道：“沈木风的属下，近日活动情形如何？”商八道：“数日之前，沈木风曾在长沙出现一次，但瞬即失踪，不知隐身何处。百花山庄中人，也常常有所行动，近两日却突然沉寂不见动静。”

萧翎道：“也许他们等待那岭南二魔和巫婆婆的消息……”凝目沉思片刻，接道：“据小兄猜想，那沈木风必然在长沙有一处隐秘的分舵，纵横百里之内的眼线都为那分舵掌管，他也可能就在那分舵中隐身……”话到此处，突然沉吟不悟。商八道：“大哥之意是……”

萧翎道：“如若咱们能够挑了他们长沙分舵，那就等于使沈木风在方圆

百里内失去了耳目，就算不挑他们分舵，咱们知晓了他们分舵所在地，也好控制他们行动，必要时使用反间之计。”商八道：“大哥高见，小弟立时去见无为道长，和他研商此事，遣人踩他们的窑子。”

萧翎道：“好！咱们分头进行，我和冰儿仍然易容混入长

商八道：“小弟随时遣人和大哥联络。”

萧翎道：“如非必要，最好别常联络，百花山庄中人一直未停止活动，只是他们由明入暗更为隐秘而已，小兄到此之事，不宜让他们知道，最好你悄然告诉无为道长和杜兄弟，别让太多的人知晓此事，以免走露风声，只有以隐秘对付隐秘，才能使那沈木风措手不及。”

商八只觉数月小别，萧翎似是已成熟老练很多，智计安排，无不超人一筹，当下应道：“小弟记下了。”

萧翎回顾了那执相招童子一眼，道：“这小童子是走露风声的关键，但又不能效法古人，问路斩樵，你要多赠他一些黄金，要他们尽速迁离此地。”

商八道：“小弟自会善自处理，大哥放心。”

萧翎重新易容，带上长髯，又嘱咐了一句，道：“商兄弟，不许伤害这个村童。”

商八道：“小弟不敢。”

萧翎道：“好！小兄要先走一步。”

商八紧随萧翎的身后而出，低声解说和无为道长研订的联络暗记。

萧翎停下脚步，待他说完，才点头说道：“很好，很好，我都记下了。”

商八微微一笑，道：“长沙的会仙楼和七泽茶园，一向是百花山庄中人出没之地。”

萧翎道：“好！我们先到那两处地方瞧瞧！”

商八一抱拳，道：“小弟不送了。”

萧翎一挥手，带着百里冰大步而去。

两人行入官道，安步当车，缓缓行入了长沙城。

转过两条大街，瞥见一个高大的招牌，白底黑字，写着“七泽茶园”。

萧翎抬头看去，只见那七泽茶园规模甚大，进得大门，就是一个广大的院子，芦席遮天，四周摆满了盆花、木桌、竹椅，可躺可坐。

门口处，站着一个青衣小帽的伙计，欠身说道：“两位可要里面坐坐？”

萧翎微一颌首，道：“有劳带路。”

那伙计道：“你老太客气了，小的不敢当。”

带着两人行到西北角处，紧傍盆花一个桌位之上。萧翎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只见广大的院落中，坐了有六成客人，不下五十余人。很多人一杯清茶，仰卧在竹椅上闭目养神，也有不少人，几盘小菜，一壶老酒，在小酌清谈。敢情这座七泽茶园，还兼营着酒菜的生意。

萧翎一面四下打量七泽茶园院中形势，一面问道：“茶伙计，贵园中后面还有座位吗？”

茶伙计应道：“有，除了这座前厅茶棚之外，还有三进院子，这座七泽茶园，上满了客人，少说点，也在千人以上。”萧翎淡淡一笑，道：“在下也久闻这座七泽茶园之名了，今日一见，果然是非同凡响。”

那茶伙计道：“两位请坐吧！在下去替两位泡茶。”萧翎道：“慢着。”

那茶伙计回头说道：“大爷还有什么吩咐？”

萧翎道：“七泽茶园之名，天下皆知，在下想见识一番，不知是否可以？”

那茶伙计笑道：“大爷言重了，这七泽茶园，乃是规规矩矩的做生意地方，客人要在哪座院落之中饮茶，那是悉听尊便。”萧翎道：“既是如此，那就有劳兄台替在下带路了。”那茶伙计摇了摇头，笑道：“咱们这七泽茶园，每一进院落中，都有伙计招呼，在下只招呼前厅茶棚。”

萧翎心中暗道：一个茶园如此规模，实非平常，无论如何要仔细瞧瞧。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多谢伙计指点了。”缓步向后行去。

百里冰始终是一言不发，紧随在萧翎的身后。

萧翎穿过茶棚，又进了一座门户，只见一座敞厅，布置得十分清雅。

四面一色白，白桌布，白椅垫，连用的茶碗、茶壶，也是一片雪白。

除了客人们的衣着之外看不到第二种颜色。

萧翎心中暗道：前面那茶棚，叫前厅茶棚，这座大厅，定然是叫前厅了……

忖思之间，一个身着白衣的茶伙计行了过来，道：“两位请坐。”

萧翎目光转动，看那伙计年约二十三、四岁，白衫、白裤、白巾包头，年纪很轻，但却不似会武功的样子。当下说道：“这是前厅吗？”

那店伙计应道：“不错，两位可是去中厅的吗？”

萧翎心中暗道：前厅、中厅，那还有座后厅了，连同那前厅茶棚，可勉强算得上四进院子了。

只听那白衣伙计道：“这边走。”欠身带路，向前行去。

绕到前厅一角，行出了一座圆门，行在一条白石铺成的甬道上，两旁盆花夹道，香气袭人。

萧翎心中暗道：前厅如此，中厅想来更是豪华了。

那白衣伙计送萧翎上了白石甬道之后，轻声说道：“两位慢走。”并又退回前厅之中。

萧翎外表上，装的若无其事，缓步而行，内心之中，却是留心着一草一本，默记心头。

突然间，感觉着这庭院布置形势似是在哪里见过，但一时间，却想它不起。

走完白石甬道，登上五层石级，到了中厅。

中厅景物，又是一番布置，四壁一色金黄，桌单坐垫，也完全黄色，六七个茶伙计也穿着黄色的衣服。

萧翎还未进厅门，一个茶伙计迎了上来，长揖肃客。百里冰目光转动，只见那大厅中，摆着十五六张桌子，但只有两三张桌上坐有茶客，看上去不过十三四人。

萧翎轻轻咳了一声，道：“到后厅如何一个走法？”那店伙计怔了一怔，打量了萧翎等一阵，道：“两位是……”萧翎笑笑，道：“咱们路过此地，闻得七泽茶园之名，特来见识一番。”

黄衣伙计笑道：“两位来的不巧得很！”

萧翎道：“为什么？”

黄衣伙计道：“后厅中席位已满，两位只好明天请早了。”萧翎心中暗道：七泽茶园，一层比一层豪华，那后厅景色，不知是如何一个样子？无论如何要想法子进去瞧瞧！心中念头转动，目光打量厅中景色。

突然间发觉那四面金色墙壁，以及那黄色的垂帘、桌巾、椅垫，无一不是色彩鲜艳，好像是新做不久，不禁心中一动，说道：“阁下是……”

黄衣伙计接道：“不敢当，小的提茶、送菜的店伙计。”萧翎道：“阁

下到此多久了？”

黄衣伙计微微一怔，答非所问道：“客爷是此地常客吗？”萧翎心中暗道：这七泽茶园有些古怪，看来要得施用诈语唬他一唬，当下说道：“在下一年之前常来此饮茶。”茶伙计道：“原来是常客，失敬，小人给爷上茶。”

一杯香茗，捧了上来。

萧翎看了看茶碗，道：“再来一杯。”

黄衣伙计应了一声，又拿了一杯茶来。

萧翎接过那黄衣伙计的茶，把自己面前一杯推到那黄衣人跟前，道：“伙计陪在下共饮一杯清茶如何？”

黄衣人道：“小的不敢。”

萧翎道，“不妨事，客人邀饮，就算是老板知道了，那也不管你的事啊！”

那黄衣伙计略一沉吟，低声说道：“是了，贵客可是怀疑我们茶中不洁？”不再推辞，举杯喝了一口，放下茶杯，欠身而退。

萧翎望着那黄衣伙计启帘而入进去内室，良久之后，仍不见出来，暗施传音之术道：“冰儿，这伙计进入室后久不出现，那就证明茶中有鬼，但既被我们瞧出，决然不会轻易罢手，这一计不成，必将另有毒计对付我们，因此我想将计就计，深入内室去瞧瞧，适才那商八说过的暗号，以你聪明才智而言，想必已熟记于胸，你要先行离此，在外面等我，如若我在一顿饭工夫之内，还不出来，你就去和他们会合，告诉他经过之情。”

百里冰一皱眉头，似要出言反驳，但她终于强自忍了下去，躬身一礼，转身而去。

萧翎望着那百里冰的背影消失不见，立时举手一招。

另一黄衣伙计急步行了过来，道：“贵客有何吩咐？”萧翎故意打量那人一眼，道：“好像刚才不是你招呼我们。”那伙计道：“都是一样，你老要什么？只管吩咐就是。”

萧翎淡淡一笑，道：“我要向刚才那位当值的伙计问他一件事。”

黄衣伙计道：“七泽茶园中事，在下知晓最多，您老问什么，只管吩咐。”

萧翎端起茶杯道：“好！那就请你喝口茶吧！”

那黄衣伙计呆了一呆，道：“这个和园中规矩不合，小的不敢。”

萧翎微微一笑，道：“不妨事，阁下尽管吃下就是。”

那伙计要待退走，却被萧翎一把抓住，带到座位上，硬逼他喝下了一口茶。

厅中客人，虽然瞧到萧翎抓住那黄衣伙计，但他们说话声音很低，不似争吵，自是无人多管。

话不重复，不大工夫，厅中五个黄衣伙计，都被萧翎灌下了一口茶，躲入内室而去。

萧翎眼看他们宁愿饮下毒茶，也不和自己争吵反抗，心中暗道：大约他们这七泽茶园之中，有此规矩，为了怕闹出事传扬开去，所以，宁喝下毒茶，也不和人吵闹。

忖思之间，突见黄帘启动，一个身着黄衣的中年大汉直行了过来，欠身说道：“伙计们年纪轻，少不更事，开罪了你老，现在都在受老板责骂，但五个伙计，竟然都开罪了你老，实是叫在下有些想不明白……”

萧翎淡淡一笑，道：“怎么样呢？”

黄衣大汉道：“咱们开店的，逢人要带三分笑，怎能派你老的不是，不

过，敝东主在盛怒之下，可能把五个伙计一齐开革了，事关他们饭碗，请你老……”

萧翎接道：“这是你七泽茶园中事，和在下何干呢？”黄衣大汉道：“自然和你无干，不过，事既是由你老而起，还望你老去替他们关说一声。”

萧翎心中暗暗骂道：这等浅薄的诡计，也在我面前施展。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在下有那样大的面子吗？”黄衣大汉道：“解铃还须系铃人，你老虽和我家东主不熟。但你是当事的人，说话自然是大有功效了。”

萧翎道：“请你家东主来此一趟，我和他说明就是。”黄衣大汉道：“敝东主盛怒之时，在下也不敢讲话，那就请你老一行了。”

萧翎站起身子，道：“贵东主现在何处？”

黄衣大汉缓缓说道：“在内室之中。”

萧翎缓缓说道：“既是贵东主不肯屈驾，在下只好就教了。”黄衣大汉道：“你老大度恢宏，如是武林中人，必是一方英雄之尊。”

萧翎淡淡一笑，道：“可是在下浪迹江湖，行踪无定，并非是你朋友所说的一方英雄。”

黄衣大汉道：“在下替你老带路。”

举步向前行去。

萧翎心中暗忖道：他们能在茶中放毒，自然有用毒之能，不可不防备一二。

心中念转，双手探入怀中，套上了蛟皮手套。

黄衣大汉带萧翎行入室门口处，掀起垂帘，道：“大驾请。”萧翎暗提一口真气，举步行入。

走完了一条丈余长短的甬道，甬道尽处，现出一个转向右面的门户。

只听一个冷漠的声音道：“朋友请进！”

萧翎转目一看，只见室中光线暗淡，景物模糊不清，但他凭仗艺高胆大，坦然举步而入。

一脚踏入门内，突觉一缕指风侧袭而来，势道迅快，直指中府穴。

萧翎微一侧身，避开要穴，让对方指力点偏，自己却长长吸一口气，闭住了呼吸故意摔倒地上。

只听一个清朗的笑声道：“咱们把他估计得过高了。”萧翎目光微转瞧去，只见暗中攻袭自己的人，正是沈木风的大弟子单宏章。另一身着黑袍、头包黑巾的大汉，紧随在单宏章身后行了过来。

萧翎目光锐利，室中光线虽然不很明亮，亦可看的清楚，只觉那黑袍人衣着十分别扭，尤其是头上包了一块黑布，更显得不伦不类。心中大为奇怪，暗道：这人一身衣着，实叫人不敢领教，如若他是易容改装，这改装之术，可算得世上最坏的改装术了。

只听那黑袍人轻轻咳了一声，道：“少庄主武功精湛，这一指有如电光石火一般，纵是上乘身手的人，也是闪避不及。”

单宏章道：“大师过奖了，非是在下武功高强，实是咱们对他估计过高。”

萧翎心道：好啊！原来他是个和尚，我说呢，他这身衣着如此别扭。

只听那黑袍人应道：“贫僧不能多留，就此别过，还望少庄主即刻转呈沈大庄主。”

单宏章道：“大师放心，今夜在下晋谒家师时，先行奉告大师之言。”

黑袍人合掌当胸，道：“贫僧告辞。”

单宏章一抱拳，道：“家师说过，一旦武林霸业有成，大师就是少林派的掌门人。”

那黑衣人欠身说道：“还望少庄主多多从中关顾，口角春风，并代贫僧向沈大庄主致意。”

言罢，转身而去。单宏章目睹那黑衣人走远之后，才举手一招，暗影中奔出来两个大汉，架起了萧翎奔向另一座密室之中。

萧翎耳闻目睹，已知这七泽茶园是沈木风在长沙分舵之一，但并非主要所在，听那单宏章的口气，那沈木风似是另有栖身之处。

他艺高胆大，任那两个大汉挟持而行，进入了另一座密室之中。这座密室，只不过是一间房子大小，室中黑暗异常。单宏章紧随在两个挟持萧翎的大汉身后行了进来，道：“燃上火烛，我要问问这小子是何来路。”

左首那大汉应了一声，点起了火烛。

室中，登时一片明亮。

萧翎目光到处，只见四壁油光异常，似是铁板夹成的房子，心中暗道：大约这所在是他们行刑的地方了。

只见单宏章回手掩上铁门，一掌拍来。

萧翎知他要解自己穴道，也不转动。

单宏章一掌拍在萧翎肩上，萧翎也故意装出穴道被解的样子，目光转动，长长吁一口气，两个大汉各自扭着萧翎一条手臂，依壁而立。

萧翎也不反抗，任他们扭着手臂，但暗中调息运气，纳入丹田。

只听单宏章冷冷说道：“阁下的胆子不小。”

萧翎望了章宏章一眼，装作茫然，道，“在下和诸位往日无仇，近日无怨，诸位这般对待在下，是何用心？”单宏章冷笑一声，道：“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单某眼中揉不进一颗砂子，朋友如不想皮肉受苦，那就快据实而言。”萧翎道：“要我说明什么呢？”

单宏章道：“我问一句，你说一句，但却不许有一字虚言。”萧翎道：“阁下请问，在下知晓的就据实回答。”单宏章道：“你姓名外号？到此为何？受人之托而来，还是自行到此？”

萧翎道：“在下焦铜，江湖薄有声名，游历到此，乘兴而来。”

单宏章口中喃喃自语，道：“焦铜，我怎么没有听过这名字呢？”萧翎自称焦铜，取意萧翎之同音，当下说道，“在下一向在水面活动。”

单宏章道：“这么说来，你也是线上朋友了。”

萧翎道：“是的，兄弟一向自做水上生意，陆上行动很少，是以不识阁下。”

单宏章冷笑一声，道，“下三流的偷窃行动，在下倒是很少参与……”

提高了声音，接道：“阁下做你的水上生意，和我这七泽茶园是井水不犯河水，阁下来此的用心何在？”

萧翎道：“没有用心，只是一时好奇罢了。”

单宏章缓缓说道：“阁下身上带有何物？”

萧翎道：“除了几两散碎的银子之外，再无其他之物。”单宏章道：“在下如是搜查出来呢？”

萧翎道：“几件衣物，都是应用之物。”

单宏单一挥手，道：“仔细搜过。”

两个大汉同时应了一声，左手紧扣萧翎之臂，两只右手，齐齐向萧翎口

袋摸去。

萧翎一吸气，把藏在身上的短剑吸移别位。

两人在萧翎袋中摸了一阵，道：“回少庄主的话，这小子未带兵刃，也未见暗器。”

单宏章一皱眉头，奇道：“看来，你倒不是故意勘查而来。”萧翎心中忖道：看情形再忍一些，或可多侦知一些内情。心中念转，口中应道：“少庄主怀疑在下有意来此捣乱吗？”单宏章冷冷喝道：“住口，你既非有意来捣乱，为何逼迫我们厅中伙计连续饮下药茶。”

萧翎微微一笑，道：“那只怪少庄主用这些茶伙计太笨了，而且也太沉不住气，在下只不过和他们闲言数语，他们就在茶中下毒，而且神色不定，被在下瞧出了破绽。”

单宏章沉吟了一阵，道：“阁下虽非有意而来，但我们已然把阁下擒获，有道是捉虎容易放虎难，七泽茶园一向是规规矩矩的做生意，但阁下已知内情，自是不能放你。”

萧翎道：“那要如何对待在下？”

单宏章脸上闪过一阵狞笑，道：“杀了你，才是最安全的法子。”

萧翎心中暗道：看来又是难免一场搏斗，不论搏杀、生擒单宏章，都将使那沈木风得到消息，打草惊蛇了……

但闻单宏章冷冷说道：“你不用害怕，在下虽然决心杀你，但却让你死得舒适，不受痛苦。”

萧翎道：“你很慈善。”

单宏章笑道：“我重击你天灵要穴，使你一晕而绝，肉体之上，毫无痛苦。”

右手扬起，直向萧翎头顶劈了下来。

萧翎近来虽然内功大进，但也不敢让那单宏章在天灵要穴拍中一掌。形势逼迫，不得不出手还击。当下两手加力一抬，左右两手分拿着两个执着自己手臂大汉的关节要穴，右腿飞起一脚，踢向单宏章的小腹。

同时两臂加力，把两个大汉向前一带，撞向单宏章的前胸。

单宏章做梦也未想到，对方竟有如此武功，一瞬间全面反击，右手收势不住，啪的一声，拍在一个大汉肩上，只打得那大汉闷哼一声，肩塌骨折。

但他究竟是一流高手，掌势虽未收住，人却一收气，疾退两尺，避开一脚。

萧翎两手用力，向前一推，两个大汉身不由己的就向单宏章撞了过去。

单宏章两掌一分，啪啪两声，两个撞向他的大汉齐齐被他掌力震倒。萧翎却借势而起，右手一挥，拍出一掌，击向单宏章前胸。单宏章右手奋起，硬接了萧翎一击。

双掌接实，砰的一声轻震，单宏章被萧翎强厉的掌力震得向后退了三步，气血一阵浮动，不禁心头大骇，右手一探，从怀中摸出一把手叉子，冷冷说道：“阁下是何许人？”

萧翎冷笑一声，道：“要命的！”左手一扬，“金龙探爪”，直向单宏章腕上扣去。

单宏章接得一掌，已知对方武功非己能敌，不动兵刃，决难是对方之敌，右手一抬，手叉子寒芒闪动，刺向萧翎的左手。萧翎右手一翻，五指一合，生生把手叉子抓住。

单宏章吃了一惊，道：“萧翎……”

萧翎右手疾出，左手向前一带，点中了单宏章的步廊穴。单宏章叫出萧翎两个字，穴道已被点中，右手一松，兵刃落地。

萧翎捡起手叉子，左脚踏在单宏章前胸之上，顺势踢活了他的穴道，冷然说道：“在下已然学会施用毒手了，叫一句，我就挖出你一只眼睛。”

单宏章果然不敢呼叫。

萧翎目光转动，看那被单宏章拍倒的两个大汉中，有一个爬了起来。心中暗道：我如不下手伤他两人，只怕这单宏章心中也不害怕。

心念转动，手叉子随手挥出。

只听沙的一声，一股鲜血随叉而出，喷了单宏章一脸一身。再看那挣扎欲起的大汉，已然前胸开裂，内脏流出。萧翎缓缓把手叉子上的鲜血抹在单宏章的脸上，冷冷说道：“大概你相信我已学会了杀人？”

单宏章道：“你真是三庄主萧叔父吗？”

萧翎冷冷说道：“我和那沈木风已经割袍断义，划地绝交，不用叫我三庄主了，目下我们是生死对头。”

单宏章证实了确是萧翎之后，自知无能反抗，心中反而安静下来，缓缓说道：“你要什么？”

萧翎道：“你这小室中有多少人手？”

单宏章道：“这行刑室中，只有三人，两个已经死去，还有一个活的。”

萧翎道：“你如不说真话，有你的苦头好吃。”

单宏章道：“小小斗室，一目了然，我为什么要骗你。”萧翎四顾了一眼，道：“我志在沈木风及瓦解百花山庄，替武林消除祸害，你不过一个被人奴役的凶徒，杀之不可惜，不杀你也无碍大事……”

单宏章接道：“大丈夫生死何惧，萧大侠要杀就杀，不用想迫我屈服。”

萧翎冷笑一声，道：“看来你也已中毒很深，无可救药，但我已从令师那里学得诸般毒辣手段，要我一举杀死你，只怕你很难如愿。”

单宏章道：“那你要如何？”

萧翎道：“我要你慢慢的受苦，然后再死。”

单宏章道：“你有大侠之名，施用酷刑，不怕沾污侠名吗？”萧翎道：“那要看对谁了，令师手段之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如不施用以毒攻毒手法，如何能阻止他的凶焰……”语声一顿，接道：“不论后果如何，眼下你只有一条路走。”单宏章道：“什么路？”

萧翎道：“和我合作，听我吩咐！”

单宏章道：“之后呢？”

萧翎道：“放你一条生路，这次不杀你，日后若再犯在我的手中，哼……”

单宏章沉吟了一阵，道，“什么事，你说吧！”突闻室外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道：“少庄主。”萧翎低声说道：“我轻不许诺，但一言既出，决不反悔，讲过饶你不死，一定兑现，但你若要再耍花招，动用心机，那是自行取死了。”

单宏章点点头，默不作声。

萧翎道：“要他进来。”

单宏章微一颌首，应道：“什么人？”

只听室外人应道：“在下三阴手刁全。”

萧翎点了单宏章的穴道，闪身躲在门后。

单宏章道：“刁兄一个人吗？”

刁全道：“在下和毒火井伽同来，那井伽留在前厅。”萧翎举手示意单宏章，要他招呼刁全进来。

单宏章沉吟了一阵，道：“刁兄请进来吧！”

但见人影一闪，刁全推开铁门疾冲而入。

萧翎本想在他进入室门之时，悄然一指，点中他的穴道，但那刁全，乃积年老贼，生性狡猾，那单宏章稍一沉吟，再行答话，立即使他生出了警觉之心，左掌护胸，右手待敌，以极快速的身法，疾冲而入，身入室中，右掌疾向后面拍出一掌。萧翎虽然身历了无数的大风大浪，经验大增，但这些防人施袭的小节，却是仍不如人，骤不及防之间，被刁全冲入室中。室中烛火，早被萧翎熄去，黑暗异常，那刁全冲入室中，一脚踏在了单宏章的左腿之上，身不由己的向旁侧一滑。萧翎欺身而上，掌出如风，拍向刁全右肩。

刁全左手疾出，迎击萧翎的掌势，右手握拳下沉，击向萧翎小腹。

萧翎右手加力，啪的一掌，和刁全掌力接实，人却横跨两步，避开了刁全的拳势。

刁全人称三阴手，掌上本来练有特殊武功，只要和人掌力接实，对方必将伤在自己掌下，但他和萧翎对掌，却吃了大亏。双掌接实，响起了一声大震。

萧翎手上戴有千年蛟皮手套，不畏剧毒，一掌硬拼之下，刁全立时被震得气血沸腾，闷哼一声，倒退了两步。单宏章看的清楚，心中暗暗震骇，忖道：看来，他武功又增强了甚多。

萧翎右掌一举震伤了刁全，左手疾快点出，击中了刁全的右肋日月穴。

刁全被震得头眼晕花，萧翎左指紧随而到，击中了他的穴道，冷冷说道：“刁全，你想死，还是想活！”说话之间，右手探出，抓住了刁全的右腕。

刁全眼中金星乱冒，摇晃了半晌脑袋，才镇静下来，道：“要死怎么说，要活又将如何？”

萧翎道：“你如想死，我一掌把你击毙，你如想活，那就要听我吩咐。”

这时，刁全神志已然清醒，望望躺在地上的单宏章，道：“少庄主吗？”

单宏章心中暗道：今日被他瞧到这种丑态，但得能离开此地，非得想法子杀他灭口不可。

心念暗转，口中却又不能不应，只好接口说道：“不错。”萧翎右手加力一扭，登时把刁全的腕骨扭断，只疼得刁全脸上大汗淋漓，呼叫声。

单宏章心中暗道：看来，他比我吃的苦头还要大了。刁全强忍着痛苦，抬头望着萧翎道，“你是什么人？”萧翎冷冷说道：“要命的！”

刁全呆了一呆，道：“少庄主，这人是谁啊？”他虽然痛苦难忍，但眼看单宏章在此，又不敢说出求命之单宏章心中暗道：萧翎不肯说出姓名，那是有意不愿让他知晓，看来我也不能说出。当下说道：“我也不清楚，你叫他要命的就是。”

刁全心中暗道：要命的实在太难听了。但又无可奈何，只好说道：“要命的……”

萧翎一加力，刁全疼得嗯了一声，住口不言。

萧翎道：“轻一点。”

刁全道：“少庄主，此刻应该如何？还望少庄主指教。”单宏章道：“咱们百花山庄，规戒森严，泄露了隐秘，势必处以毒刑，那痛苦，要比死亡更

重十倍了，何况，你又不知多少隐秘，对方如是问不出内情，亦将用严刑逼供，如你不愿耐受酷刑，那就不如死去的好。”

这几句话，阴毒无比，明里似是故示同情，怕刁全忍受不住酷刑，暗中却要刁全自绝一死。

最为恶毒的是，还暗示萧翎，这刁全不知隐秘，留下他也是无用。

萧翎虽然聪明，但他心胸坦荡，并未深思那单宏章之言。倒是刁全听得冷笑一声，道：“少庄主，可是要在下自绝吗？”

单宏章道：“如是你自信能受得苦刑，不死也不要紧。”萧翎右手微微一摇，刁全又是痛得出了一身大汗，说道：“刁全，此时此刻，你生死握于我手，不用请命你那少庄主了。”刁全穴道被点，也无法运气和疼痛抗拒，只好说道：“少庄主，在下此刻连自绝之能也已完全丧失了……”语声微微一顿，道：“要命的，你要什么？”

萧翎道：“沈木风现在何处？”

刁全道：“这个在下不知。”

萧翎一皱眉，道：“这长沙城中，你们有多少人手？”刁全道：“这个在下也不清楚。”

萧翎道：“你什么都不知道吗？”

说话之间，右手又摇动着刁全断去的腕骨。

刁全只疼得连连喘气，道：“全部人手，在下是真不知道。”萧翎道：“你知晓什么？”

刁全道：“在下只知道我们同行几人……”

萧翎道：“好！你说说看，有多少人，何人领队？”刁全道：“在下等一行十二人，由申三怪老前辈领队。”萧翎道：“你们现住何处？”

刁全道：“现在长沙城西白云观。”

萧翎道：“白云观……”

刁全道：“是的，在下和井伽奉了申三怪之命，到此奉呈少庄主。”

单宏章突然连续轻咳了两声。

刁全急急住口不言。

萧翎冷笑一声，道：“少庄主定是不想活了。”

抬腿一脚，踢了过去。

单宏章连打了几个翻身，滚到四尺开外，撞在墙壁上，但却连哼也未哼一声。

原来，萧翎这一脚踢中了他的哑穴。

刁全侧耳听了一阵，道：“他死了。”

萧翎冷冷说道：“大概吧！说下去，你们来此向单宏章呈送什么？”

刁全道：“申三怪交我们一封书信，面呈少庄主。”萧翎冷冷说道：“拿出来。”

刁全右手腕骨被萧翎扭断，难以举动，只好用左腕探入怀中，取出一封书简，递向萧翎。

这时，刁全认为那单宏章已被萧翎踢死，是以，心中少去了甚多顾虑。

但他却不知单宏章只是被踢中了哑穴，正瞪着一双眼睛在瞧着他。

萧翎接过书信，道：“带有火折子吗？”

刁全道：“有。”

萧翎道：“好！你燃上火烛。”

刁全吃足了苦头，对萧翎心中有着很深的畏惧，哪里还敢使用诈术，掏出火折子晃燃点起火烛。

萧翎借那刁全点燃烛火时，却拉上了铁门。

凝目望去，只见那信封之上写道：“函奉少庄主，呈沈大庄主手启。”

萧翎拆开信封，只见上面写道：“

字奉沈兄大庄主木风尊前：大庄主智计绝世，算无遗策，属弟依计而行，果然得售，逍遥子已然派遣了高手出动，如是事情顺利，近两日内，就可以和武当派造成一番恶拼。那书信很简单，短短数语，但却充满着机诈恶毒。萧翎看完了书信，冷笑一声，道：“好恶毒的用心啊！”装好信笺，把书信放入怀中。

刁全呆了一呆，道：“你要把书信带走吗？”

萧翎不答刁全的问话，却反问道：“你可知道这封信上的内容吗？”

刁全摇摇头道：“在下未得阅读，如何知晓。”

萧翎道：“你知晓什么，希望你据实而言。”

刁全道：“我知晓不多……”

萧翎接道：“你知道一句说一句就是。”

刁全道：“哪一方面的事情？”

萧翎道：“有关你们的行动。”

刁全道：“在下职位低小，无能参与机要，如何计划，在下不知。”

萧翎心中暗道：沈木风能有今日成就，固然凭仗他高强的武功、毒辣的手段，但行事隐秘，也是原因之一，单看他这封信，就写的含含糊糊，想这刁全，决然不会知晓了。

心中念转，也不再多问，轻轻咳了一声，道：“刁全，你一生中作恶甚多，杀的人只怕你也难以计算，今日犯我手中，那是要冤冤相报了。”

刁全脸色一变，道：“怎么？你要杀我吗？”

萧翎道：“你可是不想死吗？”

刁全道：“蝼蚁尚且贪生，何况在下是人？”

萧翎心中暗道：似此等人物，杀上十个八个，对沈木风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怎生想个法子，使他能发挥作用，那是强过杀死他了。当下说道：“你如想不死，只有一途。”

刁全道：“愿闻高论。”

萧翎道：“从此之后，听命于我。”

刁全道：“在下答应了，只怕阁下也难以相信。”

萧翎道：“自然是无法相信……”

萧翎心中沉吟了一阵，接道：“我点你一处经外奇穴，每隔七天必须推活穴道换个部位，不如此，过了七日，那就要血脉硬化，半身瘫痪，慢慢死亡。”

刁全道：“如此厉害吗？”

萧翎道：“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话，好在五日之后，你即将有所感应，那时，不容你不相信了。”

说完，挥指点了刁全穴道，拍活他日月穴，又接上了他断去的腕骨，掏出怀中函件，交回了刁全手中，熄去火烛，拉开铁门，低声和他说了数语，才放走刁全。

萧翎放走了刁全之后，重又拉上铁门，点起火炬，才拍活了单宏章的哑

穴，道：“你都瞧到了。”单宏章道：“瞧到了。”

萧翎冷冷说道：“有何感想？”

单宏章道：“刁全、井伽，不过跳梁小丑，他们的生死，根本无碍于武林大局，萧大侠放走他们，实叫在下想不明白。”萧翎缓缓说道：“就因为杀了他们无济于事，所以，我才要他们做一点比杀死他们更重要的事。”

单宏章道：“以他们的身份，绝无法参与机密，而且百花山庄中规戒森严，只要他们稍有逾越，立时将遭处死，你想用他们作为眼线，那是选人不当了。”

萧翎道：“所以，要凭仗你了。”

单宏章道：“你要如何打算？”

萧翎道：“在下的易容之术如何？”

单宏章打量了萧翎一阵，道：“很高明。”

萧翎道：“你可以告诉我该改装成何等模样的人物，才能够和你同行，去见那沈木风。”

单宏章微微一笑，道：“你不怕我出卖了你吗？”萧翎道：“不劳费心，在下自会顾虑及此。”

单宏章沉吟了一阵，道：“好吧！你有此胆气，在下也只好答应了。”

萧翎拍活了单宏章被点的穴道，说道：“有一件事，我必须得事先说明。”

单宏章道：“什么事？”

萧翎道：“我随你去见令师，那是深入龙潭虎穴……”单宏章接道：“你如后悔了，此刻还来得及改变主意。”萧翎道：“我决定之事，从不后悔，不过，在无数高手环伺之下，我也不能不作准备。”

单宏章穴道虽然全部解开，但他自知难是萧翎之敌，不敢妄动。当下一皱眉头，道：“你要如何准备呢？”萧翎道：“我要先点你两处穴道，使你无法运气行功。”单宏章道：“那对你有何帮助？”

萧翎道：“如若你出卖了我，我先出手击毙你，你无法运气，自是无能逃避。”

单宏章点了点头道：“还有什么？”

萧翎道：“然后，我用内家手法，点你两处奇经，一十二个时辰之内，经脉硬化而死。”

单宏章吃了一惊，道：“这又为什么呢？”

萧翎道：“如此以来，阁下就无法不见我面了。”单宏章笑道：“你想的很周到……”

只听几声砰砰大震，传了进来，有人在敲打铁门。萧翎一皱眉头，低声说道：“什么人在打门？”

单宏章摇摇头，道：“阁下太大意了，不该放走刁全。”萧翎道：“我想他也没有重来此地的胆子。”

但闻砰砰大震，不绝于耳，户外人敲打铁门，十分急紧。单宏章低声道：“可要开门吗？”

萧翎左手伸出，扣住单宏章右腕穴，低声说道：“最好你别让他进来，如若来人一定要进来，你就出其不意点他穴道。”单宏章目注萧翎，微微点头示意。

这时，那敲门之声忽停，等待着室中反应。

萧翎扬手指指铁门，示意单宏章拉开铁门。

单宏章左手拉开铁门一半，立时横身挡在拉开的门前，道：“我道是谁，原来是夫人。”

只听室外传来一阵娇笑之声，道：“少庄主紧闭铁门，我打了如此之久，你才打开来，不知在室中作甚？”

言语间充满玩世不恭的轻佻，正是那金花夫人的声音。萧翎心中一动，暗道：这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那夜联袂追杀沈木风，怎的又会加入百花山庄之中了，那沈木风心胸狭窄，金花夫人已然正式背叛了他，他又如何能够忍受呢？只觉此中疑点重重，却又是百思不解。

但闻单宏章说道：“在下在这秘室中和一位朋友谈几点机密大事。”

金花夫人道：“什么朋友可否让我见识见识？”单宏章道：“夫人不用看了，在下确然有要事和人相商。”口中说话，人却伸手去拉铁门，准备关闭。

金花夫人突然一伸右手，挡住铁门，缓缓说道：“少庄主，我是奉命而来！”

单宏章道：“何人之命？”

金花夫人道：“自然是沈大庄主了。”

单宏章略一沉吟，道：“有何见教？”

金花夫人笑道：“让我进去再说好吗？”右手加力，身子一闪，硬行冲了进来。

单宏章右腕脉穴被萧翎扣住，单凭一只左手之力，如何是那金花夫人之敌，眼看金花夫人已冲了进来，只好一收左手，疾向金花夫人右胸点了过去。

金花夫人右手一挥，接住了单宏章的掌势，笑道：“少庄主为何下此毒手？”

单宏章左腿一抬，合上铁门，室中陡然间黑了下来。但他却未向金花夫人出手。

第三十四回 制强敌探虎穴

原来他心想自己既然答应合作，萧翎绝不会放过金花夫人，金花夫人武功不弱，萧翎二三招未必能够胜他，如若萧翎全力对付金花夫人，自然会放开自己的脉穴。

哪知事情出他意料之外，萧翎竟然是视而不见，仍然扣着他脉穴不动。

室中黑暗如漆，金花夫人虽然目力过人，但她陡然间由明入暗，也是无法瞧得室中景物。

单宏章不见萧翎有所举动，只好硬着头皮喝道：“夫人请放开在下的左手。”

金花夫人冷冷说道：“你这少庄主的威风，摆给别人看可以，但我却不吃这套，你出手就要伤我的穴道，究竟是何用心？”

右手反而紧扣着单宏章的左腕脉穴，左手晃燃了火折子。

火光闪烁，室中景物已清晰可见，只见那单宏章，一只右手腕，已然被人扣住。

那萧翎脸上涂有易容药物，金花夫人一眼之下，真是看不出来，但她反应灵快，一看之下，已是心中了然，当下一松右手，放开了单宏章左腕脉穴，掌出如风，击向萧翎。

萧翎微一闪身，避开掌势，一带单宏章，挡在自己身前。

金花夫人左手探出，燃上火炬，双手齐出，攻向萧翎。

萧翎一面纵身闪避，一面却用单宏章封挡金花夫人的掌法，始终不肯还手。

金花夫人掌指齐出，连攻了数十招，仍然未曾伤到萧翎，已然警觉到遇上劲敌，霍然收掌而退，冷冷说道：“你是什么人？”萧翎缓缓应道：“在下萧翎。”

金花夫人怔了一怔，道：“你是萧翎。”

萧翎道：“是的，夫人可是有些不信吗？”

金花夫人凝目，凝注在萧翎脸上，瞧了一阵，道：“声音很像。”

萧翎道：“夫人活的很好啊！”

金花夫人叹道：“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姊姊我现在是体会到了。”

萧翎道：“千古艰难唯一死，古人早已说的明白，像这单少庄主，仔细想过之后，也决心留得青山在了。”

单宏章轻轻咳了一声，道：“你们很好啊？”

萧翎冷笑一声，道：“不错，少庄主可以放心，金花夫人绝不会泄露今日之秘，咱们还依照原意而行如何？”单宏章道：“金花夫人奉家师之命来此，想是必有要事，也许事情有变，家师已离开长沙了。”

萧翎一皱眉头。道：“如是那沈木风已离长沙，咱们前订之约，自然作罢，在下也用不着留下你的性命。”

单宏章不敢再多接日，欲言又止。

金花夫人道：“单宏章说的不错，那沈木风确然要离开长沙。”

萧翎道：“动身了吗？”

金花夫人道：“我离开之时，还未动身。”

萧翎道：“姊姊可知他行向何处？”

金花夫人摇摇头，道：“他似是听到了什么消息，突然改变主意，要离

开长沙。”

萧翎沉声说道：“单宏章你自己说，该如何处置你才对？”单宏章道：“在下答允萧大侠的事，没有一件不是全力以赴，没有办到，亦非是在下不尽心力，实是能力所限，无可奈何。”

萧翎道：“咱们约定之言，是否还有效呢？”

单宏章道：“自然有效。”

萧翎道：“好！纵然是沈木风走了，在下也应该到你们那隐秘的分舵瞧瞧……”

抬目一顾金花夫人道：“百花山庄主要首脑，是否要全部离开长沙？”

金花夫人摇摇头，道：“没有，只有沈木风一人离开此地。”

萧翎目光又转向单宏章的脸上，道：“沈木风离开了长沙之后，你就可以少庄主的身份，发号施令了。”

单宏章摇摇头，道：“家师任何事务，都有详明的安排，百花山庄中一些武功高强的人物，算起来，都是在下的长辈，要他们听在下之命，实非可能。”

萧翎冷然说道：“谁要你指挥他们了，只要你带在下去瞧瞧令师的布置，和留在长沙的实力，沈木风留在长沙时，你或心有所畏，此刻已然他去，你以尊高的少庄主身份，到处视察一番，岂不是名正言顺。”

单宏章目光一掠金花夫人，道：“可惜夫人不肯和在下合作，如能合作，也许不难制服萧翎。”

金花夫人道：“我如和你合作，这无异送你之命。”

单宏章道：“此言怎讲？”

金花夫人道：“那萧翎的武功高强，合咱们两人之力也非他之敌手，如是逼的他过紧，他势必先杀你不可。”

单宏章道：“夫人说的很有理……”

目光转到萧翎身上，接道：“萧大侠，在下带你瞧瞧家师在长沙的布置，无甚碍难，但此事愈是隐秘愈好，如是机密泄露，不但对在下不利，对你萧大侠，也是不利的很。”

言下之意，无疑是劝说萧翎杀了金花夫人，予以灭口。萧翎心中明白，但却故意问道：“阁下之意，可是要我杀了金花夫人灭口吗？”

他这般明明白白的说了出来，实大出了单宏章的意料之外，不禁为之一呆，道：“在下只是提醒你萧大侠，如何处置，那是你萧大侠的事了。”

萧翎淡淡一笑，道：“我瞧不用了。”

单宏章回目望去，只见那金花夫人的脸上，似笑非笑，似怒非怒，叫人无法预测她在想什么，他当下说道：“既是如此，咱们可以动身了。”

萧翎冷冷说道：“好！不过，要对你说明几件事情。”单宏章道：“在下洗耳恭听。”

萧翎道：“沈木风离开之后，你们百花山庄，能够和我对手之人，只怕很难选得出来，在下希望你单少庄主，珍惜生命，不要耍什么花招，我只瞧看过你们实力情形之后，立时离开，绝不损坏你们一分一毫。”

单宏章道：“如是事情先已泄露，临时有变，那就非我所能控制了。”

萧翎道：“我有眼可看，如是和你无干，自然不能怪你。”单宏章道：“事不宜迟，咱们立刻动身。”

萧翎道：“在下就穿这身衣着吗？”

单宏章沉吟了一阵，道：“阁下如能除去胡须，换着劲装，脸上再涂上易容药物，和我同行，那就更显得天衣无缝了。”萧翎依言脱下长衫，除去胡须。

金花夫人道：“我替你找衣服去。”

闪身出门而去。

单宏章眼看金花夫人去后，低声说道：“萧大侠不怕金花夫人泄露出隐秘吗？”

萧翎微微一笑，道：“她说出去，别人也不会相信。”单宏章道：“为什么？”

萧翎道：“第一，别人不会相信你少庄主出卖百花山庄，第二，别人也不会相信我萧翎肯和你走在一起。”

那金花夫人动作快速，片刻工夫已然拿着一套衣服回来。萧翎换过衣服，道：“少庄主，在下和你如何一个称呼？”单宏章道：“你叫单兄，我叫白兄。”

萧翎道：“少庄主可是有一位姓白的朋友？”

单宏章道：“那人远在东海，识他之人不多。”

萧翎道：“这室中尸体呢？”

单宏章道：“我自会要他们收埋，咱们可以走了。”大步向外行去。

萧翎突然伸出右手，抓住了单宏章的肩头，左手两次伸缩，点了他两处经外奇穴，道：“现在可以走了。”

金花夫人低声说道：“萧兄弟，可要我随时保护吗？”萧翎摇摇头道：“不用了。”

随在单宏章身后，大步行了出去。

出得七泽茶园，单宏章突然举手互击三掌，立时有一个青衣小帽、但身体幢壮的少年，大步行了过来，欠身说道：“少庄主有何吩咐？”

单宏章道：“备两匹快马。”

那人应了一声，片刻工夫，牵着两匹健马，行了过来。单宏章手扶马鞍，一提真气，突觉两肋间一阵刺疼，有如利刃刺心一般，满头大汗，滚滚而下。心中一骇，才知萧翎果有难以思议之能，竟能找出经外奇穴，使人无法运气，表面上，却又瞧不出穴道受制，最厉害的是一般人都无法替他解穴。萧翎适时行了过来，右手一抬，扶起单宏章上了坐马。两骑马一先一后，直向前面行去。

转过了两个大街，远远见到百里冰，站在一处屋檐下，正在东张西望。

此刻，萧翎已然另行改装，百里冰自然无法认得出来。萧翎回顾一眼，左手平伸，施暗号和百里冰招呼。百里冰看到暗号，微微一怔，放腿奔了过来。

萧翎一面施用暗号阻止百里冰，一面放辔疾奔。

两骑马快如飘风，直奔正西而去。

百里冰兴高采烈的跑了过来，但见萧翎示意阻拦，只好停下来，望着萧翎和人并辔奔去。

只见一个肩挑菜担的汉子，行了过来，掠着百里冰身侧而过，借势低声说道：“百里姑娘，咱们那边坐吧！”百里冰无可奈何的长叹一声，随在那大汉身后行去。两人行到一处小小的饭店中坐了下来。

百里冰没好气地说道：“你叫我来干什么？”

那大汉微微一笑，道：“你也敢对我大哥这么凶吗？”百里冰怔了一怔，道：“我从来不对他凶。”

那大汉淡淡一笑，道：“我认识那行在前面的骑马人！”百里冰道：“他是谁啊？”

那大汉道：“单宏章，沈木风的大弟子。”

百里冰道：“糟了，大哥和他走在一起，那不是太危险了吗？我瞧咱们得快追上去。”

那大汉摇摇头，道：“大哥如需咱们相助，自然会招呼咱们，既然不让咱们去，自然是用不着咱们了。”

百里冰怒道：“我瞧你杜九，还不如商八……”

杜九微微一笑，接道：“你几时见过弟弟强过兄长了，我是自然不如商八了。”

百里冰道：“你这人无情无义，没有心肝。”

这几句话骂的很重，只骂的杜九呆了一呆，道：“人称在下冷面铁笔。如若说我无情，容或有之，但如说在下无义，我就大大的不赞成了。”

百里冰道：“你如有义有情之人，为什么眼看自己大哥，陷身危境，却畏刀避剑，不敢前往施救？”

杜九微微一笑道：“原来为此……”

语声一顿，接道：“萧大哥武功高强，咱们难及他百分之一，他不让咱们去，咱们如若强行追去，不但于事无补，而且还将累赘于他。”

百里冰霍然站起身子，道：“哼！和你讲不通道理，你不去，我一个人去了。”

杜九急急说道，“且慢。”

横身拦住了去路。

百里冰怒道：“怎么？你想和我打架？”

杜九道：“打架倒是不敢，但在下有几句话，希望你听完如何？”

百里冰道：“好吧！那你就快些说，我没有太多时间听你说教。”

杜九道：“好的，在下简单点说，第一，他不要姑娘去，姑娘去了，那是不听他的活，是不是惹他生气？”

百里冰怔了一怔，道：“这个……”

杜九接道，“第二，他如有什么计划，因姑娘赶去，而受破坏，姑娘如何交代？”

百里冰慢慢坐了下来，道：“照你这么说来，那是一定不能去了。”

杜九道：“自然不能去了。”

百里冰道：“咱们就算不能去，也该想个法子，暗中接应他呀！”

杜九心中暗道：她心中惦记大哥，尤重于自己的生死。看来是很难劝得住她，必得设法稳定她慌乱的心神才成。心念一转，缓缓说道：“那无为道长，足智多谋，咱们去见他商量商量，或可想出一个办法来。”

百里冰道：“那就快些去吧！”

站起身子，当先出店。

且说萧翎和单宏章，两骑健马，奔出长沙城，单宏章一勒缰绳，健马缓了下来，说道：“咱们先到白云观去。”萧翎道：“这个由少庄主安排，不过，在下希望能够很快的了然百花山庄在长沙的实力，少庄主也可早日恢复自由。”单宏章道：“好吧！在下尽快就是。”

一转缰绳，健马直奔白云观。

白云观规模很大，烟火鼎盛，香客不绝，由外面看，绝对瞧不出有百花山庄中人盘居于此。

萧翎、单宏章在观外下马，步行入观。

单宏章似是十分熟悉，进得观门，直向后殿行去。穿过了四进院落，到了一所幽静的跨院前面，一扇紧闭的木门，有其他房舍隔绝。

在整个白云观中，这座跨院，显是独成一格。

单宏章举手在门上连扣九响。

萧翎心中暗道：原来，他们连开门，也有着规定的暗号。过了片刻工夫，才听门内有人低声说道：“什么人？”单宏章沉声说道：“金风送爽来。”

木门呀然而开，一个身着青衣的大汉，当门而立，挡住了去路。

那人一见是单宏章，冷冰的面孔上，立时换了一副笑容，欠身说道：“见过少庄主。”

单宏章道：“不用多礼了，申老英雄在吗？”

青衣大汉应道：“申领队刚刚奉得飞鸽函召而去。”单宏章举步行入跨院，说道：“什么人在？”青衣大汉匆匆关上木门，紧追在单宏章的身侧，道：“有副领队孔湘。”

单宏章道：“好，你替我通报，就说我有事求见。”青衣大汉应了一声，急急向前奔去。

单宏章放轻脚步，低声说道：“要委屈阁下，只能观察、听闻，不可插口接言。”

萧翎道：“少庄主放心，在下自会三缄其口。”说话之间，瞥见那青衣大汉，带着一个四旬左右的长衫中年人，急步行了过来。

萧翎心中暗道：看来这单宏章此刻在百花山庄的地位，似是不低……

忖思之间，那人已然走近两人。

只见那大汉一抱拳，道：“孔湘见过少庄主。”单宏章还礼说道：“不敢，申兄不在吗？”

孔湘道：“申领队受飞鸽函召而去，此地暂由兄弟代理。”单宏章道：“此地有多少人手？”

孔湘道：“除了申领队之外，还有十二人。”

单宏章道：“人都在吗？”

孔湘道：“除刁全、井伽两人奉派而出之外，都在观中。”谈话之间，到了正房前面。

萧翎暗中留神打量了四下一眼，只见这座小小院落之中，种满了花树，景物十分清幽，除了一座正房之外，两侧都有厢房。只见孔湘欠身说道：“少庄主请入房中待茶。”单宏章缓步入房中，一面问道：“白云观中近日有何变化吗？”

孔湘道：“申领队严束部下外出，如无差遣，不得离此跨院一步，是以，我等住此一事，可说十分隐秘……”单宏章接道：“这就是了……”语声一顿，道：“那申领队被飞函召去多久了？”孔湘道：“不足半个时辰。”

单宏章回顾了萧翎一眼，目光又转到孔湘身上，道：“在下路过此地，特地探望诸位一次，如若无事，在下就此别过了。”孔湘沉吟了一阵，道：“事情倒有，只怕少庄主早已知晓了。”

单宏章道：“什么事？”

孔湘道：“关于四海君主的事。”

单宏章目光转动，见萧翎双目瞪在自己脸上，只好问道：“四海君主怎么样？”

孔湘道：“那四海君主已然派遣了逍遥子来过此地。”单宏章道：“他们谈些什么？”

孔湘道：“他和申领队谈了很多，在下听到一点，那逍遥子说萧翎已被他们生擒了。”

单宏章心中暗骂道：胡说一通，萧翎就在我的身侧站着，怎会被人生擒而去呢！口中却冷冷问道：“这消息确实吗？”孔湘道：“是否确实，在下不敢断言。”

单宏章道：“还有其他事情吗？”

孔湘摇摇头，道：“没有了。”

单宏章站起身子，道：“我要去了。”

孔湘起身相送，行到那跨院门口，单宏章回身说道：“孔兄不用再送了。”

孔湘道：“理当远送少庄主一程才是，但申领队规令森严，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单宏章道：“不敢有劳。”

转身大步而去。

萧翎紧随身后，一口气行出了白云观。

但见香客众多，彼来此去，穿梭不绝，表面观察，谁也料想不到这座香客不绝的白云观，竟然是百花山庄中人栖居之地。单宏章和萧翎行到白云观外，只见两匹健马，仍然拴在原处。

萧翎扶着单宏章登上马背，一面低声说道：“阁下很合作。”单宏章道：“在下既然答应了你，自然要尽我之力，不过，在下也希望你能守信。”

萧翎道：“这个，但请放心，只要你不耍花招，在下自会遵守信约……”

语声一顿，接道：“咱们现在再往何处？”

单宏章道：“带你到家师宿居之地瞧瞧去吧！”

一抖缰绳，向前奔去。

萧翎紧追在单宏章身后，向前奔去。

一口气奔行了二十余里，到了一座农庄前面。

萧翎目光转动，只见那农庄是一片茅舍聚集而成，四周竹篱围起。

单宏章一带马头，直向篱门冲去。

马近竹篱，那篱门突然大开。

萧翎心中暗道：这农庄表面看去，不见一点防守，实际上，到处都有人监视。

心中念转，人却一夹马背，紧随着单宏章冲入篱门中去。只见两个劲装大汉，分由左右跃了出来，分别抓住两人的马缰。

单宏章暗中咬牙，翻身纵下马背，口中说道：“大庄主呢？”左首一个青衣大汉，欠身应道：“大庄主已离此地……”目光却盯注在萧翎的身上打量。

单宏章轻轻咳了一声，道：“这位白兄，有事求见大庄主。”两个劲装大汉微一点首，牵着两匹健马，行入一幢茅舍之中。单宏章低声说道：“白兄，请随在兄弟身后，此地戒备森严，错一步立刻有性命之忧。”

萧翎道：“多谢单兄关顾。”

暗中留神四顾了一眼，但见四周一片宁静，看不到一个人踪，听不到一点声息。只有微风吹拂着树叶，响起轻微的沙沙之声。

单宏章大步而行，直向正中一幢茅舍之中行去。萧翎紧随单宏章身后，进入室门。

只见人影一闪，四个劲装大汉，同时闪身而出，拦住了两人去路，齐齐欠身说道：“少庄主。”

单宏章道：“大庄主去了多久？”

左首一人应道：“去了不足一个时辰。”

四人虽然对那单宏章十分尊敬，但却不肯让开去路。单宏章道：“现在何人主事？”

仍由左首那劲装大汉答道：“二庄主。”

单宏章道：“我要进去瞧瞧，是否也得通报一声呢？”左首大汉应道：“少庄主自是不用，但这位……”单宏章接道：“这位白兄，是我的朋友。”

左首大汉应道：“和少庄主同来，在下等本不该拦阻，但格于庄主森严的禁令，实是无可奈何！还望少庄主多多原谅。”单宏章冷笑一声，道：“好，你们去替我通报吧！”左首大汉一抱拳，转身而去。

另外三个大汉，却仍然拦住了二人去路。

萧翎心中暗道：这沈木风的命令，果然森严，连自己的弟子，也要身受限制。

片刻之后，那大汉急急奔了过来，道：“二庄主有请二位。”言罢，四人同时退开，闪入门后。

萧翎亦步亦趋，紧随单宏章。穿过茅舍，后面是一条白沙铺成的小径。

萧翎流目四顾，只见那白沙小径的两侧，是一道高逾一丈的竹篱，每隔丈余，就有一个劲装大汉守护着。

这小径约八丈，行到尽处，又是一间很大的茅舍。门口，站着四个佩刀大汉。

四大汉似是都认识单宏章，齐齐欠身说道：“见过少庄主。”四人虽然对少庄主十分客气，但却也是和前面四个大汉一样，话虽讲的好听，就是不肯让开去路。

单宏章道：“有劳通报二庄主一声，就说在下求见。”那佩刀大汉还未来及说话，周兆龙已经迎了出来，道：“贤侄……”目光突然转注到萧翎的身上，道：“这人是谁？”单宏章道：“他姓白，乃小侄一位朋友。”

周兆龙神情肃然地说道：“请他前面坐吧！此地不便留客。”单宏章道：“他随小侄同来，有事晋谒大庄主。”周兆龙道：“你师父已经离开此地了。”

单宏章回顾了萧翎一眼，低声对周兆龙道：“周二叔，他既是来此晋见家师，咱们似是不便拒人于千里之外。”周兆龙沉吟了一阵，道：“好吧，叫他进来，不过，不许东张西望，也不许多问什么。”

单宏章回身望着萧翎说道：“这是敝庄中的规戒，白兄只好委屈一些了。”

萧翎生恐周兆龙听出自己的声音，不敢答话，只好微微点头。

周兆龙低声喝道：“你们让开去路。”

四个佩刀大汉应了一声，齐齐向一旁闪开。

单宏章回顾了萧翎一眼，道：“小弟替白兄带路。”当先举步而入。

萧翎仍是不肯答话，随在单宏章身后举步而入。周兆龙站在门侧，看两人步入室中之后，随手掩上房门。突然举手，一把扣住了萧翎的左手腕脉。

萧翎虽已暗有戒备，但却仍然让他抓住。

单宏章闻声停步，双目盯注在萧翎的脸上，打量了一阵，看他毫无惊慌之容，似是已胸有成竹，才转眼望着周兆龙道：“周二叔，这是何意？”

周兆龙冷然一笑，道：“贤侄这位朋友很可疑。”单宏章道：“哪里可疑了。”

周兆龙道：“他似是不喜说话，有如哑子一般。”单宏章淡淡一笑，道：“他素来不喜多言，但却并非哑子。”周兆龙道：“好！那让他说句话给我听听。”

萧翎粗着嗓子，道：“二庄主这等手法，岂是迎客之道吗？”周兆龙缓缓放开萧翎的腕脉，微微一笑，道：“得罪了。”抢在单宏章前面，向前行去。

萧翎暗道了两声侥幸，随在后面而行。

周兆龙带两人行到一间套房之中。

萧翎的目光转动，只见这套房墨帷低垂，燃着两只蜡烛。四周木椅上，分别坐着六个人。

周兆龙行到正中一张木椅上坐下，低声对单宏章道：“你也坐下，我们在研商一件很重要的事。”

单宏章就身旁一张空椅上坐了下来。

萧翎紧傍单宏章身侧坐下。

目光转动，暗自打量了四周之人一眼。

只见六人之中，一个矮胖老者，身着黑衣，极似申三怪。另一个老妪，正是四川唐门的唐老太太。

另外四个，全都是身着红衣的大汉。

四人一般衣着，脸色也一样，苍白如雪，不见血色。打量过四个红衣大汉之后，萧翎心中一动，突然想到了沈木风的八大血影化身，暗道：瞧这四人模样，颇似八大血影化身人物，难道周兆龙也能指挥四人不成……

忖思之间，突闻周兆龙说道：“申兄适才所言，不会有错吗？”

申三怪道：“不会错，在下已经把经过详情，飞函呈报大庄主。”

周兆龙道：“大庄主因要事必须离开，临行之际，交代在下，和申兄详谈此事……”

申三怪接道：“在下和那逍遥子会谈之后，立时书成秘函一封，派遣刁全、井伽，把密函奉交单少庄主，转呈大庄主，哪知刚刚派出两人，在下亦得大庄主的飞鸽相告，只好匆匆赶往会晤之地……”

周兆龙接道：“大庄主放出飞鸽，召见申兄之后，突然间接到一位数十年不见的好友相召，匆匆赶去相晤，临去之际，交代在下，和申兄详细的研商此事。”

申三怪道：“大庄主临去之际，可有什么交代吗？”

周兆龙道：“事出突然，行时匆忙，只交代我一句话……”

申三怪道：“大庄主如何吩咐？”

周兆龙道：“他说，关于申兄说起逍遥子和本门中的事，要我和申兄研商办理。”

申三怪道：“要你二庄主研商办理，那已是授权给你了！”

周兆龙道：“那是说其间还有研商必要，不能轻率从事。”

申三怪道：“二庄主准备如何处理此事呢？”

周兆龙微微一笑道：“坐收渔人之利，但时机还未成熟，区区之意，一切悉按你申兄之意进行，这其间稍有修改的是除去一事。”

申三怪道：“哪一件事？”

周兆龙道：“暗中下毒一事，暂行中止，免得一旦被发觉，反脸成仇，大庄主在此时，自然是不怕他们，区区恐怕难以应付。”

申三怪道：“在下同意二庄主的高见。”

周兆龙道：“那很好，其余之事，都依计划而行。”申三怪道：“先让他和武当冲突的安排，乃大庄主的设计，二庄主既要变更下毒的计划，不知这方面，是否也要修改？”周兆龙沉吟了一阵，道：“为了使得逍遥子信任咱们，在下之意，由申兄率部分高手，赶住接应他们一下，不过，一定要等到他们将胜未胜之际，再行出手，大庄主未在此地，在下不希望咱们在此的人手，有所损伤。”

申三怪道：“二庄主思虑周详，在下甚是敬佩！”

目光转到单宏章的脸上，接道：“少庄主对此有何高见？”单宏章起身说道：“家师既有吩咐，周二叔又设计精密，在下愿为前驱。”

申三怪笑道：“这等事，怎敢有劳少庄主……”

只听一个沉重的声音，传了进来，道：“禀告二庄主！”周兆龙道：“什么事？”

那沉重的声音应道：“金花夫人求见。”

单宏章脸色一变，接道：“二庄主事务繁忙，无暇接见于她，要她明日再来。”

室外人应道：“属下已予拒绝，但她说有重要机密大事，非要见到二庄主不可。”

单宏章怒道：“这金花夫人如此无礼，咱们百花山庄的规戒，对她是全无束缚……”

周兆龙接道：“她是客居身份，有些不同，好在大事已决，要她进来无妨。”

单宏章眼看周兆龙答应了下来，心中虽然有些惴惴不安，但也不便插口多言。但闻周兆龙高声说道：“请她进来。”

那人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叶刻之后，金花夫人满脸含笑，快步行入室中。

只见她目光转动，先行打掠了室中形势一眼，笑道：“看来你周二庄主，比起那沈大庄来架子还要大的多了。”对这位满身毒物、武功奇高、又放浪形骸的金花夫人，周兆龙似乎是毫无对付的办法，乃淡淡一笑道：“夫人说笑了。”金花夫人冷然一晒，道：“我说的都是实话，那沈大庄主在此之时，我若要见他，都是轻而易举的事，但要见你周二庄主，却得鹊候门外，等待通报。”

目光又转到单宏章的脸上，挥挥手，道：“少庄主，你好啊！咱们好久不见了。”

单宏章提心她提起萧翎的事，哪知金花夫人却是一字不提，心中大为宽慰，微微一笑道：“夫人好啊！”

周兆龙缓缓说道：“夫人有何机要大事，现在可以说了。”金花夫人轻轻咳了一声，道：“我如不说有机要大事请见，只怕二庄主不会见我了。”

周兆龙微微一笑，道：“夫人言重了。”

申三怪突然站起身子，对着周兆龙抱拳一礼，道：“属下要先行一步。”

周兆龙道：“申兄请便。”

申三怪道：“失礼了。”大步向外行去。

金花夫人站在门口处，正好拦住了申三怪的去路，眼看申三怪行来，仍是站着不动。

申三怪无可奈何，只好一拱手，道：“夫人请让让去路如何？”

金花夫人洪声说道：“我瞧到一群和尚，到了长沙！”周兆龙道：“那和尚一行几人？”金花夫人道：“一行五人，两个老的，三个小的。”周兆龙道：“那两个老的有多大年纪？”

金花夫人道：“那两个老的吗？少说点，也有七八十岁了。”周兆龙道：“是不是少林寺的僧人？”

金花夫人道：“他们脸上没有写字，我又没有问他们，如何知晓呢？”

周兆龙苦笑一下，道：“夫人又说笑了……”轻轻咳了一声，接道：“他们是否会武功，夫人总可以瞧得出来吧！”金花夫人道：“照我的看法，个个都是第一流的高手。”申三怪低声说道：“看来，定然是少林寺中的高僧了。”金花夫人道：“这消息，二庄主可是早已知晓了吗？”周兆龙道：“不知道，听得夫人之言，在下才知晓此事。”金花夫人道：“奇怪呀！咱们百花山庄不是在长沙布有很多的眼线吗？这等大事，怎么他们也不通报？”

周兆龙道：“想是他们通报较慢，不如夫人动作迅快！”萧翎心中暗道：这金花夫人游戏人间，沈木风不在此地，周兆龙更是拿她无法，这几句话不知说的是真是假？但闻金花夫人应道：“我瞧到和尚之后，又在长沙城中转了圈才来，如是他们要通报，早该来报给你了，我想啊，他们定然是没有瞧到。”

周兆龙道：“不会吧？”

金花夫人淡淡一笑，道：“好吧！那二庄主就等着他们报告，我不说了。”说完话，突然转头向外行去。

周兆龙大为吃惊，急急说道：“夫人留步。”

金花夫人停下脚步，回头笑道：“什么事啊！二庄主”她把一桩重大事情，安排于喜怒笑骂之中，使得周兆龙全然无法对付。周兆龙心中虽是十分气愤，但表面之上，又不得不装出笑容，道：“夫人可瞧到那几个和尚行向何处吗？”金花夫人道：“我只瞧到他们进了长沙城，至于到哪里，就不晓得了。”

申三怪冷哼一声，道：“夫人既然瞧出了他们都是第一流的高手，为什么不追踪他们呢？”

金花夫人道：“一则咱们百花山庄中，在长沙城布有很多眼线，用不着我去操心；二则我一个妇道人家，不能紧跟着几个和尚不放啊！”

申三怪一侧身子，道：“金花夫人说的不错，那些人八成是少林寺中的和尚了，在下不能久留，还望二庄主即刻派人追查。”周兆龙道：“申兄自管请便，不用分心于此事。”申三怪一侧身，从金花夫人身侧闪过，匆匆出室而去。周兆龙目光转到单宏章的身上，道：“此事要有劳贤侄一行单宏章道：“小侄遵命。”起身招呼萧翎道：“白兄，请在下一一起去吧！”

萧翎起身追随在单宏章身后而行。

单宏章带着萧翎离开茅舍，一路急行，奔到了五里外一处麻密的树林之中，道：“萧兄，在下很守信诺吧？”萧翎道：“所以，我也要对你守诺。”

伸手拍活了单宏章数处被点的穴道。

单宏章耸耸肩膀道：“在下一生中，第一次受人这等逼迫。”萧翎道：“有了第一次，难免要有第二次，少庄主在长沙的行动还望能小心一些，别让在下再遇到你。”

单宏章道：“多谢关照，下一次，在下自然会小心一些。”言罢，转身出林，疾奔而去。

第三十五回 袭敌得心应手

萧翎心知那单宏章绝然不肯甘心受此大辱，此去必将率领高手来此，于是，也匆匆离开密林，奔回长沙城中。一口气跑回七泽茶园，天色已到了掌灯的时分。果然百里冰仍然在附近徘徊等待。

原来，百里冰见了那无为道长之后，却被无为道长劝阻。百里冰无可奈何，又独自跑到七泽茶园前面徘徊。这次，无为道长和杜九再也无法劝阻，只好暗中保护她。但萧翎已然料想及此，回到七泽茶园近处，果然见到了百里冰，当下轻步行了过去，低声说道：“冰儿。”百里冰听出萧翎的声音，心中大喜，转身向萧翎扑去。萧翎一闪身，抓住了百里冰的手腕，接道：“镇静些，快带我去见无为道长。”

百里冰点点头，反牵着萧翎，向前奔去，一面柔声说道：“我看到大哥，有些得意忘形。”

萧翎微微一笑，道：“咱们不能跑，此地到处是百花山庄的眼线。”

百里冰点点头，流目四顾了一眼，道：“我走前面，注意两侧，大哥留心后面，别让人盯梢。”

萧翎道：“好啊！你忽然变的机警起来。”

百里冰道：“人家刚才太高兴嘛……”

忽觉脸上一热，接不下去，放步向前行去。

在迷蒙的夜色掩护之下，两人穿过了几条大街，到了一条僻静的小巷之中。

百里冰行到一座白木大门前停了下来，举手轻扣门环。萧翎抬头看去，只见大门之后，木架耸立，高约三丈，上面挂满了布匹，原来到了一座染房，门内也无人喝问，但却轻轻打开木门。

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当门而立。

他似是已认识百里冰，打量两人一眼，闪身让开去路。百里冰带着萧翎，直登上房，又转入了一座套房之中。套房灯火高燃，一个青袍、毡帽的老者和一个破衣大汉，齐齐起身相迎。

那青袍老者合掌说道：“来者可是萧大侠？”

萧翎道：“正是萧某，老丈何人？”

那青袍老人笑道：“贫道无为，这位是令弟杜九。”萧翎仔细看了两人一眼，道：“两位的易容之术很高明，连在下也瞧不出来了。”

无为道长道：“百花山庄中人，极擅化装之术，使人防不胜防，对付强敌，那是不得不如此了。”

萧翎还礼笑道：“不用多礼，我们坐下谈吧！我还有要事，奉告道长。”

三人分位而坐，百里冰却紧傍萧翎身侧坐下，面带微笑，看上去十分娴静。

无为道长心中暗道：她刚才在此大吵大闹，很难对付，想不到见了萧翎之后，竟然变的如此温柔娴静。

萧翎轻轻咳了一声，道：“在下刚从百花山庄的大本营归来，目下沈木风已然离开长沙，周兆龙代他主事，逍遥子也已派遣高手……”

一开口有如急水下滩，只听得无为道长和杜九目瞪口呆。大约萧翎也警觉到自己说的太急，微微一顿，接道：“在下说的太急，只怕诸位无法听得明白。”当下把经过情形很仔细的说了一遍。

无为道长只听的紧皱眉头，道：“逍遥子和沈木风携手合作，那可是一桩很大的麻烦事了。”

萧翎道：“这双方实力都很强大，也都有着雄霸江湖的野心，二虎相处，本来是极难相容，不知何故，竟然能携手合作，就目前所见而论，双方的携手，似乎不是志同道合，而是百花山庄用一种方法，逍遥子等，不得不移樽就教。”

无为道长神情肃然地说道：“他们如若真的合作起来，对目下江湖的影响太大了，咱们绝不能让他们合作起来，必得设法破坏才成。”

萧翎道：“沈木风和四海君主的合谋，原本就是权谋，咱们只要设法去揭穿，就可以引起他们的一场火并。”

无为道长道：“此事说来容易，做起来只怕是很难如愿。”

萧翎道：“那沈木风在长沙时，原本有下毒对付逍遥子的计划，只要咱们从中透给那逍遥子一点消息，就可以促成他们自相残杀，但此刻，由那周兆龙代主大局，其人的胆子很小，取消了下毒一事。”

无为道长道：“那申三怪说先命我们和逍遥子等打斗一场，又是怎么回事呢？”

萧翎道：“在下听那申三怪的口气，似乎是逍遥子等，对贵派的情形，十分清楚，沈木风要逍遥子等先和贵派拼上一阵，待双方都有了很重大的伤亡，然后，再派高手出战，大致情形就是如此吧……”

语声一顿，道：“在下有一点想不明白，请教道长。”

无为道长道：“什么事？”

萧翎道：“在长沙城中，沈木风派有很多的眼线，但却无法查出道长等的宿居之地，这番以隐秘对隐秘的决斗中，咱们似乎已占了上风，但那逍遥子在长沙的眼线并不多，何以会知晓道长的存身之地呢？”

无为道长沉吟了一阵道：“这情形似乎是不大可能，也许这也是那沈木风的诡计之一。”

萧翎双手互击一掌，道：“不错，道长果有人所难及的才慧。在下一直觉得奇怪，就是想不出原因何在，经道长一语道破，使在下恍然大悟。”

无为道长起身说道：“既是他们有袭击的打算，我等不得不稍作准备，我要赶快去吩咐他们一些事情。”

萧翎道：“道长请便。”

无为道长点头一笑，起身而去。

杜九目睹无为道长去后，低声对萧翎说道：“无为道长把数十年来武当派的精英高手，分组隐居于长沙市民之中，除了几个特别指定的机警高手之外，所有之人，都停止行动，以这座‘三湘大作房’作为大本营，一切生活，都和常人无异，沈木风虽然眼线遍布长沙，也是无可奈何了。”

萧翎道：“那无为道长本是坦坦荡荡的一派掌门之尊，但为了对付沈木风这等恶毒之人，也不得不使用诈术了。”

谈话之间，无为道长已然返回室中。

萧翎眼见无为道长已有了准备，心中稍安，长长叹了一口气，说道：“那邓二侠和展兄，还无消息吗？”

无为道长摇摇头道：“没有消息，丐帮的孙老前辈，也率领了两个丐帮高手，追觅你的下落去了，目下我们实力不够强大，不能和人硬拼，但你萧大侠到此后，情形又截然不同了。”

萧翎道：“默算日程，邓二侠和展兄，都该已回到了长沙才是，怎的竟然毫无消息！希望他们别出意外才好。”

说话之间，突见人影一闪，一个身着工人装束的童子，冲入室中，低声对无为道长道：“已有夜行人接近作房。”无为道长道：“传我之谕下去，要他们尽量忍耐，非不得已，不可和来人动手。”

萧翎仔细看去，才看出那身着工装的童子，正是无为道长的随身童子。那童子应了一声，转身自去。

无为道长道：“咱们也出去瞧瞧吧！”

呼的一声，吹熄灯火。

萧翎紧随无为道长身后，百里冰、杜九鱼贯相随，出了套房，行入大厅之中。

无为道长低声说道：“这大厅是这家作房的中心，坐在厅中，可接应四面发生的事故。”

萧翎道：“咱们在厅中等候吗？”

无为道长道：“贫道已囑令属下，要他们全部隐藏起来，如非对方兵刃加身，不许动手，因此，贫道推想，他们如若能找上此地，必然会直入大厅、咱们藏在厅中，看看他们来的是何许人物。”

萧翎道：“这大厅虽然不小，但可供藏身之处，实是不多。”无为道长道：“这个我已有备，不劳萧大侠费心了。”语声一顿，道：“在东西两面屋角处，我已改装有暗门，只不过里面地方很小，只可容一人停身，百里姑娘和杜九，请躲入那暗门中去，壁上挂衣钉架，有着向外探视的小孔。”百里冰虽然很想和萧翎在一起，但却不便说出口去，只好悻悻而去。

萧翎道：“咱们两个呢？”

无为道长笑道：“左右两根大梁之上，可供仰卧。”萧翎道：“好地方，他们来时，咱们再上去不迟。”就在百里冰和杜九藏好身子不久，突然啪的一声，一颗石子，投入了天井院中。这正是武林投石问路的方法。

萧翎和无为道长艺高胆大，仍然站在厅中未动。

紧接着两条人影，由屋面飞落而下，落入院中。

室外星斗满天，隐隐可以见物，无为道长和萧翎目光过人，已然瞧出来人，一个身着青袍、手执拂尘，似是逍遥子本人，另一个背负单刀、一身黑色劲服。

萧翎和无为道长互相望了一眼，纵身而起，分别跃上横梁。只听那青袍人道：“没有错吗？”

萧翎听声辨人，果是逍遥子本人驾到。

但闻那劲装大汉说道：“不会有错。”

逍遥子道：“如是那无为道长和孙不邪住在此地，怎会毫无戒备，何况那孙不邪自负狂傲，岂有不挺身迎战之理。”那劲装大汉道：“也许两人今夜不在，咱们先进入大厅中瞧瞧如何？”

逍遥子略一沉吟，道：“你先进去，看看是否有人，如是厅中无人，那就燃起火烛。”

萧翎只听得心中暗暗道：这逍遥子果然是老奸巨猾。那身着黑衣的大汉，应了一声抬步行入厅中。

他凝神戒备，打量了四周一眼，探手入怀，摸出火折子，随手晃燃。

火光照耀之下，只见大厅中空空洞洞，不见人踪。但闻逍遥子高声说道：

“那无为道长十分狡猾，小心他在厅中设下埋伏，你要仔细的搜查一下。”

那黑衣人应了一声，伸手拔出背上单刀，满室搜查起来。无为道长防敌机先，藏身之处，十分隐秘，那黑衣人在大厅中走了一周，不见人影，当下说道：“只怕那无为道长早已闻风而去。”

但见人影一闪，逍遥子冲入室中，四顾了一眼，冷冷说道：“你可是查清楚是此地吗？”

那黑衣人道：“查清楚了。”

逍遥子冷笑一声，道：“放火，先从这大厅烧起。”黑衣人应了一声，正待放火，萧翎却已忍耐不住，飘身而下，冷冷说道：“道长，不觉这手段太过恶毒吗？”逍遥子听得一皱眉头，道：“你是谁？”

萧翎冷笑一声，道：“咱门不用攀交，似是用不着通名报姓了。”

黑衣人突然向前冲了两步，行向萧翎，喝道：“好狂妄的小辈，竟敢对道长无礼，可是活的不耐烦了……”萧翎冷然接道：“你如想多活些时间，那就快退开去。”黑衣人怒道：“找死。”

单刀一挥，直劈过去。

萧翎早已套上了千年蚊皮手套，右手一伸，抓住刀锋。那黑衣人眼看对方，伸手抓住了单刀，心中大吃一惊，右腕加力，一转刀锋，希望削去对方握刀手指。

但萧翎早已有备，手中暗运内力，五指紧握刀锋，那黑衣人用力转刀，竟是纹风未动，这才知晓，遇上了劲敌。正待向后跃去，已自无及，萧翎左手快速绝伦的拍出一掌。那黑衣人心中虽知遇上了高手，但又不愿甘受弃刀之辱，就这一犹豫，萧翎的掌势，已然袭到。

但闻砰的一声，正击在那黑衣人前胸之上。

这一掌落势甚重，震得那黑衣人直向门外栽去。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逍遥子拂尘一探，唰的一声，疾向萧翎的右臂之上缠去，希望能解那黑衣大汉之危。

萧翎的动作太快，逍遥子拂尘探出，萧翎已然重伤那黑衣人，一吸气倒退三尺。逍遥子一皱眉头，道：“好快的掌法。”

拂尘斜里伸出，缠住那黑衣人的手，向上一带，竟然把黑衣人生生拉起。

探手摸去，那黑衣人气息已绝，竟然被萧翎这一掌活活打死。

逍遥子一击未中，轻敌之念，顿然消失，一收拂尘，道：“阁下武功很高强。”

说话之间，忽闻衣袂飘风之声，传了过来。

转目望去，只见一个青衣人，由梁上飘身而下，挡在门口处。当下喝道：“阁下何许人？”

这现身之人，正是无为道长，他眼看萧翎已然和对方动上了手，这才由横梁上飘身而下，正好又拦住了逍遥子的归路。无为道长冷笑一声，道：“贫道无为，正是道兄要找之人。”逍遥子回目一顾萧翎道：“那一位又是谁呢？”

无为道长冷笑一声，道：“你自己不会问吗？”

逍遥子道：“看他武功，不在你武当掌门之下，定然是大大有名的人物了。”

无为道长道：“道兄不用施展诈术了，想从贫道口中探出点什么，只怕并非易事。”

逍遥子目光转到萧翎的脸上，冷冷说道：“阁下这等隐匿姓名的举动，

岂是大丈夫的行径吗？”

萧翎淡然一笑，道：“逍遥子，你不认识我，我却对你认识的很清楚……”

逍遥子大为不服地说道：“为什么？”

萧翎道：“因为沈木风比你更为阴险，更为恶毒，你们彼此之间，虽都有着很深的戒心，但在彼此动手暗算之时，你要输他一着。”

逍遥子道：“阁下究是何许人？似是知道很多事情。”

萧翎道：“不惜，我还知道你并没有见到那沈木风，你们之间的合作，全由申三怪队中接引。”

逍遥子一皱眉头，欲言又止。

萧翎冷冷接道：“你要讨好那沈木风，自诩可以搏杀武当派中人，以作晋见之礼，可惜那沈木风并未把你放在心上，他要借此机会，准备暗中施毒，先一网打尽你们高手，使你们永远沦为百花山庄的奴役……”

逍遥子道：“他们准备在何处下手，如何一个下手之法？”

萧翎冷笑一声，道：“别说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不会告诉你们……”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不过，现在你们还可苟安一时！”

逍遥子道：“这话怎么说？”

萧翎道：“因为那沈木风一位多年故友来访，相约会晤，由那二庄主周兆龙主持其事，那周兆龙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致对你门下手，所以，你们可以苟安一时……”

逍遥子突然哈哈一笑，打断了萧翎未完之言，道：“那沈木风在何处和故友会晤？”

萧翎冷笑一声，道：“阁下这样轻描淡写，就想问出内情吗？”

逍遥子道：“要如何才能问出？”

萧翎道：“那要看你逍遥子的出价了，在下合着就告诉你，合不着，彼此也无损伤。”

逍遥子冷笑一声，道：“阁下究竟是何许人，可否说给在下听听呢？”

萧翎道：“不论我是谁，你要想的应该是在下说的话，对是不对？”

逍遥子仰脸望着屋顶，冷冷地说道：“就凭阁下不通姓名，不说身份，也要让我相信你的话吗？”

萧翎道：“你不信也可以，反正这事关系着你们的生死存亡，与在下何干？”

逍遥子虽然无法猜出萧翎的身份，但他为人机深沉，已从萧翎的言语行动之中，瞧出了萧翎是一位具有非常武功的人物，竟是不敢对萧翎贸然出手，回顾了无为道长一眼，缓缓说道：“道长这一座作房，已被贫道率领了二十名高手，团团围困起来，如若贫道需要，只要一声暗号，百花山庄中的高手，立刻赶来施援。”

无为道长笑道：“可惜百花山庄中人，已然泄露了你的计划，我等早已有备。武当门人，大部都已离开此地，各占有利形势，在暗中监视你的举动，贫道为了对付百花山庄沈木风的恶毒手段，已不得不放弃侠义行径，改用以毒攻毒的手段，此刻留在作房中人，除了我武当门下高手之外，还有几位武林高手，留在此地，你如不信，不妨出手一试！”

逍遥子道：“你既有着如此完善的准备，如何不愿和贫道放手一搏呢？”

无为道长道：“沈木风希望我们两败俱伤，贫道偏偏不想让他如愿。”

逍遥子沉吟了一阵，道：“道长的话，贫道还难相信。”

萧翎冷冷说道：“你不信就不妨出手试试了。”

话声甫落，突闻嗤嗤两声，百里冰和杜九，已由暗门中行了出来。

萧翎回顾了百里冰和杜九一眼，道：“你们守在厅门口，拒挡强敌攻入，我要斗斗大名鼎鼎的逍遥子，看看近来的武功，是否有了很大的长进。”

百里冰微微一笑，道：“敌众我寡，今夜之中，可以放手伤人吗？”

萧翎道：“你自己酌情决定吧！”

百里冰微微一笑，铮的一声，长剑出鞘，缓步行到厅门口处。原来，她躲入暗室之中，看到一柄长剑，随手取了过来。杜九一语不发，一侧身子，行到厅门口处，和那百里冰对背而立。一个向外一个向内。

逍遥子听到女子口音，心中忽然一动，暗道：这小子是女扮男装，显然，除了武当派中人外，还有其他的武林高手。在此心中念转，口中却冷冷说道：“想不到堂堂的武当派，竟然连女弟子也要收录了。”

百里冰怒道：“大哥，这人胡说八道，你给我打他两个耳括子。”

萧翎不理百里冰，却望着无为道长说道：“这逍遥子既然执迷不悟，如留下后患，不如把他除掉算了。”

无为道长道：“情势逼迫，那也只好如此了。”

逍遥子哈哈一笑，道：“好大的口气，当今武林之世，能够杀死贫道的，只怕还没有几人。”

萧翎突然仰天大笑一阵，道：“对待强敌首脑，咱们似是用不着再心存慈悲了。”

这两句话豪气干云，言下之意似是有着充分的自信，能够杀死逍遥子。

逍遥子微微一怔，道：“阁下到底是谁？”

萧翎冷笑一声，道：“你可以出手了。”

逍遥子眼看那萧翎一掌击毙黑衣人的威势，知他是一位身具绝世武功的高手，但他始终不肯说出姓名，倒是大感意外。但闻萧翎冷笑一声，道：“阁下不肯出手，在下只好僭越。”呼的一掌，拍了过去。

掌势未到，一股暗劲，已然破空而至，直向逍遥子撞击过去。

逍遥子吃了一惊，左掌一挥，拍出一掌，一挡萧翎的掌势，右手拂尘唰的一声拦江截斗劈向萧翎右腕。一面挥尘抢攻，一面说道：“阁下如此托大，贫道只好领教了。”

萧翎右腕一挫，避开拂尘，不退反进，双掌连环击出。正是南逸公的闪电掌法。

逍遥子大吃一惊，道：“你是萧翎！”

萧翎道：“正是在下。”

说话之间，已然连攻八掌，迫得逍遥子连退数步。他手中空有拂生，竟被萧翎闪电一般的掌势，迫得连连后退。

但他究是久经大敌，身怀绝技的人物，当下凝神运气，拂尘反攻三招，把败退的劣势稳住。

百里冰高声说道：“大哥不亮兵刃和他动手，岂不是太吃亏了吗？”

萧翎虽然已得南逸公闪电掌法的窍要神髓，但要想达到南逸公掌掌如劈山巨斧一般的威势，还要假以时日才成，今宵志在求胜，以兵刃动手，胜算要增强很多。

念转神分，手中的掌势一缓。

逍遥子借势反击，萧翎立即被迫落下方。

百里冰一扬手，投出手中长剑，道：“大哥接剑。”长剑一闪，直向萧翎飞去。

逍遥子左掌攻出一招，挟山超海，掌含内劲，攻向萧翎前胸，腾出右手拂尘，呼的一声，疾向百里冰投来长剑之上卷去。萧翎冷哼一声，右手推出，硬接下逍遥子的掌势，右手屈指弹出，一缕暗劲，汹涌而出。

这招是少林派七十二种绝技之一的弹指神功。

逍遥子做梦也未想到，这短短近年时光之中，萧翎又练成了这等冠绝武林的神指，发觉不对时，已自无及，一股暗劲，正中时间，右手一松，拂尘落地。这时，逍遥子扬起的拂尘已然卷起百里冰投掷而来的长剑，只因右时被萧翎弹指神功击中，拂尘和长剑一起向地下跌落。萧翎右脚一挑，向下跌落的长剑，被萧翎一脚挑起，抓在手中。

且说逍遥子右时被击中之后，整条右臂已然酸疼难抬，心知已无再战之能，如不早走，只怕定要伤在萧翎手中。当下一提气，疾飞而起，落在横梁之上，左手一扬，全力发出一掌。

只听轰然一声大震，尘土横飞，屋顶被逍遥子一掌击裂，破了一个大洞。

逍遥子人随掌起，穿洞而出。

无为道长跃纵而上，登上屋顶，凝目看去，只见逍遥子人影一闪，已走的踪影不见。

萧翎紧随而上，道：“道长瞧到他奔向何方？”无为道长摇摇头，道：“追不上啦，但他一个自负武功高强之人，在数合之内，败在你手下，吓的破屋而逃，传扬出去，已够他难过了。”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晚辈只能算侥幸取胜。”无为道长低声说道：“有一件事，贫道本不当问，但却又想不出原因何在。”

萧翎道：“什么事？”

无为道长道：“关于你胜那逍遥子的一击，可是修罗指力吗？”

萧翎摇摇头道：“修罗指力，只能击三尺以内，而且还要接手击出。”

无为道长道：“那是说适才的一指，不是修罗指力了。”萧翎道：“不是，在下用的是弹指神功。”

无为道长呆了一呆，道：“弹指神功，少林绝技。”

萧翎道：“正是少林派的弹指神功。”

无为道长点点头赞道：“近百年来武林之中，萧大侠可算得第一奇人了，一个人身兼两家之长，已属难得，但阁下却兼得了数大门派的绝技，此事实是江湖异数！”

仰脸望着天空中朗朗星辰，缓缓接道：“如非你萧大侠这等奇才异察，还有何人能够对付那沈木风呢？”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道长夸奖了，诚然，晚辈得天独厚，阴错阳差，无数的巧合，致使晚辈的成就，溢出了武林成规之外，但那沈木风的成就，亦是武林极为罕见，何况，他羽翼丰厚，心机阴沉，都非常人能及，江湖上几大门派，虽然各具有庞大的实力，但却有着自扫门前雪的用心，不能团结一致对付强敌。目下只有贵派倾尽全力，和百花山庄周旋，在下这番混入百花山庄长沙分舵中，就观察所知，此刻沈木风确然具有无比的潜力，咱们以后的前途荆棘正多……”

语声顿了一顿，接道：“沈木风此番肯移玉他往，和人会晤，那人定非一个普通之人，也许，我们又将增多一个劲敌。”

无为道长道：“目下那沈木风心中最畏忌的人，恐怕只有你萧大侠一人而已，他此刻之所以还未大举发动，用心是在先设法对付你萧大侠，因此，我已和孙不邪老前辈有过约定，此后要倾尽全力，维护于你……”

萧翎微微一笑，接道：“两位老前辈的用心，在下实感激异常，不过，维护二字在下实在不敢当，我萧翎如不肯涉险，别人又如何涉险，沈木风谋我之心虽强，但在下只要遇事小心一些，决不会为其所算。”

无为道长叹息一声，接道：“贫道和孙老前辈之意，是希望萧大侠为天下武林同道珍重，沈木风最恨你，也最怕你，他必将竭尽一切所能的对付你，而且手段的恶毒，更将是无所不用其极，因此，你得特别的小心，我们不是怕那沈木风武功胜过你，取你之命，而是担心他暗施毒手，使你防不胜防。”萧翎淡淡一笑，道：“这个，在下自当默记于心……”抬头望望天色，道：

“道长，对待百花山庄中人，似乎是不用和他们讲究武林规戒，是不是？”

无为道长道：“咱们如不能以毒攻毒，那只有听人宰割一途了。”

萧翎道：“道长既然觉得应该，咱们今晚就可以下手了……”语声一顿，道：“贵派现在作房中的弟子，共有几人？”无为道长略一沉吟，道：“一十二人。”

萧翎道：“武功高强，经验丰富的有几个人？”

无为道长道：“可以选出五人。”

萧翎道：“连同道长，在下、杜九、百里冰共有九人之众，足够调配了。”

无为道长道：“萧大侠意欲何为？”

萧翎道：“我想一举摧毁那沈木风在长沙的实力，消除他的耳目，过去咱们一直受制于人，处处被动，此刻，似是应抢制先机，对付他们了。”

无为道长沉吟了一阵，道：“立刻动身吗？”

萧翎道：“在下觉得愈快愈好。”

无为道长道：“好！贫道这就去选择人手！”

当先跃下屋面。

萧翎紧随着跃下屋面，刚刚站好，百里冰已急急迎了上来，道：“大哥，那逍遥子跑了吗？”

萧翎道：“跑啦。”

语声一顿，又接道：“冰儿，去带上兵刃、暗器、今晚我要带你去一处所在，让你好好的开一次杀戒。”

百里冰喜道：“到哪里去？”

萧翎道：“今日我去过的地方。”杜九缓步行了过来，道：“小弟是否也要同去？”萧翎道：“一起去吧！”

谈话之间，无为道长已然带上了五个劲装大汉，疾步行了过来。

原来武当弟子，为了避人耳目，早就改了装束。五人一色的墨色劲服，背插长剑。

萧翎望了五人一眼，缓缓说道：“百花山庄中人，个个阴狠恶毒，诸位如若和他们动手时，手下不用留情。”五个劲装大汉齐齐应道：“我等遵命。”

萧翎道：“也不用和他们通名报姓。在下带路了。”当先纵身而起，向前奔去。

百里冰，杜九联袂紧追，无为道长带着五个武当弟子，行在最后。

萧翎早已默记下去路，一路疾奔，直扑向那周兆龙等宿居的农庄茅舍。

不过半个时辰工夫，那农舍已然在望。

萧翎停下脚步，指着夜色中农舍说道：“就在下所知，目下那片茅舍，有几个最难对付的人物，除了沈木风的几个血影化身之外，首推那四川唐家掌门人唐老太太，她有数十种带着剧毒的暗器，实叫人防不胜防，因此，咱们用不着都冲入茅舍。”无为道长知他顾虑几个门下弟子武功，无法抵抗那唐老太太的暗器，当下说道：“请萧大侠一切做主，但请下令就是。”萧翎道：“在下之意，贵派中五位，守在庄外，道长和在下当先开路。”

无为道长点头说道：“好！要他们作什么，萧大侠请吩咐吧！”

萧翎回顾了五人一眼，道：“在下久闻武当剑阵，乃武林一绝，五位道兄想来都是熟悉剑势的能手了。”五人齐齐欠身应道：“我等都很熟悉。”

萧翎道：“那很好，诸位集中躲在林里，如是发觉那农舍中有人奔出，最好出其不意，生擒他们，不论暗器、偷袭，悉凭诸位，对付百花山庄中人，那也不用和他们讲什么江湖规矩了。”五人应了一声，向旁侧一片林中行去。

萧翎急急接道：“不论那茅舍中有何变化，五位都不用前往接应，如是遇上武功特别高强之人，五位就目剑阵对敌。”五人点头应道：“我等领命。”

萧翎回顾杜九一眼，道：“敌势很强，不可大意，先求自保，再求伤敌，我和无为道长开路，两位随后而行，不可相距太近，但也不能过远，保持八尺至一丈五尺距离，以便互有照应……”目光转到百里冰的身上，接道：“冰儿不可太过逞勇，遇上特强敌手，招呼小兄一声。”

百里冰微微一笑，道：“小妹记下就是。”

萧翎道：“咱们走吧！”

振袂而起，直扑茅舍。

无为道长一提气，和萧翎并肩而奔。

萧翎道：“道长亮出兵刃吧！”

无为道长应声拔出宝剑，道：“萧兄不用兵刃吗？”萧翎道：“我有宝刃，藏在怀中，遇上强敌，再行亮剑不迟。”

四人轻功卓绝，夜色中有如流星赶月，几句话完，人已到了茅舍前面。

只听茅舍门内，响起了一声大喝，道：“什么人？”萧翎身子一侧，也不答话，直向茅舍中扑去。

但见寒芒一闪，一柄单刀，劈了过来。

萧翎右手一伸，攥住刀锋，用力向外一拖，一个黑衣大汉，应手而出。

无为道长暗暗叹息一声，忖道：就是孙不邪，也不敢和人如此动手。

萧翎右手拖出那人，左手一掌拍出，正击中那人前胸之上。

那大汉闷哼一声，登时气绝而逝。

萧翎挥掌击毙那执刀大汉的同时，人也同时冲近了茅舍。

但闻两声闷哼，又有两具尸体抛了出来。

百里冰心中暗道：大哥一向仁慈，今夜却是下手恶毒，这些人定然是万恶不赦之徒了，大哥既然下得毒手，我也用不着客气了。

心中念转，左手悄然探入怀中，摸出数枚寒冰针，扣在手中。

无为道长也未料到，萧翎会突然间施出这等毒辣的手段，不禁微微一怔，才随在萧翎身后，冲入茅舍。

杜九和百里冰，也随着冲入门内。

茅舍门内，距正厅还有一段距离，四个守护大门的人，被萧翎以快速绝伦的手法，一刹那间全部杀死，原想室中之人，不会知晓，哪知两声闷哼，已然被厅中之人听到。萧翎一马当先，冲向大厅一丈左右，突闻弓弦声响，

一排弯箭疾射而出。

萧翎双掌齐出，拨开弩箭。

他手中没有兵刃，对那飞蝗般而来的弩箭，却也有着不易对付之感。

无为道长一提气，疾冲而上，手中长剑挥动，白芒尽闪，近身弩箭，纷纷被长剑击落。

这一派掌门高手，也被萧翎伤人快速的拳掌，激起了豪壮之气，剑如轻练绕体，护己又护萧翎，直冲入大厅门口，一剑劈开木门。

萧翎动作快速，借无为道长长剑劈木门时，一个箭步，窜入了大厅之中。

双掌齐出，劈死了两人。无为道长紧随而入，长剑左右挥摆，刺伤了两个大汉。这时，百里冰和杜九，也随着冲了进去。

百里冰长剑如风，紧随无为道长之后，也伤了两人。这茅舍大厅之中，本有十个弩箭手护守，这些人武功虽然不错，但如何能是这四大心怀杀机的高手之敌，片刻工夫这十个人全都躺下，两个未死之人，也都受了重伤。

萧翎仍是走在最前，右手一挥，拍在墙壁上，只震得尘土横飞，墙壁裂开一个大洞。

他心中记着那周兆龙召集群豪会议密室，希望一举之间，冲入那密室之内，以生擒周兆龙，最低限度，也要把沈木风几个血影化身歼毙。

是以裂壁而入。

就在萧翎一掌震裂墙壁之时，突闻一声怒喝，传了过来，道：“什么人？”

紧接着火光一闪，亮起了一支火炬。

萧翎目光到处，只见正中一人，正是周兆龙，身后，横站着四个穿着红衣的大汉，左面站着唐老太太，右面是单宏章。一个高举火炬的人，站在周兆龙身前三尺。

几人衣着整齐，似是尚未安歇。

萧翎等看清楚了周兆龙，周兆龙也看清楚了萧翎，萧翎仍是白昼那身衣服，只看得周兆龙呆了一呆，道：“单贤侄，这是怎么回事？”

单宏章想不到萧翎竟然会当夜带人施袭，而且仍穿着白天的衣服，心中已是不安，周兆龙这一问，更是问得他心中忐忑。萧翎看几个主要人物，全在此地，倒也不再急于出手，反而向后退了两步。

单宏章定定神，硬着头皮说：“来的不是白兄吗？”萧翎冷笑一声，道：“不是，在下不姓白。”

周兆龙听得声音，全身一颤，道：“你是萧翎？”

萧翎不理睬周兆龙的问话，冷冷说道：“你们不要管我是谁，亮出兵刃动手吧！”

周兆龙冷冷的望了单宏章一眼，只因大敌当前，根本无暇责备单宏章了，当下冷笑一声，说道：“很好，朋友既然不敢通名报姓，那证明朋友对百花山庄还有几分顾虑，此地狭窄，动手不便，咱们到前院中动手吧！”

萧翎道：“你周二庄主也算有身份之人，大约不会说了不算，其实阁下就算要想逃，只怕也难逃得了。”

周兆龙缓缓说道：“就凭四位吗？未免太过夸口。”

萧翎目注周兆龙，缓步向后退去。

周兆龙等果然缓步追了上来。

路过大厅时，周兆龙转目一顾，只见厅中十个弩箭手，一个不少的躺在那里，心中暗暗震骇，道：“看来他四个人，都是一流的高手，片刻之间，

竟把十个弩箭手，全部伤毙当场。”

突然间，目光转注杜九铁笔，不禁冷笑一声，道：“冷面铁笔杜九，你胆子不小啊！”

杜九被他叫出名字，也就不再隐瞒身份，冷笑一声，道：“不错，正是区区。”

周兆龙目光又转到无为道长脸上，瞧了一阵，道：“阁下何许人？”

无为道长冷冷应道：“老夫不愿答复。”

周兆龙哈哈一笑，道：“你是不愿说呢？还是不敢说，其实，你不说也是一样，我已知你是无为道长。”

无为道长冷笑一声，未置可否。

萧翎心中暗道：这周兆龙武功上虽然成就不大，但他的智计，却也非常人能及。忖思之间，已然行到了前院之中。

周兆龙若有所恃似的，举手一挥，道：“快燃几支火把。”但闻连声应诺，片刻间，又燃起八支火把。

八支火把，分由八个劲装佩刀的大汉执着，分站在八个方位之上。

火炬照耀下，场中一片通明。

周兆龙亦曾打量了百里冰一眼，看她娇小身躯，不似男子，大约是女扮男装，只瞧出不是金兰、玉兰，却无法认出是谁。双方各成阵势，相对而立。

大出萧翎意料之外的，是周兆龙竟似要对阵一拼，若有所恃。

这一来，反倒使萧翎小心起来，回头低声对无为道长说道：“周兆龙一向不肯轻易和人动手，此番大异往常，也许别有阴谋，咱们要小心一些。”

无为道长微一颌首，道：“我先挑战。”

目光转到周兆龙的身上，道：“久闻周二庄主之名，今宵有幸，能够领教绝技。”

周兆龙冷然一笑，道：“在下不愿轻易和人动手！”目光一顾唐老太太道：“有劳唐老夫人，先打头阵。”唐老太太策杖而出，道：“哪一位愿和老身动手？”萧翎心中暗道：唐老夫人和金花夫人，在那姻缘峰下，追杀沈木风，如今两人重又投身百花山庄之中，那金花夫人还和昔日一般，言笑无忌，但这唐老夫人，情形却有些不对了，她似乎是受到了更严厉的控制。

心中念转，人却抢先而出。

无为道长正待出战，却被萧翎抢了先着，只好停步观战。唐老太太扬起手杖，道：“通上名来。”

萧翎淡淡一笑，道：“在下萧翎。”

唐老太太怔了一怔，道：“当真是你？”

萧翎道：“不错，正是在下。”

那周兆龙虽然心中猜想到此人，可能就是萧翎，但他听到萧翎自报姓名之后，仍然是不由得全身一颤。

只有周兆龙身后四个红衣大汉，仍然是神情木然，似是根本不知萧翎为何许人物。

唐老太太的暗器，虽然厉害，但萧翎心中最为顾虑的还是四个红衣大汉，是以，一直在暗中留心着他们的行动。

看四人木然神态，不禁心中一动，暗道：这四人有如泥塑一般，想这四人的神智已为一种恶毒的药物剥夺。

只听唐老太太说道：“小心了。”

呼的一杖，迎头劈下。

萧翎只觉她这一杖，力道强猛，挟带着呼啸之声。心中暗暗吃惊，忖道：看来她已经是全心全意投靠于百花山庄了，要给她点苦头尝尝才行。

心中念转，人却横向旁侧闪开。右手疾如电光一般伸了出去，横里一抄，竟将唐老太太手中的拐杖抓着，猛地向前一带。

这等硬接人手中兵刃的打法，极是罕见，除非有九成把握的人，绝对不敢轻易尝试。

萧翎一伸手间，抓住了那唐老太太的拐杖，不但使周兆龙大为吃惊，就是无为道长，也为之吃了一惊，暗道：这萧翎打的好生自负。

唐老太太似是也未料到那萧翎竟然一出手就抓住了自己的拐杖，不禁一怔。

就在她一怔神间，萧翎已然用力向前拖动拐杖，唐老太太不自主的向前一栽。

萧翎左手扬了起来，一掌拍了过去。

他出手太快，快的那唐老太太闪让不及，砰的一声，正击在唐老太太的右肩之上。

第三十六回 挥军破敌巢

萧翎心存故旧之情，这一击并不很重，以唐老太太的内功而论，这一击决伤她不了。

但却听到唐老太太闷哼一声，仰身向后栽去，手中的拐杖，同时松开。

萧翎夺过拐杖同时，心中也了解到唐老太太是有意相让，她不敢和自己说话、招呼，必有着很大的苦衷，当下大喝一声，挥杖直向周兆龙冲了过去。

他心中担心的事，就是唐老太太那全身数十种防不胜防的绝毒暗器，伤到了百里冰和无为道长等。

此刻，看她倒卧地上，弃去手中拐杖，心中顾虑，又少了一层，顿时豪气大生。

周兆龙万万没有想到，身为一派掌门之尊的唐老太太，竟然在一招之下，就为萧翎所伤，心中既是怀疑，又是害怕。

他不过心念初动，萧翎已然高举拐杖冲到。

周兆龙自知绝难是萧翎之敌，一面向后退避，一面举手一挥，身后四个红衣大汉，齐齐向萧翎包围过来。

萧翎对那四个举止木然的红衣大汉，丝毫不敢轻视，一沉丹田之气，停住向前奔冲的身子，举杖待敌。

无为道长怒道：“周兆龙，你们百花山庄，不论何时何地，都是倚多为胜，是吗？”

百里冰道：“大哥，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仗剑向前冲去。这几句话，说的声音清脆，完全是女子口音。

原来她心中一急，早已忘记了学用男子口音。

但见萧翎仰天打个哈哈，道：“冰儿，快退回去。”百里冰已然行近四个红衣大汉，正待挥剑攻出，闻得萧翎之言，只好收剑而退，道：“大哥，你不要我帮忙？”萧翎一面运气戒备，一面说道：“不用了，这四人，如若说他们是人，那未免抬高他们了……”

百里冰道：“不是人是什么？”

萧翎道：“沈木风的血影化身。”

百里冰道：“什么叫血影化身？”

萧翎轻轻咳了一声，道：“那血影化身就是，就是……”无为道长接道：“是一种用药物控制的人，再经过一种很严酷的训练，就成了所谓血影化身。”

其实无为道长也不明白，只因见萧翎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才接口解说一番，含糊支吾过去。

突然间，四声怪啸响起，声破静夜，听起来阴森恐怖。百里冰还待再问，但又恐分散了萧翎的精神，不敢再言。四个红衣大汉各发了一声怪啸之后，开始缓缓伸动手脚。萧翎目光流转，盯注在四人身上，口中却高声说道：“道长请小心那周兆龙，别让他们逃了，这四人由在下一人对付。”无为道长心知萧翎的武功，强过自己甚多，如若他对付不了四个红衣人，自己也很难帮得上忙，当下退避开去，站在两丈开外，监视着周兆龙。

萧翎眼看四个红衣大汉手足运转，愈来愈快，心知他们立刻即将发动攻击，心中暗道：“我既有搏杀四人之心，似是不用等他们先行动手了。”

心中念转，暗中运起修罗指力，陡然一扬右手，一缕指风，疾向西南方

位上一个红衣大汉攻去。一缕指风，正击在那红衣大汉的左腿之上。

只见那红衣大汉连退了四五步远，才拿桩站住。

显然这一击十分沉重。

奇怪的是那红衣大汉的脸上，毫无痛苦之容，似是那一条左腿，和他根本无关一般。

萧翎心中一震：就算沈木风中了我一指，也有些承受不住，这大汉却是丝毫不见痛苦，不知他们练的是什么武功。正待挥杖击出，突闻衣袂飘风，红影闪动，两个红衣大汉，分左右直冲过来。

萧翎右手挥动拐杖，一招横扫千军击向西北方位冲来的红衣大汉，左手一扬，一记劈空掌力，击向东南方位上冲来的红衣人。

原来，四个红衣大汉，各自站了一个方向，把萧翎围了起来。

只是他们站的方位很奇怪，分成东南，东北，西北，西南，却不肯站在东，南，西，北正方位上。

萧翎掌力强劲，那东南冲来的大汉距萧翎还有五尺左右时，萧翎的掌劲，正好破空而到。

只见那红衣大汉右手扬起，硬接下萧翎一记掌力。两股暗劲交接，旋起一阵狂飚。

那大汉向前行进的身子，被萧翎的掌力震荡之下，向后退了一步。

但萧翎同时也感觉左臂一麻，影响所及，右手扫出的拐杖，也同时为之一缓。

那西北方位上冲上的红衣人，已经亮出兵刃，手中握着一根镔铁短棒。

就在萧翎拐势一缓之时，那红衣人镔铁短棒同时推出。但闻当的一声大震，萧翎的拐被那短棒震开。

四个红衣人，同时以迅快的身法冲近了萧翎。

萧翎大喝一声，弃去手中拐杖，左手拍出两掌，激荡的掌风，避开了两个红衣人，右手探入怀中，摸出短剑。

他和四个红衣人一阵搏斗之后，已瞧出一点内情，这四个红衣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不畏疼痛，除非能一击伤中要害，使他们无能再打下去。

是以，对这等人物，只有施下毒手，使他们就歼当场。

四个红衣人合击萧翎，两个已经亮出了兵刃，两个却赤手抢攻。

萧翎右手短剑施出华山谈云青的剑法，左手却用南逸公闪电掌法。

他双手施展剑掌两种绝技，威势强猛绝伦。

但闻掌风呼啸，剑光耀目，四个红衣人的攻势完全被萧翎所压制。

激斗中突闻得萧翎大喝一声：“着！”

血光飞溅，手执镔铁短棒的红衣大汉，一条右臂齐肩而断，手中短棒飞出去六七尺远。

那大汉右肩虽被斩断，但却浑然不觉，左掌一扬，仍然劈了过来。

萧翎万料不到，一个人断去一条右臂之后，仍然有攻击之力，不禁一呆。

那大汉左掌攻势甚快，砰的一声，正击在萧翎左肩之上。

这些时日，萧翎日夜苦修，内功大进，护身罡气，也大有进境，那红衣大汉一掌劈中萧翎左肩，反而被震的向后退了两步。

但萧翎却也被这一掌，打的气血浮动。心中暗道：沈木风这些血影化身，非得早些歼灭不可，因为，这些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他们那不为痛苦所困扰的体质，实是武林中罕见的事，不管是何等人物，在重伤他门之后，决然

想不到，他们还有还手之能，重伤后反击，不但出入意外，而且那不畏疼痛的反击之力，又极强猛，如若那人似自己练有护身罡气，必受重伤，落得个玉石俱焚，留下他们一人，就可能要有一个武林同道失去性命。

心中念头转动，手中掌势未停，仍然再和几个红衣人动手搏斗，念头转完，杀机陡生，连绵杀手，源源而出。

萧翎和四个红衣人搏斗情势，虽然紧张，但站在一侧观战的无为道长和周兆龙，比起萧翎却更为紧张。

无为道长眼看那红衣人断去一臂之后，仍有反击之能，好像那一条臂，根本和他无关一般，心中大是骇然，暗道：这是什么武功，如此可怖。

周兆龙目睹萧翎和四个红衣人打斗情形，心中亦是大感不安，暗道：“这萧翎武功，似是又有很大的进境，其神速近乎奇迹，打破习武常规。”

只听砰的一声，一个红衣人，吃萧翎一掌击中前胸。

这一掌萧翎因出了八成内劲，震断那人心脉，只见他身躯摇了两摇，喷出一口鲜血，倒摔在地上。

萧翎身体连闪，避开了另外两个红衣大汉挟击而来的拳掌，回手一剑铁树开花，刺中那断臂大汉的咽喉。

他已知红衣大汉不畏痛苦，非要击中致命所在，才能使他们失去抗拒之力。

那断臂大汉已因失血过多，身体运转不灵，再被萧翎一剑刺中咽喉，哪里还能支持，仰面一交，跌摔在地上，气绝而逝。

萧翎连伤两个红衣大汉之后，精神大振，短剑回转，又刺伤一个红衣大汉，同时，左手发出弹指神功，一缕暗劲，涌了过去，击中另一个红衣大汉右眼。

但他心中明白，这两个红衣大汉虽被击中，但却未失去搏斗之能，立时，借势进袭，连攻四剑。

这四剑，都是谈云青剑法中的绝招，两个红衣大汉都为利剑刺中要害而死。

周兆龙眼看依为仗恃的四个血影化身，全部伤在萧翎手中，心中大惊，突然转身，向外奔去。

只听无为道长冷笑一声，道：“二庄主，就这么走吗？”长剑挥动，拦住了周兆龙的去路。

单宏章唰的一声，抽出长剑，硬着头皮道：“让开去路。”百里冰突然闪身而上，道：“你不配和无为道长动手。”嗤的一剑，刺了过去。

单宏章举手一剑，挡开百里冰的剑势，回手一剑，反击过去。

两人剑来剑去打在一起。

周兆龙心中暗道：今日之局决难有善果。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急急转过身子，目光到处，只见萧翎手握短剑，拦住了去路。

周兆龙心头一震，探手从袖中取出一柄玉尺，陡然回身一纵，疾向无为道长扑了过去。

玉尺挥动，直劈下去。

无为道长架开了玉尺之后，回手反击两剑。

杜九手执铁笔，监视着四周。

萧翎心知百里冰、无为道长的武功，决不在周兆龙和单宏章之下，因而执剑观战，一面运气调息。

原来，他连毙四个红衣大汉之后，亦觉十分疲累。无为道长和周兆龙动手之后，立时施出太极慧剑，闪闪剑芒，刚中蕴柔，把周兆龙圈在一片剑光之中。

百里冰和单宏章更是打的激烈绝伦，全力抢攻。原来，单宏章心中早已暗暗打好主意，在四个人围斗萧翎时，设法破围逃走，是以，一出手就全力抢攻。百里冰被单宏章一轮急迫的攻势，闹得无力还手，心中又急又怒，暗道：今宵如若被这人打败，不但要惹大哥生气，而且还要被别人小看于我，这一战无论如何不能败。

她一动上手，就失去先机，应该是先采守势，俟机反击，夺回主动，但她求胜心切，竟是一开始就奋力抢攻。

一个急于逃走，全力猛攻，一个为保颜面，奋力恶斗，看上去，两人搏斗的凶恶，尤过他人。

激斗中突闻一声惨叫。

百里冰一剑刺入单宏章的前胸，登时气绝当场。

百里冰家学渊源，武功成就，业已列为第一流高手之林，只因她对敌经验不多，被单宏章一轮急攻逼住手脚，施展不开，待她缓开手脚反击，连出奇招，逼开单宏章的长剑，刺入他的前胸。

这时，无为道长也已把周兆龙迫的全无还手之力。

周兆龙顶门间汗水淋漓，强自振作精神，挥动玉尺招架。

百里冰伸手在单宏章尸体之上，擦去剑上血迹，望着萧翎问道：“那人很坏是吗？我杀了他，你不会生气吧！”

萧翎微微一笑，道：“这人是沈木风的弟子，武功十分高强，你能取他之命，实非易事。”

百里冰笑道：“都是大哥教我的武功。”

萧翎道：“你家学渊源，武功独成一格，我怎敢居功呢？”

语声一顿，提高了声音，道：“周兆龙，四大血影化身，都已经死去，唐老太太被点中穴道，单宏章伏尸当场，凭你一个人，还有什么能耐逃离此地，还不弃去兵刃，束手就缚，不然那单宏章就是你的榜样了。”

周兆龙奋力扬动玉尺，架开无为道长的长剑，返身一跃，扑向萧翎。

百里冰抢先而出，长剑挥动，连刺三剑。

周兆龙挥玉尺架开三剑，人却向后退了两步。萧翎低声说道：“冰儿，停下手来，他有话对我说。”百里冰收了长剑，退回萧翎的身侧。

周兆龙收起玉尺，拂拭一下头上的汗水，缓缓说道：“萧翎，你要如何对付我？”

萧翎淡淡一笑，道：“我如放了你，沈木风是否会对你怀疑？”

周兆龙道：“我和他相处十余年，纵然是心存怀疑，也不会加害于我。”

萧翎心情极为平静，缓缓说道：“你可是很想活下去吗？”周兆龙道：“蝼蚁尚且贪生，何况在下呢？”

萧翎道：“咱们相处一段时间之中，你对我不错……”周兆龙接道：“你还能念及故旧，在下很感意外。”萧翎道：“不过，你对我虽然很好，但那是别有用心，谈不上什么真正情意，现在，生死的决定，还要靠你自己。”周兆龙冷笑一声，道：“你要我破围而出？”

萧翎摇摇头，道：“我想你自己也很明白，你没有逃走的能力。”

周兆龙道：“这就是在下想不通的地方了。”

萧翎道：“当今武林之世，对沈木风知之最深、对百花山庄中隐秘知晓最多的人，那就是你周二庄主了。”

周兆龙道：“你要我出卖百花山庄的隐秘，换我性命？”萧翎道：“不错。”

周兆龙突然仰天大笑三声，道：“阁下想的未免太过轻松。”伸手取出玉尺，准备再战。

百里冰道：“不劳大哥出手，我来对付他吧！”

疾行两步，挥剑攻去。

萧翎低声喝道：“冰儿快退回来。”

就这两句活的工夫，百里冰已经攻出敢三剑。

周兆龙封开三剑，心中暗暗忖道：这丫头的剑法，比起无为道长的剑招，恶毒似尤过之，不知是何许人物。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萧翎，你为什么不敢杀我？”

萧翎冷冷说道：“我要把话说清楚，你如想死，也让你死的瞑目。”

周兆龙道：“什么事，在下洗耳恭听。”

萧翎道：“你如肯答允说出百花山庄的全部隐秘，在下愿意设法保护你的性命，让你不为沈木风所搏杀。”

周兆龙沉吟了一阵，道：“什么方法？”

萧翎道：“把你易容改装，寄居在一处安全的所在，待我们搏杀了沈木风后，你再重出江湖。”

周兆龙摇摇头，道：“你们没有机会了。”

萧翎道：“古往今来，行凶为恶的人，未有不遭报应，目下天下英雄，各大门户，都已觉醒，沈木风武功再强，心机再深，也无法和天下英雄对抗。”

周兆龙冷冷说道：“在下向不空言，只说实际，就我所知你们的确无胜我们的机会……”

萧翎道：“为什么？”

周兆龙沉吟了一阵，道：“在下可以略透出一点内情，百花山庄的实力，愈来愈强大了，而且，半月之内，江湖上就要发生剧烈的变动，各大门派，都将自顾不暇……”

话到此处，突然停口不言。

萧翎冷冷说道：“说下去！”

周兆龙摇摇头道：“在下身为百花山庄中的二庄主，在江湖上结仇甚多，我脱离百花山庄之后，江湖上，追杀我的人定然很多，那也是难免一死，何不现在死个轰轰烈烈呢？”

萧翎道：“好吧！你既迷信那沈木风必成霸业，在下也个愿多劝，念在咱们过去相处的份上，给你个全尸，你自己动手自绝吧！”

只听一阵咯咯娇笑传了过来，道：“周二庄主不能死。”转目望去，只见金花夫人缓步行了过来。

萧翎道：“为什么呢？”

金花夫人道：“因为他知晓的隐秘太多了，留下他，比杀了他更有价值。”

萧翎道：“他虽然知晓很多隐秘，但他不肯说出来，也是无用！”

金花夫人笑道：“你这样问他，他自然是不肯说了……”举手掠一下鬓边长发，接道：“我看过二庄主审问敌人，那真是得心应手，问的他们一点也不能保留。”

萧翎道：“他施用毒刑逼供？”

金花夫人道：“不错，手段的恶毒真叫人不寒而栗。”突然出手点了周兆龙两处穴道，接道：“不能让他死去。”萧翎道：“此刻，咱们应该如何？”

金花夫人道：“如是在这里问他，就算你把世间最恶毒的手段，加诸他的身上，他也不会说出一句话来……”萧翎若有所思的点点头，接道：“我明白。”

金花夫人道：“你明白就好……”

目光一掠唐老太太，指道：“这位唐老太太，也是和我一般，为形势所迫，解开她的穴道吧！”

萧翎似是很听金花夫人之言，踏前一步，拍活了唐老太太的穴道。

唐老太太一跃而起，道：“多谢萧大侠。”

萧翎道：“唐老前辈适才和在下动手，在下已觉出老前辈是有意相让了。”

唐老太太道：“其实，就算老身全力抗拒，只怕也难是你萧大侠十合之敌。”

金花夫人道：“你不要客气了，咱们得早些动身，离开此地。”

萧翎道：“到哪里去？”

金花夫人道：“你们从何处来，咱们就回何处去。”

萧翎低声对无为道长道：“道长，咱们可要回到作房去吗？”

无为道长摇摇头，笑道：“对付沈木风这等恶毒的强敌，贫道也学会了多布疑阵之法，除了那作房之外，贫道还布置了两处隐秘的存身之处。”

萧翎道：“那很好，咱们准备动身吧？”

无为道长道：“现场痕迹，是否要布置一下呢？”

金花夫人道：“这几座茅舍，已全力百花山庄占有，除了百花山庄中人之外，再无其他人杂混其间，如想故布疑阵，欺骗那沈木风，使他误入歧途，那是太低估沈木风之能了，唯一之策，就是不留痕迹，使他无法找出一点线索。”

无为道长道：“夫人之意是……”

金花夫人道：“放起一把火，烧光四面茅舍……”

萧翎道：“这茅舍中的人呢？难道也要杀的一个不剩？那未免太过残酷了。”

金花夫人微微一笑，道：“这个我已经为你想到，你现在侠名满天下，自是要爱惜羽毛，不能随便杀人，这些事，自然由我做姊姊的做了。”

萧翎道：“你已经下了手吗？”

金花夫人笑道：“这地方三十八个仆从，除了你们杀死的以外，大都被我杀死，眼下只有场中分执火炬的几个人，还没有死，不过他们也被点中穴道。”

萧翎道：“百花山庄中人，大都死有余辜，杀他们小弟并不反对。”

金花夫人道：“那很好，有你这一句话，我就放心了。”

右手挥动，点了那几个手执火炬大汉的死穴。

萧翎突然想起一件事，低声对无为道长道：“道长，在下想到了一件事，那白云观中，还有百花山庄一部分高手，咱们既然动了手，那也趁此机会，一举尽挑他们在长沙的窑窝。”

无为道长还来不及答话，金花夫人已经抢先说道：“不用了。”

萧翎道：“为什么？”

金花夫人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据我观察所得，百花山庄中并无很严密的组织系统，一切应变行动，完全掌握在沈木风的手中，只要你收拾了沈木风，树倒猢猻散，百花山庄便可立时解体，一则是因那沈木风，生性多疑，不肯相信别人，所以，不敢重用属下，二则他本身才慧太强，无人能及他，这几年来，他耗费了无数的智力，但一直是孤独的统治，只要把他杀死，整个百花山庄，都将运转不灵。”

望了周兆龙一眼，又道：“目下沈木风似是正在有所举动，唯一知晓其内情的人，可能就是周兆龙，当前最为紧急之务，是从周兆龙口中，迫出内情，然后，才能够量敌用策，设法对付他们，至于申三怪那帮人，起不了多大作用，用不着对他们多用心思了。”

萧翎略一沉吟，道：“好，咱们走吧！”

无为道长道：“贫道带路。”

当先举步行去。

萧翎回顾了杜九一眼，道：“兄弟，放火吧！”

杜九应了一声，晃燃火折子，燃起房舍。

那房舍都是茅草搭成，燃上火立刻成燎原之势，片刻间火势熊熊。

萧翎眼看茅舍大火已起，才回头向百里冰道：“冰儿，咱们走吧！”百里冰微微一笑，紧随在萧翎身后而行。

杜九抱起周兆龙，走在百里冰的后面。

金花夫人紧跟在杜九身后而行。

无为道长已带着五个武当弟子，在外面等候。

群豪会齐，由无为道长带路，直向正北行去。

一口气奔行了十几里路，到了一处溪流之旁。

无为道长停了下来，举手连击五掌。

掌声过后，突闻摇橹声传了过来，一艘小舟，缓缓从一片水草丛中行了出来。

只听那大汉说道：“天昏昏，地黄黄。”

无为道长应道：“白头老翁捕鱼忙。”

那身披蓑衣大汉手中竹篙一点，小舟靠岸。

无为道长道：“一舟之上，是否可以挤得这么多人呢？”那蓑衣大汉点头，道：“不要紧，诸位请上船吧！”无为道长当先而上，登上木舟。

群豪鱼贯而行，挤上木船。

那小舟长不过丈二，宽不过五尺，群豪一起挤上，几乎把小舟压沉。

那身披蓑衣大汉微微一笑，道：“不要紧。”

纵身跃入水中，推舟而行。

小舟在他推行之下，十分平稳快速，片刻间，行近草丛。只听那推舟大汉哼了一声，双手用力一推，小舟冲入了草丛之中。

抬头看去，原来那草丛之内，竟然是一块突起的高地。四面浓密的水草环绕，当真是隐秘无比。

沙洲上，搭盖了数幢茅舍。

无为道长当先举步下舟，群豪鱼贯随下。

夜色中只见一排人影，拦住去路，星光下兵刃闪烁。

无为道长一止步，抱拳说道：“贫道无为，惊扰诸位。”

只见一个缺了左臂的人，右手中执着折扇，道：“阁下当真是无为道长

吗？”

萧翎目光锐利，虽在夜色中已瞧出那人正是马文飞，不禁热情激荡，急急奔了过去，道：“马兄，还识得小弟否……”

马文飞警觉之心甚高，倒跃而退，问道：“你是谁？”

萧翎才想起自己易容未除，当下抹去脸上易容药物，道：“小弟萧翎。”

马文飞仔细瞧了一阵，发觉果是萧翎，才哈哈一笑，道：“兄弟实是未想到仍能和萧兄相见。”

萧翎黯然说道：“马兄的左臂……”

马文飞丢弃去了手中折扇，握住萧翎的一只手，接道：“男子汉大丈夫，断了一条手臂，又算得什么……”

回目一顾身后群豪，道：“江湖上这么多朋友，不但不嫌弃我马某只有一条手臂，反而对我更是爱护。”

萧翎道：“是的，马兄血性男儿，兄弟也是敬慕无比。”

马文飞哈哈一笑，道：“够了，就凭你萧大侠这句话，马某人再断一臂，又有何憾……”

萧翎道：“马兄应该叫我兄弟吧？”

马文飞哈哈一笑，道：“成！萧兄弟，目下各大门派和天下英雄，都已经觉醒，知道一日不杀死沈木风，天下武林同道，就永无安静之日，苟安偷生，不但无法渡过难关，而且徒长沈本风的气焰，再加兄弟你几番和沈木风豪壮的对抗，使觉醒的人心更形激昂，这都是兄弟你的影响……”

萧翎道：“马兄言重了，沈本风自暴阴谋，武林同道觉醒，兄弟何敢居功。”

马文飞微微一笑，道：“五湖四海，都已把兄弟你看成了武林中的救星，千百年来，有此荣耀者兄弟实是第一人！”目光转到杜九等人的脸上，说道：“这些是何许人物？”萧翎道：“我来替马兄引见。”

无为道长抹去脸上的药物，道：“贫道无为。”

杜九接道：“区区杜九。”

金花夫人、唐老太太、百里冰，却站在一侧，默默不作声。萧翎先指着百里冰道：“这位是百里姑娘，北天尊者的女公子。”

人群中有人失声叫道：“冰宫公主。”

百里冰微微一笑，颌首作礼。

萧翎道：“这位是四川唐家门的当代掌门唐老太太，这位金花夫人……”

马文飞一皱眉头，接道：“这两位都是百花山庄沈木风的好助手啊！”

但闻一片鼓噪之声，起自马文飞的身后。

显然，群豪听得两人之名，心情都很激动。

萧翎轻轻咳了一声，高声说道：“诸位请稍安勿躁，听我萧某一言。”

此刻萧翎在江湖上的声望，已经是一言九鼎，群豪听他喝叫之言，果然静了下来。

萧翎轻轻咳了一声说道：“唐老太太乃望重一方的掌门之尊，岂肯甘心服贼，但她却又有不得不投靠百花山庄的苦衷。”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沈木风手段的恶毒，诸位是早已知晓，那沈木风不但在唐老太太身上下了奇毒，而且把她的儿媳、孙女，全部扣作人质，迫使唐老前辈受他之命，但唐老前辈瘦骨嶙峋仍不甘为其所用，其间曾数度救萧某之命，不惜和那沈木风当面引起冲突。”

马文飞欠身对唐老太太一礼，道：“还望老前辈不要见怪才好。”

唐老太太叹息一声，道：“老身虽然心存武林正义，但落身百花山庄，使四川唐门蒙羞，想来实是惭愧的很。”

萧翎长长吸一口气，道：“关于金花夫人，只怕诸位对她的了解更少了。”

马文飞道：“小兄常闻金花夫人的恶名，襄助沈木风为恶颇多，难道也是好人不成？”

萧翎道：“唉！不是兄弟为她洗刷，在沈木风的手下中，暗中相助武林同道最多的人，应首推金花夫人了。”

群豪虽未出言反驳，但也无人接言，显然，对萧翎的话来了一个无言的抗议。

萧翎看群豪对金花夫人成见甚深，微微一笑，道：“在下之言也许诸位不信，但在下想举出金花夫人相助在下的几件事端，用作说明，以资证实。”

当下把金花夫人在姻缘峰下，恶斗沈木风的经过，仔细说了一遍。

马文飞拱手叹道：“如非萧大侠说明内情，夫人含冤难白，我等适才失礼之处，还望夫人不要见怪才好。”

金花夫人咯咯一笑，道：“不要紧，反正我也不是什么好人，一个人做了一件坏事，也算坏人，做上千百件，也是坏人，我既然是坏人，就算把天下所有人做的坏事，记在我头上，又何不可？”

马文飞道：“夫人可以这样想，但我们不能这样作，大丈夫恩怨分明，岂可混淆不清。”

金花夫人只觉马文飞正气凛然，使人不便和他说笑，当下垂首不言。

马文飞目光转到杜九身上，道：“杜兄怀中抱的何人？”

萧翎道：“百花山庄的二庄主！”

马文飞讶然说道：“周兆龙！”萧翎道：“不错，正是周兆龙。”

马文飞道：“此人襄助沈木风为虐江湖，害人无数，此地就有几个受他所害之人，萧兄弟能把他们生擒来此，那是最好不过了，咱们不能杀沈木风，先把此人乱刀分尸，也可稍解心中之恨。”

萧翎微微一笑，道：“百花山庄的隐秘，除了沈木风之外，此人知晓的最多，咱们必得留下他的性命，追问隐秘！”马文飞道：“此乃有关江湖大局，不但在下同意，就是几个身受其害的人，也会赞誉萧兄弟你的高见……”语声一顿，接道：“沙洲茅舍，聊避风雨，萧兄弟和道长请入舍坐吧。”

萧翎微微一笑道：“这地方很隐秘，也使在下想到了那年在归州的往事，群豪聚会，在水面上搭盖了一座游洲。”马文飞道：“此次，他们找到这一片水中沙洲，大约也是因那次往事启发。”

谈话之间，已行入茅舍之中。

马文飞低声说道：“点起灯火。”

但见火光一闪，茅舍中燃起了两盏油灯。

萧翎的目光转动，只见随追马文飞的群豪，十九都见过面，只是一时间叫不出名字而已。

马文飞指着四张竹椅道：“萧兄弟你也不用客气了，你此刻已是目下武林中黑夜明灯，先请坐下来吧！”

萧翎道：“这个兄弟如何敢当？”

群豪齐声说道：“萧大侠不用推辞了。”

萧翎一抱拳，道：“兄弟恭敬不如从命了。”

缓缓坐了下去。

马文飞目光转到无为道长身上道：“道长德高望重，江湖敬仰，乃九大门派中，最先起而抗拒沈木风的领导人物，第二个坐位，该是道长了。”

无为道长道：“贫道是却之不恭，坐之有愧。”紧傍萧翎而坐。

马文飞道：“百里姑娘请坐。”

百里冰嫣然一笑，道：“我站在大哥身后也是一样。”马文飞道：“唐掌门、金花夫人。”

唐老太太道：“马总瓢把子请坐，老身待罪之身，怎敢落座？”

金花夫人接道：“贱妾要拷问周兆龙，用不着坐了。”萧翎道：“马兄请坐吧！不用客气了。”

马文飞微微一笑，道：“小兄从命。”

行过来坐了下去。

这时，四张竹椅，只坐了三人，还有一张空着。群豪眼看三人坐定之后，全部席地而坐。

马文飞环顾了群豪一眼，道：“萧大侠可识得这些人吗？”萧翎道：“大都见过，只是叫不出名字而已。”马文飞道：“小弟再为萧兄引见一下……”

指着茅舍边的一个跛足老者，道：“这位破侠常大海。”萧翎一抱拳道：“常兄，咱们见过两次。”

跛侠常大海道：“不错，萧大侠好眼力。”

马文飞依序介绍下去，道：“这位是神箭镇乾坤唐元奇，三阳神弹陆魁章，形意门的掌门人董公诚，南派太极门的石奉先。”萧翎一抱拳，道：“诸位朋友，萧某这里有礼了。”群豪齐齐应道：“萧大侠言重了。”

其他的人，都是这些人的随从，马文飞亦为萧翎一一引见。萧翎一拱手，道：“诸位辛苦了。”

群豪齐声道：“萧大侠辛苦了。”

金花夫人微微一笑，道：“诸位寒暄完了吗？”马文飞道：“夫人有何见教？”

金花夫人道：“此刻，咱们应该办点正经事了！”马文飞道：“什么事？”

金花夫人说道：“据贱妾所知，那沈木风此刻去会一位多年故交，而且那人的武功，不在沈木风之下，同时，沈木风也发觉到，目下江湖情势，对他愈来愈不利，准备在近日内全面发动攻势……”

语声微微一顿，道：“贱妾只知晓大概情形，详细的内情，除了沈木风外，只有这位周二庄主知晓了。”

马文飞道：“要如何问这位周二庄主呢？”

金花夫人道：“诸位都是侠义人物，自然不愿使用非常手段，这番审问周兆龙的事，由贱妾担任如何？”

她毛遂自荐，群豪全都听得一怔。

马文飞回顾了萧翎一眼，道：“兄弟，这件事……”萧翎接道：“审问周兆龙的事，金花夫人那是最为适当的人”马文飞道：“那很好……”

目光转到金花夫人的脸上，接道：“那就有劳夫人了。”金花夫人淡淡一笑，目光转到杜九的脸上，道：“解开他的穴道。”

杜九依言放下周兆龙，解开他身上的穴道。

金花夫人仍然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咯咯一笑，道：“周兆龙，你先仔细看清楚四周这些人，然后再决定自己是否该逃。”周兆龙目光转动，四

顾了一眼，发觉四周都是自己的仇人，不禁为之一呆。

金花夫人冷笑一声，接道：“周兆龙你看清楚了吗？”周兆龙点点头，没有答话。

金花夫人道：“大约你心中明白，你连万一逃走的机会也是没有！”

周兆龙道：“人总难免一死，在下已活了数十年，死了，也不算很遗憾的事！”

金花夫人道：“二庄主的算盘，未免是打的太如意了。”

周兆龙道：“也许诸位要让在下死得悲惨一些，不过除了死之外，在下还想不出有什么比死更可怕的事情。”

金花夫人道：“周二庄主逼问口供的手段，贱妾看过两次，果然是高明的很，贱妾相信，以二庄主审问别人的手段，加诸在二庄主的身上，只怕二庄主也很难承受得住。”

周兆龙眼珠转动，四顾了一眼，道：“诸位准备对付在下，尽管出手就是。”

只见四周炯炯的目光，投注在周兆龙的脸上，却无一人接口答话。

金花夫人微微一笑，道：“他们都不愿和你说话，看来，你只有和我谈了。”

周兆龙轻轻叹息一声，道：“你说吧！你们准备如何对付我？”

金花夫人道：“二庄主这样问，贱妾也不绕圈子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只要周二庄主肯把沈木风此次阴谋内情，详细说出来，贱妾可保证饶你之命，毫发不伤的放你回去。”

周兆龙望了金花夫人一眼，默不作答。

金花夫人已然知他心意，淡淡一笑，道：“你可是觉得我人微言轻，做不得主吗？”

周兆龙仍然是默不作声。

金花夫人目光转到萧翎的脸上，道：“萧兄弟，你信任大姊姊吗？”

萧翎道：“自然信任。”金花夫人道：“好！那你就要授权姊姊我了。”萧翎道：“如何一个授权之法吗？”

金花夫人道：“很简单，只要你告诉周兆龙，说我对他的任何承诺，都可代表着在场英雄，那就行了。”

萧翎点点头，道：“周兆龙，不论金花夫人对你有些什么承诺，都代表我等。”

金花夫人理一理鬓边长发，笑道：“周二庄主，你现在信了吗？”

周兆龙道：“好，你说吧！”

金花夫人缓缓从怀中摸出一条长不过七寸、头生红冠的怪蛇，笑道：“二庄主，白线儿太毒了，咬一口，立刻丧命，二庄主试试这条红冠儿的毒口如何？”

周兆龙冷冷说道：“你要问什么，尽管问吧！”金花夫人道：“很好，二庄主果然是识时务的俊杰……”语声一顿接道：“沈大庄主去会一个故人，那人是谁？”周兆龙道：“在下说了恐怕你也不信。”

金花夫人道：“你说说看。”

周兆龙道：“我不知道他是何许人物，只知道他是一位和尚。”

金花夫人道：“和尚？”

周兆龙道：“不错！”

金花夫人道：“有何特征？”

周兆龙道：“在下没有见过，但听沈庄主说过，似是缺了两个手指。”

萧翎心中一动，三圣谷往事，陡然泛现脑际，记得师父庄山贝，施展驭剑术，斩了一个和尚手指，难道就是那个和尚吗……心中念转，口却未言。

马文飞月光转注常大海脸上，道：“常兄见闻广博，想想看有一个什么和尚，会和那沈木风联手合作？”

常大海沉吟良久，道：“断去两指的和尚，在下实在想不起来。”

周兆龙道：“据在下所知，那位大师，已然有数十年未在江湖上走动过，所以诸位只怕很难想得出来。”

金花夫人道：“少了两指，标识十分明显，不难查问出来。”目光转到周兆龙的脸上，接道：“沈木风已觉出武林大局，对他不利，准备全面发动，使各大门派的门户之内，自起纷争，是否有此意图？”

周兆龙道：“有此意图，但还未做最后的决定。”金花夫人道：“为什么？”

周兆龙道：“因为要和那位大师会晤之后，才能解决。”金花夫人神色严肃地说道：“现在我问你最后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说完了，立刻放你离此。”

周兆龙道：“那一定是很为难的事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但在下必先声明一件事。”金花夫人道：“你说吧！”

周兆龙道：“百花山庄中事，在下并不是完全知道，有很多最机要的大事，在下也不知晓。”

金花夫人道：“你纵然不能全部知晓，总可知晓一部分。”周兆龙道：“那要看你问的什么了？”

金花夫人道：“沈木风在各大门派中，均派有内应奸细，而且，大都是职位很高的人，那些人的姓名，你知道吧？”周兆龙摇摇头，道：“在各大门派中派有卧底人物，在下知道，但是何身份，什么名字，除了沈木风大庄主之外，只怕是再无第二个人知晓了。”

金花夫人冷冷说道：“我不信你一个都不知道？”周兆龙道：“在下心中虽然有一两个底子，但却不敢肯定。”金花夫人道：“你先说出来吧！”

周兆龙道：“我既然说了，自然是尽我所知，不过，我说过之后，夫人是否可做主立刻放我哩？”

金花夫人道：“自然放你。”

周兆龙道：“少林派中内应，有一个法字，昆仑门下，似是姓金，其他的在下全知道了！”

马文飞道：“你见过他们没有？”

周兆龙道：“见过，不过，他们每次都用黑市蒙面，使人难见庐山真面目。”

马文飞冷笑一声，道：“似你这等说法，说了也是等于没说，少林寺法字辈高僧很多，如何着手清查？”

周兆龙缓缓说道：“这似是应该由少林掌门人答复，只要他稍微留心一些，就不难从平日行踪中找出一点蛛丝马迹，在下告诉他法字辈，无疑替他指明了范围，只要他对法字辈的群僧，稍微留心一些，就不难查知内情。”

无为道长点点头，道：“说得很有道理。”

周兆龙望了无为道长一眼，脸上满是感激之情。

萧翎道：“道长，他说的都是实话吗？”

无为道长道：“就贫道推断，他说的都是实言。”

萧翎目光转到马文飞的脸上，道：“马兄以为如何？”马文飞道：“萧兄弟的看法如何？”

萧翎连经风险之后，江湖经验大增，已瞧出马文飞断臂之后，更受群豪爱戴，当下说道：“兄弟对无为道长之言，一向是信服不疑。”

马文飞道：“既是如此，萧兄弟看着处理了。”

金花夫人咯咯一笑，道：“周兆龙，你都听到了吗？”周兆龙道：“听到了。”

第三十七回 少林弹指神功

金花夫人道：“听到了就好，萧翎、无为道氏，都在为你开脱，你感恩图报，至少应该说那武当派中的奸细是谁。”

周兆龙转目望着无为道长道：“道长，在下能够奉告的，是贵派中确有一个奸细，但他是什么人，在下就不知道了。”

无为道长道：“贫道相信，不过，本门之中，不管是任何人，为你百花山庄收用，似是已经无关紧要了。”

周兆龙道：“为什么？”

无为道长道：“因为整个武当派已为你百花山庄逼得流浪于江湖之上，几个武功高强的弟子，都已经追随贫道身侧，至于三元观中留下的本门弟子，有多少死在你们手中，那是本派日后追讨的血债。”

周兆龙道：“这个道长可以放心，武当派精锐尽出一事，百花山庄早已知晓，沈大庄主定不会作出没有实惠的事，所以，并没有派人动过你们三元观一草一木。”

金花夫人道：“再答复我一件事……”

周兆龙道：“你问吧！”

金花夫人道：“沈木风准备何时发动？如何发动？”

周兆龙道：“未会晤和尚之前，准备在三个月之内发动，先指示各大门派中内应，施放奇毒……”

无为道长道：“他们施用的什么毒？”

周兆龙道：“各依情势，酌量自决，也许在水中下毒，也许在饭中用药。”这几句话，字字如铁拳锤胸一般，只听得在场群豪个个心惊胆颤。

周兆龙轻轻咳了一声，接道：“不过，沈木风 and 那和尚见过面之后，是否会改变计划，在下就不知道了！”

金花夫人道：“你当真不知道了吗？”

周兆龙道：“不错，在下知道的，都已经说出来了。”

金花夫人微微一笑，道：“还有最后一个条件，你如果答应了，就可以放你走了。”

周兆龙道：“什么条件。”

金花夫人道：“带我一起走。”

周兆龙道：“带你一起走？”

金花夫人道：“你已经泄露了沈木风的隐秘，那沈木风知晓之后，决然不会放过你，你一个人岂不是太过孤单吗？有我和你在一起，也好多一个谈话的人，万一被沈木风查明内情，也可多个生死与共的人。”

周兆龙冷笑一声，道：“你不觉得这做法太过胆大了吗？”

金花夫人道：“就算你周二庄主出卖我，但那沈木风也不会立刻杀我，只要他问我几句话，那就可以攀你同死了。”

周兆龙道：“夫人留这里不是很安全吗？为什么又要跟在下同行？”

金花夫人道：“第一是，我和唐老太太，身上仍有剧毒，屈指算来，十日后就要发作，贱妾不想毒发而死，只好回去设法找解药了。”

周兆龙道：“希望夫人能和在下合作。”

金花夫人道：“只要你肯听我的话，贱妾保证可以骗过那沈木风。”

周兆龙道：“现在可以走吗？”

金花夫人道：“自然可以……”左手牵着周兆龙，右手连连挥摇，道：“诸位保重，咱们后会有期。”

萧翎道：“马兄，传下令谕，不要留难他们。”

马文飞点点头，沉声道：“传下话去，放船送他们过河。”只听一个黑衣汉子应了一声，匆匆奔了出去。

马文飞回顾了萧翎一眼，道：“咱们可要迁移他处吗？”萧翎道：“为什么？”

马文飞道：“因为此地已经被那周兆龙知晓，难保他不告诉沈木风。”

萧翎道：“不要紧，他纵然告诉他，他也不会立刻来此。”马文飞道：“为什么？”

萧翎道：“因为那沈木风绝不会茫然从事，咱们此地有许多人，他如无法调动足够对付咱们的高手，绝不会轻举妄动。何况，那周兆龙为了苟全性命，绝不会说。”

马文飞道：“兄弟既如此说，小兄自可放心了……”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不知何故，江湖上突然传出了萧兄弟的死讯，对正在崛起抗拒那百花山庄的势力，打击太大了，唉！想不到这也是那沈木风的卑劣手段。”

萧翎微微一笑道：“并非完全空穴来风的事，兄弟也曾一度遇险。”

马文飞道：“原来如此，不知萧兄是否可以说明经过之情形。”

萧翎道：“自然可以。”当下把遇上巫婆婆的经过情形，很详细的说了一遍。

群豪听完了齐齐说道：“武林有幸，萧大侠才这般逢凶化吉。”

萧翎叹息一声，道：“但愿展兄和邓二侠早日平安归来。”他害怕惊世骇俗，把托请邓一雷和展叶青身怀两本武功秘籍的事，隐起未谈。

突然间，听得常大海重重地咳了一声，接着说道：“萧大侠，在下有几句不当之言，不知该不该出言相询？”

萧翎道：“那有不该之理，常兄有何见教，只管吩咐就是。”

常大海道：“不敢当，在下想不通何以萧大侠要放了那周兆龙？”

萧翎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道：“那周兆龙在沈木风庇护之下作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也许诸位之中，有不少人都吃过他的苦头，放走了他，只怕诸位心中极是不满。不过，那周兆龙不过是一位跳梁小丑而已，智谋武功，均极平常，其所以能够在江湖上为非作歹，纵横自如，全靠那沈木风的力量庇护而已，想杀他随时可得，但留着他比杀了他更有用处。”

马文飞点点头道：“萧兄弟说的是。”

萧翎道：“但愿诸位能谅解我萧某人的用心，不要有所误会才好。”

群豪齐声应道：“我等怎会误会萧大侠。”

马文飞哈哈一笑，道：“萧兄弟言重了，如今武林同道，除了百花山庄中人之外，对你爱护还来不及，怎么对你有所误会呢？”

语声一顿，又道：“兄弟，咱们好久不见，你我都两世为人，今宵相逢，可谓是劫后余生，咱们喝两盅如何？”

萧翎微微一笑，道：“小弟不善饮酒，马兄想已知晓的。”

马文飞道：“各尽其量，绝不勉强！”

高声接道：“摆酒！”

这地方虽然荒凉，但食用之物，却是很齐全，片刻间酒肴齐上。

马文飞、萧翎、无为道长、百里冰、杜九、神箭镇乾坤唐元奇、三阳神

弹陆魁章、形意门董公诚、南太极门石奉先，加上跛侠常大海，和唐老太太，一共十一人席地而坐，围了一个圆圈，酒菜就放在地上。

马文飞举起酒杯，敬了群豪一杯后，说道：“适才那周兆龙的话，诸位都已经听到了。”

董公诚道：“江湖已有不少门户，被沈木风所消灭，在下和石老弟，都是身受其痛的人，因此，在下之意，咱们要及早设法，把这消息尽快传递到各大门派之中，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马文飞道：“三月时光，太过短促，只怕咱们信息未到，惨变已生。”

石奉先接道：“事已如此，咱们只有尽力为之，分头行事。”

无为道长轻轻叹息一声，道：“贫道所虑的是，此刻江湖之上，仍有很多门派，对那沈木风心存畏惧，不到火烧眉毛，不肯卷入是非之中，纵然听得这消息也是不肯深信。”

马文飞轻轻叹息一声，道：“每一次江湖大变，都有其自腐原因，所谓物必自腐而后虫蛀之，如是江湖上几个大门派，早能团结一致，申张正义，沈木风也无法坐大成今日的形势了。”

无为道长道：“马总瓢把子说的很对，但往事已矣！为今之计，只有尽我们之能，设法弥补了，好在目下江湖上，已有大部分武林同道觉醒，萧大侠抗拒沈木风的事迹，更是遍传江湖，贫道之意，由萧大侠出名，修书一封，说明内情，并陈以利害，这封信，虽未必能使各大门派立刻起而抗拒沈木风，但可使他们生出警觉。而且，有了萧大侠的书信，那投书之人，也可以直接求见各大门派的掌门人，亲交书信，以免为潜伏在各大门派的奸细从中捣乱。”

马文飞道：“好主意……”

目光转到萧翎的身上，道：“萧兄弟有何高见？”

萧翎道：“只怕在下声望不够，弄巧成拙。”

无为道长微微一笑，道：“这一点萧大侠只管放心，就贫道所知，萧大侠此刻在武林中声望，已如日在中天，江湖道上，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萧翎道：“道长觉着可行，在下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无为道长道：“如若诸位不觉贫道的笔拙，这书信就由贫道执笔，萧大侠具名如何？”

马文飞道：“那就有劳道长了。”

萧翎道：“此事就照道长之意办理……”

语声一顿，接道：“但兄弟有一个念头，想和诸位研商一下，是否可行。”

马文飞道：“我等洗耳恭听。”

萧翎道：“沈木风固然是一代枭雄，才气过人，但兄弟觉得他最狠的一点，还是十万河山中，无处没有他布下的眼线，再加上各大门派之内，都有他的内应，整个江湖上的一举一动，他都能很快的得到消息，掌握运用……”

马文飞接道：“不错，咱们常被他们在咱们行动之前得到消息，吃亏不少。”

萧翎道：“如是能够取得他们天下耳目配置的名单，那自是最好不过，全面发动，一举间，尽毁百花山庄耳目，但此事只怕不易，那名单，除沈木风外，只怕再也无人知晓，因此在下倒想出一个笨办法来。”

马文飞笑道：“什么办法？”

萧翎道：“尽量削去百花山庄的人手，只要咱们知晓的，一个都不放过，

不能逼劝他改邪归正，为我所用，就杀了他以绝后患，最低限度，也要毁去他的武功。”

马文飞道：“不错啊！在下过去就未想到。”

萧翎道：“如若咱们全面搜查，虽然未必能够全面破去那沈木风所组织的耳目，但至少可使他运用不灵。”

马文飞道：“日后我们注意及此就是。”

但闻常大海说道：“如是那沈木风 and 那和尚会面之后，决定提前发动，咱们应该如何对付？”

马文飞道：“好！那就请道长立时修书，天亮之前，各路送信之人出发。”

无为道长点点头，就在油灯之下，修写书信。

萧翎环顾了四周一眼，说道：“武当掌门人，文才渊博，这封书信，必将是文情并茂，定可说劝各大门派，使他们警惕自励，不过路途遥远，时效难能如期，万一各大门派为他控制，纵然十大高手复生还魂，也是回天乏力，试问有谁能够和八大门派所有的高手对抗。”

马文飞道：“不错，兄弟有何高见？”

萧翎道：“小弟之意，咱们先就此刻入手中，选出一部分，追觅沈木风和百花山庄中人，如若能够使百花山庄再受到一次挫折，那是更好不过，但至少可使沈木风身受困扰，也使咱们派往各门派的人，多些机会。”

马文飞道：“兄弟的豪气，实叫在下等敬佩，不过，此刻时机还未成熟，如若正面冲突，只怕咱们还难是百花山庄之敌。”

萧翎笑道：“百花山庄中人，分在长沙的，十不及一，咱们全力对付，必可使他们全军尽覆。”

石奉先突然接道：“但那沈木风也在长沙时呢？”

言下之意，心中显是对那沈木风，仍有着无比的畏惧。

萧翎略一沉吟，道：“就在下观察所得，沈木风能造成今日的声势、局面，故然是他的才智和武功都超人一等，但最重要的还是他那些遍布天下的耳目，和神速隐秘的行动，再加上利用药物，惨酷控制属下的手段，以及对付敌人的毒辣，致使我武林同道，都对他存着一份恐惧之心，这一来，更造成了百花山庄的声威……”

目光转动，扫掠了群豪一眼，接道：“另一个原因是，现我武林同道，都固守不动，等待着让沈木风布置妥当之后，动手宰割。其实，咱们已经和他正面为敌，束手就戮和轰轰烈烈的战死疆场，大不相同啊！”

这几句话，果然激起了群豪的豪壮之气，齐声说道：“萧大侠准备如何？我等都愿追随。”

萧翎微微一笑道：“那很好，诸位既然有豪气，那就事不宜迟，咱们立时行动。”

马文飞道：“萧兄弟准备如何？”

萧翎道：“在下所知白云观中还有沈木风一批人手，此刻应该先破坏他遍布江湖的耳目，目下他设在长沙的大寨，已由小弟和无为道长等合力摧毁了，所有的百花山庄中人，死亡尽绝，就在下所知，百花山庄在长沙，还有两处主要的根据地，一处是那白云观，另一处是七泽茶园，咱们要先把沈木风安在长沙这两处窝子挑了，再集中全力，追斗沈木风，如能把他困住搏杀，那是最好了，至低限度，也可使他自顾不暇，不能再施展阴谋，加害别人。”

马文飞道：“好！就依兄弟之意，咱们几时动身？”

萧翎道：“自然是越快越好。”

马文飞道：“全体出动吗？”

萧翎道：“不用了，兄弟想选几个人同行就是……”

语声一顿，道：“马兄坐镇大营，连兄弟五个人足可对付。”

马文飞微微一笑，道：“你自己选呢？还是让小兄推荐？”

萧翎道：“百里姑娘、杜兄弟，马兄再替我推荐两个人就行了。”

唐老太太接道：“老身愿戴罪立功，不知萧大侠是否信任得过。”

萧翎笑道：“不用了，我们这番的行动，虽非绝对隐秘，但也不是挑明了干，能够不让他们知晓最好，唐老夫人暂请留此，在下相信那金花夫人八成能够盗来那沈木风的解药，待老夫人除了身上潜伏的奇毒之后，再出面和百花山庄为敌不迟。”马文飞道：“萧兄弟，连你五个人，够了吗？”

萧翎道：“够了，我们以毒攻毒，以暗袭为首。”马文飞道：“神箭镇乾坤唐元奇，和三阳神弹陆魁章各有所专，兄弟带他们同行可得助甚多。”

萧翎微微一笑，道：“但不知陆兄和唐兄，是否愿和萧某一行呢？”

唐元奇、陆魁章齐齐站起身子，道：“萧大侠肯带我等，在下极感荣宠。”

萧翎道：“两位既愿和萧翎行动，咱们即刻出动如何？”唐元奇道：“我去要他们准备船只。”

当先向室外行去。

萧翎道：“在下就此告别诸位。”

于是带着百里冰、杜九、陆魁章大步向外行去。

马文飞急步追出室外，道：“萧兄弟多多珍重。”萧翎回身应道：“有劳关心，马兄留步吧！”

行到水边，唐元奇已然备好船只。

群豪踏上渡船，驶向对岸。

萧翎抬头望望天色，道：“此刻，已然四更过后，默算路程，咱们赶到白云观时，天色已然是黎明时分。”

陆魁章道：“白天动手如是不便，咱们先找个地方休息，到夜晚再去。”

萧翎摇头笑道：“不用了，咱们出其不意，给他个黎明突袭。”

唐元奇道：“咱们包起脸来，给他个不留痕迹。”谈话之间，小舟已经靠岸。

萧翎带着群豪，直奔向白云观而去。一路疾如流矢，天未亮，已赶到了白云观。

萧翎打量了一下四周形势，低声说道：“东北角处的一座跨院，就是百花山庄中人的住宿之处，但此刻，是否仍在，兄弟就不知道了……”

目光一掠唐元奇和陆魁章，道：“两位请守在屋面上，施展暗器相助。”

唐元奇、陆魁章应了一声，双双飞身而起，各自选择好存身之处，停了下来。

萧翎低声说道：“杜兄弟、冰儿，咱们蒙起脸杀进去，不用和他们多说。”

百里冰微微一笑，掏起一块绢帕，包住面孔，道：“大哥，我们跟在你的身边呢？还是各自寻敌搏杀？”

萧翎道：“咱们联袂拒敌吧！”

百里冰道：“大哥为主，我们为辅。”

萧翎微微一笑，道：“冰儿，这次要你为主，我在暗中相助。”

百里冰喇的一声抽出了长剑，低声对杜九道：“咱们冲进去吧！”

杜九拔出铁笔和护手银圈，笑道：“杜老三这两件兵刃，已成了招牌，不论我如何改装，人家只要瞧到我这两件兵刃就成。”百里冰道：“你害怕他们认出来你？”

杜九怒道：“谁怕了。”

纵身而起，当先向前冲去。

两人联袂而起，冲入观中。

萧翎紧随在杜九和百里冰身后而行，直入跨院之中。这时，天色已亮，景物清晰可见。

萧翎等三条人影，刚刚落入跨院，立时有两条人影一闪，挡住了三人去路。但闻弓弦声响，一支长箭破空而至。

长箭到处，一个黑衣劲装人应声而倒。

就这一刹那工夫，只见跨院正房中，木门大开，一个矮胖老者，大步行了出来。

萧翎低声说道：“冰儿，这人就是申三怪，武功高强，不可轻敌。”

只见寒芒一闪，又是一支长箭射到，直取申三怪的咽喉。申三怪右手一抬，接下长箭。

杜九心知那长箭乃神箭镇乾坤唐元奇所发，此人长箭以力道劲猛见称，申三怪一伸手就接住长箭，功力深厚，自非小可。申三怪沉着无比，右手接住长箭，人却在原地未移一步，目光转动，打量了百里冰和萧翎等一眼，道：“诸位既然来此，何以不敢以真正面目示人。”

就这句话的功夫，左右两厢人影闪动，拥出八九个执兵刃的大汉。

萧翎目光一闪，只见孔湘也在其中。心中暗道：“申三怪和孔湘都在此地，大约他们还不知周兆龙被歼一事。”只听杜九冷笑一声，道：“诸位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弃下兵刃，不再为百花山庄之奴，不听在下良言相劝，立时就要血溅当场……”

申三怪冷笑一声，打断了杜九之言，接道：“如若在下猜的不错，阁下是中州二贾中杜老二。”

百里冰道：“你猜错了， he 现在是杜老三。”

她声音清脆，一听之下，立可辨出是女子口音。申三怪一皱眉头，道：“阁下是何许人？”

百里冰道：“要命的。”

突然一扬手，两支寒冰针电射而出。

申三怪宽大的袍袖一拂，贯注内劲，击落了毒针。萧翎目光转动，看群敌已然布成了合围之阵，心中暗道：先伤他们两人，使他们乱了章法再说。

心中念转，暗运功力，右手连续弹出。

两缕尖风，应手而出。

少林派弹指神功，威力非同小可，萧翎又是悄然弹出。突然两声尖叫，左右各有一个大汉，弃去手中兵刃，摔倒在地上。

原来萧翎存心先乱敌阵，是故全力施为，出手就袭向两人致命大穴。

申三怪虽然瞧到了萧翎右手弹动，却料不到他弹指竟能伤人，不禁心头骇然，暗道：看来这现身三人之中，还是以此人最为厉害。当下沉声说道：

“孔兄，咱们合力对付那后面的人。”口中说话，右手却连连挥动。

只见人影闪动，刀光如雪，分站两侧的六七个大汉，一拥而上，分别攻向杜九和百里冰。

百里冰和杜九齐挥兵刃，和几人恶斗在一起。

孔湘一抖手中链子枪，直向萧翎点去。

链子枪乃是一种外门兵刃，枪后软索，可长可短，收放随心。萧翎赤手空拳，站在原地，似是根本未把急袭而来的链子枪放在心上。

孔湘冷哼一声，道：“小子好狂。”暗加内劲，枪上力道倍增。萧翎直待枪尖近身，才微一侧身，左手闪电而出，疾向枪尖抓去。

他手上戴有千年蛟皮手套，既不怕利器，又不畏奇毒。孔湘走了数十年的江湖，身经无数恶斗，可也没有见过这样胆大的人，不禁一怔。

萧翎手法，何等迅快，左手一闪，已然抓住了枪头。孔湘又惊又怒，猛力向后一带，心中暗道：你纵有铁砂掌，横练内功，也无法抗拒我枪头上那倒须龙刺，非叫你吃些苦头。哪知萧翎若无其事也在暗中运气，猛力向前一带。两人相较功力，孔湘自是难及，身不由己的向前一栽。这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就在萧翎抓住了那链子枪的同时，申三怪已然纵身而起，有如苍鹰下击一般，扑向萧翎，右掌一记泰山压顶，拍向萧翎顶门。

萧翎左手抓住了链子枪，就腾出右手对付那申三怪，早已运功戒备，眼看那申三怪扑击，他右掌一翻，迎了上去。但闻砰的一声大震，双掌接实。

申三怪悬空的身子，打了一个转身，飘落在五尺开外。萧翎也被申三怪这一掌震得向后退了一步。

孔湘借势用力，一收链子枪。

萧翎陡然放手，孔湘骤不及防，连退了三四步才拿桩站好。申三怪双目神光闪动，冷冷说道：“当今武林道上人物，能够接我申某这一掌的，屈指可数。”

萧翎道：“夸奖了。”陡然欺身而上，双掌连环攻出。申三怪不甘示弱，挥掌还击。

萧翎掌法快速，申三怪接下第一掌，竟是无法不接第二掌。只好咬牙硬拼下去。

但闻一阵砰砰不绝于耳的掌声，双方掌掌接实、硬拼。萧翎一口气连攻八掌，申三怪也硬着头皮硬接了八招。双方硬拼了八招连环掌，申三怪已是气血浮动，满头大汗。

萧翎冷然一笑，道：“阁下不错，能和在下连拼八掌。”语声未落，又是一掌迎胸劈到。

申三怪心想只要再接下他这一掌，他第二掌势必连环攻出，那时，不想接也是不行，只好纵身避了开去。

萧翎眼看申三怪不肯再硬接自己的掌势，不禁冷笑一声，道：“申三怪，你胆怯了吗？”

申三怪冷冷说道：“阁下究竟是何许人物，可否报上姓名？”

萧翎道：“你不用问我是谁，但我可以给你一个自新的机会，此刻，你们的住地，已为天下云集于长沙的高手包围，念你一身武功，得来不易，在下网开一面，只要从此摆脱百花山庄，不再卷入江湖是非之中，在下当可放你一条生路。”

申三怪冷笑一声道：“沈大庄主原本体念上天好生之德，不忍大开杀戒，所以才给尔等一段很长的缓冲时间，希望尔等能够认清时务，慢慢投效百花山庄，想不到尔等竟是不知死活，妄图作困兽之斗，此举已然激怒了沈大庄主，改变决定，近日内，即将使武林发生大变，江湖上各大门派，都将在一

夜间瓦解冰消，届时，尔等亦将是死无葬身之地。”

萧翎冷冷说道：“你很胆大，沈木风也没有说出过他有心吞霸武林的企图。”

申三怪原想吓唬萧翎一阵，哪知萧翎竟然是不吃这一套，不禁一皱眉头，道：“阁下究竟是何许人物？”

说话之间，但闻一声惨叫传来，一个黑衣大汉，死在百里冰的剑下。

孔湘眼看对方武功高强，尤其是那百里冰剑招更奇幻难测，叫人防不胜防，当下一侧身子，攻了上去。

他武功高强，链子枪招数神妙无比，一出手，立时把百里冰和杜九联手的凶猛攻势挡住。

萧翎打量了一下搏斗形势，心中暗道：如若由孔湘率领群寇和冰儿动手，双方只怕有得一阵时间缠斗，看来只有先杀申三怪，以寒敌胆了。

心念一转，冷冷说道：“申三怪，我已好言相劝，你既不肯罢手，那是自寻死路了，亮兵刃吧！我要在百招之内，取你之命。”

他说的口气自然，丝毫不似恫吓之言。申三怪道：“你说出姓名，老夫一定奉陪。”

萧翎道：“好！让你死也死得明白，在下萧翎。”申三怪呆了一呆，道：“你是萧翎？”

萧翎道：“不错，你亮兵刃吧！”

申三怪道：“咱们掌上未分胜负，再斗掌力如何？”萧翎道：“好吧！”欺身而进，一掌劈出。

申三怪挥掌接架，双方展开了一番恶斗。

萧翎攻势快速，一口气连攻二十余招。

申三怪听得萧翎之名，心知这番搏斗，关系着自己的生死存亡，是以，全神贯注，小心翼翼，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非不得已，不硬接萧翎的掌势。

转眼之间，双方已斗了五十余招。

萧翎打的火起，俊目中神光闪动，喝道：“申三怪，你要小心了。”

喝声中，左手一招天外来云斜里劈下，右手同时屈指一弹。一缕指风，电射而出，击中申三怪的右肘。

这弹指神功，乃少林七十二种绝技之一，功力练到一定的火候，可以隔空击穴，置人死地，申三怪功力虽深，也无法受此一击，右肘关节筋骨如折。

申三怪右臂骤伤，再想闪避萧翎快速击落的掌风，已自无法。

但闻砰的一声大震，萧翎快速落下的掌势，正击中申三怪的左肩之上。

这一掌力道雄厚，申三怪左肩肩骨，被生生劈断。闷哼一声，向后疾退三步。

萧翎本可借机出手，取那申三怪之命，但他却没有出手，停下脚步冷冷说道：“申三怪，我要你死的瞑目，给你个喘息机会，待你恢复再战之能。”

申三怪左肩骨折，右肘重伤，两处又都是关节要害，就算外接断骨，内服灵丹，也无法在三五日内和人动手。

但他究竟是功力深厚之人，当下一提真气，突然转身一跃，飞起了两丈多高，登上屋面。

只听弓弦声动，一支长箭，破空而至。

申三怪足尖一点屋面，身子第二次腾起，疾如闪电而逝。

紧接着人影翻飞，唐元奇、陆魁章双双落入院中。

孔湘领导群寇，力斗百里冰和杜九，维持个不胜不败之局，但眼见申三怪负伤逃走，对方又来了援手，不禁心中慌了起来，暗道：看来再打下去，那是绝无生机了。

唐元奇、陆魁章一齐亮出兵刃，准备出手助那百里冰和杜九一臂之力。

萧翎微微一笑，道：“不劳两位出手。”

屈指一弹，一缕暗劲飞出。

但闻波的一声，正击在一个大汉右臂之上。

那大汉手臂一麻，兵刃脱手落地。

杜九一笔刺来，正中前胸，寒芒透胸而入，当场栽倒。萧翎屈指连弹，暗劲缕缕涌出，百里冰和杜九剑笔轮转，连伤数人。

片刻间，只余下孔湘一人，挥劝着链子枪，还在苦斗。萧翎欺身而上，一把抓住孔湘手中的链子枪，飞起一脚，把孔湘踢了一个跟头，冷冷说道：“申三怪比你如何？阁下还要作困兽之斗！”

孔湘缓缓站起身子，四顾了一眼，只见己方之人，除了逃走一个申三怪外，都已横尸当场。当下长叹一声，探手从怀中拔出一把匕首，道：“萧大侠手下留情，在下也无颜再在江湖之上闯荡了。”匕首一挥，直向前胸之上刺去。

萧翎右手轻轻一弹，击在匕首之上，匕手脱手飞出，说道：“孔兄既已知晓，何苦又要自绝，天下有的是名山胜水，世外桃源，孔兄如能息隐世外，何处不可安身立命……”语声一顿，接道：“再说，孔兄如肯弃暗投明，兄弟保证天下英雄一体欢迎。”

孔湘苦笑一下，道：“区区纵然有心答允萧大侠，但也难再活过七日，七日后奇毒发作，全身经脉收缩而死，那痛苦实非常人所能忍受。”

萧翎道：“孔兄之意，可是重回百花山庄？”

孔湘摇摇头，道：“兄弟已目睹那沈木风为人的残暴，岂肯甘心再为他奴役卖命……”

长长叹息一声，接道：“可是兄弟职位低下，无法知晓机密，萧大侠一番盛情，只好期以来生补报了。”

突然举手一掌，自碎天灵要穴死去。

杜九望着孔湘的尸体道：“大哥，这些人大都是被胁迫而从百花山庄，咱们还是把他们尸体埋起来吧！”

萧翎道：“你交给庙中道士一锭黄金，要他代咱们处理尸体，叫他不必要报官了，我们在庙外等你。”

杜九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萧翎带着百里冰绕到庙门，杜九已在等候。

唐元奇道：“萧大侠，此刻咱们要到何处？”

萧翎道：“那七泽茶园，地外大街，咱们不能白天下手，先找间客栈休息一下，等天色入夜之后，再挑七泽茶园不迟。”几人找了一个客栈，休息一日，天黑之后，才行向七泽茶园。只见大门紧闭，门上挂着一块木牌。

那木牌之上写着“暂停营业”四个大字。

萧翎纵身而起，越墙而入，找遍了三进院子，不见一个人影。百里冰道：“他们早知道了。”

萧翎点点头，道：“不要碰室中的东西。”

群豪已知那沈木风的恶毒，果是无人敢碰。

萧翎领着群豪，退出七泽茶园，道：“沈木风在长沙的耳目，就在下所知，只有这几处，不知还有哪位知晓？”他连问数声，不闻群豪相应之言。

显然，在场之人，已无人再知晓那沈木风安在长沙的暗巢。唐元奇低声道：“萧大侠，既是别无去处，咱们应该回去见马总瓢把子，免得他心中挂念。”

萧翎道：“好！咱们立刻动身……”

突然想起了金算盘，低声对杜九说道：“杜兄弟，商兄弟会去那水中沙洲吗？”

杜九摇摇头道：“他不会去。”

萧翎道：“为什么？”

杜九道：“他要替大哥看守东西。”

萧翎道：“一只箱子？”

杜九道：“是的，他说那也许是很重要的东西。”萧翎道：“他还在原地住吗？”

杜九摇摇头，道：“不在，他另行找了一处很隐秘的地方，只有小弟知晓。”

萧翎回目一掠唐元奇、陆魁章，道：“唐兄、陆兄，先请回那水中沙洲，在下去探望一位兄弟，早则今夜，迟则明晚，定然赶回。”

唐元奇、陆魁章齐齐抱拳一礼，道：“我等就此别过。”转身行去。

萧翎目注两人身影消失后，回目望着杜九，道：“商兄弟住在哪里？”

杜九道：“小弟带路。”转身向前行去。

萧翎和百里冰鱼贯随在身后。

杜九带着萧翎和百里冰转过两条街道，到了一座高大宅院的围墙前面。

萧翎低声问道：“这是什么地方？”

杜九道：“长沙知府的内眷住宅。”

萧翎道：“商兄弟认识那知府？”

杜九道：“不认识。”

萧翎道：“既然不相识，如何能够借住？”

杜九道：“商老二告诉我说，百花山庄的人，虽然是无孔不久，手段残酷，但他们向来不惹官府中人，除非官府中人逼得他们无路可走，绝不和官府作对，因此，他说把东西存在知府宅内最安全。”

萧翎心中一动，暗道：商八忽然间对那箱子如此重视，其中必然还有内情。当下说道：“咱们要如何方可见他？”杜九道：“这知府后园之中，有一间废弃的书房，除了每天有人打扫一次外，平常绝无人去，商老二就住那里，小弟去叫他出来。”

萧翎略一沉吟，道：“好，官府内眷，我们也不便惊扰，你去叫他出来，小兄就在此地等候。”

杜九一提气飞身而入。

大约有一顿饭工夫之久，才带着商八，提着木箱而出。萧翎目光到处，只见商八左臂之上裹着白纱，似是新伤不久，不禁一皱眉头，道：“兄弟，你受了伤？”商八道：“不要紧，一点轻伤。”

萧翎道：“日前咱们相会之时，商兄弟似是还未受伤。”商八微微一笑，道：“小弟今天日落时分，才和人动上了手，小弟虽然伤了左臂，但那人也未讨了好去。”萧翎道：“又是百花山庄的人？”

商八摇摇头，道：“是不是百花山庄的人，小弟不敢断言，但看神态，却是有些不像。”

萧翎道：“那人是何身份？”

商八道：“使小弟不解的，也就是他那使人莫可预测的身份。”

萧翎奇道：“究竟是什么人？”

商八道：“一个和尚。”

萧翎道：“和尚？”

商八道：“不错，这就是小弟百思不解之处了，百花山庄的人，龙蛇杂处，虎狐同穴，有几个和尚原也不足为奇，但他们绝不会以和尚的身份，出现于江湖之上。”

萧翎道：“他为什么和你动手？”

商八望了手中木箱一眼，道：“抢我手中的箱子。”萧翎心中大为奇怪，暗道：这木箱早已十分陈旧，除了识得这木箱之人，绝不会去抢此物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问道：“那和尚有多大年纪了？”商八道：“五旬上下。”

萧翎道：“那禁宫十大奇人，无一不是年登古稀的人物，这和尚这点年纪，自然不是他们同辈人物了，何以识得此箱呢？”几人一面谈话一面行走，到了一座客栈前面。

这时，夜阑已深，一个客栈伙计，正要取灯拴门。杜九一上步，拦住那伙计说道：“还有空房子吗？”店伙计打量了四人一眼，道：“有一座空出的跨院，不知诸位是否嫌贵……”

杜九接道：“你带路吧！”

那店伙计带几人进入了一座跨院之中。

第三十八回 一言九鼎

这是座独立的院落，除了正房之外，两厢还有客室。

店伙计泡上茶、燃上灯火离去。

杜九飞身出房，四下巡视一周，才退回房中。

萧翎仔细望了那木箱一眼，只见那木箱盖上雕刻着一座佛像。

那箱子经商八擦拭的很干净，是以花纹十分明显。

商八看萧翎已经注意了木箱，才微微一笑，道：“小弟拭去箱上积尘后，发觉了雕有佛像的精致花纹，曾和杜兄弟谈过，这木箱之中，可能存有很宝贵的东西。”

萧翎道：“杜兄弟已经告诉我了。”

商八道：“为了这个木箱，小弟不得不暂时避开无为道长和马文飞等群豪，因为群豪之中，不乏见闻广博之人，万一有人认出了这木箱的来历，要小弟打开瞧瞧，那就叫小弟为难了。未雨绸缪，只好暂时避开和他们见面，和杜兄弟悄然约下会晤之地，待见过大哥，仔细瞧过这木箱中存物之后，再去见他们。”

萧翎道：“小兄记得咱们已经开过木箱，那里面只有一本羊皮封面的书册，上面写的似是经文，是吗？”

商八笑道：“这个小弟自然记得，不过，咱们当时并未仔细搜查，也未仔细的翻阅那本经文。”

萧翎道：“商兄弟自己打开瞧看一下就是……”

接着又道：“咱们兄弟情同骨肉，商兄弟太过拘谨了。”

语声一顿，道：“现在，打开瞧瞧吧！”商八依言打开箱盖，只见一本羊皮封面的册子，放在箱中，除此之外，再无所见。

商八举起火烛，仔细在箱中瞧了一阵，仍是瞧不出一点可疑之处，当下摇头说道：“难道这本经文很珍贵吗？”伸手在箱中四面敲打。

萧翎心中突然一动，低声说道：“商兄弟，木箱盖上，可以雕刻佛像，这木箱之内，自然也可雕刻字迹了。”商八道：“不错啊！”

伸手在箱底用力一拭。

只见那箱底之上，似是有着一种细致的纹路，当下喜道：“果然在这里了。”

杜九取来一块抹布，仔细的在箱内擦拭起来。

经过一番擦拭，箱盖底层和箱底内层，都出现了清楚花纹。萧翎把那箱子搬到木桌上，举起火烛瞧去，只见那花纹似花非花，似字非字，曲曲弯弯，无法认出是何用意。商八皱皱眉头，道：“这上面写的似是天竺文字，咱们认不出来。”

萧翎道：“既是无法认出，商兄弟何以知它是天竺文呢？”商八道：“昔年兄弟见过一个少林和尚，拿着一本天竺经文，字体还稍有记忆，那字体和这文字形体很像。”

萧翎道：“可惜识得此文之人绝无仅有，这人才太难找了。”商八接道：“除了少林寺中和尚，可能有人识得之外，只怕是很少有人识得了……”

心中突然一动，道：“那个和尚……”

杜九道：“哪个和尚？”

商八道：“和我搏斗、互有受伤的和尚，看到此箱之后，不问青红皂白

的，就出手抢夺，如若不识得天竺文字，就是识得这只箱子了。”

萧翎道：“不错，那和尚现在何处呢？”

商八沉吟了一阵，道：“我想他不会离开很远，因为他临去之际，还恋恋不舍地望了这木箱一眼，那是说他对这木箱，仍是念念难忘了。”

萧翎道：“你伤的他很重吗？”

商八摇摇头，道：“不重，但也不算轻。”

萧翎沉吟一阵，道：“那和尚可是天竺国人？”

商八道：“就小弟所见，他似是咱们中原人氏，而且还可能出身少林一门。”

萧翎道：“他施展少林门中武功？”

商八道：“和我动手之初，他极力施展其他博杂的武功，似乎是极不愿露出少林武学，后来，为小弟所伤，迫不得已才用少林的武功击伤小弟。”

萧翎道：“百花山庄中也有少林弟子，听兄弟之言，大约是不会错了。”

商八道：“如若他还住在长沙，可能就在附近两条街上，照小弟看法，那和尚似是单为抢此箱子，和百花山庄无关，小弟设法去探听，看看他落足何处？”

萧翎道：“天色已入深夜，你到何处打听？”

商八道：“咱们自然打听不出……”

放低声音说道：“车、船、店、脚、牙，最是难以对付，也很少有好人，但这般人也最好使唤，他们见多识广，唯利是图，重赏之下，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说到此处，突然转身而去。

不大工夫，商八笑嘻嘻的行回房中，道：“大哥，咱们休息一会，如是那和尚落脚在此，不出一个时辰，就有消息回报。”

萧翎知他智计多端，江湖经验广博，微微一笑，也不多问。

果然过了半个时辰左右，一个店伙计满头大汗的跑了进来，喘了两口气，低声说道：“您老交办的事情，小的已经打听出来了。”

商八道：“怎么样了？”

那店小二道：“那位大师父投宿在大盛客栈。”

商八探手从怀中摸出两片金叶子，道：“好！你带我去吧！”萧翎低声说道：“到哪里去？”

商八道：“请那位大师父来辨识这箱中的天竺文字。”萧翎道：“怎能知晓他一定认识。”

商八道：“至少，他会知晓这木箱来历，那是聊胜于无了，大哥稍坐片刻，小弟去去就来。”

杜九起身道：“我跟你去。”

商八道：“好！二人同去，万无一失。”

带着那店小二匆匆而去。

百里冰低声问道：“他们要去绑架那和尚来此处？”萧翎道：“大概是吧！”

口中答话，双目却盯注在那箱底花纹之上瞧着。

百里冰看他神注图案，也不再出言惊扰，静静的站在萧翎身侧，暗中却留神戒备。

大约过了一顿饭工夫左右，只见杜九扛着一个身着灰袍的和尚，行了进

来。

杜九缓缓放下那和尚，拍活了他两处大穴。

萧翎凝目望去，只见那和尚年约五旬左右，头上烙了五个戒疤，显然，那是受戒甚严，出身正大的僧侣。

那和尚一挺身站了起来，但他又匆匆的坐了下去。原来，他站起身子之后，才发觉双腿穴道，仍然被点着未解。

商八轻轻咳了一声，道：“大师，你瞧瞧那桌上放的什么东西？”那和尚抬头望了一眼，道：“木箱子。”

商八道：“你想抢这只木箱子，自然是知它来历了。”那和尚目光转动，扫掠了萧翎、百里冰和商八、杜九一眼，缓缓说道：“四位是何身份？”

原来，萧翎等都还易容未复。

商八冷笑一声，道：“看来大师父当真是轻淡生死，四大皆空了。”

灰袍僧人缓缓说道：“这话是何用意？”

商八道：“我等未问大师，大师倒问起我等的身份来了……”语声一顿，道：“你可能认出这木箱来历，和那箱内的天竺文字？”

灰衣僧人缓缓说道：“拿近一些让贫僧仔细瞧瞧吧！”商八无可奈何，只好移近木桌，高举灯火。

那和尚仔细的瞧下一阵，神情突现激动，口中喃喃自语道：“果然是这木箱，果然是这木箱……”

双目神凝，盯注在那箱底花纹上瞧看。

商八放下火烛，拿开木箱，道：“咱们请大师到此的用心，大师是否明白？”

灰衣僧人道：“要贫僧讲说那箱底天竺文字内容。”商八道：“大师明白就好。”

灰衣僧人摇摇头，道：“诸位想如何对付贫僧，只管施展吧！阿弥陀佛！”闭上双目，口中诵起金刚经来。

这一下倒是大出商八等意料之外，都不禁为之一呆。杜九冷哼一声，道：“大师你真是不怕死吗？”

灰衣和尚突然睁开眼睛，冷冷说道：“那要看为什么死了。”杜九道：“你可是觉得这死法，很值得吗？”

灰衣和尚道：“贫僧若为大师兄而死，自然是死的值得了。”百里冰望了萧翎一眼，低声说道：“为了要他把这天竺文字解说给我们听，好像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

萧翎道：“这其间只怕是大有道理。”

商八惑然说道：“和尚，难道这上面记述的文字，重于你的生死吗？”

灰衣和尚道：“贫僧十条八条命，也是没它重要。”商八一皱眉头，道：“这等重要！”

灰衣和尚冷笑一声，道：“阿弥陀佛！”重又闭上双目。商八低声对萧翎说道：“大哥，我有些明白了，这文字可能是记述一种很奇奥的武功。”

杜九道：“他不怕死，难道也不怕痛吗？咱们先点他五阴绝脉。”

灰衣和尚光秃秃的头顶上，突然间冒上来几颗汗珠，显是对杜九欲点他五阴绝脉，十分害怕。

只见他睁开眼来，怒声说道：“不论你们使用什么恶毒手段，都别想让贫僧答允此事。”

杜九怒道：“我就不信羊能上树。”

右手一挥，点向那和尚前胸。

萧翎右手疾出，挡开了杜九一招，道：“咱们不能误伤好人。”

一抱拳，道：“大师这等视死如归的豪气，非有深厚的修养功夫，实难办到，在下十分敬佩。”

灰衣和尚摇动着光头说道：“别套交情，贫僧是软硬不吃。”萧翎微微一笑，道：“咱们不谈这木箱上的文字，谈谈别的事情如何？”

灰衣和尚道：“那倒可以。”

萧翎缓缓说道：“你可是出身少林寺？”

灰衣和尚道：“不错。”

萧翎缓缓说道：“大师识得天竺文字，在寺中的地位定然很高了。”

灰衣和尚道：“贫僧在藏经阁中，负责整管经文。”萧翎啊了一声，道：“大师此番到长沙来，不知有何用心？”灰衣和尚道：“贫僧和四位师兄同来，但他们三人都死在你们手中了。”

萧翎愕然说道：“我们手中？”

灰衣和尚道：“不会错啊，除了你们百花山庄的人，谁还会施用那等卑劣手段，先行下毒，然后施袭。”

萧翎道：“可惜大师并未猜对，在下等都非百花山庄的人。”灰衣和尚道：“不是百花山庄的人，怎会趁夜冒充店伙计，混入贫僧房中，出其不意的点了贫僧穴道？”

萧翎回顾了商八、杜九一眼，道：“你们可是扮作店伙计混进房去，生擒了这位大师父吗？”

杜九尴尬一笑，道：“我们怕大哥等候过久，才施展诈术，生擒于他。”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这就难怪他认为我们是百花山庄中的人了……”

语声一顿，道：“解了他的穴道。”

杜九应了一声，拍活了灰衣和尚被点穴道。

萧翎轻轻咳了一声，道：“大师，现在可以走了。”灰衣和尚活动了一下双臂，道：“你是什么人？”萧翎道：“区区萧翎。”

灰衣和尚道：“什么？你是萧翎？”

萧翎道：“不错，阁下可是不信吗？”

灰衣和尚道：“在下虽然未见过萧翎之面，但却听人说过他的面貌，完全不是你这个样子。”

萧翎伸手除下脸上面具，道：“大师请看，在下真面目，是否和你听闻而来的一样？”那和尚打量了萧翎两眼，道：“有些相似。”

萧翎微微一笑，道：“看来，大师还是有些不信……”目光一掠中州二贾，道：“两位兄弟请把面具脱下。”商八一拍大肚子，道：“大师识得在下吗？”

灰衣和尚仔细的瞧瞧商八、杜九道：“两位可是传说中的中州二侠？”

商八哈哈一笑，道：“看来，阁下似是有些不信吗？”灰衣和尚道：“贫僧多年护守藏经阁，从未在江湖之上走动，此番外出，乃贫僧第一次在江湖上走动！”

商八道：“这么说来，大师能够认识萧大侠，还算不错了。”灰衣和尚道：“对于几位容貌，都还是在这次出现江湖之前，听人述说……”

杜九冷冷说道：“听到很多，也是无用，此刻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是大师是否相信我等身份呢？”

灰衣和尚道：“贫僧虽是有些相信了，但我还不敢肯定，是以，还不能把箱底中文字，译讲给你们听。”

商八探手从怀中摸出珠光宝气的算盘，道：“在下这兵刃，当世之间，再无第二个人使用，大师可以相信了吧！”灰衣和尚沉吟了一阵，道：“贫僧也听人说过商施主施用算盘作为兵刃，而且还可以发出暗器。”

商八哈哈一笑，道：“你可是要见识一下吗？”

灰衣和尚道：“不用了。”

商八道：“那是说大师相信了。”

灰衣和尚道：“看情形，各位八成都是真的了，不过，再未十分的了然诸位身份之前，贫僧还是不敢轻易说出。”商八一皱眉头，道：“这箱底上刻的文字很重要吗？”灰衣和尚道：“很重要，关系整个武林的正邪与兴亡。”商八道：“这些字是一种秘籍吗？”灰衣和尚沉吟了半晌，道：“不是。”

杜九道：“不是秘籍，怎的如此重要？”

灰衣和尚道：“透露一点给你们知道，也不要紧，那些字是说明秘籍藏匿之处。”

商八苦笑一下道：“大哥，这位大师如此细心，只怕是不会说了。”

萧翎缓缓说道：“如若这箱底上的字迹，果真如他所说的一般重要，自然是难怪他如此慎重了。”

语声微一停顿，接道：“大师一行五人，其中有四人死在百花山庄之人手中，大师又从未在江湖之上走动过，除了你的师父、师兄，可证明我们身份，别人证明了你也不信，是吗？”灰衣和尚道：“如是贫僧不识之人，如何能信他呢？”萧翎道：“这是一个很难解开的结，大师识人不多，我们又无法在极短时间内，找出你相信之人，看来，我们只有等待日后亲往少林寺中一行，求教了。”

灰衣和尚道：“少林寺中，能够识得这天竺文字的人，并不太多，加上贫僧，不过四个人而已，但真正造诣深厚的实不过两个人……”

百里冰道：“那你是其中之一了。”

灰衣和尚道：“不错。”

商八道：“大师除了和同门师兄弟相识之外，还认识什么人？”

灰衣和尚沉吟了一阵，道：“贫僧实是识人不多。”商八道：“武当派的掌门，无为道长，大师是否认识呢？”灰衣和尚道：“闻名而已，素未晤面。”

萧翎叹息一声，道：“大师请仔细记下那箱底所书。”灰衣和尚道：“贫僧已经记下了。”

萧翎道：“那很好，大师可以去了。”

商八道：“就这样放他走了吗？”

萧翎淡淡一笑，道：“他执意不说内容，咱们又不能严刑逼迫，那是只好让他去了。”

商八道：“这位不肯信任我们，所以才至死不言，但我们又如何能够信得过他呢？”

萧翎道：“你怀疑他是冒充少林寺的僧人？”

商八道：“那倒不是。”

萧翎道：“既是你不疑他是假冒少林高僧，不用难他了。”

商八不敢再言，退到一侧。

萧翎正容说道：“大师，你要牢记着文字内容，你去之后，在下可能要把这木箱毁去……”

灰衣和尚骇然说道：“为什么？”

萧翎道：“大师未说明内情之前，在下不知道这木箱的重要性，也就罢了，此刻知其重要，却有着大不放心之感，万一这木箱落入百花山庄之手，那就大为麻烦了，因为在下知道，那百花山庄中有人识得天竺文字，这木箱要是落入他们之手，他们很快的可以解开字中之秘，为了安全，在下自然要毁去这只木箱。”

灰衣和尚似是不知如何回答，半晌之后，才缓缓说道：“毁去太可惜了。”

萧翎道：“留着不是一个很大的祸根吗……”

长长叹息一声，接道：“大师离此之后，还望多多保重，因为举世之间，只有大师一人，知晓此秘了。”

灰衣和尚道：“这么说来，贫僧非得再仔细瞧瞧不可了。”

商八一横身，拦住去路，道：“够啦，萧大侠素行君子，忠厚待人，你既明知是萧大侠，还是不肯说出内情，显是心存奸诈，你这心机，瞒不过我商某人的眼睛。”

萧翎一挥手，道：“商兄弟，不要责难他。”

商八无可奈何，只好闪身让开，缓步行到百里冰身侧，低声说道：“百里姑娘，咱们要阴沟里面翻船，这和尚外貌忠厚，内藏奸诈，我瞧他是在故意使诈，咱们不能上他的当。”百里冰微微一笑，道：“我有办法。”

只见那和尚大步行了过来，手执木箱，上下翻动，仔细瞧了一阵，道：“贫僧都记下了。”

萧翎点点头，道：“你要牢记心中，不要忘了，也不用在长沙停留了，早些回少林寺中去吧！日后我等有便，自会到寺中拜访。”

灰衣和尚道：“贫僧去了。”转身向外行去。

商八瞧着那和尚已快走出厅门，百里冰还没有动静，心中大是焦急，不禁重重咳了一声。

百里冰嫣然一笑，道：“大师父，慢点走。”

萧翎道：“冰儿，什么事？”

百里冰道：“我要送这位大师一程。”

口中说话，人已举步向前行去。

萧翎皱皱眉头，却未出言阻止。

百里冰大步追了上去，直行厅外。

萧翎目光转动，只见商八挺胸抬头而立，似是百里冰的举动，和他全然无关一般。

片刻之后，百里冰独自行回厅中。

萧翎神情严肃地问道：“冰儿，那位大师父呢？”百里冰道：“走啦。”

萧翎道：“你没有留难他吗？”

百里冰道：“如是我们有了打斗，如何能瞒得过大哥的耳目呢？”

萧翎想了一想，目光一掠杜九、商八说道：“两位贤弟，小兄相信那和尚确然是识得天竺文字，否则，他怎会抢商兄弟手中这只木箱呢？”杜九道：“大哥说的不错。”

萧翎道：“如若他说的不错，留着这木箱，万一被沈木风拿去，岂不是一桩大害大憾的事。”

商八道：“大哥的意思呢？”

萧翎道：“我想把这只木箱毁去。”

百里冰道：“不要慌。”

萧翎道：“为什么？”

百里冰道：“因为……因为……”一时间想不到适当措词，因为了半天，仍是因为不出个所以然来。

萧翎肃容说道：“冰儿，你杀了那和尚？”

百里冰怔了一怔，道：“没有啊！”

萧翎道：“说实话，你如何对付那和尚？”

百里冰道：“我和他握手的时候，轻轻刺了他一针。”萧翎道：“针上有毒？”

百里冰道：“没有毒，但我骗他说针上有毒，四个时辰之内，如若不服用解药，那将毒发而死。”

萧翎道：“你为什么要骗他？”

百里冰道：“如若他是百花山庄的人，自然是不会回来了，但如他不是百花山庄的人，定然会去而复返。”

萧翎脸上一片不悦之色，冷冷说道：“为什么？”百里冰道：“如若他真是有道高僧，受你重托，必会急急而来，必然会对你说明内情……”

萧翎冷然接道：“如若他怀疑是我们故意设计下的圈套，激愤之下，难道也肯回来吗？”

百里冰道：“会的，他如是为死亡威胁，生出了求生之念，必然会赶回此地，求取解药，如若心怀激愤，亦将赶来见你说明内情，就算他怀疑到大哥是同谋人物，但他隐秘未泄，有所凭仗，也不难迫取解药，至低限度，可以和咱们谈谈条件。”

萧翎凝目注视那燃烧的火烛，缓缓说道：“不论你说出多少理由，此事亦是做的不当，对待那沈木风和百花山庄中人，咱们不得不用谋施诈，但对同一阵线的武林同道，却不能用这种手段。”

百里冰道：“他七成相信了大哥就是萧翎，但他仍不肯承认你就是萧翎，说出文字内容……”

萧翎道：“虽然过份一些，但他的举动，出于谨慎，用心总是无错。”

百里冰道：“大哥怎能肯定他真正是少林僧侣？”

萧翎怔了一怔，道：“如若他不是少林僧侣，你也是白白放走了他，于他何损？”

百里冰笑道：“我已用独门手法，暗中点伤了他身上两处穴道，他奔行一阵之后，身体上必有不适之感，那时，他必将以为是剧毒！”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他随行师兄，早已死去，只有咱们这一条生路，除非他说的都是谎言。”

萧翎沉吟了一阵，叹道：“唉！冰儿，以后做事，要先和我商量一下再作主意。”

百里冰嫣然一笑，道：“如是我这一次做错了，那就下不为例，但我这一次做对了呢？”

萧翎一皱眉头，本想责备她几句，但想到她和自己几番同生共死的经历，

只好忍了下去，遂又缓缓说道：“等你做对了之后再说吧！”

百里冰不再多言，缓缓在萧翎身边坐下。

表面上，她虽然保持着平静，但内心之中，却是焦灼万分，暗暗祷告上天，希望那灰衣和尚，早些回来。

萧翎心中暗自分析那百里冰之言，觉着甚有道理，忖道：也许她没有做错。室中突然间静了下来，静得听不到一点声息。

大约过了一顿饭工夫之久，突然一阵步履声传了过来。百里冰精神一振，凝目望去，果然是那灰衣和尚，步履踉跄的行了过来。

只见他举起宽大的灰色衣袖，拂拭一下头上的汗水，望着萧翎，冷冷说道：“人人都说你萧大侠是君子人物，原来他们被你蒙骗过去，你和那沈木风一样的卑下。”

萧翎望了百里冰一眼，目光转到那灰衣和尚的身上，道：“大师这样责难在下，不知因为何故？”

灰衣和尚道：“你放走贫僧之后，为何又遣人刺我一针，那针上含有奇毒，四个时辰内致人死命，口不应心，岂算得君子人物。”

萧翎淡淡一笑，道：“大师并没有中毒。”

灰衣和尚怒道：“我至此毒性渐发，难道是装作的不成？”百里冰缓缓接道：“大师，你现在是否相信他是萧翎呢？”灰衣和尚怒道：“就是你这丫头的毒手！”

百里冰冷然接道：“我问你是否相信他是萧翎？”灰衣和尚道：“自然相信了。”

百里冰道：“那你为何不肯解说那箱中文字呢？”灰衣和尚道：“贫僧幸未解说，原来，萧翎也是一位卑劣的人！”

萧翎被那和尚骂得狗血喷头，始终未动怒火。

百里冰偷眼瞧了萧翎一眼，心中大感不安，暗忖道：都是我暗施手脚，连累的大哥挨骂。缓步行了过去，道：“大师并未中毒。”

灰衣和尚怒道：“我毒性已然发作，难道还未中毒？”百里冰道：“那是我点了你的穴道。”伸手一掌，拍在灰衣和尚的右肩之上，解了他被点穴道。接道：“其实，你只要留心一下，我用针刺中之处，瞧瞧伤口，就会明白是否中毒了。”

灰衣和尚瞧瞧左手伤处毫无异样，果非中毒之征，不禁一怔。

百里冰微微一笑，道：“其实我点你穴道的手法很轻，只要你能沉住气，盘膝坐息，就可以完全复元……”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虽然是唬你一唬，但也和萧大侠无关，他是顶天立地的大豪杰，大英雄，岂肯对你开这样的玩笑，为了此事，我刚才还受了一顿责骂。”

灰衣和尚怔了一怔，道：“原来如此。”

百里冰道：“你心中早已承认他是萧翎，但还是不肯说出字中之秘，只因为，你不肯十成十的信任他，但我们又如何能信任你呢？我暗中点你穴道，伪说你被毒针刺中，用心不过试试你是不是百花山庄中的奸细……”

灰衣和尚道：“贫僧是不是呢？”

百里冰道：“现在证明你不是。”

灰衣和尚道：“为什么？”

百里冰道：“你如是百花山庄中的人，自然不会再回来了，你回来了，

就可证明你不是。”

灰衣和尚道：“贫僧还是不太明白。”

百里冰道：“简明的说，你如是百花山庄的人，自会有百花山庄的人为你疗伤，也用不着再回此地来。”

萧翎突然抱拳一礼，道：“不论用心何在，此举都属不当，在下这里谢罪了。”

灰衣和尚叹息一声，道：“这么看来，你当真是萧翎了。”

商八道：“不知要如阿大师才能相信？”

灰衣和尚道：“贫僧此刻完全相信了……”

目光转到萧翎的脸上，接道：“在这木箱之中，是否有一本书？”萧翎道：“有一本经文。”

灰衣和尚道：“不知可否拿给贫僧瞧瞧？”

萧翎道：“自然可以！”取过经文奉上。

灰衣和尚接了经文，仔细的翻了一阵，突然把中间一页裁开，道：“记述的秘籍在这里了。”

萧翎道：“那上面也是写的天竺文吗？”

灰衣和尚道：“是用汉文写成。”

萧翎道：“他应该用天竺文写成才对，除了少林寺，天下再也没有几人识得了。”

灰衣和尚道：“认识天竺文字，不一定有超人的才慧，他在那箱底留下天竺文，说明藏匿秘籍之处所，在箱中一本经文之内。”

缓缓把四周裁开的经文，双手奉上。

萧翎接过瞧去，只见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汉文，开宗明义第一行便道，非有极深的武功基础，和过人的智慧，不宜习练此中记述的武功。

萧翎缓缓把手中经文放下，道：“大师的法号如何称呼，在下还未请教。”

灰衣和尚道：“贫僧法名大忍。”

百里冰心中暗自笑道：你法号大忍，我看你连小忍也忍不下。

萧翎道：“大师瞧过这上面的汉文记载吗？”

大忍大师道：“贫僧只瞧了两行，就不敢再瞧下去。”萧翎暗道：好啊！原来他已经瞧了两行。

口中说道：“那上面写的很真实吗？”

大忍大师道：“应该是很真实，除非这本经文和木箱全是伪造。”

萧翎微微一笑，道：“那伪造木箱经文的人，第一桩事，先要通达天竺文。”

大忍大师道：“不错，因为贫僧感觉到，这经文、木箱，都很难做假。”

萧翎道：“大师说的是。”凝目向下看去，只见写道：本文所记，乃武功总纲，如若阅读人功力不足，强行习练，难免要走火入魔，如是才慧不及，难解词意，苦苦思索，愈陷愈深，终而难以自拔，精尽智竭而死，是为戒言。

看完序言之后，萧翎随手合上了经文，笑道：“大师一眼能认出木箱，想必对这经文来历，十分熟稔了。”

大忍大师道：“禁宫被开之讯，传入少林，敝方丈大为震骇，想到禁宫十大奇人武功，如果为那沈木风取去，百花山庄的霸业，必成无疑了，因此，召集我少林寺中长老，各院住持，共议大事，贫僧也参与了这场集会。”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贵派数十年来，一直被视作武林中泰山北斗，

武林中不少纷争，大都由贵派出面一言而决，但这次百花山庄之事，贵派却似有着纵容之嫌，似是对百花山庄的活动，全然不闻不问。”

大忍大师道：“敝派亦有苦衷，只是贫僧职位卑小，不知内情罢了……”

语音微微一顿，接道：“但如说敝派对此事，全然不理，未免是稍嫌武断一些，据贫僧所知，少林派为此事，已然举行了数次长老秘密会议，而且早已有所行动，只是，行动极端隐秘，外人难得知晓罢了。”

萧翎点点头，道：“你们那次大会，结果如何？”

大忍大师道：“大会之上，都为那沈木风进入禁宫之举惊震不已，如是那十大奇人果真在禁宫留下了毕生所学，又为那沈木风所取得，以那沈木风的才智，和深厚的武功基础，可能在极短时间内，练习成各家绝技，果真如此，那就不啻十大奇人复生，而且尽为沈木风所收用，整个武林都将沉沦于一段黑暗时期中，不论何等才人，都无法阻止这股滔天洪流。少林寺已作了应变的准备，选派四十名年轻、精明、才慧过人的弟子，寄住他处，有两名经验博广，武功精深的长老领队，除了练习绝技之外，不过问武林中事。”

商八哈哈一笑，道：“准备少林寺一旦被毁之后，还有复兴之力。”

大忍大师道：“不错。”

杜九冷冷地接道：“贵寺中这等准备，似是和这本经文无关。”

大忍大师道：“自然有关了。”

杜九道：“哪里有关？”

大忍大师道：“大会之上贫僧提出一线希望，那就是这本经文。”

萧翎一皱眉头，道：“这样重要吗？”

大忍大师道：“不错，贫僧就藏经阁中收藏的大事志中，查出了一件事，那就是，数十年前，天竺国一位高僧，到了中原，在我们少林寺中，研读经文，一面学习汉文，他在敝寺中，一住三十年，终日里埋首在藏经阁中，阅读经书……”

杜九道：“这又和这本经文的武功，如何连在一起呢？”

大忍大师道：“你急什么？这就是这本经文中记载武功的来历，贫僧必得从头说起，你们才会了然内情。”

萧翎道：“不要紧，大师慢慢的说吧！”

大忍大师说道：“那和尚在少林寺中，获得了无与伦比的赞美，但无人知晓，他用心却在找一本天竺国流传入中原的武林秘录，他计算追踪，各方求证，证明那本武功秘录，落在我少林寺中，才借了研究经文之名，一住三十年，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被他找到了那本秘册……”

萧翎道：“贵寺就没发觉那一秘籍吗？”

大忍大师道：“藏经阁藏经十万卷，那本秘录，因为用天竺文字写成，无人认得，就堆在经阁一角，被他发觉带走。”

萧翎道：“那又如何流入禁宫，译成汉文呢？”

大忍大师道：“自从那僧侣入寺之后，引起本寺中几位才智过人的高僧，学习天竺文的兴趣，就学起天竺文，敝寺中，原本也有人识得天竺文字，后来，此风式微，直至那位远来和尚驻锡少林之后，又引起学习天竺文的风气，贫僧因具有此文才能，受方丈指定，专研天竺文字，五年前，贫僧整理旧籍，发觉那天竺和尚留下的日志，才发觉这一桩惊人的事情……”

萧翎一皱眉头道：“那你又如何知晓那武功秘录，已经翻成汉文，又如何知晓它流入禁宫呢？”

大忍大师道：“贫僧发觉此秘之后，就开始阅读天竺文的经集，但却是一无所获，我当时原想找出全部情形之后，再禀告掌门方丈，但费时半年，却无所获，心想此事重大，不能再耽延下去，只好禀报了掌门方丈……”

萧翎道：“贵掌门也无法代你解决这桩难题啊！”

大忍大师道：“但贫僧却从敝掌门的口中，知晓另一件隐秘，那就是，天竺国在这几十年中，两度派人来访少林寺，查问那位木木大师的下落。”

语声顿了一顿，接道：“这证明一件事，那位天竺僧侣，虽然带走了秘录，并未回到天竺国去，不是他自愿留在中土，就是被人所害。”

长长叹息一声，道：“贫僧在方丈面前，力陈利害，请求派人追查那和尚的下落，敝方丈为此，派出了十名僧侣。”

萧翎道：“查出了没有？”

大忍大师道：“整整查了两年多，才查出，那木木和尚离开少林寺后，被等候在山下的长眉大师带走……”萧翎道：“带往何处？”

大忍大师道：“迄今为止，还无人知道那木木和尚的生死，但照时间推算，十九不在人世了。”

百里冰道：“那位长眉大师呢？”

大忍大师道：“同时也行踪不明，但以后听传说他又在江湖出现，而且还曾参与过十大高手定名之争……”说到这里，似是突然想起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望着萧翎说道：“这只木箱，就是那木木和尚由天竺带来之物。”杜九冷冷接道：“几十年了，你怎能一眼看出，何况，你根本没有见过这只木箱。”

大忍大师道：“不错，贫僧没有见过，但这木箱上刻有那木本大师的名字，是以，贫僧一看即知。”

话声一顿，道：“贫僧想问诸位一句话，希望诸位能够据实回答。”

萧翎道：“大师只管请问，我等知无不言。”

大忍大师道：“诸位这木箱得自何处？”

萧翎道：“得自禁宫之中。”

大忍大师道：“不知诸位是否可以把取得这木箱经过，说给在下听听？”

萧翎道：“自然可以。”

当下把经过之情，很详尽的说了一遍。

大忍大师沉吟了一阵，道：“是了，是了……”杜九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大忍大师道：“贫僧只能就那木木大师留下的日志中，以及敝寺追查长眉大师所得的资料，和诸位取得这木箱经过，诸般情形，推断它经过，其间，自然会有很多无法令人满意之处，不过，那真实的经过，只怕已无法查考，永为武林中的隐秘了。”萧翎道：“大师既有所本，推论自是可信，不知我等是否有幸一饱耳福。”

大忍大师道：“贫僧简明的说出推想，如有重大破绽，无法补说之处，还望诸位多多原谅……”

语声一顿，接道：“长眉和尚也许早已知晓那木木大师东来的用心，说不定还是他推介进入我们少林寺中，在外面等候了很多年，只待那木木大师发现了那本天竺文的武功秘录，离开了少林寺时，为长眉掳走……”

杜九道：“他俩似是相识，为何还要掳去，只要骗他一下就行。”

大忍大师道：“不论什么方法，只要是把那木木大师带去就是，然后，

那长眉大师又设法取去了那本秘录。”

萧翎道：“那上面写的天竺文长眉大师怎会认识呢？”

大忍大师道：“长眉大师乃峨嵋门中弟子，贫僧曾询及峨嵋门中同道，查考所得，那长眉大师亦是个精通天竺文的才人。”

商八道：“和大师一般。”

大忍大师道：“贫僧如何及得那长眉大师一二……”

语声顿了一顿，接道：“贫僧资质，不近习武，虽有良师益友，亦是无成，那长眉大师乃峨嵋门中的一代奇才，和贫僧相论，那是天壤之分了。”

萧翎道：“以后呢？那长眉大师可是代表了峨嵋派，参与十大高手定名之争？”

大忍大师道：“贫僧原本不知江湖中事，但为了追查那木木大师去处，敝掌门即命我常在江湖上行道的师兄弟等，为贫僧解说江湖中事，据说长眉大师确实曾参与十大高手定名之争，但是他并非每会必与，诸位能在禁宫之中，找出这只木箱，那就证明了长眉大师确曾到过‘禁宫’，至少，那木木大师是到过禁宫。”

商八道：“关于那长眉大师的传说，在下也听到过，传说纷云，莫衷一是，大体而言，和大师所言相似。”

百里冰突然接道：“大师识得天竺文字，而且造诣极深，如是把这经本上汉文，译成天竺文，两相对照，确是那木木大师所留，就不难证明它是否木木大师之物了。”

大忍大师道：“贫僧之言，只怕女施主还未听明白，那天竺文的秘录，已为木木和尚带走了。”

萧翎道：“这么说来，这经内暗藏的武功，定是那长眉大师所书了。”

大忍大师道：“有此可能。”

萧翎一抱拳，道：“多谢大师指教。”

大忍大师道：“敝方丈也闻得禁宫被开的消息，不过，所闻的传言中只提到说那沈木风进入禁宫……”

轻轻咳了一声，接道：“贫僧奉命游走江湖，用心就在找这只木箱，如今木箱既已落于萧大侠的手中，贫僧也不用再在江湖上流浪了。”

言罢，转身向外行去。

萧翎一抱拳，道：“恭祝大师一路顺风，早回少林。”

大忍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子，道：“萧大侠，贫僧有一点非份之求，不知萧大侠肯否答应？”

萧翎道：“什么事？”

大忍道：“这木箱既是萧大侠所得，经文中录记武功也自然归萧大侠所有，但这木箱和经文，都是天竺文字，萧大侠留它无用，不知可否交由贫僧带回少林寺去。”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好吧！”

大忍喜道：“萧大侠果是侠肝义胆、豪气干云的人物。”

萧翎翻阅手中经文一阵，道：“经文上记录武功之页，共有四张之多，如若把它扯下，这本经文，岂不是大为受损吗？”

大忍道：“若无两全之策，那也只好如此了，萧大侠日后如有暇，请到少林寺中一行，好让贫僧补上经文残页。”

萧翎道：“好吧！”

扯下四页录在经文夹页的秘籍，把经文本箱尽交大忍大师。

大忍大师接过经文、木箱，合掌拜谢而去。

商八望着大忍背影去远，轻轻咳了一声，道：“大哥，如若那箱底之上，也记的是武功，这一次咱们岂不是上了那和尚的当。”

萧翎微微一笑，道：“那上面就算记录的是武功，但它写的是天竺文字，他不告诉咱们，咱们永远也瞧不明白，寄存于少林寺，总是比带着安全……”

目光转动，望了百里冰和杜九一眼，道：“冰儿，你和杜兄弟暗中保护那和尚，送他出长沙城。”

百里冰、杜九应了一声，飞身而出。

萧翎缓缓把身子靠在木椅之上，说道：“商兄弟，对目前长沙的情形，你有什么感觉？”

商八道：“原本是我等稍占下风，奇怪的是沈木风并未大举搜杀，但自大哥到此之后，连挑了他们几处窑子，咱们由劣势，似乎变成优势了。”

萧翎道：“那沈木风对武当和我们兄弟，恨入刺骨，岂有心存仁意、放过我等之理，他迟迟不肯出手，必有别的原故，可能是他在禁宫之外，所受之伤，尚未痊愈。”

商八点点头，道：“不错。”

萧翎道：“在我们而言，这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小兄想就目下高手之中，选出几位武功、胆略较强的高人，趁那沈木风新挫之后，全力追杀，他远离百花山庄，人手调度不易，这举动有一半成功的机会，但想不到皇天竟不肯给我们一个机会。”

商八道：“哪里不对了？”

萧翎道：“第一件意外之变是那四海君主、逍遥子等，竟然和沈木风同流合污，这两股当今武林中最为邪恶的势力，竟然能够合而为一，不能不佩服那沈木风的智谋，确有过人之处；第二桩意外的变化是沈木风竟肯移樽就教，去会一位多年的故人，据说那人，是一个和尚，小兄虽然不敢断言那和尚是我授业恩师和义父的仇人，但想来，八成是他……”

语声顿了一顿，又道：“不论是谁，能叫沈木风亲往相会，移樽就教，那人定然是一位极难对付的人，至少，武功不在那沈木风之下。”

商八道：“大哥说的是。”

萧翎道：“小兄武功，自觉进展甚快，对华山谈云青的剑法，我已体会其精要甚多，对于弹指神功亦觉功力渐深，再遇上沈木风时，虽然无必然胜他的信心，但自信可以和他多缠斗一两百招，可惜的是丐帮孙老前辈不在此地，沈木风既和逍遥子等联手，又有一位故人赶到，这说明沈木风气数未绝，武林中还有一场悲惨的劫难。”

商八轻轻咳了一声，道：“目下，四海英雄、各大门派都已觉醒，大哥搏杀沈木风的用意，似也不用太急，但得武林中抗拒沈木风的实力结合，自不难一举扑灭百花山庄。”

萧翎微微一笑，道：“商兄弟说的虽是，但这其间，却是问题重重！”

商八道：“什么问题？”

萧翎道：“一是那沈木风恶名已著，天下英雄虽已觉醒，但一时间，还难有全面的积极行动，这其间，只怕还得拖上两年，表面上看去，时间似对我们有利，但沈木风亦必将妥为运用这段时光，他们号令统一，行动快速，决非我们一盘散沙能够及得。武林中实力最强的少林派和丐帮，目下似是还

没有全力对付沈木风的决心，何况那沈木风已命令潜伏各派中的人手，有所行动，也许各大门派，要自行引起一段纷争；二是那沈木风已然不再妄自尊大，尽力在结交江湖上各种势力，咱们却是毫无组织，时间拖长，对咱们表面有利，实则有害。”

商八道：“组织天下英雄，抗拒那沈木风一事，照兄弟看法，由那无为道长出面最好。”

萧翎道：“无为道长武功、声望，都可当此大任，只是，他还不太了解沈木风，以毒攻毒而论，稍差一筹。”商八道：“那要何人才有担此大任之能呢？”

萧翎道：“人倒有一位，只是不知他是否肯全力以赴。”商八道：“什么人？”

萧翎道：“宇文寒涛。”

商八道：“璇玑书庐主人。”

萧翎道：“不错，他已和小兄约好在杭州灵隐寺中会晤，如是过了期限，他就要剃度出家，遁身空门，不再问江湖中事……”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当时，小兄原想凭借武功和沈木风一决生死，那就不用请那宇文寒涛帮忙了，但此刻看来，非得请他不可了。”

商八道：“那宇文寒涛，当真有这等能耐吗？”

萧翎道：“小兄看法，他的谋略，和料事之能，不在那沈木风之下。”

商八道：“那咱们请他就是。”

萧翎点点头，道：“等冰儿和杜兄弟回来之后，咱们就回那沙洲上去，先把马文飞和无为道长说服才成。”

谈话之间，突闻一阵沉重步履之声，传了进来。

商八双肩一晃，穿过客厅。

第三十九回 万里追踪

片刻之后，只见商八扶着杜九，缓步行了进来。

杜九脸色铁青，嘴角间，鲜血淋漓而下。

萧翎一跃而起，扶着杜九，道：“伤的很重吗？”杜九点点头，道：“百里姑娘……”

萧翎举手一掌，拍在杜九的背心之上，接道：“不要说话。”杜九似是要挣扎着说下去，商八却及时接道：“杜老三，听大哥话，你如挣扎着说下去的话，只怕无法说完。”杜九点点头，闭上双目。

萧翎一面以真气助他行功，一面查看杜九的伤势，只见他伤的很重，口鼻间血迹隐隐，显然他受了重击之后，口鼻间鲜血涌出，但都已被他擦拭干净。

得萧翎内力之助，杜九浮动不定的真气，逐渐的稳定下来。商八低声问道：“大哥，他伤的很重吗？”

萧翎道：“很重，但咱们救的及时，不致再行恶化了。”商八道：“不知何人，有此功力，伤他如此之重。”萧翎伸手按在唇上，轻轻嘘了一声，道：“不要惊扰了他。”虽然他急于知晓百里冰的消息，但他却强自忍了下去。足足过了有半个时辰之久，杜九才缓缓睁开双目，望了萧翎和商八一眼，道：“百里姑娘为人生擒而去。”

萧翎吃了一惊，暗道：百里冰武功不弱，打伤她已不容易，生擒于她，那是非同小可了，不知何许人物有此能耐。强按下心中的惊虑，浅浅一笑，道：“不要急，既是为人生擒，显是无伤她之心，你慢慢的说吧！遇上了什么人？”

杜九道：“遇上了沈木风。”

萧翎和商八同时听得一怔，道：“沈木风？”

杜九道：“不错，那沈木风生擒了百里姑娘之后，击我一掌，告诉小弟说，他已知晓咱们的住宿所在，但他此刻很忙，暂时不和大哥相会，打我一掌很重，但却不足致命，他计算我足可强行支持，走回此地……”

话到此处，一阵急喘。

萧翎长长吁一口气，道：“杜兄弟，你慢慢说，不要太急。”

杜九喘息了两口气，接道：“他说，我勉强走回此地之后，已然累的筋疲力尽，必得要近一个时辰的调息，大哥运功助我，也无法使时间提前，在此期间，不能讲话，除非大哥不顾我的死活，但他算准了大哥侠肝义胆，决然不会……”

萧翎道：“一切似是都在他预料之中。”

商八道：“有一点沈木风没有算准。”

萧翎道：“哪一点？”

商八道：“大哥功力进境，他估计大哥要近一个时辰的时光，才能使三弟醒来，但大哥却在他推定的时限之前，救醒了杜兄弟。”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他不取你命故意放你回来，自然有着很多话，要你转告与我了。”

杜九道：“正是如此，小弟明知那是一个圈套，但又不能不讲。”

萧翎道：“不要紧，你说吧！”

杜九道：“那沈木风告诉我说，他将把百里姑娘运入雪峰山中，大哥如

若想见那百里姑娘，只有赶入雪峰山去找。”

商八道：“那雪峰山绵连千里，那沈木风没有说明到哪里找吗？”

杜九道：“没有说明，但他说过，只要大哥敢去，他会派人接应。”

商八道：“他们在那雪峰山中寻找一处最为险恶的地方，设下埋伏，派人接应，又不必说明地点，用心是不许我等派人施援了。”

萧翎淡淡一笑，道：“沈木风的厉害处，就在此地，他设下的圈套，简单明了，使人一看皆知，但却叫人不能不去。”

商八沉吟了片刻，道：“百里姑娘遇险，咱们是不能不救，但大哥一人前去，那是合了沈木风的心意了。”

商八道：“大哥在途中暗留记号，我等依照标识追踪。”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沈木风何许人物，岂能计不及此，只怕他沿途都有眼线。”

商八道：“我等也不会明目张胆的追踪而去，易容改装，暗中追索。”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好吧！目下情势，实也再想不出良策，不过，此事不要太多人知晓，只要告诉无为道长，和马文飞就成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追我之人，也不要去的太多，精选高手，不要多过五人。”

商八道：“大哥心目之中，以哪些人为宜？”

萧翎道：“孙不邪孙老前辈，如若同来，那是最好不过；如若无为道长能去，由他同往一行，不能去，也不要勉强；神箭镇乾坤唐元奇，三阳神弹陆魁章，加上你一个，杜兄弟伤势不轻，不宜同行，要他找一处幽静的地方养息。同时转告马文飞，要云集于长沙的群豪化整为零隐藏起来，暂时不要和百花山庄的人照面。”

商八道：“如若孙不邪没有回来呢？”

萧翎道：“少一人也不要紧！”

语声一顿，又道：“你还要辛苦一趟，赶往杭州灵隐寺中一行，告诉宇文寒涛，致我之意，请他相助群豪一臂之力。”商八道：“可要他也赶往雪峰山去？”

萧翎道：“告诉他这事，去不去由他自行决定。”而八道：“小弟记下了。”

萧翎道：“还有一桩事，你如能见着金花夫人时，告诉她这件事。”

商八点点头，道：“小弟知道。”

萧翎望了杜九一眼，道：“杜兄弟现在如何？”杜九道：“勉可行动。”

萧翎道：“好，咱们一起走吧！”

商八低声说道：“大哥，咱们要约定一个特殊的暗号，极易辨识，又不易为人察觉。”

萧翎道：“以自然之物，稍加利用最好。”

两人研商一阵，决定了暗记方法，扶着杜九，离开了客栈。萧翎送商八出城，直奔那水中沙洲所在，直待遇上了马文飞等布下的哨卡，才低声对商八说道：“接应有人，大约是不致再遇上沈木风了，小兄要先走一步，如若能够赶在他们前面，拦住他们，那是最好不过了。”

商八亦知他心急如焚，决难劝阻，当下说道：“大哥保重。”萧翎道：“我会小心。”

话落口，人已在数丈之外了。

商八望着萧翎远去的背影，轻轻叹一口气，抱着杜九直向渡口行去。

且说萧翎想到那沈木风手段的恶毒，那百里冰落在他手中，不知要吃多少苦头，一路急奔，希望能先到雪峰山入口处，拦住他们。

半宵急奔，也不知跑出了多少路程，以萧翎此时功力的深厚，也跑的满身大汗。

天亮时分，到了一处十字路口。只见一座瓦舍矗立道旁。

布招儿迎风招展，原来是一家卖酒饭的所在。

一个五旬左右土布衣裤的老人，正在抹桌子。

萧翎行向前去，一拱手，道：“老丈，有东西吃吗？”那老人抬起头来，打量了萧翎一眼，道：“客人好早啊？”萧翎缓缓坐了下去，道：“在下错过了宿栈，赶了一夜的路。”

布衣老人微微一笑，道：“早点就好，客人稍候片刻，老汉先给你沏壶茶去。”

萧翎道：“在下想借问一声，此地可是去雪峰山的大路？”那土衣裤老人，已然转过身子，闻言停了下来，说道：“客人如若脚程快，天黑时分可以到雪峰山下，不过……”萧翎道：“不过什么？”

那老人道：“那雪峰山连绵千里，不知客人要到何处？”萧翎心中暗道：是啊！我要到何处呢？

口中却应道：“老丈适才说的是什么所在？”

那老人哈哈一笑，道：“客人问路，快要把老汉也问糊涂了，老汉适才所言，是指那雪峰山分支，如是主峰，还在五百里外了。”

萧翎心中暗道：我这一阵的奔走，二百里路总是有的，那沈木风押着冰儿赶路，就算他早走一个时辰，也该追上了，难道追错了路不成。

心中念转，口中却应道：“从长沙到雪峰山，可是这一条路？”

那老者大约对萧翎问路方法，甚感奇怪，摇摇头，道：“客人好像也不知晓自己已经行到何处，是吗？”

萧翎苦笑一下道：“不错啊！我一个朋友，约我到雪峰山中会面，但他走的匆急，没有说明地方。”布衣老者摇头，说道：“荒唐，荒唐，世上还有这等的糊涂事情……”

话说了一半，似是自知失言，急急改口道：“如若客官是奔雪峰山主峰而去，那就走错了路，如是上七星潭，那就走对了。”萧翎心中一动，道：“何谓七星潭？”

那老人道：“七星潭是雪峰山一个名胜之区，七处小泉会聚成七池潭水，中间有一道溪流，连了起来，布成了北斗七星形态，故称七星潭。”

萧翎道：“老丈见识很广啊！”

那老人笑道：“老汉当年走单帮，到过的地方，少说点也有五六省，这七星潭去的何至十次，如今年纪老迈了，跑不动了，开了这座小店糊口。”

萧翎道：“由长沙去那七星潭，这儿可是必经之路？”那老人道：“不错。”

萧翎心中暗道：如若我走错了路，此刻回头，已然来不及赶上他们，如是走对了，必然已超过他们，不如就在此地等等，借机休息一阵，恢复体力，再作计较。

那老人自入室中，片刻功夫，沏了一壶茶送了上来。萧翎倒入茶杯，正待饮下，心中突然一动，暗道：江湖上险诈重重，百花山庄的人更是眼线遍

布，对这个老人，不得不防一下……

回头望去，只见那老人向房中而去。

萧翎口中虽然饥渴，但却不敢饮用面前之茶。

又过了片刻工夫，那老人端着一盘热包子，行了过来，道：“客人，赶了一夜路，腹中想已饥渴，趁热吃盘包子。”萧翎笑道：“老丈请坐下来谈谈如何？”

那老人望了萧翎一眼，缓缓坐了下去，道：“客人还有见教？”萧翎道：“老丈一早赶工，想也很饿，来来来，你先吃个包子。”

那老人道：“这怎么成呢，老汉是开店的。”

萧翎道：“我请客，老丈只管吃吧！”

那老人满脸困惑之色，望着萧翎一口吃下两个包子，哈哈一笑，道：“老弟，你可是怀疑老汉这是座黑店，卖的人肉包子？”萧翎微微一笑，道：“好说，老丈再请饮杯茶如何？”那老人摇摇头，道：“看来，你老弟当真是对我动疑了。”取过茶杯，一饮而尽。

萧翎淡淡一笑，道：“在下听说过一个故事，一个人住在黑店中，被人杀了，包成包子卖出去，日后虽然查明了那黑店，但已不知害了多少人命，出门不得不小心一些啊。”那老人霍然而起，道：“如是老汉年轻几岁，今日非得好好教训你一顿不可，这不是指着和尚骂秃驴吗？”言罢，行入店中。

萧翎暗道：“我言语开罪了他，走时多给他些银钱就是。”拿起包子，吃了起来。

那老人，行入店中之后，良久未再出来。

萧翎吃完一盘包子，倒了一杯茶，正待饮用，瞥见两个快马，疾奔而来。

那快马荡起了一阵阵尘烟，转瞬间，已到萧翎停身之处。第一骑马上之人，身材魁梧，白髯垂胸，背上背着青铜日月双轮，腰悬镖袋，竟是多日未见的圣手铁胆楚昆山，仍是精神健旺。

第二匹马上，一个青衫中年，发挽道髻，竟是东海神卜司马乾。

萧翎心中大为奇怪，暗道：“这两人怎会走在一起呢？”只听司马乾说道：“楚兄，咱们就在这里休息吧！”

圣手铁胆楚昆山四顾一眼，道：“老朽跟你跑了半个多月，连那萧翎的影子也没有见到。”

一面说话，一面却翻身下马。

司马乾笑道：“在下告诉楚兄时怎么说？”

楚昆山道：“你说一个月内寻得萧翎。”

司马乾道：“是啊！现在几天了？”

楚昆山道：“十七天了。”

司马乾道：“一月三十天计算，还有十三日之多，楚兄急什么呢？”

楚昆山道：“咱们找了十七天，连那萧翎的消息也未听到过，十三天的时间，如何能一定找到萧翎呢？”

萧翎坐在一侧，把两人谈话，听得十分清楚，只是他已经易容改装，别人无法认出他罢了。

这两人突然间，在此出现，使萧翎心中惊奇不已，他强自按下和两人相见之心，闭目假寐，听两人说些什么。

只见楚昆山高声叫道：“掌柜的，有没有店伙计啊？”他一连喝问数声，始终无人答理。

萧翎心中一动，奇怪呀！那店东明明进了房中，怎的无人答理，难道他气的连生意也不做了吗？

但闻砰的一声，楚昆山一拳击在木桌之上，高声说道：“老夫一生走南闯北，从未见这等的店家，火起来，砸了你的招牌！”司马乾缓缓说道：“事情确实有点奇怪，楚兄请稍坐片刻，在下进去瞧瞧！”

楚昆山道：“瞧什么？我不信老夫这大嗓门，他们竟听不到！”

司马乾道：“也许这店主人，遭了不测之祸。”

楚昆山道：“这话倒不错，你该进去瞧瞧才是。”司马乾站起身子，大步向室中行去。行到店门口处，突然回头望向萧翎。

这时，萧翎也正向室中望去。

四目接触，萧翎急急转过头去。

司马乾大步行入室中，片刻之后，抱着那老人大步行了出来。

楚昆山霍然站起，道：“老弟，怎么回事？”

司马乾道：“中了迷药……”

目光一掠萧翎，放下那老人，接道：“阁下来了很久？”萧翎缓缓取下掩在脸上的草帽，站起身子，望了那老人一眼，反问道：“他死了吗？”

司马乾一皱眉，道：“还未绝气，这是阁下的杰作吧？”萧翎摇摇头，道：“不是，我为什么要害他。”

司马乾道：“谋财，这地方上不临村，下不靠店，四周荒凉，正是下手的好地方。”

萧翎淡淡一笑，道：“也许是作法自毙。”

司马乾冷冷地说道：“阁下来了很久。”

萧翎道：“嗯！大半个时辰了。”

司马乾望着萧翎木案上的包子、茶壶，道：“阁下到此之时，这位店东还完好无恙。”

萧翎点点头，道：“是的，他替我沏了茶，又替我送上一盘包子。”

司马乾道：“以后呢？”

萧翎道：“以后吗？他就饮了一杯茶，回到房中，想不到，却中了迷药，可怕呀！可怕。”

司马乾道：“那是说有鬼在这壶中了？”

伸手取过茶壶，倒一杯茶，嗅了一阵，道：“很厉害的迷药，无香无味，瞧不出一点破绽，阁下有此眼力，实在叫人钦佩。”萧翎道：“好说了。”

司马乾道：“这位不知死活的店东人，看上了阁下的行囊，想在茶中暗下迷药，把你迷倒，但却被阁下灌他一杯，把他迷倒了。”

萧翎笑道：“有一点不对。”

司马乾道：“哪一点？”

萧翎道：“我没有灌他，只是他自己想证明茶中无毒，故意饮用一杯……”

司马乾道：“这人当真傻的很啊？明明知道茶中有毒，却故意装作不知。”

萧翎心中暗笑，口中却应道：“也许他想回到店中去取解药，想不到药性提前发作，故而晕倒在地上。”

司马乾点点头，道：“推论的头头是道……”

冷笑一声，接道：“阁下是早知茶中下有迷药。”萧翎道：“我只是怀疑而已，所以未曾饮用，直到现在，才证明我怀疑的不错，不过，两位如若晚来一步，在下就忍不住饮用这壶中之茶了。”

司马乾道：“他为什么要毒你？”

萧翎道：“这店东既未气绝而逝，你何不救醒他来问问？”楚昆山道：“有道理，司马兄弟，救醒他问个明白。”司马乾端过一盆水，泼在那老人的脸上，一掌拍在他顶门中。

这老人打了一个冷颤，缓缓坐起了身子，望望萧翎，又望望司马乾和楚昆山道：“诸位大侠，这不关老汉的事……”萧翎淡淡一笑，接道：“你把经过说明白，自然不关你的事了。”

那老人道：“在你到此之前，先有一位客官爷到此，给了老汉一包药物，要我把它放在茶中，把你迷倒……”萧翎道：“那人呢？”店东人道：“就躲在老汉的房中，老汉本来不愿，但他以我相依为命的老伴性命威迫老汉，老汉情不得已，只好照他的话做了。”

萧翎抬头望了司马乾一眼，道：“司马兄，你救这位老丈之时，可曾瞧到什么？”

司马乾道怔了一怔，道：“阁下究竟是什么人？”萧翎微微一笑，道：“在下就是司马兄和楚老前辈要找的萧翎。”

楚昆山圆睁双目，打量了萧翎两眼，道：“你是萧翎？”萧翎道：“不错。”

司马乾哈哈一笑，道：“我说呢？声音有些熟悉……”目光一掠楚昆山道：“楚兄，在下的神卜如何？”楚昆山微微一笑，道：“太巧了，老夫有些难信。”萧翎伸手取下人皮面具，道：“老前辈相信吗？”司马乾笑道：“今日如若再遇不到萧兄，兄弟还有得气受了。”

楚昆山急急奔了过来，握着萧翎的手道：“老弟，果然是你，当年老夫就瞧出你非池中之物，果然被老夫瞧中了。”言罢纵声大笑起来。

萧翎道：“因缘际会，适逢其巧。晚辈只不过是比他人侥幸罢了。”

楚昆山叹道：“如无萧老弟这等才慧，岂能有此大成。”两人谈话之间，瞥见司马乾身躯一晃，直向那店房中冲了过去。

萧翎心中明白，他去搜寻隐在暗处之敌，也不多问，但那楚昆山却大声喝道：“喂！司马老弟，你整日急着要见萧翎，此刻找到萧翎了，你乱跑些什么呢？”

司马乾行如飘风，也不理会那楚昆山的问话。

萧翎微微一笑，道：“他去找人。”

突然见尘烟滚滚，又有快马奔来。

萧翎急急戴上人皮面具，道：“老前辈，晚辈此刻，还不宜以真面目和人相见，还望老前辈多多原谅。”

楚昆山点头笑道：“老朽知道，你现在是那沈木风心目中第一强敌，武林中正义之征，自是不应轻易暴露身份。”

谈话之间，四匹马如飞而至。

萧翎抬头看去，只见第一匹马上，坐着一个六十四五岁的青衫老人，竟是武林四大贤中的洛阳朱文昌。

依序是济南秦士廷，金陵尤子清，江州许诗堂。

楚昆山久年在江湖走动，武林四大贤，全都识得，当下一抱拳道：“难得啊！难得，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得见四位大贤人？”

朱文昌在马上欠身一礼，道：“原来是昆山兄，咱们多年不见了。”

楚昆山哈哈一笑，道：“四位大贤，向不问武林是非，此番联袂而行，

不知是想游哪座名山？”

朱文昌摇摇头黯然说道：“不卷入江湖漩涡，乃我们四人之愿，数十年来，虽为是非波及，但我们都能淡然处置，视若无睹，但这次沈木风重出江湖，手造浩劫，那萧翎不及弱冠之年，奋起江湖，抗拒恶魔，使我们兄弟大为感动，聚议研商，争辩了七日七夜……”

楚昆山道：“四位辩论清楚没有？”

秦士廷道：“辩论所得是我等不应独善其身，应该助那萧翎一臂之力，以拦阻这一股泛滥的洪流。”

楚昆山道：“那是说四位决心卷入这场江湖是非中了。”

金陵尤子清道：“不错，咱们兄弟决为武林正义，稍尽心力。”

朱文昌缓缓说道：“我们虽然决定插手于武林是非之中，但还有一事等待解决。”

楚昆山道：“什么事？”

朱文昌道：“先要找到萧翎之后，才能作最后的决定。”楚昆山望了萧翎一眼，道：“四位大贤要和萧翎谈些什么？不知可否告诉老朽，待老朽见到萧翎之后，转告于他。”秦士廷摇摇头，道：“不成，这件事，我们非得找到了萧翎之后，自己问他才成。”

楚昆山心中大感为难，暗暗忖道：这萧翎就在目前，但他一直不肯接口，那是显然不愿在武林四位大贤面前现露身份了，我也不便替他做主说明内情……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四位大贤，急也不在一时，先请下马，喝点茶水再行赶路不迟。”

朱文昌沉吟了一阵，道：“三位贤弟意下如何？”济南秦士廷道：“咱们让坐骑休息一阵，再走也好。”武林四大贤人齐齐翻身下马，拴好坐骑，围桌而坐。那店主人呆呆的站在萧翎身侧，心中一片紊乱，不知如何才是。

四人刚刚坐好，司马乾大步从店中行了出来，左手提着一把大茶壶，右手托着一大盘包子，行到几人身前，道：“荒野小店，无物待客，诸位将就着吃点包子吧！”

江州许诗堂打量了司马乾一眼，道：“阁下不像店里的人。”楚昆山笑道：“本来就不是，这位司马老弟，乃是老朽同行之人……”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司马老弟，快来见过，这四位乃武林中大大有名的四大贤人。”

司马乾抱拳道：“久仰，久仰，在下司马乾。”

东海神卜司马乾，进入中原不久，武林中甚少知他之名，这武林四大贤人，又是很少和江湖同道往来，自是不知，只好点头说道：“原来是司马兄。”

司马乾微微一笑，回头对楚昆山道：“楚兄，那人带着这位店东的老婆，一起走了。”

那老人突然发足向前奔走，一路高声喊道：“黑妞啊，黑妞啊！”

声音凄厉，响荡四野，显然他们夫妻之间，情意很深。萧翎突然接道：“司马兄，这位店东很可怜，咱们帮他找老婆去。”

楚昆山叹道：“少年夫妻，老来伴，这人在此荒凉之区，开这小店糊口，只有老伴相依为命，失去老伴，难怪要急的形同中邪了。”

这时，萧翎已然举步追在那店主人身后行去。

司马乾心中一动，道：“诸位慢慢吃，在下去帮助那位兄台，替这店东

追老婆去。”说完也放腿追了上去。

只见店主人发足狂奔，直向屋后一片杂林跑去。

萧翎避开了武林四贤视线之后，突然加快了脚步，向前行去。

司马乾追上萧翎，道：“武林四大贤为人如何？”

萧翎道：“他们四人意欲独善其身，但却吃了沈木风很大的苦头。”

司马乾道：“他们在找你。”

萧翎道：“我知道，这四人中了奇毒，我如现身和他们相见，难免有一番激烈的辩论，但我此刻，没有时间和他们争论……”两人行入林中，只见那店主人，直向林中一座茅舍扑去。萧翎一提气，燕子三抄水，疾如电奔，先那店主人冲入茅舍之中。

原来，萧翎疑这茅舍之中，藏有敌人，这店主人冲入之后，定然会吃很大苦头。是以，先他冲入茅舍。只见一个穿着布衣的老妇人，仰卧地上，早已气绝而逝。那店主人扑入茅舍之后，一下子扑向那老妇人的身上，放声大哭起来。

萧翎黯然叹息一声，道：“老丈不用哭了，人死不能复生，这里有黄金两锭，老丈赶快带上逃命去吧！”

店主人背起老妇人的尸体，接过萧翎手中黄金，道：“老汉惭愧的很。”

萧翎道：“此事难怪老丈。”

店主人道：“那人穿着一身破烂衣服，形似叫化，年约四十上下，黑脸浓眉，左边眉心中有一颗绿豆大小的红痣。”萧翎点点头，道：“在下记下了，以后遇上他时，定然替尊夫人报仇。”

店主人道：“老汉走了。”

背着尸体，出了茅舍而去。

司马乾站在室门口处，低声说道：“老丈要小心一些。”店主人黯然说道：“老汉年老无子，只有老伴相依，如今老伴一死，老汉的生死，实也算不得什么了。”抬头挺胸，大步行去。

司马乾道：“在下判断那凶手仍在左近，他怕那店主人泄露他的形貌，势必要设法杀死他，只要咱们能够不露痕迹的追在那老人之后。”

萧翎道：“不错。”

司马乾道：“萧兄等候片刻。”

突然一跃而起，直向店主人追了过去。

片刻之后，只见司马乾慢步行回茅舍前面。

行得很近，萧翎才认出是店主人，心中恍然大悟。暗道：“是了，司马乾和他换了衣服，借那老妇人的尸体，引诱那凶手现身。”只听店主人道：“那位壮士吩咐老汉，换上他的衣着，他设法替老汉报仇。”

萧翎道：“他说的不错，咱们回到店中等他。”

和那老人并肩向前行去。

萧翎怕他露出破绽，牵着他手儿同行。一面问道：“老丈怎知夫人尸体在此，一下就找到此地？”

店主人道：“四郊一片荒野，只有这片杂林中有座茅舍，老汉想到了那座茅舍，就匆匆赶来。”

萧翎道：“原来如此。”

两人行到店外，只见楚昆山和武林四贤已然把桌上的包子，食用了大半。

楚昆山大声叫道：“司马老弟，过来吃几个包子。”店主人望望萧翎，

茫然不知所措。

楚昆山不闻那司马乾回答之言，起身行了过去，行得近身处，才瞧出不是司马乾，不禁一皱眉头，道：“怎么回事？”萧翎低声说道：“老前辈还是先去陪着武林四大贤人谈话吧！司马兄立刻就可回来。”

楚昆山怔了一怔，重又行回座位。

洛阳朱文昌回顾了萧翎和店主人一眼，道：“楚兄，那位司马兄为何易容改作店东？”

楚昆山暗道：这武林四贤内功果然精湛，我要行到近前才能瞧清楚，他们老远就看明白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哈哈一笑，道：“这事和诸位无关，咱们吃茶。”端起茶咕嘟一口，一杯茶喝的点滴不剩。这等答复，自难使人满意，如是换了旁人，重则立时反目，轻则追问下去。

但武林四大贤人，一向是和人不同，他们从未卷入过江湖恩怨之中，更是不喜探人隐秘，淡淡一笑，也不多问。萧翎表面上，虽然未动声色，但内心之中，却是焦急异常，渴望那司马乾早些回来，抓到那凶手，问明内情，最好不过，就算抓不到凶手，自然也该早些行动，等在此地，绝非良策。足足过了一顿饭工夫之久，才见那司马乾，快步行了回来。萧翎起身说道：“司马兄，可曾抓到那人？”

司马乾右肩一耸，砰的一声，把背上之人，摔在地下，道：“你自己问吧！”

目光转到店主人的脸上道：“尊夫人的尸体，现在正西方一株大树之下，阁下可以去收殓了。”

那店主人伸手抓起那人，瞧了一眼，道：“就是这人。”突然一口，咬掉了那人鼻子，登时鲜血如注，流了一脸。司马乾一把抓住那店主人道：“你咬掉了他的鼻子，已稍解心头之恨，我等一定替尊夫人报仇，这等武林中恩怨，阁下实不宜卷入，快些去吧！”

那店主人又恨恨的望了那人一眼，才转身而去。

司马乾伸手拍活那大汉的穴道，低声对萧翎道：“他藏在一株大树之上，突然扑下对我施袭，被我点中了穴道。”

萧翎抬目望去，果然见身着破衣，头发蓬乱，打扮的有如丐帮中人，左眉心处，有着一颗红痣。当下说道：“我们已知你是百花山庄的人……”

那大汉突然扬手一掌，劈向萧翎，萧翎身子一侧，避过掌势，右手一抬，拿住了那大汉右腕，暗运指力，格噤一声，错开了那大汉腕骨。

这等分筋错骨的手法，给人的痛苦，尤过鼻子被咬之疼，只疼得那大汉妈呀一声，满头汗水，滚滚而下。

萧翎冷笑一声，接道：“我没有很多时间问你，只要你自信能忍得全身筋骨被错开的痛苦，那就不用现在开口，我再扭断你的左腕，然后是双肩、双腿……”那大汉此时才知遇上了绝世高手，不禁长叹一声，道：“我如若回答了你问题之后呢？你要如何发落我？”萧翎道：“让你毫无痛苦的死去。”

那大汉摇头道：“蝼蚁尚且贪生，何况在下是人呢？”萧翎沉吟了一阵，道：“废去你的武功，放你一命，也好使你从此摆脱了为恶生涯。”

那大汉道：“就此一言为定，你们可以问了。”萧翎道：“什么人遣你到此，意欲为何？”

那大汉道：“沈大庄主派遣在下带了很多迷药，暗中对付萧翎。”

洛阳朱文昌听得萧翎二字，道：“那萧翎现在何处？”那大汉摇摇头，道：“不知道，那沈大庄主连在下总共派出了八个人，分赴八个不同的方位，等候萧翎。”萧翎道：“你认识那萧翎吗？”

那大汉道：“不认识！”

萧翎道：“不认识，你如何能找到？”

那大汉道：“我等奉命，只要形踪可疑之人，全都下药迷倒。”

萧翎道：“这法子很恶，宁错杀一千，不愿错漏一个……”语声一顿道：“他们几时来？”

那大汉道：“什么人？”

萧翎道：“那沈木风派遣你们八个人，分守八个方位，难道不知道为什么啊？”

伸手握住了那大汉左腕。

那大汉急急说道：“听说日落之前，有一辆马车过此，但那车中装的什么在下真的不知了。”

萧翎点点头，道：“一定从这条路走吗？”

那大汉道：“不错，那沈大庄主，亲自告诉在下的。”司马乾道：“如果没有此事，现在还来得及改正，我们留着你的性命，如是天黑之前，没有马车过此，那就有得你的苦吃了。”

那大汉道：“在下说的句句实言。”

萧翎双手握着他那右腕一合，接上断骨，却又伸手点了他两处穴道，冷冷说道：“如若你说了一句谎言，有得你苦头好吃。”那大汉道：“东方百丈处，有一株大树，在那大树上挂起一个黄色布带，他们就一定来了。”

萧翎道：“那黄带现在何处？”

那大汉道：“在下怀中。”

萧翎伸手一摸，果然找出一条黄带。

司马乾伸手道：“在下走一趟。”

接过萧翎手中的黄带急步而去。

萧翎又加点了那大汉哑穴，放入店中，抱拳对武林四大贤揖，道：“四位老前辈要找萧翎吗？”

洛阳朱文昌道：“阁下知道他在何处？”

萧翎伸手取下人皮面具，道：“区区便是，四位找在下有何教言？”

武林四大贤八只眼睛，一齐盯在萧翎的脸上，瞧了一阵，齐齐点头，道：“果然是萧大侠。”

济南秦士廷当先站起，道：“萧大侠就在身边，我等竟然不知。”

言罢，抱拳一揖。

朱文昌、尤子清、许诗堂齐齐起身，抱拳作揖。

萧翎起身还了一礼，道：“在下如何敢当四位老前辈的大礼。”

朱文昌道：“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萧翎复又带上人皮面具，道：“晚辈正在和百花山庄中人物周旋，不得不暂时隐起身份，还望四位老前辈多多原谅。”

秦士廷道：“唉！萧大侠年不及弱冠，也不为恩牵怨缠，但却挺身和百花山庄为敌，这其间，只为大是大非，我们活了几十年，既不能兼善天下，又不能独善其身，当真是白活了。”

楚昆山心中暗自笑道：奇怪啊！这萧翎果然有惊人的魔力，连这四个从

来不卷入武林是非的四大贤人，竟然也有助他之心。

但闻尤子清接道：“我们几番研商之后，觉得应该助你萧大侠一臂之力，也为武林同道稍尽绵薄，只因其间，还有几点不明之处，必得见到萧大侠先行问个明白。”

萧翎心中忖道：“这四人生性之怪，虽然未必绝后，倒也称得空前，他们身受那沈木风百般折磨，就算不为大义，也该为私仇找那沈木风算帐才是，但四人研商几日后，仍是解决不了此事，还要找我问个明白，不知要问些什么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四位有何见教，晚辈洗耳恭听。”

武林四贤相互望了一眼，齐齐说道：“我们四人，原想以淡薄名利之行，影响我武林同道，不再为名利争执，若干年后，武林中争名夺利之心，希能为之稍减，所以，我们四人协议，除了受到致命袭击之下，就算挨上几拳、几脚，也不和人动手，更是不能插足于武林恩怨是非之中。”

萧翎心中一凛，暗道：“原来他们有这样的宏大心愿，武林四贤之名，实非幸至。”

但闻朱文昌接道：“我等之行，初时被人讥为痴呆，但我等也不放在心上，仍是我行我素，不管别人讥笑，十年之后，果有功效，被武林人尊称四大贤人。”

萧翎道：“四位的宏大心愿，非大贤大仁之人，如何能够办到。”

许诗堂道：“萧大侠夸奖了。”

萧翎道：“晚辈是由衷之言。”

第四十回 情关难破解

许诗堂叹息一声，道：“武林四贤之名，传扬于江湖之后，我等心中还暗暗窃喜，以为再过上三二十年，定可使武林争名夺利之心，为之淡了下来。哪知事与愿违，我等除了得到那四大贤人的虚名之外，对武林却是毫无帮助，依然是到处有凶杀、恶斗、逐名争利，我等耳闻、目睹，很多事情都使人不能不管，但我等又因立下的心愿，不忍中途抛废，这才改变约晤时地，以使眼不见心不烦。”

萧翎心中暗道：原来他们也是血性之人，我还道他们是心如古井无波的无为之人呢！

只听秦士廷接道：“但自上次我等身受百花山庄沈木风的一番虐待之后，再证诸数十年来的江湖情势，觉得我等心愿，全无作用，江湖杀戮依旧，而且是越来越见激烈，因此，我们不得不重行论辩我们这等独善其身的行为，是否错了。”

萧翎道：“四位老前辈辩论的结果如何呢？”

朱文昌道：“我等苦行数十年心愿，一旦弃之，甚觉可惜，但眼见江湖杀戮更烈，实不能再坐视下去，沈木风一代枭雄，才艺双绝，但他却不肯为善，我等既无能影响江湖上息手罢争，是否应挺身而出尽余年心力，为江湖正义，竭尽绵薄。”

楚昆山一拍手，道：“不错，四位如能早二十年生出此心，今日江湖，也许不是此番形势了。”

秦士廷道：“就算我等全力施为，也不是沈木风敌手。”

萧翎微微一笑，道：“四位总有一个决定吧！晚辈极愿知晓，不知是否可以见告？”

许诗堂道：“我等如有结果，也不会这等天涯觅踪，追寻你萧大侠。”

萧翎惑然说道：“四位老前辈找我萧翎，究竟是为了什么？”

朱文昌道：“咱们想问萧大侠两件事。”

萧翎道：“好！诸位请说吧！萧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朱文昌道：“萧大侠和沈木风双雄相斗，原因何在？”

楚昆山道：“这话问得很奇怪，那沈木风为害江湖，到处杀害武林人物，谋霸统一江湖，萧大侠抱悲天悯人之心，和沈木风搏斗于江湖之中，一正一邪，一目了然……”

朱文昌道：“这个我们知道，但心机深沉的人，一向是不到最后，不让人瞧出用心，我们和萧大侠谈话，楚兄最好不要插口。”

萧翎目光转动，缓缓由武林四贤脸上扫过道：“在下初入江湖之时，曾经陷身于百花山庄之中，承那沈木风看得起我，任以三庄主身份！”

朱文昌道：“这个，在下等曾听人说过。”

萧翎道：“我萧翎如若依靠于百花山庄，那是何等威风，但萧翎却离开了百花山庄，而且和沈木风割袍断义，划地绝交，流浪于江湖之上，身经了无数凶险，如若原因，那就是在下看不下沈木风那等恶毒的手段。”

朱文昌道：“第一件事的原因，咱们已经知晓，还有一桩事，请教萧大侠。”

萧翎一皱眉头，道：“四位老前辈还有什么要问？”

朱文昌道：“如若那沈木风搏杀了你萧大侠，那是武林道上空前的浩劫，

整个的江湖，都将要为黑暗、恐怖所笼罩，但不知萧大侠胜了那木风之后，作何打算？”

萧翎淡淡一笑，道：“如若真有这样一天，武林中不再需要萧翎，晚辈自当息隐山林，唉！其实，这多年来奔走已使我萧某厌卷江湖中的险诈了。”

朱文昌不再多问，举手一招，秦士廷、尤子清、许诗堂，齐齐团拢过去。只见四人交头接耳、研商了一阵，齐齐行了过来，对着萧翎一个长揖。

萧翎急急说道：“四位老前辈有什么事，但请吩咐。”

朱文昌道：“我等四人由此刻起，恭候你萧大侠的差遣。”

萧翎还未答话，那秦士廷已抢先接道：“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尤子清道：“但有所命，全力以赴！”

许诗堂道：“我等言出衷诚，还望萧大侠当面赐允，如若见拒，那是萧大侠不肯信任我等，自当立刻自绝，以明心迹！”

萧翎道：“派遣不敢当，但咱们联手合作，共为武林谋福，萧翎却是欢迎的很。”

许诗堂道：“我们言出必践，萧大侠不肯答允，许某先挖心一死……”右手一探，已找出一把锋利的匕首，直向前胸刺去。

萧翎大吃一惊，道：“慢着，慢着，萧翎答允就是。”

许诗堂收了匕首，道：“我等从此受命，沈木风一日不死，我等就追随萧大位一日，直到百花山庄全部败亡为止。”

朱文昌道：“我等数月以来，心中最为难的事，就是担心消灭一个沈木风，又造就一个沈木风，形势迷人，尤过美女，今日得表明心迹，我等自是再无顾虑了。”

萧翎微微一笑道：“四位此虑，实也难怪，名利误人多矣。”

语声一顿，接道：“四位尚未卷入江湖是非之前，在下有一言奉告。”

朱文昌道：“什么事？”

萧翎道：“沈木风乃一代枭雄，智略武功无不超人，阴险狠辣毒谋巧计无所不用，四位贤人，君子习性，只怕难以适应。”朱文昌道：“这个我等早已想到，兵不厌诈，愈诈愈好。”萧翎道：“四位智谋、武功，都是第一流的人物，只因心怀宏愿，不肯手染血腥，此番振奋而起，必可为武林谋福，沈木风又多四个劲敌了！”

楚昆山突然纵声大笑，道：“四位大贤，肯侧身江湖，为天下苍生造福，实是一大喜讯，老夫以茶代酒，干三大杯，为四位祝贺！”

言罢，果然连喝了三大杯茶。

司马乾低声说道：“萧大侠，时间不早，如何对付来人，也该有安排了。”

萧翎回顾了他拴在附近的六匹健马一眼，道：“诸位先得把健马移开。”

司马乾道：“牵入那杂林茅舍中去。”

萧翎点点头，道：“有劳司马兄了。”

司马乾牵去六匹健马，进入了杂林之中。

朱文昌道：“萧大侠这等准备，似有所待。”

萧翎道：“沈木风掳去了在下一位朋友，以她的生死，作为要挟，迫在下与他单独相晤。”

朱文昌道：“萧大侠如有差遣，我等愿为前驱。”谈话之间，司马乾已然行了回来。

楚昆山道：“对付沈木风，不能不谨慎一些，我等要想个法子才成。”

萧翎道：“目下我等人手似乎甚多，必得隐秘点行踪才成。”司马乾道：“在下想到了一个法子，不知是否适用。”萧翎道：“愿闻高见。”

司马乾低声说了一番计划。

楚昆山道：“这法子不错，咱们立时动手。”

片刻之后，客店形势，为之一变。

朱文昌扮作那店主人，萧翎和楚昆山扮作过往商旅，两人就店前高搭的芦席棚下，各据一桌。

秦士廷、司马乾隐身在距那客店二十余丈大树之上，监视着客店中情形，那大树不仅枝叶茂密，而且树干甚高，方圆数里内的景物，均在监视之下。

尤子清、许诗堂，隐身客店之中，一面守着那被点了穴道的大汉。

时光流转，太阳西下，已经是夕阳无限好，将要近黄昏的时分。

萧翎焦灼不安的喝一口茶，心中暗暗忖道：沈木风奸诈多智，只怕这又是他故意安排的诡计。

心念转动之间，突见正东方烟尘滚滚，当下精神一振，又倒了一杯茶。

凝目望去，烟尘中，果然出现了一辆马车。

那马车四周都用黑布围严，显是不愿让人瞧出车中人物。

片刻间，车近客栈。

萧翎装作漫不经心的回目一顾，只见那马车之前，有四个佩刀的大汉开道，马车之后，另有八个佩刀大汉相随。

紧随那八个骑马佩刀的大汉之后，还有着两辆篷车，不过，后面两辆篷车较小，只套用两匹马，不似前面一辆，由四匹健马拖行的气派。

楚昆山望了那马车一眼，心中暗道：“如是这些马车不肯停下，我们的一番布置，岂不是白用了心机。”

心念转动间，马车却突然停了下来。

只见垂帘启动，一个全身黑衣的老人，一跃而出。

萧翎目光一转，扫掠那黑衣老人一眼，只见他双目神光炯炯，两面太阳穴高高突起，一望即知是内外兼修的高手，但却是从未见过。

只见那黑衣老人跃下马车之后，打量楚昆山和萧翎一眼，高声说道：“店主人。”

朱文昌应声而出，接口道：“客人有何吩咐？”一面答话，一面奔了过来。

黑衣老人冷冷说道：“站住。”

朱文昌依言停下脚步，道：“哪里不对了？”

黑衣老人双目神光炯炯，盯注在朱文昌的脸上，道：“店主人，你的命很长啊！”

朱文昌道：“老汉粗体还算安好。”

黑衣老人皱皱眉头，道：“老夫今晨时分，派人到此，定下的酒菜，可曾准备齐了？”

朱文昌道：“齐备多时，你老请坐吧！”

黑衣老人道：“老夫派来之人，现在何处？要他出来和老夫相见。”

朱文昌道：“那位衣着破烂的大爷吗？”

黑衣老人道：“不错，他现在何处？”

朱文昌道：“走了。”

黑衣老人道：“老夫要他在此地等候，怎的会走了呢？”朱文昌道：“那

位大爷脾气很坏，出口就要骂人，老汉也不敢多问。”

黑衣老人道：“他一个人走的吗？”

朱文昌摇摇头，道：“不是，两个人走的。”

黑衣老人道：“那另一个人是什么样子？”

朱文昌道：“老汉不认识，看上去不过是十七八岁……”语声顿了顿，道：“当时，老汉正在厨下，也不知那年轻人何时到此，出来时，那位大爷已经与那位年轻人联袂而去，老汉只瞧到了两人的背影。”黑衣老人冷笑一声道：“好！你快些拿上酒菜。”这店中确然是备有很多酒菜，但因那店主老妻失踪，都还未做，那黑衣老人让朱文昌拿上酒菜，朱文昌自然难以应付。但几人早经计议，朱文昌胸有成竹，当下微微一笑，道：“那位去时，也未交代一声，老汉也不敢动手做……”黑衣老人接道：“现在你可以动手！”

朱文昌道：“就算立时动手，也要一段时间，才能食用。”黑衣老人道：“大约多长时间？”

朱文昌道：“总要一个时辰。”

黑衣老人冷冷说道：“好！我们等你一个时辰。”这回答，不但大出了朱文昌的意料之外，更使伪装客人的萧翎震惊不已，暗道：如若这篷车中果是坐的冰儿，怎会在这里停留如此之久，难道这又是那沈木风的诡计不成……但闻朱文昌轻轻咳了一声，道：“你们一行有多少人？”黑衣老人冷笑一声，道：“这与你何关？”

朱文昌道：“在下知晓了多少人，准备饭菜时，也好有个谱儿。”

黑衣老人仰天打个哈哈，道：“那马车中还有几个女眷……”话未说完，突然一伸右手，抓住了朱文昌的右腕。武林四贤，君子气度，对这等暗袭手法，自然毫无防备，那黑衣老人出手又快速无比，朱文昌闪避不及，被他拿住脉穴。萧翎目睹那黑衣老人出手快速，心中暗道：这人武功不弱，不能掉以轻心。当下暗中一提真气，准备出手解那朱文昌之危。只听朱文昌说道：“阁下这是何意？”

黑衣老人哈哈一笑，道：“老夫眼睛揉不进一颗砂子，你这点雕虫小技，也想骗过老夫不成！”

语声一顿，道：“你究竟是何许人，快些报出姓名，如再推拖时间，老夫就一掌活毙了你！”

朱文昌只觉右腕扣的手指，愈收愈紧，有如一把铁箍，只得运气抗拒。

这一来，无疑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也不再做作，冷冷说道：“洛阳朱文昌。”

黑衣老人怔了一怔，道：“武林四贤人？”

朱文昌道：“不错，我们四兄弟全都在此。”

黑衣老人冷然一晒，道：“好！武林四大贤名重一时，但不知真实武功如何？老夫先毙了你，再试试另外几位的武功如何。”

说话之中，扣拿在朱文昌右腕的五指，暗中加力。

朱文昌只觉半身一麻，顿失反击之能。

黑衣老人右手举起，落日余辉下，只见他手掌心中一片紫黑。

朱文昌虽然从未和武林中人物动手搏斗过，但他数十年往来于江湖之上，对武林中的事故，却是知晓甚多，一见那人手掌，立时高声叫道：“黑煞手常平。”

黑衣老人冷冷说道：“不错，正是老夫……”突然闷哼一声，紧扣朱文

昌脉穴的右手，不自主的松开。

原来，萧翎眼看那朱文昌处境险恶，暗中发出了弹指神功，一缕尖风，破空而来，正击在那黑煞手常平右腕的外关穴上。

为了收奇袭之效，萧翎不敢全力施为，怕那黑煞手心生警觉。

朱文昌脉穴脱困，立时疾退三步，目注常平，防他施袭，一面运气活动右腕行血。

常平初认是暗器所伤，回目一顾，只见外关穴上，不见血迹，但却肿起老高，心中暗暗吃惊，道：“这是什么功力所伤？”一面运气活血，一面流目四顾。

他乃积年老贼，江湖上的见闻十分广博，目睹萧翎处身的方位，正可伤到自己握着朱文昌脉穴的左腕，心中立时警觉，但却未立时发作，反而缓缓退后四步。

敢情他腕上外关穴伤的很重，在未解是否仍能运用之前，不敢有所举动。

这时，那些护守马车的劲装大汉，亦已警觉，只见车前的四个佩刀大汉，齐齐翻身下马，快步奔了过来。

常平内功深厚，一面运气，一面用左手推拿外关穴。

萧翎那弹指神功，还未到火候，又未全力施为，常平受伤，本也不重，经过一阵推拿之后，立时行血畅通。

这当儿，四个佩刀的大汉，已然一排分站在常平身后。

这些人，似都是久经大敌的人物，奔入场中，既未喝叫一声，也未莽撞出手，只是静静地站在常平身后。

萧翎在未了然百里冰是否在马车上之前，也不愿轻率有所举动，是以形成一个短暂的僵持之局。

这也给了那常平一个疗伤的机会。

常平觉出伤势无碍，立时胆气一壮，低声向身后四个劲装大汉说道：“去把那人擒来。”

口中下令，右手却一指萧翎。

但见寒光一闪，靠东首两个劲装大汉，齐齐拔出单刀，一左一右的奔向萧翎。

原来常平始终想不出，右腕为何功力所伤，对萧翎心存惮忌，故派两个属下，去试试萧翎的武功如何。

这时，已近黄昏时分，但萧翎目光过人，打量了两个大汉一眼，暗中运气戒备，但人却坐在木凳之上未动。

两个执刀大汉，行近萧翎之后，扬起手中单刀，冷冷地说道：“阁下是束手就缚呢？还是要我等出手？”

萧翎道：“两位是官府公差吗？”

左手执刀大汉冷冷说道：“官府公差抓去你，顶多打个四十板子。”

萧翎道：“两位比公差还凶了。”

左面那大汉道：“不错，公差只打人，但老子们却是要命！”

萧翎心头火起，双手突然一齐扬动，十个手指，分抓在两人的单刀之上。

两个劲装大汉至此，才知晓遇上了高人，齐齐用力一抽单刀。

只觉手中单刀，有如被两把强力的大铁钳钳住一般，竟是未能抽动。

萧翎暗运功力，由刀上传了过去，两人同时感觉到手腕一振，不由自主的右手一松，萧翎顺势向前一带，两个大汉手中之刀，一齐被萧翎夺了过去。

朱文昌看萧翎已经动手，立时一侧身，直向黑煞掌常平扑了过去，口中说道：“久闻黑煞掌，力能裂碑碎石，不知传言是否当真。”

右掌一挥，迎胸劈出一掌。

常平右手一扬，硬向朱文昌掌势上迎去，口中说道：“阁下如是不信，不妨一试。”

语声甫落，砰的一声，双掌接实。

那常平自恃自己的黑煞掌力，功候极深，这一掌纵然不能把那朱文昌震伤掌下，至少也要将他震的掌疼骨酸。

哪知，事情却是全出了常平的意料之外，双掌硬接一掌之后，那朱文昌立时欺身而上，右掌一挥，又是一掌劈了过去。

常平心头骇然，口中却冷冷说道：“武林四贤之名，果不虚传。”

挥掌相迎，两人展开一场恶斗。

黑煞掌常平，乃江湖黑道中极负盛名的人物，掌法造诣甚深，两人这番恶斗，打的凶险绝伦。

且说萧翎夺过两个大汉手中单刀之后，双刀左右一分拍了过去。

他动作快速绝伦，虽然是普普通通的招术，但经他用出来，人却让避不及，齐被单刀击中，闷哼一声，倒坐地上。

萧翎心中虽然极恨百花山庄的人，但仍然未伤两人之命，单刀平着拍出。

话虽如此，但萧翎用力极强，两人仍是受伤不轻，无能再战。

萧翎击倒两人之后，突然纵身一跃，直向那马车扑去。

另外两个大汉，拔刀而上，想拦阻萧翎，但萧翎身法快速，一闪而过，扑近马车。

天色已暗，视线不清，车后八个佩刀大汉，眼看一条黑影，直向马车扑来，立时从马背之上，跃飞而起，扑向萧翎。

萧翎纵身而起，登上马车。

这时，一个动作快速的大汉，已然悬空扑到，单刀一挥，斩了过来。

萧翎遥发一记劈空掌力，暗劲随掌涌出，那大汉还未近萧翎，掌力已到，吃那强猛的劈空掌力，击落实地。

砰的一声，尘土横飞。

萧翎右手发掌，左手已然撩起车前垂帘，探首向车中望去。

但见寒芒一闪，一道白光，由车中直射而至。

双方距离既近，这一击又是出人不意，剑光闪动，已然到了面前。

匆忙间来不及挥掌还击只好行险自保，一张口，咬住了刺来的剑势。

这不过是一瞬间的工夫，两个随后追来的大汉，已然追近马车。

萧翎一口咬住刺来剑芒，右手已然腾出，一把抓住了宝剑。他手中套着千年蛟皮手套，不畏刀剑，抓住长剑之后用力向外一拖。

同时，双足用力一蹬，身子腾空而起。

车中人功力甚深，萧翎并未能夺下长剑，但他为了让避围拢而来的执刀大汉，纵身跃起，也无暇硬夺那人长剑。只听两声波波之声，两柄单刀，砍在车身横木之上。原来，两个紧随而来的大汉，全力挥刀劈向萧翎，收势不住，砍在了车前横木之上。

那车前四匹健马，经几人这么一闹，受到惊骇，突然长嘶一声，放足向前奔去。

怒马奋蹄，奔行奇快，眨眼间已到数丈之外。

萧翎虽然已经知晓，那车中发剑之人，决非百里冰，但未看清楚车中情形，总是放心不下，不理挥刀攻击自己的大汉，发足追向马车。

他心中焦急，施出八步登空的轻功绝技，有如天马行空，两个起落，已然是五六丈外。

几个追袭萧翎的大汉，因此被抛在三丈以后，但萧翎距那马车还有数尺距离。

这当儿，瞥见两条人影，疾如鹰隼一般，迎面而来。这两人，正是司马乾和秦士廷。

原来，两人藏身在大树之上，因天色黑了下来，看不清过远的景物，隐隐看出双方已动上手，急急跑了过来。司马乾迎面拦住马车，大喝一声，一掌劈出。

但闻砰的一声大震，一匹健马，生生被司马乾一掌劈死。车套上四匹健马，击毙一匹，还有三匹，加上那快速的奔行的冲力，仍然十分强大，司马乾虽是内外兼修的高手，也是不敢硬行拦住那马车，闪身避开，让在一侧。

秦士廷略一犹豫，右手也疾快发掌击在另一匹马腹之上。那健马长嘶一声，倒了下去。四匹健马已去其二，车行之势顿然一缓。

萧翎正若流矢般追上来，疾落一掌，又击毙一匹健马，左手抓住右面车轮，吐气出声，硬生生把奔行中的马车拉住。目光一掠秦士廷和司马乾道：“拦住后面人，别放走另外两辆马车，此地由我应付。”

司马乾应了一声，纵身而起，直向追赶萧翎的几个大汉迎去。

秦士廷微微一怔，紧追在司马乾身后而去。

这一瞬工夫，追赶萧翎的几个大汉，已然和司马乾碰上了头。

当先一个黑衣大汉，手中单刀一挥，迎面劈下。

司马乾侧身让开，右手一抬，抓住了那大汉右腕，五指加力一扭，夺过那大汉的单刀，左手一挥而出，击在那大汉前胸之上。

那大汉闷哼一声，口喷鲜血，倒了下去。

另一个黑衣大汉及时而到，单刀挥出，刺向司马乾的后背。秦士廷及时赶上，大喝一声，一掌劈出，击中那大汉执刀右臂。

那大汉闷哼一声，右手单刀，脱手落地。

秦士廷左腿飞去，踢中那大汉小腹，惨叫声中，身子飞出七八尺外。

两人一接手，连毙两人，而且手法利落，使那随后紧追的大汉，为之一怔，齐齐停住了脚步。

秦士廷武功虽然高强，但他大半生中，从未和人动过手，也未杀过人，此刻连毙一人一马，心中大是不安，不禁为之一呆。司马乾早已舞动单刀，迎向群寇。

他知晓那百花山庄中人的恶毒，出手丝毫不肯容情，刀光霍霍，奇招连绵。秦士廷呆了一阵，才冲上前去。

再说萧翎拉住那马车之后，挥手一掌，击向车篷。篷车木架，如何当得萧翎神力，“啪”的一声裂开一个大洞。但见寒芒一闪，一柄长剑刺了出来。

萧翎纵身避开，那长剑也突然收回。

此时，萧翎阅历大增，只看那刺出的剑势，已知那车中人，是一位武功不凡的高手，至少在剑法上造诣极深。奇怪的是，那人总是不肯现出身来，一直躲在车中，不知为了何故。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阁下何许人，怎不请车外一会。”他一连喝

问数声，车中人一语不发。

萧翎心中既是奇怪，又是恼怒，怒声喝道：“阁下可是料定在下不能揪你出来了。”

缓步向篷车行去。

他已知晓那车中人剑法高强，倒也不敢大意，行到车前，突然伸手向车帘抓去。

他希望扯下车帘，先瞧瞧那人是谁，谁知手还未触到车帘，车中长剑已破帘而出。

最妙的是车中人似是已知晓萧翎双手不畏利器，这一剑本是直刺，中途易势，忽变横削，刺向萧翎右腕。

萧翎缩回右手，那长剑也同时收回。

那车中人，似是只把篷车，看做他唯一的天地，不管车外的搏斗，多么的凶险激烈，他都置诸不理，甚至那套在篷车上的健马，也似和他无关，他只要保护这篷车，不让人冲入就是。萧翎一连换了数处方位，都无法冲上篷车，每当接近篷车时，那长剑就及时而出，而且攻袭位置，都是使人致命所在，非得让避不可。

萧翎心中的怒火，逐渐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一股强烈的好奇。

目光一转，只见不远处，弃置着一柄单刀，伏身捡了起来，高声说道：“阁下剑法果然高强，在下要冲上去了。”喝声中，纵身登上车辕。

但见寒芒一闪，长剑又是及时而出。

萧翎手中单刀一挥，当的一声架开长剑。

这次，萧翎已存心非要冲入篷车瞧瞧不可，是以刀上力道，十分强猛。

金铁交鸣声中，那长剑，吃萧翎一刀震开。

萧翎一刀，震开长剑，刀势左右挥动，削去了一半车帘。另一半还未削开，那长剑又刺了过来。

萧翎单刀挥动，又把长剑拨开。

那人隐身车中，长剑连连刺出，攻向萧翎要害，但萧翎因为无法瞧到那停身之处，无法迎击，只好全采守势。双方连拼了数招，萧翎仍是无法进入车中，不禁心中大急，暗中运集真气，觑准对方剑势，横里一刀，斩了过去。这一刀势道奇而猛，逼住了那伸出车外的长剑。

萧翎身子一侧，半身欺入车中。

突然间白芒一闪，一把匕首，刺了过来。

萧翎右手握刀，左手一下抓住了刺来的匕首。

凝目望去，只见一个全身黑衣的人，盘膝坐在车中，右手执剑，左手握着一把匕首。

